

中国古典名著大系

冯克诚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侠五义 / (清) 石玉昆著 .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001. 1

(中华古典名著大系 / 冯克诚主编)

ISBN 7 - 204 - 05552 - 7

I . 三 ... II . 石 ... III . 章回小说 - 中国 - 明代
IV. 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719 号

中华古典名著大系

冯克诚 主编

责任编辑 : 王琳 田乐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 850 × 1168 1/32 印张 : 24. 25 字数 : 565 千

2001 的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 1 - 1000

ISBN 7 - 204 - 05552 - 7 / I · 1005 定价 : 2980. 00 元 (全五十卷)

◇ 目 录 ◇

第一回	设阴谋临产换太子	奋侠义替死救皇娘	 (1)
第二回	奎星兆梦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难	 (10)
第三回	金龙寺英雄初救难	隐逸村狐狸三报恩	 (17)
第四回	除妖魅包文正联姻	受皇恩定远县赴任	 (27)
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乌盆诉苦别古鸣冤	 (35)
第六回	罢官职逢义士高僧	应龙图审冤魂怨鬼	 (46)
第七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收公孙策密访奸人	 (53)
第八回	救义仆除凶铁仙观	访疑案得线七里村	 (59)
第九回	断奇冤奏参封学士	造御刑查赈赴陈州	 (66)
第十回	买猪首书生遭横祸	扮化子勇士获贼人	 (73)
第十一回	审叶阡儿包公断案	遇杨婆子侠客挥金	 (80)
第十二回	展义士巧换藏春酒	庞奸侯设计软红堂	 (87)
第十三回	安平镇五鼠单行义	苗家集双侠对分金	 (92)
第十四回	小包兴偷试游仙枕	勇熊飞助擒安乐侯	 (97)
第十五回	斩庞昱初试龙头铡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	... (102)
第十六回	学士怀忠假言认母	夫人尽孝祈露医睛	... (109)
第十七回	开封府总管参包相	南清宫太后认狄妃	... (114)
第十八回	奏沉疴仁宗认国母	宣密诏良相审郭槐	... (121)
第十九回	巧取供单郭槐受戮	明颁诏旨李后还宫	... (127)
第二十回	受魔魔忠良遭大难	杀妖道豪杰立奇功	... (133)
第二十一回	掷人头南侠惊佞党	除邪崇学士审虔婆	
			 (139)

- 第二十二回 金銮殿包相参太师 耀武楼南侠封护卫 (145)
- 第二十三回 洪义赠金夫妻遭变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151)
- 第二十四回 受乱棍范状元病癫 贪多杯屈胡子丧命 (157)
- 第二十五回 白氏还魂阳差阴错 屈申附体醉死梦生 (163)
-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贤愚立判 鉴貌辨色男女不分 (169)
-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梦古镜还魂 仲禹抡元熊飞祭祖 (175)
- 第二十八回 许约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细酒肆巧相逢 (181)
- 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铺偷郑新 展熊飞湖亭会周老 (187)
- 第三十回 济弱扶倾资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请南侠 ... (192)
-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飞比剑定良姻 钻天鼠夺鱼甘陪罪 (198)
-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仆颜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扬言 (204)
- 第三十三回 真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试颜查散 (210)
- 第三十四回 定兰谱颜生识英雄 看鱼书柳老嫌寒士 (217)
- 第三十五回 柳老赖婚狼心难测 冯生联句狗屁不通 (224)

中华古典名著大系

第三十六回 园内赠金丫鬟丧命 厅前盗尸恶仆忘恩	(229)
第三十七回 小姐还魂牛儿遭报 幼童侍主侠士挥金	(235)
第三十八回 替主鸣冤拦舆告状 因朋涉险寄柬留刀	(241)
第三十九回 铡斩君衡书生开罪 石惊赵虎侠客争锋	(248)
第四十回 思寻盟弟遣使三雄 欲盗赃金纠合五义 ...	(254)
第四十一回 忠烈题诗郭安丧命 开封奉旨赵虎乔妆	(260)
第四十二回 以假为真误拿要犯 将错就错巧讯赃金	(265)
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污羊脂玉秽 太师口臭美妾身亡	(271)
第四十四回 花神庙英雄救难女 开封府众义露真名	(277)
第四十五回 义释卢方史丹抵命 误伤马汉徐庆遭擒	(284)
第四十六回 设谋诬药气走韩彰 遣兴济贫忻逢赵庆	(290)

第一回 设阴谋临产换太子 奋侠义替死救皇娘

诗曰：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
天下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话说宋朝自陈桥兵变，众将立太祖为君，江山一统，相传至太宗，又至真宗，四海升平，万民乐业，真是风调雨顺，君正臣良。

一日，早朝，文武班齐，有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出班奏道：“臣夜观天象，见天狗星犯阙，恐于储君不利。恭绘形图一张，谨呈御览。”承奉接过，陈于御案之上。天子看罢，笑曰：“朕观此图，虽则是上天垂象，但朕并无储君，有何不利之处？卿且归班，朕自有道理。”早期已毕，众臣皆散。

转向宫内，真宗闷闷不乐，暗自忖道：“自御妻薨后，正宫之位久虚，幸有李、刘二妃现今俱各有娠，难道上天垂象就应于她二人身上不成？”才要宣召二妃见驾，谁想二妃不宣而至，参见已毕，跪而奏曰：“今日乃中秋佳节，妾妃等已将酒宴预备在御园之内，特请圣驾今夕赏月，作个不夜之欢。”天子大喜，即同二妃来到园中，但见秋色萧萧，花香馥馥，又搭着金风瑟瑟，不禁心旷神怡。真宗玩赏，进了宝殿，归了御

座，李、刘二妃陪侍。宫娥献茶已毕，天子道：“今日文彦博具奏，他道现时天狗星犯阙，主储君不利。朕虽乏嗣，且喜二妃俱各有孕，不知将来谁先谁后，是男是女。上天既然垂兆，朕赐汝二人玉玺龙袱各一个，镇压天狗冲犯；再朕有金丸一对，内藏九曲珠子一颗，系上皇所赐，无价之宝，朕幼时随身佩带，如今每人各赐一枚，将妃子等姓名宫名刻在上面，随身佩带。”李、刘二妃听了，望上谢恩。天子即将金丸解下，命太监陈林拿到尚宝监，立时刻字去了。

这里二位妃子吩咐摆酒，安席进酒。登时鼓乐迭奏，彩戏俱陈，皇家富贵自不必说。到了晚间，皓月当空，照得满园如同白昼，君妃快乐，共赏冰轮，星斗齐辉，觥筹交错。天子饮至半酣，只见陈林手捧金丸，跪呈御前。天子接来细看，见金丸上面，一个刻着“玉宸宫李妃”，一个刻着“金华宫刘妃”，镌的甚是精巧。天子深喜，即赏了二妃。二妃跪领，钦遵佩带后，每人又各献金爵三杯。天子并不推辞，一连饮了，不觉大醉，哈哈大笑，道：“二妃子如有生太子者，立为正宫。”二妃又谢了恩。

天子酒后说了此话不知紧要，谁知生出无限风波。你道为何？皆因刘妃心地不良，久怀嫉妒之心，今一闻此言，惟恐李妃生下太子立了正宫；自那日归宫之后，便与总管都堂郭槐暗暗铺谋定计，要害李妃。谁知一旁有个宫人名唤寇珠，乃刘妃承御的宫人。此女虽是刘妃心腹，她却为人正直，素怀忠义，见刘妃与郭槐计议，好生不乐。从此后各处留神，悄地窥探。

单言郭槐奉了刘妃之命，派了心腹亲随，找了个守喜婆尤氏。这守喜婆就屁滚尿流，又把自己男人托付郭槐，也做了添喜郎了。一日，郭槐与尤氏密密商议，将刘妃要害李妃之事，细细告诉。奸婆听了，始而为难。郭槐道：“若能办成，你便有无穷富贵。”婆子闻听，不由满心欢喜，眉头一皱，计上心

来，便对郭槐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郭槐闻听，说：“妙！妙！真能办成，将来刘妃生下太子，你真有不世之功。”又嘱咐临期不要误事，并给了好些东西。婆子欢喜而去。郭槐进宫，将此事回明，刘妃欢喜无限，专等临期行事。

光阴迅速，不觉的到了三月，圣驾至玉宸宫看视李妃。李妃参驾。天子说：“免参。”当下闲谈，忽然想起明日乃是南清宫八千岁的寿辰，便特派首领陈林前往御园办理果品，来日与八千岁祝寿。陈林奉旨去后，只见李妃双眉紧蹙，一时腹痛难禁。天子着惊，知是要分娩了，立刻起驾出宫，急召刘妃带领守喜婆前来守喜。刘妃奉旨，先往玉宸宫去了。郭槐急忙告诉尤氏。尤氏早已备办停当，双手捧定大盒，交付郭槐，一同至玉宸宫而来。

你道此盒内是什么东西？原来就是二人定的奸计，将狸猫剥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认不出是何妖物，好生难看。二人来至玉宸宫内，别人以为盒内是吃食之物，哪知其中就里。恰好李妃临蓐，刚然分娩，一时血晕，人事不知。刘妃、郭槐、尤氏做就活局，趁着忙乱之际，将狸猫换出太子，仍用大盒将太子就用龙袱包好装上，抱出玉宸宫，竟奔金华宫而来。刘妃即唤寇珠提藤篮暗藏太子，叫她到销金亭用裙绦勒死，丢在金水桥下。寇珠不敢不应，惟恐派了别人，此事更为不妥，只得提了藤篮，出凤右门至昭德门外，直奔销金亭上，忙将藤篮打开，抱出太子。且喜有龙袱包裹，安然无恙。抱在怀中，心中暗想：“圣上半世乏嗣，好容易李妃产生太子，偏遇奸妃设计陷害，我若将太子谋死，天良何在？也罢！莫若抱着太子一同赴河，尽我一点忠心罢了。”刚然出得销金亭，只见那边来了一人，即忙抽身，隔窗细看。见一个公公打扮的人，踏过引仙桥，手中抱定一个宫盒，穿一件紫罗袍绣立蟒，粉底乌靴，胸前悬一挂念珠，项左斜插一个拂尘儿，生的白面皮，精

神好，双目把神光显。这寇承御一见，满心欢喜，暗暗地念佛说：“好了！得此人来，太子有了救了！”原来此人不是别人，就是素怀忠义、首领陈林。只因奉旨到御园采办果品，手捧着金丝砌就龙妆盒，迎面而来。一见寇宫人怀抱小儿，细问情由。寇珠将始末根由，说了一回。陈林闻听，吃惊不小，又见有龙袱为证。二人商议，即将太子装入盒内，刚刚盛得下。偏偏太子啼哭，二人又暗暗的祷告，祝赞已毕，哭声顿止。二人暗暗念佛，保佑太子平安无事，就是造化。二人又望空叩首罢，寇宫人急忙回宫去了。

陈林手捧妆盒，一腔忠义，不顾死生，直往禁门而来。才转过桥，走至禁门，只见郭槐拦住道：“你往哪里去？刘娘娘宣你，有话面问。”陈公公闻听，只得随往进宫，却见郭槐说：“待我先去启奏。”不多时，出来说：“娘娘宣你进去。”陈公公进宫，将妆盒放在一旁，朝上跪倒，口尊：“娘娘，奴婢陈林参见，不知娘娘有何懿旨？”刘妃一言不发，手托茶杯，慢慢吃茶，半晌，方才问道：“陈林，你提这盒子往哪里去？上有皇封，是何缘故？”陈林奏道：“奉旨前往御园采拣果品，与南清宫八大王上寿，故有皇封封定。非是奴婢擅敢自专的。”刘妃听了，瞧瞧妆盒，又看看陈林，复又说道：“里面可有夹带？从实说来！倘有虚伪，你吃罪不起。”陈林当此之际把生死付于度外，将心一横，不但不怕，反倒从容答道：“并无夹带。娘娘若是不信，请去皇封，当面开看。”说着话，就要去揭皇封。刘妃一见，连忙拦住道：“既是皇封封定，谁敢私行开看！难道你不知规矩么？”陈林叩头说：“不敢，不敢！”刘妃沉吟半晌，因明日果是八千岁寿辰，便说：“既是如此，去罢！”陈林起身，手提盒子，才待转身，忽听刘妃说：“转来！”陈林只得转身。刘妃又将陈林上下打量一番，见他面上颜色丝毫不漏，方缓缓地说道：“去罢。”陈林这才

出宫。这也是一片忠心，至诚感应，始终瞒过奸妃，脱了这场大难。

出了禁门，直奔南清宫内，传：“旨意到。”八千岁接旨入内殿，将盒供奉上面，行礼已毕。因陈林是奉旨钦差，才要赐座，只见陈林扑簌簌泪流满面，双膝跪倒，放声大哭。八千岁一见，唬得惊疑不止，便问道：“伴伴，这是何故？有话起来说。”陈林目视左右。贤王心内明白，便吩咐：“左右回避了。”陈林见没人，便将情由，细述一遍。八千岁便问：“你怎么就知道必是太子？”陈林说：“现有龙袱包定。”贤王听罢，急忙将妆盒打开，抱出太子一看，果有龙袱；只见太子哇的一声，竟痛哭不止，仿佛诉苦的一般。贤王爷急忙抱入内室，并叫陈林随入里面，见了狄娘娘，又将原由，说了一遍。大家商议，将太子暂寄南清宫抚养，候朝廷诸事安顿后，再做道理。陈林告别，回朝复命。

谁知刘妃已将李妃生产妖孽，奏明圣上。天子大怒，立将李妃贬入冷宫下院，加封刘妃为玉宸宫贵妃。可怜无靠的李妃受此不白之冤，向谁申诉？幸喜冷宫的总管姓秦名凤，为人忠诚，素与郭槐不睦，已料此事必有奸谋；今见李妃如此，好生不忍，向前百般安慰，又吩咐小太监余忠：“好生服侍娘娘，不可怠慢。”谁知余忠更有奇异之处，他的面貌酷肖李妃的玉容，而且素来做事豪侠，往往为他人奋不顾身，因此秦凤更加疼爱他，虽是师徒，情如父子。他今见娘娘受此苦楚，恨不能以身代之，每欲设计救出，只是再也想不出法子来，也只得罢了。

且说刘妃此计已成，满心欢喜，暗暗地重赏了郭槐与尤氏，并叫尤氏守自己的喜。到了十月满足，恰恰也产了一位太子，奏明圣上。天子大喜，即将刘妃立为正宫，颁行天下。从此人人皆知国母是刘后了。待郭槐犹如开国的元勋一般，尤氏

就为掌院，寇珠为主宫承御。清闲无事。

谁想乐极生悲，过了六年，刘后所生之子，竟至得病，一命呜呼。圣上大痛，自叹半世乏嗣，好容易得了太子，偏又夭亡，焉有不心疼的呢？因为伤心过度，竟是连日未能视朝。这日八千岁进宫问安。天子召见八千岁，奏对之下，赐座闲谈，问及世子共有几人，年纪若干。八千岁一一奏对，说至三世子，恰与刘后所生之子岁数相仿。天子闻听，龙颜大悦，立刻召见，进宫见驾。一见世子，不由龙心大喜，更奇怪的，是形容态度与自己分毫不差，因此一乐，病就好了。即传旨将三世子承嗣，封为东宫守缺太子。便传旨叫陈林带往东宫参见刘后，并往各宫看视。陈林领旨，引着太子，先到昭阳正院朝见刘后，并启奏说：“圣上将八千岁之三世子，封为东宫太子，命奴婢引来朝见。”太子行礼毕。刘后见太子生的酷肖天子模样，心内暗暗诧异。陈林又奏还要到各宫看视。刘后说：“既如此，你就引去；快来见我，还有话说呢。”陈林答应着，随把太子引往各宫去。

路过冷宫，陈林便向太子说：“这是冷宫，李娘娘因产生妖物，圣上将李娘娘贬入此宫。若说这位娘娘，是最贤德的。”太子闻听产生妖物一事，心中就有几分不信。这太子乃一代帝王，何等天聪，如何信这怪异之事？可也断断想不到就在自己身上，便要进去看视。恰好秦凤走出宫来，（陈林素与秦凤最好，已将换太子之事悄悄说明：“如今八千岁的世子就是抵换的太子。”秦凤听了大喜。）先参见了太子，便转身进宫奏明李娘娘。不多时，出来说道：“请太子进宫。”陈林一同引进，见了娘娘，太子不由得泪流满面，这正是母子天性攸关。陈林一见，心内着忙，急将太子引出，仍回正宫去了。

刘后正在宫中闷坐细想，忽见太子进宫面有泪痕，追问何故啼哭。太子又不敢隐瞒，便说：“适从冷宫经过，见李娘娘

形容憔悴，心实不忍，奏明情由，还求母后遇便在父王跟前解劝解劝，使脱了沉埋，以慰孩儿凄惨之忱。”说着，便跪下去了。刘后闻听，便心中一惊，假意连忙搀起，口中夸赞道：“好一个仁德的殿下！只管放心，我得便就说便了。”太子仍随着陈林上东宫去了。

太子去后，刘后心中哪里丢得下此事，心中暗想：“适才太子进宫，猛然一见，就有些李妃形景；何至见了李妃之后，就在哀家跟前求情！事有可疑。莫非六年前叫寇珠抱出宫去，并未勒死，不曾丢在金水桥下？”因又转想：“曾记那年有陈林手提妆盒从御园而来，难道寇珠擅敢将太子交与陈林，携带出去不成？若要明白此事，须拷问寇珠这贱人，便知分晓。”越想愈觉可疑，即将寇珠唤来，剥去衣服，细细拷问，与当初言语一字不差。刘后更觉恼怒，便召陈林当面对证，也无异词。刘后心内发焦，说：“我何不以毒攻毒，叫陈林掌刑追问。他二人做的事，如今叫一人受苦，焉有不说的道理。”便命陈林掌刑，拷问寇珠。刘后虽是如此心毒，哪知横了心的寇珠，视死如归。可怜她柔弱身躯，只打得身无完肤，也无一字招承。正在难分难解之时，见有圣旨来宣陈林。刘后惟恐耽延工夫，露了马脚，只得打发陈林去了。寇宫人见陈林已去，“大约刘后必不干休，与其零碎受苦，莫若寻个自尽。”因此触槛而死。刘后吩咐将尸抬出，就有寇珠心腹小宫人偷偷埋在玉宸宫后。刘后因无故打死宫人，威逼自尽，不敢启奏，也不敢追究了。刘后不得真情，其妒愈深，转恨李妃不能忘怀，悄与郭槐商议，密访李妃嫌隙，必须置之死地方休。也是合当有事。

且说李妃自见太子之后，每日伤感，多亏秦凤百般开解，暗将此事，一一奏明。李妃听了，如梦方醒，欢喜不尽，因此每夜烧香，祈保太子平安。被奸人访着，暗在天子前启奏，

说：“李妃心下怨恨，每夜降香诅咒，心怀不善，情实难宥。”天子大怒，即赐白绫七尺，立时赐死。谁知早有人将信暗暗透于冷宫。秦凤一闻此言，胆裂魂飞，忙忙奏知李娘娘。李娘娘闻听，登时昏迷不醒。正在忙乱，只见余忠赶至面前，说道：“事不宜迟！快将娘娘衣服脱下，与奴婢穿了，奴婢情愿自身替死。”李妃苏醒过来，一闻此言，只哭得哽气倒噎，如何还说得出话来。余忠不容分说，自己摘下花帽，扯去网巾，将发散开，挽了一个绺儿；又将自己衣服脱下，放在一旁，只求娘娘早将衣服赐下。秦凤见他如此忠烈，又是心疼，又是羡慕，只得横了心在旁催促更衣。李妃不得已将衣脱下，与他换了，便哭说道：“你二人是我大恩人了！”说罢，又昏过去了。秦凤不敢耽延，忙忙将李妃移至下房，装作余忠卧病在床。刚刚收拾完了，只见圣旨已到，钦派孟彩娥验看。秦凤连忙迎出，让至偏殿暂坐。“俟娘娘归天后，请贵人验看就是了。”孟彩娥一来年轻，不敢细看；二来感念李妃素日恩德，如今遭此凶事，心中悲惨，如何想得到是别人替死呢。不多时，报道：“娘娘已经归天了，请贵人验看。”孟彩娥闻听，早已泪流满面，哪里还忍近前细看，便道：“我今回复圣旨去了。”此事若非余忠与娘娘面貌仿佛，如何遮掩得过去。于是按礼埋葬。

此事已毕，秦凤便回明余忠病卧不起。郭槐原与秦公公不睦，今闻余忠患病，又去了秦凤膀臂，正中心中机关，便不容他调养，立刻逐出，回籍为民。因此秦凤将假余忠抬出，特派心腹人役送至陈州家内去了。后文再表。从此秦凤踽踽凉凉，凄凄惨惨，时常思念徒儿死的可怜又可敬，又惦记着李娘娘在家中怕受了委屈。这日晚间正在伤心，只见本宫四面火起。秦凤一见已知是郭槐之计，一来要斩草除根，二来是公报私仇。“我纵然逃出性命，也难免失火之罪；莫若自焚，也省得与他做对。”于是秦凤自己烧死在冷宫之内。此火果然是郭槐放

的。此后刘后与郭槐安心乐意，以为再无后患了。就是太子也不知其中详细，谁也不敢泄漏。又奉旨钦派陈林督管东宫，总理一切，闲杂人等不准擅入。这陈林却是八千岁在天子面前保举的，从此太平无事了。如今将仁宗的事已叙明了，暂且搁起，后文自有交代。

便说包公降生，自离娘胎，受了多少折磨，较比仁宗，坎坷更加百倍，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之说。闲言少叙。单表江南庐州府合肥县内有个包家村，住一包员外，名怀，家富田多，骡马成群，为人乐善好施，安分守己，因此人人皆称他为“包善人”，又曰“包百万”。包怀原是谨慎之人，既有百万之称，自恐担当不起。他又难以拦阻众人，只得将包家村改为包村，一是自己谦和，二免财主名头。院君周氏。夫妻二人皆四旬以外。所生二子，长名包山，娶妻王氏，生了一子，尚未满月；次名包海，娶妻李氏，尚无儿女。他弟兄二人虽是一母同胞，却大不相同：大爷包山为人忠厚老诚，正直无私，恰恰娶了王氏，也是个好人；二爷包海为人尖酸刻薄，奸险阴毒，偏偏娶了李氏，也是心地不端。亏得老员外治家有法，规范严肃。又喜大爷凡事宽和，诸般逊让兄弟，再也叫二爷说不出话来；就是妯娌之间，王氏也是从容和蔼，在小婢前毫不较量，李氏虽是刁悍，她也难以施展。因此一家尚为和睦，每日大家欢欢喜喜。父子兄弟春种秋收，务农为业，虽非诗书门第，却是勤俭人家。

不意老院君周氏安人年已四旬开外，忽然怀孕。员外并不乐意，终日忧愁。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老来得子是快乐，包员外为何不乐？只因夫妻皆是近五旬的人了，已有两个儿子，并皆娶媳生子，如今安人又养起儿女来了。再者院君偌大年纪，今又生产，未免受伤，何况乳哺三年更觉辛劳，如何禁得起呢？因此每日忧烦，闷闷不乐，竟是时刻不能忘怀。这正是

家遇吉祥反不乐，时逢喜事顿添愁。
未审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奎星兆梦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难

且说包员外终日闷闷，这日独坐书斋，正踌躇此事，不觉双目困倦，伏几而卧。朦胧之际，只见半空中祥云缭绕，瑞气氤氲；猛然红光一闪，面前落下个怪物来，头生双角，青面红发，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银锭，右手执一朱笔，跳舞着奔落前来。员外大叫一声，醒来却是一梦，心中尚觉乱跳，正自出神，忽见丫鬟掀帘而入，报道：“员外，大喜了！方才安人产生一位公子，奴婢特来禀知。”员外闻听，抽了一口凉气，只吓得惊疑不止；怔了多时，咳了一声，道：“罢了，罢了！家门不幸，生此妖邪。”急忙立起身来，一步一咳，来至后院看视，幸安人无恙，略问了几句话，连小孩也不瞧，回身仍往书房来了。这里服侍安人的，包裹小孩的，殷实之家自然俱是便当的，不必细表。

单说包海之妻李氏抽空儿回到自己房中，只见包海坐在那里发呆。李氏道：“好好儿的‘二一添作五’的家当，如今弄成‘三一三十一’了。你到底想个主意呀。”包海答道：“我正为此事发愁。方才老当家的将我叫到书房，告诉我梦见一个青脸红发的怪物，从空中掉将下来，把老当家的吓醒了，谁知就生此子。我细细想来，必是咱们东地里西瓜成了精了。”李

氏闻听，便撺掇道：“这还了得！若是留在家内，他必做耗。自古书上说，妖精入门，家败人亡的多着呢。如今何不趁早儿告诉老当家的，将他抛弃在荒郊野外，岂不省了担着心，就是家私也省了‘三一三十一’了。一举两得，你想好不好？”这妇人一套话，说得包海如梦初醒，连忙起身来到书房，一见员外，便从头至尾的把话说了一遍，但不提起家私一事。谁知员外正因此烦恼，一闻包海之言，恰合了念头，连声说好：“此事就交付于你，快快办去。将来你母亲若问时，就说落草不多时就死了。”包海领命，回身来至卧房，托言公子已死，急忙抱出，用茶叶簋子装好，携至锦屏山后，见一坑深草，便将簋子放下。刚要撂出小儿，只见草丛里有绿光一闪，原来是一只猛虎眼光射将出来。包海一见，只吓得魂不附体，连尿都吓出来了，连簋带小孩一同抛弃，抽身跑将回来，气喘吁吁，不顾回禀员外，跑到自己房中，倒在炕上，连声说道：“吓杀我也！吓杀我也！”李氏忙问道：“你这等见神见鬼的，不是妖精作了耗了？”包海定了定神，答道：“利害！利害！”一五一十，说与李氏道：“你说可怕不可怕？只是那茶叶簋子没有拿回来。”李氏笑道：“你真是‘整簋洒油，满地捡芝麻’，大处不算小处算咧！一个簋能值几何？一分家私省了，岂不乐吗！”包海笑嘻嘻道：“果然是‘表壮不如里壮’，这事多亏贤妻你巧咧。这孩子这时候管保叫虎吧嗒咧！”

谁知他二人在屋内说话，不防窗外有耳。恰遇贤人王氏从此经过，一一听去，急忙回至屋中，细想此事好生残忍，又着急，又心疼，不觉落下泪来。正自悲泣，大爷包山从外边进来，见此光景，便问情由。王氏将此事一一说知。包山道：“原来有这等事！不要紧，锦屏山不过五六里地，待我前去看看，再做道理。”说罢，立刻出房去了。王氏自丈夫去后，担惊害怕，惟恐猛虎伤人，又恐找不着三弟，心中好生委决不

下。

且言包山急急忙忙奔到锦屏山后，果见一片深草，四下找寻，只见茶叶簋子横躺在地，却无三弟。大爷着忙，连说：“不好！大约是被虎吃了。”又往前走了数步，只见一片草俱各倒卧在地，足有一尺多厚，上爬着个黑漆漆、亮油油、赤条条的小儿。大爷一见，满心欢喜，急忙打开衣服，将小儿抱起，揣在怀内，转身竟奔家来，悄悄地归到自己屋内。

王氏正在盼望之际，一见丈夫回来，将心放下；又见抱了三弟回来，喜不自胜，连忙将自己衣襟解开，接过包公，以胸膛偎抱。谁知包公到了贤人怀内，天生的聪俊，将头乱拱，仿佛要乳食吃的一般，贤人即将乳头放在包公口内，慢慢的喂哺。包山在旁，便与贤人商议：“如今虽将三弟救回，但我房中忽然有了俩个小孩，别人看见，岂不生疑？”贤人闻听，道：“莫若将自己才满月的儿子，另寄别处，寻人抚养，妾身单单乳哺三弟，岂不两全呢。”包山闻听大喜，便将自己孩儿偷偷抱出，寄于他处厮养。可巧就有本村的乡民张得禄，因妻子刚生一子，未满月已经死了，正在乳旺之时，如今得了包山之子，好生欢喜。

且说由春而夏，自秋徂冬，光阴迅速，转瞬过了六个年头，包公已到七岁，总以兄嫂呼为父母，起名就叫黑子。最奇怪的是从小至七岁未尝哭过，也未尝笑过，每日里哭丧着小脸儿不言不语；就是人家逗他，他也不理。因此人人皆嫌，除了包山夫妻百般护持外，人皆没有爱他的。

一日，乃周氏安人生辰，不请外客，自家家宴。王氏贤人带领黑子与婆婆拜寿。行礼已毕，站立一旁。只见包黑跑到安人跟前，双膝跪倒，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把个安人喜的眉开眼笑，将他抱在怀中，因说道：“曾记六年前产生一子，正在昏迷之时，不知怎么落草就死了；若是活着，也与他一般

大了。”王氏闻听，见旁边无人，连忙跪倒，禀道：“求婆婆恕媳妇胆大之罪，此子便是婆婆所生。媳妇恐婆婆年迈，乳食不足，担不得乳哺操劳，故此将此子暗暗抱至自己屋内抚养，不敢明言。今因婆婆问及，不敢不以实情禀告。”贤人并不提起李氏夫妻陷害一节。周氏老安人连忙将贤人扶起，说道：“如此说来，吾儿多亏媳妇抚养，又免我劳心，真是天下第一贤德人了。但是一件，我那小孙孙现在何处？”王氏禀道：“现在别处厮养。”安人闻听，立刻叫将小孙孙领来。面貌虽然不同，身量却不甚分别。急将员外请至，大家言明此事。员外心中虽乐，然而想起从前情事对不过安人，如今事已如此，也就无可奈何了。从此包黑认过他的父母，改称包山夫妻仍为兄嫂。安人是年老惜子，百般珍爱，改名三黑；又有包山夫妻照应，各处留神，纵然包海夫妻暗暗打算，也是不能凑手。转眼之间，又过了二年，包公到了九岁之时，包海夫妇心心念念要害包公。

这一日，包海在家，便在员外跟前下了谗言，说：“咱们庄户人总以勤俭为本，不宜游荡。将来闲得好吃懒做的，如何使得。现今三黑已九岁了，也不小了，应该叫他跟着村庄牧童，或是咱家的老周的儿子长保儿学习牧放牛羊，一来学本事；二来也不吃闲饭。”一片话说得员外心活，便与安人说明，犹如三黑天天跟着闲逛的一般。安人应允，便嘱长工老周加意照料。老周又嘱咐长保儿：“天天出去牧放牛羊，好好儿哄着三官人顽耍；倘有不到之处，我是现打不赊的。”因此三公子每日同长保出去牧放牛羊，或在村外，或在河边，或在锦屏山畔，总不过离村五六里之遥，再也不肯远去。

一日，驱逐牛羊来至锦屏山鹅头峰下，见一片青草，将牛羊就在此处牧放。乡中牧童彼此顽耍。独有包公一人或观山水，或在林木之下席地而坐，或在山环之中枕石而眠，却是无

精打彩，仿佛心有所思的一般。正在山环之中石上歇息，只见阴云四合，雷闪交加，知道必有大雨，急忙立起身来，跑至山窝古庙之中。才走至殿内，只听得忽喇喇霹雳一声，风雨骤至。包公在供桌前盘膝端坐，忽觉背后有人一搂，将腰抱住。包公回头看时，却是一个女子，羞容满面，其惊怕之态令人可怜。包公暗自想道：“不知谁家女子从此经过，遇此大雨，看她光景想来是怕雷。慢说此柔弱女子，就是我三黑闻此雷声，也觉胆寒。”因此索性将衣服展开，遮护女子。外边雷声愈急，不离顶门。约有两三刻的工夫，雨声渐小，雷始止声。不多时，云散天晴，日已夕晖，回头看时，不见了那女子。心中纳闷，走出庙来，找着长保，驱赶牛羊。刚才到村头，只见服侍二嫂嫂的丫鬟秋香手托一碟油饼，说道：“这是二奶奶给三官人做点心吃的。”包公一见，便说道：“回去替我给嫂嫂道谢。”说着，拿起要吃，不觉手指一麻，将饼落在地下。才待要捡，从后来了一只獭犬，竟自衔饼去了。长保在旁，便说：“可惜一张油饼，却被它吃了。这是我家獭犬，等我去赶回来。”包公拦住，道：“它既衔去，纵然拿回，也吃不得了。咱们且交代牛羊要紧。”说着说着，来到老周屋内。长保将牛羊赶入圈中，只听他在院内嚷道：“不好了！怎么獭狗七孔流血了？”老周闻听，同包公出得院来，只见犬倒在地，七窍流血。老周看了诧异，道：“此犬乃服毒而死的。不知他吃了什么了？”长保在旁插言：“刚才二奶奶叫秋香送饼与三官人吃，失手落地，被咱们的獭狗吃了。”老周闻听，心下明白，请三官人来至屋内，暗暗的嘱咐：“以后二奶奶给的吃食，务要留神，不可堕入术中。”包公闻听，不但不信，反倒嗔怪他离间叔嫂不和，赌气别了老周回家，好生气闷。

过了几天，只见秋香来请，说二奶奶有要紧的事。包公只得随她来至二嫂屋内。李氏一见，满面笑容，说：“秋香昨日

到后园，忽听枯井内有人说话，因在井口往下一看，不想把金簪掉落井中，恐怕安人见怪；若叫别人打捞，井口又小，下不去，又恐声张出来。没奈何，故此叫她急请三官人来。”问包公道：“三叔，因你身量又小，下井将金簪摸出，以免嫂嫂受责。不知三叔你肯下井去么？”包公道：“这不打紧！待我下去，给嫂嫂摸出来就是了。”于是李氏呼秋香拿绳子，同包公来到后园井边。包公将绳拴在腰间，手扶井口，叫李氏同秋香慢慢的放松。刚才系到多一半，只听上面说：“不好！揪不住了！”包公觉得绳子一松，身如败絮一般，扑通一声，竟自落在井底。且喜是枯井无水，却未摔着。心中方才明白，暗暗思道：“怪不得老周叫我留神，原来二嫂嫂果有害我之心。只是如今既落井中，别人又不知道，我却如何出得去呢？”

正在闷闷之际，只见前面忽有光明一闪，包公不知何物，暗忖道：“莫非果有金钗放光么？”向前用手一扑，并未扑着，光明又往前去。包公诧异，又往前赶，越扑越远，再也扑他不着。心中焦躁，满面汗流，连说：“怪事，怪事！井内如何有许多路径呢？”不免尽力追去，看是何物。因此扑赶有一里之遥，忽然光儿不动。包公急忙向前扑住，看时却是古镜一面。翻转细看，黑暗之处再也瞧不出来。只觉得冷气森森，透人心胆。正看之间，忽见前面明亮，忙将古镜揣起，爬将出来。看时乃是场院后墙以外地沟，心内自思道：“原来我们后园枯井竟与此道相通。不要管他。幸喜脱出了枯井之内，且自回家便了。”

走到家中，好生气闷。自己坐着，无处发泄这口闷气，走到王氏贤人屋内，撇着嘴发怔。贤人问道：“老三，你从何处而来？为着何事，这等没好气？莫不有人欺负你了？”包公说：“我告诉嫂嫂，并无别人欺我。皆因秋香说二嫂嫂叫我，赶着去见，谁知她叫我摸簪……”于是将赚入枯井之事，一

一说了一回。王氏闻听，心中好生不平，又是难受，又无可奈何，只得解劝安慰，嘱咐以后要处处留神。包公连连称“是”。说话间，从怀中掏出古镜交与王氏，便说：“是从暗中得来的，嫂嫂好好收藏，不可失落。”

包公去后，贤人独坐房中，心里暗想：“叔叔婶婶所做之事，深谋密略，莫说三弟孩提之人难以揣度，就是我夫妻二人也难测其阴谋。将来倘若弄出事端，如何是好！可笑他二人只为家私，却忘伦理。”正在嗟叹，只见大爷包山从外而入，贤人便将方才之话，说了一遍。大爷闻听，连连摇首，道：“岂有此理！这必是三弟淘气，误掉入枯井之中，自己恐怕受责，故此捏造出这一片谎言，不可听他。日后总叫他时时在这里就是了，可也免许多口舌。”大爷口虽如此说，心中万分难受，暗自思道：“二弟从前做的事体我岂不知，只是我做哥哥的焉能认真，只好含糊罢了。此事若是明言，一来伤了手足的和气，二来添妯娌疑忌。”沉吟半晌，不觉长叹一声，便向王氏说：“我看三弟气宇不凡，行事奇异，将来必不可限量。我与二弟已然耽搁，自幼不曾读书，如今何不延师教训三弟。倘上天怜念，得个一官半职，一来改换门庭，二来省受那赃官污吏的闷气。你道好也不好？”贤人闻听，点头连连称“是”，又道：“公公之前须善为说词方好。”大爷说：“无妨，我自有道理。”

次日，大爷料理家务已毕，来见员外，便道：“孩儿面见爹爹，有一事要禀。”员外问道：“何事？”大爷说：“只因三黑并无营生，与其叫他终日牧羊，在外游荡，也学不出好来，何不请个先生教训教训呢？就是孩儿等自幼失学，虽然后来补学一二，遇见为难的帐目，还有念不下去的，被人欺哄。如今请个先生，一来教三黑些书籍；二来有为难的字帖，亦可向先生请教；再者三黑学会了，也可以管些出入帐目。”员外闻听

可管些帐目之说，便说：“使得。但是一件，不必请饱学先生，只要比咱们强些的就是了，教个三年两载，认得字就是了。”大爷闻听员外允了，心中大喜，即退出来，便托乡邻延请饱学先生，是必要叫三弟一举成名。

且表众乡邻闻得包百万家要请先生，谁不献勤，这个也来说，那个也来荐，谁知大爷非名儒不请。可巧隔村有一宁老先生，此人品行端正，学问渊深，兼有一个古怪脾气，教徒弟有三不教：笨了不教；到馆中只要书童一个，不许闲人出入；十年之内只许先生辞馆，不许东家辞先生。有此三不教，束修不拘多少，故此无人敢请。一日，包山访听明白，急亲身往谒，见面叙礼。包山一见，真是好一位老先生，满面道德，品格端方，即将延请之事说明，并说：“老夫子三样规矩，其二其三，小子俱是敢应的。只是恐三弟笨些，望先生善导为幸。”当下言明，即择日上馆。是日备席延请，递贽敬束修，一切礼仪自不必说。即领了包公，来至书房，拜了圣人，拜了老师。师徒一见，彼此对看，爱慕非常，并派有伴童包兴，与包公同岁，一来伺候书房茶水，二来也叫他学几个字儿。这正是英才得遇春风人，俊杰来从喜气生。

未审后事如何，下回分晓。

第三回 金龙寺英雄初救难 隐逸村狐狸三报恩

且说当下开馆，节文已毕，宁老先生入了师位，包公呈上

《大学》。老师点了句断，教道：“大学之道。”包公便说：“在明明德。”老师道：“我说的是‘大学之道’。”包公说：“是。难道下句不是‘在明明德’么？”老师道：“再说。”包公便道：“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老师闻听，甚为诧异，叫他往下念，依然丝毫不错；然仍不大信，疑是在家中有人教他的，或是听人家念学就了的，尚不在怀。谁知到后来，无论什么书籍俱是如此，教上句便会下句，有如温熟书的一般，真是把个老先生喜的乐不可支，自言道：“哈哈！不想我宁某教读半世，今在此子身上成名。这正是孟子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遂乃给包公起了官印一个“拯”字，取意将来可拯民于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意“文”与“正”，岂不是“政”字么？言其将来理国政，必为治世良臣之意。

不觉光阴荏苒，早过了五个年头，包公已长成十四岁，学得满腹经纶，诗文之佳自不必说。先生每每催促送名送考，怎奈那包员外是个勤俭之人，恐怕赴考有许多花费。从中大爷包山不时在员外跟前说道：“叫三黑赴考，若得进一步也是好的。”无奈员外不允，大爷只好向先生说：“三弟年纪太小，恐怕误事，临期反为不美。”于是又过了几年，包公已长成十六岁了。

这年又逢小考，先生实在忍耐不住，急向大爷包山说道：“此次你们不送考，我可要替你们送了。”大爷闻听，急又向员外跟前禀说道：“这不过先生要显弄他的本领，莫若叫三黑去这一次；若是不中，先生也就死心塌地了。”大爷说的员外一时心活，就便允了。大爷见员外已应允许考，心中大喜，急来告知先生。先生当时写了名字报送。即到考期，一切全是大爷张罗，员外毫不介意。大爷却是殷殷盼望。到了揭晓之期，天尚未亮，只听得一阵喧哗，老员外以为必是本县差役前来，

不是派差，就是拿车。正在游疑之际，只见院公进来报喜，道：“三公子中了生员了！”员外闻听，倒抽了一口气，说道：“罢了，罢了！我上了先生的当了。这也是家运使然，活该是冤孽，再也躲不开的。”因此一烦，自己藏于密室，连亲友前来贺他也不见，就是先生他也不致谢一声。多亏了大爷一切周旋，方将此事完结。

惟有先生暗暗地想道：“我自从到此课读也有好几年了，从没见过本家老员外。如今教得他儿子中了秀才，何以仍不见面，连个谢字也不道，竟有如此不通情理之人，实实令人纳闷了。又可气，又可恼！”每每见了包山，说了好些嗔怪的言语，包山连忙陪罪，说道：“家父事务冗繁，必要定日相请，恳求先生宽恕。”宁公是个道学之人，听了此言，也就无可说了。亏得大爷暗暗求告太爷，求至再三，员外方才应允，定了日子，下了请帖，设席与先生酬谢。

是日请先生到待客厅中，员外迎接，见面不过一揖，让至屋内，分宾主坐下。坐了多时，员外并无致谢之辞。然后摆上酒筵，将先生让至上座，员外在主位相陪。酒至三巡，菜上五味，只见员外愁容满面，举止失措，连酒他也不吃。先生见此光景，忍耐不住，只得说道：“我学生在贵府打搅了六七年，虽有微劳开导指示，也是令郎天分聪明，所以方能进此一步。”员外闻听，呆了半晌，方才说道：“好。”先生又说道：“若论令郎刻下学问，慢说是秀才，就是举人、进士，也是绰绰有余的了，将来不可限量。这也是尊府上德行。”员外听说至此，不觉双眉紧蹙，发恨道：“什么德行！不过家门不幸，生此败家子。将来但能保得住不家败人亡，就是造化了。”先生闻听，不觉诧异，道：“贤东何出此言？世上哪有不望儿孙中举作官之理呢？此话说来，真真令人不解。”员外无奈，只得将生包公之时所作噩梦，说了一遍。“如今提起，还是胆

寒。”宁公原是饱学之人，听见此梦之形景，似乎奎星；又见包公举止端方，更兼聪明过人，就知是有来历的，将来必是大贵，暗暗点头。员外又说道：“以后望先生不必深教小儿，就是十年束修断不敢少的，请放心！”一句话将个正直宁公说得面红过耳，不悦道：“如此说来，令郎是叫他不考的了？”员外连声道：“不考了！不考了！”先生不觉勃然大怒，道：“当初你的儿子叫我教，原是由得你的；如今我的徒弟叫他考，却是由得我的。以后不要你管，我自有主张罢了。”怒冲冲不等席完，竟自去了。

你道宁公为何如此说？他因员外是个愚鲁之人，若是谏劝，他决不听，而且自己徒弟又保得必作脸；莫若自己拢来，一则不至误了包公，二则也免包山跟着为难。这也是他读书人一片苦心。因至乡试年头，全是宁公作主，与包山一同商议，硬叫包公赴试，叫包山都推在老先生身上。到了挂榜之期，谁知又高高的中了乡魁。包山不胜欢喜，惟有员外愁个不了，仍是藏着不肯见人。大爷备办筵席，请了先生坐了上席，所有贺喜的乡亲两边相陪，大家热闹了一天。诸事已毕，便商议叫包公上京会试，禀明员外。员外到了此时，也就没了说了，只是不准多带跟人，惟恐耗费了盘川，就带伴童包兴一人。

包公起身之时，拜别了父母，又辞了兄嫂。包山暗与了盘川。包公又到书房参见了先生。先生嘱咐了多少言语，又将自己的几两修金送给了包公。包兴备上马，大爷包山送至十里长亭。兄弟留恋多时，方才分手。

包公认镫乘骑，带了包兴，竟奔京师，一路上少不得饥餐渴饮，夜宿晓行。一日，到了座镇店，主仆两个找了一个饭店。包兴将马接过来，交与店小二喂好。找了一个座儿，包公坐在正面，包兴打横。虽系主仆，只因出外，又无外人，爷儿两个就在一处吃了。堂官过来安放杯筷，放下小菜。包公随便

要一角酒、两样菜。包兴斟上酒，包公刚才要饮，只见对面桌上来了一个道人坐下，要了一角酒，且自出神，拿起壶来不向杯中斟，花喇喇倒了一桌子。见他噙声叹气，似有心事的一般。包公正在纳闷，又见从外进来一人，武生打扮，叠暴着英雄精神，面带着侠气。道人见了，连忙站起，只称：“恩公请坐。”那人也不坐下，从怀中掏出一锭大银，递给道人，道：“将此银暂且拿去，等晚间再见。”那道人接过银子，爬在地下，磕了一个头，出店去了。

包公见此入年纪约有二十上下，气宇轩昂，令人可爱，因此立起身来，执手当胸，道：“尊兄请了，能不弃嫌，何不请过来彼此一叙？”那人闻听，将包公上下打量了一番，便笑容满面，道：“既承错爱，敢不奉命。”包兴连忙站起，添分杯筷，又要了一角酒、二碟菜，满满斟上一杯。包兴便在一旁侍立，不敢坐了。包公与那人分宾主坐了，便问：“尊兄贵姓？”那人答道：“小弟姓展名昭，字熊飞。”包公也通了名姓。二人一文一武，言语投机，不觉饮了数角。展昭便道：“小弟现有些小事情，不能奉陪尊兄，改日再会。”说罢，会了钱钞。包公也不谦让。包兴暗道：“我们三爷嘴上抹石灰。”那人竟自作别去了。包公也料不出他是什么人。

吃饭已毕，主仆乘马登程。因店内耽误了工夫，天色看看已晚，不知路径。忽见牧子归来，包兴便向前问道：“牧童哥，这是什么地方？”童子答道：“由西南二十里方是三元镇，是个大去处。如今你们走差了路了。此是正西，若要绕回去，还有不足三十里之遥呢。”包兴见天色已晚，便问道：“前面可有宿处么？”牧童道：“前面叫做沙屯儿，并无店口，只好找个人家歇了罢。”说罢，赶着牛羊去了。

包兴回复包公，竟奔沙屯儿而来。走了多时，见道旁有座庙宇，匾上大书“敕建护国金龙寺”。包公道：“与其在人家

借宿，不若在此庙住宿一夕。明日布施些香资，岂不方便。”包兴便下马，用鞭子前去扣门，里面出来了一个僧人，问明来历，便请进了山门。包兴将马拴好，喂在槽上。和尚让至云堂小院，三间净室，叙礼归座，献罢茶汤。和尚问了包公家乡姓氏，知是上京的举子。包公问道：“和尚上下？”回说：“僧人法名叫法本，还有师弟法明，此庙就是我二人住持。”说罢，告辞出去。

一会儿，小和尚摆上斋来，不过是素菜素饭。主仆二人用毕，天已将晚，包公即命包兴将家伙送至厨房，省得小和尚来回跑。包兴闻听，急忙把家伙拿起。因不知厨房在哪里，出了云堂小院，来至禅院，只见几个年轻的妇女花枝招展，携手嘻笑，说道：“西边云堂小院住下客了，咱们往后边去罢。”包兴无处可躲，只得退回，容她们过去，才将家伙找着厨房送去，急忙回至屋内，告知包公，恐此庙不大安静。

正说话间，只见小和尚左手拿一只灯，右手提一壶茶，走进来贼眉贼眼，将灯放下，又将茶壶放在桌上，两只贼眼东瞧西看，连话也不说，回头就走。包兴一见，连说：“不好！这是个贼庙！”急来外边看时，山门已经倒锁了，又看别处竟无出路，急忙跑回。包公尚可自主，包兴张口结舌说：“三爷，咱们快想出路才好！”包公道：“门已关锁，又无别路可出，往哪里走？”包兴着急，道：“现有桌椅，待小人搬至墙边，公子赶紧跳墙逃生。等凶僧来时，小人与他拚命。”包公道：“我自小儿不会登梯爬高，若有墙可跳，你赶紧逃生，回家报信，也好报仇。”包兴哭道：“三官人说哪里话来，小人至死，再也离不了相公的！”包公道：“既是如此，咱主仆二人索性死在一处。等那僧人到来再作道理，只好听命由天罢了。”包公将椅子挪在中间门口，端然正坐。包兴无物可拿，将门闩擎在手中，在包公之前，说：“他若来时，我将门闩尽

力向他一杵，给他个冷不防。”两只眼直勾勾地嗔瞅着板院门。

正在凝神，忽听门外了吊咻咻一声，仿佛砍掉一般，门已开了，进来一人。包兴吓了一跳，门栓已然落地，浑身乱抖，堆缩在一处。只见那人浑身是青，却是夜行打扮，包公细看不是别人，就是白日在饭店遇见的那个武生。包公猛然省悟，他与道人有晚间再见一语，此人必是侠客。

原来列位不知，白日饭店中那道人也是在此庙中的。皆因法本、法明二人抢掠妇女，老和尚嗔责，二人不服，将老僧杀了。道人惟恐干连，又要与老和尚报仇，因此告至当官。不想凶僧有钱，常与书吏差役人等接交，买嘱通了，竟将道人重责二十大板，作为诬告良人，逐出境外。道人冤屈无处可伸，来到林中欲寻自尽，恰遇展爷行到此间，将他救下，问得明白，叫他在饭店等候。他却暗暗采访实在，方赶到饭店之内，赠了道人银两。不想遇见包公，同饮多时，他便告辞先行，回到旅店歇息。至天交初鼓，改扮行装，施展飞檐走壁之能，来至庙中，从外越墙而入，悄地行藏，飞至宝阁。只见阁内有两个凶僧，旁列四五个妇女，正在饮酒作乐，又听得说：“云堂小院那个举子，等到三更时分再去下手不迟。”展爷闻听，暗道：“我何不先救好人，后杀凶僧，还怕他飞上天去不成。”因此来到云堂小院，用巨阙宝剑削去了吊铁环，进来看时，不料就是包公。展爷上前拉住包公，携了包兴道：“尊兄随我来。”出了小院，从旁边角门来至后墙，打百宝囊中掏出如意索来，系在包公腰间，自己提了绳头，飞身一跃上了墙头，骑马势蹲住，将手轻轻一提，便将包公提在墙上，悄悄附耳说道：“尊兄下去时，便将绳子解开，待我再救尊管。”说罢，向下一放。包公两脚落地，急忙解开绳索，展爷提将上去，又将包兴救出，向外低声说道：“你主仆二人就此逃走去罢。”只见身形

一晃，就不见了。

包兴搀扶着包公那敢稍停，深一步，浅一步，往前没命的好跑。好容易奔到一个村头，天已五鼓，远远有一灯光。包兴说：“好了！有人家了。咱们暂且歇息歇息，等到天明再走不迟。”急忙上前叫门。柴扉开处，里面走出一个老者来，问是何人。包兴道：“因我二人贪赶路程，起得早了，辨不出路径，望你老人家方便方便，俟天明便行。”老者看了包公是一儒流，又看了包兴是个书童打扮，却无行李，只当是近处的，便说道：“既是如此，请到里面坐。”

主仆二人来至屋中，原来是连舍三间，两明一暗。明间安一磨盘，并方屉罗桶等物，却是卖豆腐生理。那边有小小土炕，让包公坐下。包兴问道：“老人家贵姓？”老者道：“老汉姓孟，还有老伴，并无儿女，以卖豆腐为生。”包兴道：“老人家有热水讨一杯吃。”老者道：“我这里有现成的豆腐浆儿，是刚出锅的。”包兴道：“如此更好。”孟老道：“待我拿个灯儿，与你们盛浆。”说罢，在壁子里拿出一个三条腿的桌子放在炕上，又用土坯将那条腿儿支好；掀开旧布帘子，进里屋内，拿出一个黄土泥的蜡台；又在席篓子里摸了半天，摸出一只半截的蜡来，向油灯点着，安放在小桌上。包兴一旁道：“小村中竟有胳膊粗的大蜡。”细看时，影影绰绰，原来是绿的，上面尚有“冥路”二字，方才明白是吊祭用过，孟老得来，舍不得点，预备待客的。只见孟老从锅台上拿了一个黄砂碗，用水洗净，盛了一碗白亮亮、热腾腾的浆递与包兴，包兴捧与包公喝时，其香甜无比。包兴在旁看着，馋的好不难受。只见孟老又盛一碗递与包兴。包兴连忙接过，如饮甘露一般。他主仆劳碌了一夜，又受惊恐，今在草房之中如到天堂，喝这豆腐浆不亚如饮玉液琼浆。不多时，大豆腐得了。孟老化了盐水，又与每人盛了一碗，真是饥渴之下，吃下去肚内暖烘烘

的，好生快活。又与孟老闲谈，问明路途，方知离三元镇尚有不足二十里之遥。

正在叙话之间，忽见火光冲天。孟老出院看时，只看东南角上一片红光，按方向好似金龙寺内走火。包公同包兴也到院中看望，心内料定必是侠士所为，只得问孟老：“这是何处走火？”孟老道：“二位不知，这金龙寺自老和尚没后，留下这两个徒弟无法无天，时常谋杀人命，抢掠妇女。他比杀人放火的强盗还利害呢！不想他也有今日！”说话之间，又进屋内，歇了多时。只听鸡鸣茅店，催客前行。主仆二人深深致谢了孟老，改日再来酬报。孟老道：“些小微意，何劳齿及。”送至柴扉，又指引了路径：“出了村口，过了树林，便是三元镇的大路了。”包兴道：“多承指引了。”

主仆执手告别，出了村口，竟奔树林而来；又无行李马匹，连盘川银两俱已失落。包公却不着意，觉得两腿酸痛，步履艰难，只得一步捱一步，往前款款行走。爷儿两个一壁走着，说着话。包公道：“从此到京尚有几天路程，似这等走法，不知道多久才到京中？况且又无盘川，这便如何是好！”包兴听了此言，又见相公形景可惨，恐怕愁出病来，只得要撒谎安慰，便道：“这也无妨。只要到了三元镇，我那里有个舅舅，向他借些盘川，再叫他备办一头骡子与相公骑坐，小人步下跟随，破着十天半月的工夫，焉有不到京师之理。”包公道：“若是如此，甚好了。只是难为了你了。”包兴道：“这有什么要紧。咱们走路，仿佛闲游一般，包管就生出乐趣，也就不觉苦了。”这虽是包兴宽慰他主人，却是至理。主仆就说着话儿，不知不觉，已离三元镇不远了。看看天气已有将午，包兴暗暗打算：“真是，我哪里有舅舅？已到镇上，且同公子吃饭，先从我身上卖起。混一时是一时，只不叫相公愁烦便了。”一时来到镇上，只见人烟稠密，铺户繁杂。包兴不找那

南北碗菜应时小卖的大馆，单找那家常便饭的二荤铺，说：“相公，咱爷儿俩在此吃饭罢。”包公却分不出哪是贵贱，只不过吃饭而已。

主仆二人来到铺内，虽是二荤铺，俱是连脊的高楼。包兴引着包公上楼，拣了个干净座儿，包公上座，包兴仍是下边打横。跑堂的过来放下杯筷，也有两碟小菜，要了随便的酒饭。登时间，主仆饱餐已毕，包兴立起身来，向包公悄悄的道：“相公在此等候，别动，小人去找找舅舅就来。”包公点头。

包兴下楼出了铺子，只见镇上热闹非常，先抬头认准了饭铺字号，却是望春楼，这才迈步。原打算来找当铺。到了暗处，将自己内里青绸夹袍蛇退皮脱下来，暂当几串铜钱，雇上一头驴，就说是舅舅处借来的，且混上两天再作道理。不想四五里地长街，南北一直，再没有一个当铺。及至问人时，原有一个当铺，如今却是止当候赎了。包兴闻听，急得浑身是汗，暗暗说道：“罢咧！这便如何是好？”正在为难，只见一簇人围绕着观看。包兴挤进去，见地下铺一张纸，上面字迹分明。忽听旁边有人倚声倚气说道：“告白”……又说：“白老四是我的朋友，为什么告他呢？”包兴闻听，不由笑道：“不是这等，待我念来。上面是：‘告白四方仁人君子知之，今有隐逸村内李老大人宅内小姐被妖迷住，倘有能治邪捉妖者，谢纹银三百两，决不食言。谨此告白。’”包兴念完，心中暗想道：“我何不如此如此。倘若事成，这一路上京便不吃苦了；即或不成，混他两天吃喝也好。”想罢，上前。这正是难里巧逢机会事，急中生智谋来。

未审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回 除妖魅包文正联姻 受皇恩定远县赴任

且说包兴见了告白，急中生智来，见旁边站着一人，他即便向那人道：“这隐逸村离此多远？”那人见问，连忙答道：“不过三里之遥。你却问他怎的？”包兴道：“不瞒你们说，只因我家相公惯能驱逐邪祟，降妖捉怪，手到病除。只是一件，我们原是外乡之人，我家相公虽有些神通，却不敢露头，惟恐妖言惑众，轻易不替人驱邪，必须来人至诚恳求。相公必然说是不会降妖，越说不会，越要恳求。他试探了来人果是真心，一片至诚，方能应允。”那人闻听，说：“这有何难。只要你家相公应允，我就是赴汤投火也是情愿的。”包兴道：“既然如此，闲话少说。你将这告白收起，随了我来。”两旁看热闹之人，闻听有人会捉妖的，不由的都要看看，后面就跟了不少的人。

包兴带领那人来在二荤铺门口，便向众人说道：“众位乡亲，倘我家相公不肯应允，欲要走时，求列位拦阻拦阻。”那人也向众人说道：“相烦众位高邻，倘若法师不允，奉求帮衬帮衬。”包兴将门口儿埋伏了个结实，进了饭店，又向那人说道：“你先到柜上将我们钱会了，省得回来走时，又要耽延工夫。”那人连连称“是”，来到柜上，只见柜内俱各执手相让，说：“李二爷请了，许久未来到小铺。”（谁知此人姓李名保，乃李大宅中主管。）李保连忙答应道：“请了。借重，借重。”

楼上那位相公、这位管家吃了多少钱文，写在我帐上罢。”掌柜的连忙答应，暗暗告诉跑堂的知道。包兴同李保来至楼梯之前，叫李保听咳嗽为号，急便上楼恳求。李保答应，包兴方才上楼。

谁知包公在楼上等的心内焦躁，眼也望穿了，再也不见包兴回来，满腹中胡思乱想。先前犹以为见他母舅必有许多的缠绕，或是借贷不遂，不好意思前来见我。后又转想：“从来没听见他说有这门亲戚，别是他见我行李盘费皆无，私自逃走了罢？或者他年轻幼小，错走了路头，也未可知。”疑惑之间，只见包兴从下面笑嘻嘻的上来。包公一见，不由的动怒，嗔道：“你这狗才往哪里去了？叫我在好等！”包兴上前悄悄地道：“我没找着我母舅。如今倒有一事……”便将隐逸村李宅小姐被妖迷住、请人捉妖之事，说了一遍。“如今请相公前去混他一混。”包公闻听，不由的大怒，说：“你这狗才！”包兴不容分说，在楼上连连咳嗽。

只见李保上得楼来，对着包公双膝跪倒，道：“相公在上。小人名叫李保，奉了主母之命，延请法官以救小姐。方才遇见相公的亲随，说相公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望祈搭救我家小姐才好。”说罢磕头，再也不肯起来。包公说道：“管家休听我那小价之言，我是不会捉妖的。”包兴一旁插言道：“你听见了？说出不会来了。快磕头罢！”李保闻听，连连叩首，连楼板都碰了个山响。包兴又道：“相公，你看他一片诚心，怪可怜的。没奈何，相公慈悲慈悲罢。”包公闻听，双眼一瞪，道：“你这狗才，满口胡说！”又向李保道：“管家你起来，我还要赶路呢。我是不会捉妖的。”李保哪里肯放，道：“相公如今是走不的了。小人已哀告众位乡邻，在楼下帮衬着小人拦阻。再者众乡邻皆知相公是法官，相公若是走了，倘被小人主母知道，小人实实吃罪不起。”说罢，又复叩首。包公

被缠不过，只是暗恨包兴。复又转想道：“此事终属妄言，如何会有妖魅？我包某以正胜邪，莫若随他看看，再作脱身之计便了。”想罢，向李保道：“我不会捉妖，却不信邪。也罢，我随你去看看就是了。”

李保闻听包公应允，满心欢喜，磕了头，站起来，在前引路。包公下得楼来，只见铺子门口人山人海，俱是看法官的。李保一见，连忙向前，说道：“有劳列位乡亲了。且喜我李保一片至诚，法官业已应允，不劳众位拦阻。望乞众位闪闪，让开一条路，实为方便。”说罢，奉了一揖。众人闻听，往两旁一闪，当中让出一条胡同来。仍是李保引路，包公随着，后面是包兴。只听众人中有称赞的道：“好相貌！好神气！怪道有此等法术。只这一派的正气，也就可以避邪了。”其中还有好事儿的，不辞劳苦，跟随到隐逸村的也就不少。不知不觉进了村头，李保先行禀报去了。

且说这李大人不是别人，乃吏部天官李文业，告老退归林下。就是这隐逸村名，也是李大人起的，不过是退归林下之意。夫人张氏，膝下无儿，只生一位小姐。因游花园，偶然中了邪祟，原是不准声张。无奈夫人疼爱女儿的心盛，特差李保前去各处，觅请法师退邪。李老爷无可奈何，只得应允。这日正在卧房，夫妻二人讲论小姐之病，只见李保禀道：“请到法师，是个少年儒流。”老爷闻听，心中暗想：“既是儒流，读圣贤之书，焉有攻乎异端之理。待我出去责备他一番。”想罢，叫李保请至书房。

李保回身来至大门外，将包公主仆引至书房。献茶后，复进来说道：“家老爷出见。”包公连忙站起。从外面进来一位须发半白、面若童颜的官长。包公见了，不慌不忙，向前一揖，口称：“大人在上，晚生拜揖。”李大人看见包公气度不凡，相貌清奇，连忙还礼，分宾主坐下，便问：“贵姓？仙

乡？因何来到敝处？”包公便将上京会试、路途遭劫，毫无隐匿，和盘说出。李大人闻听，原来是个落难的书生。“你看他言语直爽，倒是忠诚之人，但不知他学问如何？”于是攀话之间，考问多少学业。包公竟是问一答十，就便是宿儒名流，也不及他的学问渊博。李大人不胜欢喜，暗想道：“看此子骨格清奇，又有如此学问，将来必为人上之人。”谈不多时，暂且告别，并吩咐李保：“好生服侍包相公，不可怠慢。晚间就在书房安歇。”说罢，回内去了。所有捉妖之事，一字却也未提。

谁知夫人暗里差人告诉李保，务必求法官到小姐屋内捉妖，如今已将小姐挪至夫人卧房去了。李保便问：“法官应用何物？趁早预备。”包兴便道：“用桌子三张、椅子一张，随围桌椅披，在小姐室内设坛。所有朱砂新笔、黄纸宝剑、香炉烛台俱要洁净的，等我家相公定性养神，二鼓上坛便了。”李保答应去了。不多时，回来告诉包兴道：“俱已齐备。”包兴道：“既已齐备，叫他们拿到小姐绣房。大家帮着，我设坛去。”李保闻听，叫人抬桌搬椅，所有软片东西俱是自己拿着。请了包兴，一同引至小姐卧房，只闻房内一股幽香。就在明间堂屋，先将两张桌子并好，然后搭了一张搁在前面桌子上，又把椅子放在后面桌子上，系好了围桌，搭好了椅披；然后设摆香炉烛台，安放墨砚纸笔宝剑等物。设摆停当，方才同李保出了绣房，竟奔书房而来。叫李保不可远去，听候呼唤，即便前来。李保连声答应。

包兴便进了书房，已有初更的时候。谁知包公劳碌了一夜，又走了许多路程，困乏已极，虽未安寝，已经困得前仰后合。包兴一见，说：“我们相公吃饱了就困，也不怕存住食。”便走到跟前，叫了一声“相公”。包公惊醒，见包兴，说：“你来的正好，服侍我睡觉罢。”包兴道：“相公就是这么睡

觉，还有什么说的？咱们不是捉妖来了吗？”包公道：“那不是你这狗才干的！我不会捉妖。”包兴悄悄道：“相公也不想，小人费了多少心机，给相公找了这样住处，又吃那样的美饌，喝那样好陈绍酒又香又陈。如今吃喝足了，就要睡觉。俗语说：‘无功受禄，寝食不安’。相公也是这么过意的去么？咱们何不到小姐卧房看看？凭着相公正气，或者胜了邪魅，岂不两全其美呢？”一席话说的包公心活；再者自己也不信妖邪，原要前来看看的，只得说道：“罢了，由着你这狗才闹罢了。”包兴见包公立起身来，急忙呼唤：“快掌灯呀！”只听外面连声答应：“伺候下了。”

包公出了书房，李保提灯，在前引道，来至小姐卧房一看，只见灯烛辉煌，桌椅高搭，设摆的齐备，心中早已明白是包兴闹的鬼。迈步来到屋中，只听包兴吩咐李保道：“所有闲杂人等俱各回避。最忌的是妇女窥探。”李保闻听，连忙退出，藏躲去了。包兴拿起香来，烧放炉内，爬在地下，又磕了三个头。包公不觉暗笑。只见他上了高桌，将朱砂墨研好，蘸了新笔，又将黄纸撕了纸条儿。刚才要写，只觉得手腕一动，仿佛有人把着的一般。自己看时，上面写的：“淘气，淘气！该打，该打！”包兴心中有些发毛，急急在灯上烧了，忙忙地下了台。只见包公端坐在那边。包兴走至跟前，道：“相公与其在这里坐着，何不在高桌上坐着呢？”包公无奈，只得起身，上了高台，坐在椅子上；只见桌子上放着宝剑一口，又有朱砂黄纸笔砚等物。包公心内也暗自欢喜：“难为他想的周到。”因此不由的将笔提起，蘸了朱砂，铺下黄纸。刚才要写，不觉腕随笔动，顺手写将下去，才要看时，只听得外面哎呀了一声，咕咚栽倒在地。

包公闻听，急忙提了宝剑，下了高台，来至卧房外看时，却是李保。见他惊惶失色，说道：“法官老爷，吓死小人了！

方才来至院内，只见白光一道冲户而出，是小人看见，不觉失色栽倒。”包公也觉纳闷，进得屋来，却不见包兴。与李保寻时，只见包兴在桌子底下缩作一堆，见有人来方敢出头。却见李保在旁，便遮饰道：“告诉你们，我家相公作法不可窥探，连我还在桌子底下藏着呢。你们何得不遵法令？幸亏我家相公法力无边。”一片谎言说的很像，这也是他的聪明机变的好处。李保方才说道：“只因我家老爷夫人惟恐相公深夜劳苦，叫小人前来照应，请相公早早安歇。”包公闻听，方叫包兴打了灯笼，前往书房去了。

李保叫人拆了法台，见有个朱砂黄纸字帖，以为法官留下的镇压符咒，连宝剑一同拿起，回身来到内堂，禀道：“包相公业已安歇了。这是宝剑，还有符咒，俱各交进。”丫鬟接进来。李保才待转身，忽听老爷说道：“且住！拿来我看。”丫鬟将黄纸字帖呈上。李老爷灯下一阅，原来不是符咒，却是一首诗道：“避劫山中受大恩，欺心毒饼落于尘。寻钗井底将君救，三次相酬结好姻。”李老爷细看诗中隐藏事迹，不甚明白，便叫李保暗向包兴探问其中事迹，并打听娶亲不曾，明日一早回话。李保领命。

你道李老爷为何如此留心？只因昨日书房见了包公之后，回到内宅，见了夫人，连声夸奖说：“包公人品好，学问好，将来不可限量。”张氏夫人闻听，道：“既然如此，他若将我孩儿治好，何不就与他结为秦晋之好呢？”老爷道：“夫人之言，正合我意。且看我儿病体何如，再作道理。”所以老两口儿惦记此事；又听李保说二鼓还要上坛捉妖，因此不敢早眠。天交二鼓，尚未安寝，特遣李保前来探听。不意李保拿了此帖回来，故叫他细细的访问。

到了次日，谁知小姐其病若失，竟自大愈，实是奇事。老爷夫人更加欢喜，急忙梳洗已毕，只见李保前来说：“昨晚

细问包兴，说这字帖上的事迹，是他相公自幼儿遭的魔难，皆是逢凶化吉，并未遇害。并且问明尚未定亲。”李老爷闻听，满心欢喜，心中已明白是狐狸报恩，成此一段良缘，便整衣襟来至书房。李保通报，包公迎出。只见李老爷满面笑容，道：“小女多亏贤契救拔，如今沉疴已愈，实为奇异。老夫无儿，只生此女，尚未婚配，意欲奉为箕帚，不知贤契意下如何？”包公答道：“此事晚生实不敢自专，须要禀明父母兄嫂，方敢联姻。”李老爷见他不肯应允，便笑嘻嘻从袖中掏出黄纸帖儿，递与包公，道：“贤契请看此帖便知，不必推辞了。”包公接过一看，不觉面红过耳，暗暗思道：“我晚间恍惚之间，如何写出这些话来？”又想道：“原来我小时山中遇雨，见那女子竟是狐狸避劫，却蒙她累次救我，她竟知恩报恩。”包兴在旁着急，恨不得赞成相公应允此事，只是不敢插口。李老爷见包公沉吟不语，便道：“贤契不必沉吟。据老夫看来，并非妖邪作祟，竟为贤契来作红线来了，可见凡事自有一定道理，不可过于迂阔。”包公闻听，只得答道：“既承大人错爱，敢不从命。只是一件，须要禀明：候晚生会试以后，回家禀明父母兄嫂，那时再行纳聘。”李老爷见包公应允，满心欢喜，便道：“正当如此。大丈夫一言为定，谅贤契绝不食言。老夫静候佳音便了。”

说话之间，排开桌椅，摆上酒饭，老爷亲自相陪。饮酒之间，又谈论些齐家治国之事，包公应答如流，说的有经有纬，把个李老爷乐的再不肯放他主仆就行，一连留住三日，又见过夫人。三日后备得行囊马匹、衣服盘费，并派主管李保跟随上京。包公拜别了李老爷后，又嘱咐一番。包兴此时欢天喜地，精神百倍，跟了出来。只见李保牵马坠镫，包公上了坐骑，李保小心伺候，事事精心。一日，来到京师，找寻了下处，所有吏部投文之事全不用包公操心，竟等临期下场而已。

且说朝廷国政，自从真宗皇帝驾崩，仁宗皇帝登了大宝，就封刘后为太后，立庞氏为皇后，封郭槐为总管都堂，庞吉为国丈加封太师。这庞吉原是个谗佞之臣，倚了国丈之势，每每欺压臣僚。又有一班趋炎附势之人，结成党羽，明欺圣上年幼，暗有擅自专权之意。谁知仁宗天子自幼历过多少磨难，乃是英明之主。先朝元老左右辅弼，一切正直之臣照旧供职，就是庞吉也奈何不得。因此朝政法律严明，尚不至紊乱。只因春闱在迩，奉旨钦点太师庞吉为总裁。因此会试举子就有走门路的、打关节的，纷纷不一。惟有包公自己仗着自己学问。考罢三场，到了揭晓之期，因无门路，将包公中了第二十三名进士，翰林无分，奉旨榜下即用知县，得了凤阳府定远县知县。包公领凭后，收拾行李，急急出京，先行回家拜见父母兄嫂，稟明路上遭险，并与李天官结亲一事。员外安人又惊又喜，择日祭祖，叩谢宁老夫子。过了数日，拜别父母兄嫂，带了李保、包兴起身赴任。将到定远县地界，包公叫李保押着行李慢慢行走，自己同包兴改装易服，沿途私访。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一日，包公与包兴暗暗进了定远县，找了个饭铺打尖。正在吃饭之时，只见从外面来了一人。酒保见了，让道：“大爷少会呀！”那人拣个座儿坐下。

不知那人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乌盆诉苦别古鸣冤

且说酒保斟上一壶酒来，那人一面喝酒，一面带有惊慌之色，举止失宜。只见坐不多时，发了回怔，连那壶酒也未吃完，便匆匆会了钱钞而去。包公看此光景，因问酒保道：“这人是谁？”酒保道：“他姓皮名熊，乃二十四名马贩之首。”包公记了姓名，吃完了饭，便先叫包兴到县传谕，就说老爷即刻到任。包公随后就出了饭铺，尚未到县，早有三班衙役、书吏人等迎接上任。到了县内，有署印的官交了印信，并一切交代，不必细说。

包公便将秋审册籍细细稽察，见其中有个沈清伽蓝殿杀死僧人一案，情节支离。便即传出谕去，立刻升堂审问沈清一案。所有三班衙役早知消息，老爷暗自一路私访而来，就知这位老爷的利害，一个个兢兢业业，早已预备齐全。一闻传唤，立刻一班班进来，分立两旁，喊了堂威。包公入座，标了禁牌，便吩咐：“带沈清。”不多时，将沈清从监内提出，带至公堂，打去刑具，朝上跪倒。包公留神细看，只见此人不过三旬年纪，战战兢兢，匍匐在尘埃，不像个行凶之人。包公看罢，便道：“沈清，你为何杀人？从实招来！”沈清哭诉道：“只因小人探亲回来，天气太晚，那日又蒙蒙下雨，地下泥泞，实在难行。素来又胆小，又不敢夜行，便在这县南三里多地有个古庙，暂避风雨。谁知次日天未明，有公差在路，见小

人身后有血迹一片。公差便问小人从何而来，小人便将昨日探亲回来、天色太晚、在庙内伽蓝殿上存身的话，说了一遍。不想公差拦住不放，务要同小人回至庙中一看。哎呀！太爷呀！小人同差役到庙看时，见佛爷之旁有一杀死的僧人。小人实是不知僧人是谁杀的。因此二位公差将小人解至县内，竟说小人谋杀和尚。小人真是冤枉！求青天大老爷明察！”包公闻听，便问道：“你出庙时，是什么时候？”沈清答道：“天尚未明。”包公又问道：“你这衣服，因何沾了血迹？”沈清答道：“小人原在神橱之下，血水流过，将小人衣服沾污了。”老爷闻听，点头，吩咐带下，仍然收监。立刻传轿，打道伽蓝殿。包兴伺候主人上轿，安好伏手。包兴乘马跟随。

包公在轿内暗思：“他既谋害僧人，为何衣服并无血迹，光有身后一片呢？再者虽是刀伤，彼时并无凶器。”一路盘算，来到伽蓝殿，老爷下轿，吩咐跟役人等不准跟随进去，独带包兴进庙。至殿前，只见佛像残朽败坏，两旁配像俱已坍塌。又转到佛像背后，上下细看，不觉暗暗点头，回身细看神橱之下，地上果有一片血迹迷乱。忽见那边地下放着一物，便捡起看时，一言不发，拢入袖中，即刻打道回衙。来至书房，包兴献茶，回道：“李保押着行李来了。”包公闻听，叫他进来。李保连忙进来，给老爷叩头。老爷便叫包兴传该值的头目进来。包兴答应。去不多时，带了进来，朝上跪倒：“小人胡成给老爷叩头。”包公问道：“咱们县中可有木匠么？”胡成应道：“有。”包公道：“你去多叫几名来，我有紧要活计要做的，明早务要俱各传到。”胡成连忙答应，转身去了。

到了次日，胡成禀道：“小人将木匠俱已传齐，现在外面伺候。”包公又吩咐道：“预备矮桌数张，笔砚数分，将木匠俱带至后花厅，不可有误。去罢。”胡成答应，连忙备办去了。这里包公梳洗已毕，即同包兴来至花厅，吩咐木匠俱各带

进来。只见进来了九个人，俱各跪倒，口称：“老爷在上，小的叩头。”包公道：“如今我要做各样的花盆架子，务要新奇式样。你们每人画他一个，老爷拣好的用，并有重赏。”说罢，吩咐拿矮桌笔砚来。两旁答应一声，登时齐备。只见九个木匠分在两旁，各自搜索枯肠，谁不愿新奇讨好呢！内中就有使惯了竹笔，拿不上笔来的；也有怯官的，战战哆哆画不像样的；竟有从容不迫，一挥而就的。包公在座上，往下细细留神观看。不多时，俱各画完，挨次呈递。老爷接一张，看一张，看到其中一张，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那人道：“小的叫吴良。”包公便向众木匠道：“你们散去，将吴良带至公堂。”左右答应一声，立刻点鼓升堂。

包公入座，将惊堂木一拍，叫道：“吴良，你为何杀死僧人？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吴良听说，吃惊不小，回道：“小人以木匠做活为生，是极安分的，如何敢杀人呢？望乞老爷详察。”老爷道：“谅你这厮决不肯招。左右，尔等立刻到伽蓝殿将伽蓝神好好抬来。”左右答应一声，立刻去了。不多时，将伽蓝神抬至公堂。百姓们见把伽蓝神泥胎抬到县衙听审，谁不要看看新奇的事，都来。只见包公离了公座，迎将下来，向伽蓝神似有问答之状，左右观看，不觉好笑。连包兴也暗说道：“我们老爷这是装什么腔儿呢？”只见包公从新入座，叫道：“吴良，适才神圣言道，你那日行凶之时，已在神圣背后留下暗记。下去比来。”左右将吴良带下去。只见那神圣背后肩膀以下，果有左手六指儿的手印；谁知吴良左手却是六指儿，比上时丝毫不错。吴良吓的魂飞胆裂。左右的人无不吐舌，说：“这位太爷真是神仙，如何就知是木匠吴良呢？”殊不知包公那日上庙验看时，地下捡了一物，却是个墨斗；又见那伽蓝神身后有六指手的血印，因此想到木匠身上。

左右又将吴良带至公堂跪倒。只见包公把惊堂木一拍，一

声断喝，说：“吴良，如今真赃实犯，还不实说么？”左右复又威吓，说：“快招！快招！”吴良着忙道：“太爷不必动怒，小人实招就是了。”案房书吏在一旁写供。吴良道：“小人原与庙内和尚交好。这和尚素来爱喝酒，小人也是酒鬼。因那天和尚请我喝酒，谁知他就醉了。我因劝他收个徒弟，以为将来的收缘结果。他便说：‘如今徒弟实在难收。就是将来收缘结果，我也不怕。这几年的工夫，我也积攒了有二十多两银子了。’他原是醉后无心的话。小人便问他：‘你这银子收藏在何处呢？若是丢了，岂不白费了这几年的工夫么？’他说：‘我这银子是再丢不了的，放的地方人人再也想不到的。’小人就问他：‘你到底搁在哪里呢？’他就说：‘咱们俩这样相好，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告诉别人。’他方说出将银子放在伽蓝神脑袋以内。小人一时见财起意，又见他醉了，原要用斧子将他劈死了。回老爷，小人素来拿斧子劈木头惯了，从来未劈过人。乍乍儿的劈人，不想手就软了，头一斧子未劈中。偏遇和尚泼皮要夺我斧子。我如何肯让他，又将他按住，连劈几斧，他就死了。闹了两手血。因此上神桌，便将左手扶住神背，右手在神圣的脑袋内掏出银子，不意留下了个手印子。今被太爷神明断出，小人实实该死。”包公闻听所供是实，又将墨斗拿出，与他看了。吴良认了是自己之物，因抽斧子落在地下。包公叫他画供，上了刑具，收监。沈清无故遭屈，赏官银十两，释放。

刚要退堂，只听有击鼓喊冤之声。包公即着带进来。但见从角门进来二人，一个年纪二十多岁，一个有四十上下，来到堂上，二人跪倒。年轻的便道：“小人名叫匡必正。有一叔父开缎店，名叫匡天佑。只因小人叔父有一个珊瑚扇坠，重一两八钱，遗失三年未下落。不想今日遇见此人，他腰间佩的正是此物。小人原要借过来看看，怕的是认错了。谁知他不但不

借给看，开口就骂，还说小人讹他，扭住小人不放。太爷详察。”又只见那人道：“我姓吕名佩。今日狭路相逢，遇见这个后生，将我拦住，硬说我腰间佩的珊瑚坠子是他的。青天白日，竟敢拦路打抢。这后生实实可恶！求太爷与我判断。”包公闻听，便将珊瑚坠子要来一看，果然是真的，淡红，光润无比，便向匡必正道：“你方才说此坠重够多少？”匡必正道：“重一两八钱。倘若不对，或者东西一样的极有，小人再不敢讹人。”包公又问吕佩道：“你可知道此坠重够多少？”吕佩道：“此坠乃友人送的，并不晓得多少分两。”包公回头，叫包兴取戥子来。包兴答应，连忙取戥平了，果然重一两八钱。包公便向吕佩道：“此坠若按分两，是他说的不差，理应是他的。”吕佩着急，道：“噯呀！太爷呀！此坠原是我的，好朋友送我的，又平什么分两呢？我是不敢撒谎的。”包公道：“既是你相好朋友送的，他叫什么名字？实说！”吕佩道：“我这朋友姓皮名熊，他是马贩头儿，人所共知。”包公猛然听“皮熊”二字，触动心事，吩咐将他二人带下去，立刻出签，传皮熊到案。包公暂且退堂，用了酒饭。

不多时，人来回话：“皮熊传到。”包公复又升堂：“带皮熊。”皮熊上堂跪倒，口称：“太爷在上，传小人有何事故？”包公道：“闻听你有珊瑚扇坠，可是有的？”皮熊道：“有的。那是三年前小人捡的。”包公道：“此坠你可送过人么？”皮熊道：“小人不知何人失落，如何敢送人呢？”包公便问：“此坠尚在何处？”皮熊道：“现在小人家中。”包公吩咐将皮熊带在一边，叫把吕佩带来。包公问道：“方才问过皮熊，他并未曾送你此坠，此坠如何到了你手？快说！”吕佩一时慌张，方说出是皮熊之妻柳氏给的。包公就知话内有因，连问道：“柳氏她如何给你此坠呢？实说！”吕佩便不言语。包公吩咐：“掌嘴！”两旁人役刚要上前，只见吕佩摇手，道：“老爷不必动

怒，我说就是了。”便将与柳氏通奸、是柳氏私赠此坠的话，说了一遍。皮熊在旁听见他女人和人通奸，很觉不够劲的。包公立刻将柳氏传到。谁知柳氏深恨丈夫在外宿奸，不与自己一心一计，因此来到公堂，不用审问，便说出丈夫皮熊素与杨大成之妻毕氏通奸。“此坠从毕氏处携来，交与小妇人收了二三年。小妇人与吕佩相好，私自赠他的。”包公立刻出签，传毕氏到案。

正在审问之际，忽听得外面又有击鼓之声，暂将众人带在一旁，先带击鼓之人上堂。只见此人年有五旬，原来就是匡必正之叔匡天佑，因听见有人将他侄儿扭结到官，故此急急赶来，禀道：“只因三年前不记日子，托杨大成到缎店取缎子，将此坠做为执照。过了几日，小人到铺问时，并未见杨大成到铺，也未见此坠，因此小人到杨大成家内。谁知杨大成就是那日晚间死了，也不知此坠的下落，只得隐忍不言。不料小人侄儿今日看见此坠，被人告到太爷台前。惟求太爷明镜高悬，伸此冤枉！”说罢，磕下头去。

包公闻听，心下明白，叫天佑下去，即带皮熊、毕氏上堂，便问毕氏：“你丈夫是何病死的？”毕氏尚未答言，皮熊在旁答道：“是心疼病死的。”包公便将惊堂木一拍，喝声：“该死的狗才！她丈夫心疼病死的，你如何知道？明是因奸谋命。快把怎生谋害杨大成致死情由，从实招来！”两旁一齐威吓：“招！招！招！”皮熊惊慌，说道：“小人与毕氏通奸是实，并无谋害杨大成之事。”包公闻听，说：“你这刁嘴的奴才！曾记得前在饭店之中，你要吃酒，神色慌张，举止失措，酒也未曾吃完，今日公堂之上，还敢支吾！左右，抬上刑来！”皮熊只吓得哑口无言，暗暗自思道：“这位太爷如此明察，别的谅也瞒不过他去，莫若实说，也免得皮肉受苦。”想罢，连连叩头，道：“太爷不必动怒，小人愿招。”包公道：“招来！”皮

熊道：“只因小人与毕氏通奸，情投意合，惟恐杨大成知道，将我二人拆散。因此定计，将他灌醉，用刀杀死，暗用棺木盛殓，只说心疼暴病而死。彼时因见珊瑚坠，小人拿回家去，交付妻子收了。即此便是实情。”包公闻听，叫他画供。即将毕氏定了凌迟，皮熊定了斩决，将吕佩责四十板释放，柳氏官卖，匡家叔侄将珊瑚坠领回无事。因此人人皆知包公断事如神，各处传扬，就传到了行侠尚义的一个老者耳内。

且说小沙窝内有一老者姓张行三，为人梗直，好行侠义，因此人都称他为“别古”。（与众不同谓之“别”，不合时宜谓之“古”。）原是打柴为生；皆因他有了年纪，挑不动柴草，众人就叫他看着过秤，得了利息大家平分。这也是他素日为人拿好儿换来的。一日，闲暇无事，偶然想起：“三年前，东塔洼赵大欠我一担柴钱四百文，我若不要了，有点对不过众伙计们；他们不疑惑我使了，我自己居心实在的过意不去。今日无事，何不走走呢。”于是拄了竹杖，锁了房门，竟往东塔洼而来。

到了赵大门首，只见房舍焕然一新，不敢敲门，问了问邻右之人，方知赵大发财了，如今都称“赵大官人”了。老头子闻听，不由心中不悦，暗想道：“赵大这小子，长处掐，短处捏，那一种行为，连柴火钱都不想着还，他怎么配发财呢？”转到门口，便将竹杖敲门，口中道：“赵大，赵大。”只听里面答应道：“是谁，这末‘赵大’、‘赵二’的？”说话间，门已开了。张三看时，只见赵大衣冠鲜明，果然不是先前光景。赵大见是张三，连忙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张三哥。”张三道：“你先少合我论哥儿们。你欠我的柴火钱，也该给我了。”赵大闻听，道：“这有什么要紧。老弟老兄的，请到家里坐。”张三道：“我不去，我没带着钱。”赵大说：“这是什么话？”张三道：“正经话。我若有钱，肯找你来要帐

吗？”正说着，只见里面走出一个妇人来，打扮的怪模怪样的，问道：“官人，你同谁说话呢？”张三一见，说：“好呀！赵大，你干这营生呢，怨的发财呢！”赵大道：“休得胡说，这是你弟妹小婢。”又向妇人道：“这不是外人，是张三哥到了。”妇人便上前万福。张三道：“恕我腰疼，不能还礼。”赵大说：“还是这等爱顽。还请里面坐罢。”张三只得随着进来，到了屋内，只见一路一路的盆子堆的不少。彼此让坐。赵大叫妇人倒茶。张三道：“我不喝茶。你也不用闹酸款，欠我的四百多钱总要还我的，不用闹这个软局子。”赵大说：“张三哥，你放心，我哪就短了你四百文呢。”说话间，赵大拿了四百钱递与张三。张三接来揣在怀内，站起身来，说道：“不是我爱小便宜，我上了年纪，夜来时常爱起夜。你把那小盆给我一个，就算折了欠我的零儿罢。从此两下开交，彼此不认得，却使得？”赵大道：“你这是何苦！这些盆子俱是挑出来的，没沙眼，拿一个就是了。”张三挑了一个趣黑的乌盆，挟在怀中，转身就走，也不告别，竟自出门去了。

这东塔洼离小沙窝也有三里之遥。张三满怀不平，正遇着深秋景况，夕阳在山之时，来到树林之中，耳内只听一阵阵秋风飒飒，败叶飘飘。猛然间滴溜溜一个旋风，只觉得汗毛眼里一冷。老头子将脖子一缩，腰儿一躬，刚说一个“好冷”，不防将怀中盆子掉在尘埃，在地下咕噜噜乱转，隐隐悲哀之声，说：“摔了我的腰了。”张三闻听，连连唾了两口，捡起盆子往前就走。有年纪之人如何跑的动，只听后面说道：“张伯伯，等我一等。”回头又不见人，自己怨恨，道：“如何白日就会有鬼？想是我不久于世了。”一边想，一边走，好容易奔至草房，急忙放下盆子，撂了竹杖，开了锁儿，拿了竹仗，拾起盆子，进得屋来将门顶好，觉得困乏已极，自己说：“管他什么鬼不鬼的，且梦周公。”刚才说完，只听得悲悲切切，

口呼：“伯伯，我死的好苦也！”张三闻听，道：“怎么的竟自把鬼关在屋里了？”别古秉性忠直，不怕鬼邪，便说道：“你说罢，我这里听着呢。”隐隐说道：“我姓刘名世昌，在苏州阊门外八宝乡居住。家有老母周氏，妻子王氏，还有三岁的孩子乳名百岁。本是缎行生理。只因乘驴回家，行李沉重，那日天晚，在赵大家借宿。不料他夫妻好狠，将我杀害，谋了资财，将我血肉和泥焚化。到如今闪了老母，抛却妻子，不能见面。九泉之下，冤魂不安，望求伯伯替我在包公前申明此冤，报仇雪恨。就是冤魂在九泉之下，也感恩不尽。”说罢，放声痛哭。张三闻听他说的可怜，不由的动了豪侠的心肠，全不畏惧，便呼道：“乌盆。”只听应道：“有呀，伯伯。”张三道：“虽则替你鸣冤，惟恐包公不能准状，你须跟我前去。”乌盆应道：“愿随伯伯前往。”张三见他应叫应声，不觉满心欢喜，道：“这去告状，不怕包公不信。言虽如此，我是上了年纪之人，记性平常，必须将他姓名住处记清背熟了方好。”于是从新背了一回，样样记明。

老头儿为人心热，一夜不曾合眼，不等天明，爬起来，挟了乌盆，拄起竹杖，锁了屋门，竟奔定远县而来。出得门时，冷风透体，寒气逼人，又在天亮之时。若非张三好心之人，谁肯冲寒冒冷，替人鸣冤。及至到了定远县，天气过早，尚未开门；只冻得他哆哆嗦嗦，找了个避风的所在，席地而坐。喘息多时，身上觉得和暖。老头儿又高兴起来了，将盆子扣在地下，用竹杖敲着盆底儿，唱起什不闲来了。刚唱一句“八月中秋月照台”，只听的一声响，门分两扇，太爷升堂。

张三忙拿起盆子，跑向前来喊“冤枉”。就有该值的回禀，立刻带进。包公座上问道：“有何冤枉？诉上来。”张三就把东塔洼赵大家讨帐、得了一个黑盆、遇见冤魂自述的话，说了一遍。“现有乌盆为证。”包公闻听，便不以此事为妄谈，就

在座上唤道：“乌盆。”并不见答应。又连唤两声，也无影响。包公见别古老年老昏愤，也不动怒，便叫左右撵去便了。

张老出了衙门，口呼：“乌盆。”只听应道：“有呀，伯伯。”张老道：“你随我诉冤，你为何不进去呢？”乌盆说道：“只因门上神拦阻，冤魂不敢进去，求伯伯替我说明。”张老闻听，又嚷“冤枉”。该值的出来，嗔道：“你这老头子还不走！又嚷的是什么？”张老道：“求爷们替我回复一声：‘乌盆有门神拦阻，不敢进见。’”该值的无奈，只得替他回禀。包公闻听，提笔写字一张，叫该值的拿去门前焚化，仍将老头子带进来，再讯二次。张老抱着盆子，上了公堂，将盆子放在当地，他跪在一旁。包公问道：“此次叫他可应了？”张老说：“是。”包公吩咐：“左右，尔等听着。”两边人役应声，洗耳静听。只见包公座上问道：“乌盆。”不见答应。包公不由动怒，将惊堂木一拍：“我骂你这狗才！本县念你年老之人，方才不加责于你，如今还敢如此。本县也是你愚弄的吗？”用手抽签，吩咐打责了十板，以戒下次。两旁不容分说，将张老打了十板。闹得老头儿呲牙咧嘴，一拐一拐的，挟了乌盆，拿了竹杖，出衙去了。

转过影壁，便将乌盆一扔，只听得噯呀一声，说：“碰了我脚面了！”张老道：“奇怪！你为何又不进去呢？”乌盆道：“只因我赤身露体，难见星主。没奈何，再求伯伯替我申诉明白。”张老道：“我已然为你挨了十大板，如今再去，我这两条腿不用长着咧。”乌盆又苦苦哀求。张老是个心软的人，只得拿起盆子。他却又不敢伸冤，只得从角门溜溜秋秋往里便走。只见那边来了一个厨子，一眼看见，便叫：“胡头儿，胡头儿，那老头儿又来了。”胡头正在班房谈论此事说笑，忽听老头子又来了，连忙跑出来要拉。张老却有主意，就势坐在地下，叫起屈来了。

包公那里也听见了，吩咐带上来，问道：“你这老头子为何又来？难道不怕打么？”张老叩头道：“方才小人出去又问乌盆，他说赤身露体，不敢见星主之面。恳求太爷赏件衣服遮盖遮盖，他才敢进来。”包公闻听，叫包兴拿件衣服与他，包兴连忙拿了一件夹袄，交与张老。张老拿着衣服出来，该值的说：“跟着他，看他是拐子！”只见他将盆子包好，拿起来，不放心，又叫着：“乌盆，随我进来。”只听应道：“有呀，伯伯，我在这里。”张老闻听他答应，这一回留上心了，便不住叫着进来。到了公堂，仍将乌盆放在当中，自己在一旁跪倒。包公又吩咐两边仔细听着，两边答应“是”。此所谓上命差遣，概不由己。有说老头子有了病了的，有说太爷好性儿的，也有暗笑的。连包兴在旁也不由的暗笑：“老爷今日叫疯子磨住了。”只见包公座上呼唤：“乌盆。”不想衣内答应说：“有呀，星主。”众人无不诧异。只见张老听见乌盆答应了，他便忽的跳将起来，恨不能要上公案桌子。两旁众人吆喝，他才复又跪下。包公细细问了张老，张老仿佛背书的一般：他姓甚名谁，家住哪里，他家有何人，作何生理，怎么遇害，是谁害的，滔滔不断说了一回，清清楚楚。两旁听的无不叹息。包公听罢，吩咐包兴取十两银子来，赏了张老，叫他回去听传。别古千恩万谢地去了。

包公立刻吩咐书吏办文一角，行到苏州，调取尸亲前来结案。即行出签，拿赵大夫妇，登时拿到，严加讯问，并无口供。包公沉吟半晌，便吩咐：“赵大带下去，不准见刁氏。”即传刁氏上堂。包公说：“你丈夫供称陷害刘世昌，全是你的主意。”刁氏闻听，恼恨丈夫，便说出赵大用绳子勒死的，并言现有未用完的银两。即行画招，押了手印。立刻派人将赃银起来。复又带上赵大，叫他女人质对。谁知这厮好狠，横了心再也不招，言银子是积攒的。包公一时动怒，请了大刑，用夹

棍套了两腿，问时仍然不招。包公一声断喝，说了一个“收”字。不想赵大不禁夹，就呜呼哀哉了。包公见赵大一死，只得叫人搭下去，立刻办详，禀了本府，转又行文上去，至京启奏去了。

此时尸亲已到。包公将未用完的银子，俱叫他婆媳领取讫；并将赵大家私奉官折变，以为婆媳养赡。婆媳感念张老替他鸣冤之恩，愿带到苏州养老送终。张老也因受了冤魂的嘱托，亦愿照看孀居孤儿。因此商量停当，一同起身往苏州去了。

要知后事如何，下回分晓。

第六回 罢官职逢义士高僧 应龙图审冤魂怨鬼

且说包公断明了乌盆，虽然远近闻名，这位老爷正直无私，断事如神，未免犯了上司之嫉，又有赵大刑毙，故此文书到时，包公例应革职。包公接到文书，将一切事宜交代署印之人，自己住庙。李保看此光景，竟将银两包袱收拾收拾，逃之夭夭了。

包公临行，百姓遮道哭送，包公劝勉了一番，方才乘马，带着包兴，出了定远县，竟不知投奔何处才好。包公在马上自己叹息，暗里思量道：“我包某命运如此淹蹇，自幼受了多少的颠险，好容易蒙兄嫂怜爱，聘请恩师，教诲我一举成名。不想妄动刑具，致毙人命。虽是他罪应如此，究竟是粗心浮躁，

以至落了个革职，至死也无颜回家。无处投奔，莫若仍奔京师，再作计较。”只顾马上嗟叹。包兴跟随，明知老爷为难，又不敢问。信马由缰，来至一座山下，虽不是峻岭高峰，也觉得凶恶。正在观看之际，只听一棒锣响，出来了无数的喽兵，当中一个矮胖黑汉，赤着半边身的胳膊，雄赳赳，气昂昂，不容分说，将主仆二人拿下捆了，送上山去。谁知山中尚有三个大王，见缚了二人前来，吩咐绑在两边柱子上，等四大王到来，再行发落。不一时，只见四大王慌慌张张，喘吁吁跑了来，嚷道：“不好了！山下遇见一人好本领，强小弟十倍，才一交手，我便倒了。幸亏跑得快，不然吃大亏了。哪位哥哥去会会他？”只见大大王说：“二弟，待劣兄前往。”二大王说：“小弟奉陪。”于是二人下山，见一人气昂昂在山坡站立。大大王近前一看，不觉哈哈大笑，道：“原来是兄长，请到山中叙话。”

你道此山何名？名叫土龙岗，原是山贼窝居之所。原来张龙、赵虎误投庞府，见他是权奸之门，不肯逗留，偶过此山，将山贼杀走，他二人便作了寨主。后因王朝、马汉科考武场，亦被庞太师逐出，愤恨回家，路过此山，张、赵两个即请到寨，结为兄弟。王朝居长，马汉第二，张龙第三，赵虎第四。王、马、张、赵四人已表明来历。

且说马汉同定那人来至山中，走上大厅，见两旁柱上绑定二人，走近一看，不觉失声道：“噯呀！县尊为何在此？”包公睁眼看时，说道：“莫不是恩公展义士么？”王朝闻听，连忙上前解开，立刻让至厅上，坐定了。展爷问及，包公一一说了。大家俱各叹息。展爷又叫王、马、张、赵给包公陪了罪，分宾主坐下。立时摆酒，彼此谈心，甚是投机。包公问道：“我看四位俱是豪杰，为何作这勾当？”王朝道：“我等皆为功名未遂，亦不过暂借此安身，不得已而为之。”展爷道：“我

看众弟兄皆是异姓骨肉。今日恰逢包公在此，虽则目下革职，将来朝廷必要擢用。那时众位弟兄何不设法弃暗投明，与国出力，岂不是好？”王朝道：“我等久有此心。老爷倘蒙朝廷擢用，我等俱愿效力。”包公只得答应：“岂敢，岂敢。”大家饮至四更方散。至次日，包公与展爷告辞。四人款留不住，只得送下山来。王朝素与展爷相好，又远送几里。包公与展爷恋恋不舍，无奈分别而去。

单言包公主仆乘马竟奔京师。一日，来至大相国寺门前，包公头晕眼花，竟从马上栽将下来。包兴一见，连忙下马看时，只见包公二目双合，牙关紧闭，人事不知。包兴叫唤不应，放声大哭。惊动庙中方丈，乃得道高僧，俗家复姓诸葛名遂，法号了然，学问渊深，以至医卜星相，无一不精，闻得庙外人声，来到山门以外，近前诊了脉息，说：“无妨，无妨。”又问了方才如何落马的光景，包兴告诉明白。了然便叫僧众帮扶抬到方丈东间，急忙开方抓药。包兴精心用意煎好。吃不多时，至二鼓天气，只听包公哎呀一声，睁开二目，见灯光明亮，包兴站在一旁，那边椅子上坐着个僧人。包公便问：“此是何处？”包兴便将老爷昏过多时、亏这位师傅慈悲用药救活的话，说了一回。包公刚要挣扎起来致谢，和尚过来按住，道：“不可劳动，须静静安心养神。”

过了几日，包公转动如常，才致谢和尚。以至饮食用药調理，俱已知是和尚的，心中不胜感激。了然细看包公气色，心下明白，便问了年命，细算有百日之难，过了日子就好了，自有机缘，便留住包公在庙内居住。于是将包公改作道人打扮，每日里与了然不是下棋，便是吟诗，彼此爱慕，将过了三个月。一日，了然求包公写“冬季嗟经祝国裕民”八字，叫僧人在山门两边粘贴。包公无事，同了然出来，一旁观看。只见那壁厢来了一个厨子，手提菜筐，走至庙前，不住将包公上下

打量，瞧了又瞧，看了又看，直瞅着包公进了庙，他才飞也似地跑了。包公却不在意，回庙去了。

你道此人是谁？他乃丞相府王芑的买办厨子。只因王老大人面奉御旨，赐图像一张，乃圣上梦中所见，醒来时宛然在目，御笔亲画了形像，特派王老大人暗暗密访此人。丞相遵旨回府，又叫妙手丹青照样画了几张，吩咐虞侯、伴当、执事人员各处留神，细细访查。不想这日买办从大相国寺经过，恰遇包公，急忙跑回相府，找着该值的虞侯，便将此事，说了一遍。虞侯闻听，不能深信，亦不敢就回，即同买办厨子暗到庙中，闲游的一般，各处瞻仰。后来看到方丈，果见有一道人与老僧下棋，细看相貌正是龙图之人，心中不胜惊骇，急忙赶回相府，禀知相爷。

王大人闻听，立刻传轿到大相国寺拈香。一是王大人奉旨所差之事，不敢耽延；二是老大人为国求贤，一番苦心。不多时，来到庙内。小沙弥闻听，急忙跑至方丈室内，报与老和尚知道。只见了然与包公对弈，全然不理，倒是包公说道：“吾师也当迎接。”了然道：“老僧不走权贵之门，迎他则甚？”包公道：“虽然如此，他乃是个忠臣，就是迎他，也不至于沾碍老师。”了然闻听，方起身道：“他此来与我无沾碍，恐与足下有些瓜葛。”说罢，迎出去了。

接至禅堂，分宾主坐了。献茶已毕，便问了然：“此庙有多少僧众？多少道人？老夫有一心愿，愿施僧鞋僧袜，每人各一双，须当面领去。”了然明白，即吩咐僧道领取，一一看过，并无此人。王大人问道：“完了么？你庙中还有人没有？”了然叹道：“有是还有一人，只是他未必肯要大人这一双鞋袜。如要见这人，大概还须大人以礼相见。”王丞相闻听，忙道：“就烦长老引见引见何如？”了然答应，领至方丈。包公隔窗一看，也不能回避了，只得上前一揖，道：“废员参见

了。”王大人举目细看形容，与圣上御笔画的龙图分毫不差，不觉大惊，连忙让坐，问道：“足下何人？”包公便道：“废员包拯，曾任定远县。”因断乌盆革职的话，说了一遍。王大人见包公说话梗直，忠正严肃，不觉满心欢喜，立刻备马，请包公随至相府。进了相府，大家看大人轿后一个道士，不知什么缘故。当下留在书房安歇。

次日早朝，仍将包公换了县令服色，先在朝房伺候。净鞭三下，天子升殿。王芑出班奏明仁宗。天子大喜：“立刻宣召见朕。”包公步上金阶跪倒，三呼已毕。王子闪龙目一看，果是梦中所见之人，满心欢喜，便问为何罢职。包公便将断乌盆将人犯刑毙身死情由，毫无遮饰，一一奏明。王芑在班中着急，恐圣上见怪。谁知天子不但不怪，反喜道：“卿家既能断乌盆负屈之冤魂，必能镇皇宫作祟之邪。今因玉宸宫内每夕有怨鬼哀啼，甚属不净，不知是何妖邪，特派卿前往镇压一番。”即着王芑在内阁听候。钦派太监总管杨忠带领包公，至玉宸宫镇压。

这杨忠素来好武，胆量甚好，因此人皆称他为“杨大胆”。奉旨赐他宝剑一口，每夜在内巡逻。今日领包公进内。他哪里瞧得起包公呢，先问了姓，后又问了名，一路称为老黑，又叫老包。来到昭德门，说道：“进了此门，就是内廷了。想不到你七品前程如此造化！今日对了圣心，派你入宫，将来回家到乡里说古去罢。是不是？老黑呀！怎么我合你说话，你怎么不响呢？”包公无奈，答道：“公公说的是。”杨忠又道：“你别合我闹这个整脸儿。我是好顽好乐的。这就是你，别人还巴结不上呢。”说着话，进了凤右门，只见有多少内侍垂手侍立。内中有一个头领，上前执手，道：“老爷今日有何贵干？”杨忠说：“辛苦，辛苦！咱家奉旨带领此位包先生前到玉宸宫镇邪。此乃奉旨官差。我们完差之时，不定三更五更回来，可就

不照门了，省得又劳动你们。请罢，请罢！”说罢，同了包公，竟奔玉宸宫。只见金碧交辉，光华烂漫，到了此地，不觉肃然起敬。连杨忠爱说爱笑，到了此地，也就哑口无言了。

来至殿门，杨忠止步，悄向包公道：“你是钦奉谕旨，理应进殿除邪，我就在这门槛上照看便了。”包公闻听，轻移慢步，侧身而入，来至殿内，见正中设立宝座，连忙朝上行了三跪九叩之礼。又见旁边设立座位，包公躬身入座。杨忠见了，心下暗自佩服道：“瞧不得小小官儿，竟自颇知国礼。”又见包公如对君父一般，秉正端坐，凝神养性，二目不往四下观瞧，另有一番凛然难犯的神色，不觉的暗暗夸奖道：“怪不得圣上见了他喜欢呢。”正在思想之际，不觉的谯楼漏下。猛然间听的呼呼风响，杨忠觉的毛发皆竖，连忙起身，手掣宝剑，试舞一回。耍不了几路已然气喘。只得归入殿内，锐气已消，顺步坐在门槛子上。包公在座上，不由得暗暗发笑。

杨忠正自发怔，只见丹墀以下起了一个旋风，滴溜溜在竹丛里团团乱转，又隐隐的听得风中带着悲泣之声。包公闪目观瞧，只见灯光忽暗，杨忠在外扑倒；片刻工夫，见他复起，袅袅婷婷，走进殿来，万福跪下。此时灯光复又明亮。包公以为杨忠戏耍，便以假作真，开言问道：“你今此来，有何冤枉？诉上来。”只听杨忠娇滴滴声音，哭诉道：“奴婢寇珠原是金华宫承御，只因救主遭屈，含冤地府，于今廿载，专等星主来临，完结此案。”便将当初定计陷害的原委，哭诉了一遍。“因李娘娘不日难满，故特来泄机由。星主细细搜查，以报前冤，千万不可泄漏。”包公闻听点头，道：“既有如此沉冤，包某必要搜查。但你必须隐形藏迹，恐惊主驾，获罪不浅。”冤魂说道：“谨遵星主台命。”叩头站起，转身出去，仍坐在门槛子上。

不多时，只见杨忠张牙欠嘴，仿佛睡醒的一般。瞧见包公

仍在那边端坐，不由悄悄地道：“老黑，你没见什么动静，咱家怎生回复圣旨？”包公道：“鬼已审明，只是你贪睡不醒，叫我在此呆等。”杨忠闻听诧异，道：“什么鬼？”包公道：“女鬼。”杨忠道：“女鬼是谁？”包公道：“名叫寇珠。”杨忠闻听，只吓得惊异不止，暗自思道：“寇珠之事算来将近二十年之久，他竟如何知道？”连忙陪笑，道：“寇珠她为什么事在此作祟呢？”包公道：“你是奉旨，同我进宫除邪，谁知你贪睡。我已将鬼审明，只好明日见了圣上，我奏我的，你说你的便了。”杨忠闻听，不由着急，道：“噯呀！包……包先生，包老爷，我的亲亲的包……包大哥，你这不把我毁透了吗？可是你说的，圣上命我同你进宫；归齐我不知道，睡着了，这是什么差使眼儿呢？怎的了！可见你老人家就不疼人了。过后就真没有用我们的地方了？瞧你老爷们这个劲儿，立刻给我个眼里插棒槌，也要我们搁得住呀！好包先生，你告诉我，我明日送你个小巴狗儿，这么短的小嘴儿。”包公见他央求可怜，方告诉地道：“明日见了圣上，就说：‘审明了女鬼，系金华宫承御寇珠含冤冤屈，来求超度她的冤魂。臣等业已相许，以后不再作祟。’”杨忠听毕，记在心头，并谢了包公，如敬神的一般，他也不敢言语亵渎了。

出了玉宸宫，来至内阁，见了丞相王芑，将审明的情由，细述明白。少时圣上临朝，包公合杨忠一一奏明，只说冤魂求超度，却不提别的。圣上大悦，愈信乌盆之案，即升用开封府府尹、阴阳学士。包公谢恩。加封“阴阳”二字，从此人传包公善于审鬼，白日断阳，夜间断阴，一时哄传遍了。

包公先拜了丞相王芑，爱慕非常；后谢了了然；又至开封府上任，每日查办事件。便差包兴回家送信，并具禀替宁老夫子请安；又至隐逸村投递书信，一来报喜，二来求婚毕姻。包兴奉命，即日起身，先往包村去了。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收公孙策密访奸人

且说包兴奉了包公之命寄信回家，后又到隐逸村。这日包兴回来，叩见包公，呈上书信，言：“太老爷太夫人甚是康健，听见老爷得了府尹，欢喜非常，赏了小人五十两银子。小人又见大老爷大夫人，欢喜自不必说，也赏了小人三十两银子。惟有大夫人给小人带了个薄薄儿包袱，嘱咐小人好好收藏，到京时交付老爷。小人接在手中，虽然有些分两，不知是何物件，惟恐路上磕碰。还是大夫人见小人为难，方才说明此包内是一面古镜，原是老爷井中捡的。因此镜光芒生亮，大夫人挂在屋内。有一日，二夫人使唤的秋香走至大夫人门前滑了一跤，头已跌破，进屋内就在挂镜处一照。谁知血滴镜面，忽然云翳开豁。秋香大叫一声，回头跑在二夫人屋内，冷不防按住二夫人将右眼挖出，从此疯癫，至今锁禁，犹如活鬼一般。二夫人死去两三番，现在延医调治，尚未痊愈。小人见二老爷，他无精打彩的，也赏了小人二两银子。”说着话，将包袱呈上。包公也不开看，吩咐好好收讫。包兴又回道：“小人又见宁师老爷看了书信，十分欢喜，说叫老爷好好办事，尽忠报国，还教导了小人好些好话。小人在家住了一天，即到隐逸村报喜投书。李大人大喜，满口应承，随后便送小姐前来就亲。赏了小人一个元宝、两匹尺头，并回书一封。”即将信呈上。

包公接书看毕，原来是张氏夫人同着小姐，于月内便可来京。立刻吩咐预备住处，仍然派人前去迎接。便叫包兴暂且歇息，次日再商量办喜事一节。

不多几日，果然张氏夫人带领小姐俱各到了。一切定日迎娶事务，俱是包兴尽心备办妥当。到了吉期，也有多少官员前来贺喜，不必细表。

包公自毕姻后，见李氏小姐幽闲贞静，体态端庄，诚不失大家闺范，满心欢喜。而且妆奁中有一宝物，名曰“古今盆”，上有阴阳二孔，堪称希世奇珍。包公却不介意。过了三朝满月，张氏夫人别女回家，临行又将自己得用的一个小厮名唤李才，留下服侍包公，与包兴同为内小厮心腹。

一日，放告坐堂，见有个乡民年纪约有五旬上下，口称“冤枉”，立刻带至堂上。包公问道：“你姓甚名谁？有何冤枉？诉上来。”那人向上叩头，道：“小人姓张名致仁，在七里村居住。有一族弟名叫张有道，以货郎为主，相离小人不过数里之遥。有一天，小人到族弟家中探望，谁知三日前竟自死了！问我小婢刘氏是何病症？为何连信也不送呢？刘氏回答是心疼病死的，因家中无人，故此未能送信。小人因有道死的不明，在祥符县申诉情由，情愿开棺检验。县太爷准了小人状子。及至开棺检验，谁知并无伤痕。刘氏她就放起刁来，说了许多诬赖的话。县太爷将小人责了二十大板，讨保回家。越想此事，实实张有道死的不明。无奈何投到大老爷台前，求青天与小人作主。”说罢，眼泪汪汪，匍匐在地。包公便问道：“你兄弟素来有病么？”张致仁说：“并无疾病。”包公又问道：“你几时没见张有道？”致仁道：“素来弟兄和睦，小人常到他家，他也常来小人家。五日前尚在小人家中。小人因他五六天没来，因此小人找到他家，谁知三日前竟自死了。”包公闻听，想到五日前尚在他家，他第六天去探望，又是三日前死

的，其中相隔一两天，必有缘故。包公想罢，准了状词，立刻出签，传刘氏到案。暂且退了堂，来至书房，细看呈子，好生纳闷。包兴与李才旁边侍立。忽听外边有脚步声响。包兴连忙迎出，却是外班，手持书信一封，说：“外面有一儒流求见。此书乃了然和尚的。”包兴闻听，接过书信，进内回明，呈上书信。包公是极敬了然和尚的，急忙将书拆阅，原来是封荐函，言此人学问品行都好。包公看罢，即命包兴去请。

包兴出来看时，只见那人穿戴的衣冠，全是包公在庙时换下衣服，又肥又长，肋里肋肋的，并且帽子上面还捏着摺儿。包兴看罢，知是当初老爷的衣服，必是了然和尚与他穿戴的，也不说明，便向那人说道：“我家老爷有请。”只见那人斯斯文文，随着包兴进来。到了书房，包兴掀帘。只见包公立起身来，那人向前一揖，包公答了一揖，让坐。包公便问：“先生贵姓？”那人答道：“晚生复姓公孙名策，因久困场屋，屡落孙山，故流落在大相国寺。多承了然禅师优待，特具书信前来，望祈老公祖推情收录。”包公见他举止端详，言语明晰，又问了些书籍典故，见他对答如流，学问渊博，竟是个不得第的才子，包公大喜。

正谈之间，只见外班禀道：“刘氏现已传到。”包公吩咐伺候，便叫李才陪侍公孙先生，自己带了包兴，立刻升堂，入了公座，便叫：“带刘氏。”应役之人接声喊道：“带刘氏！带刘氏！”只见从外角门进来一个妇人，年纪不过二十多岁，面上也无惧色，口中尚自言自语，说道：“好端端的人，死了叫他翻尸倒骨的，不知前生作了什么孽了！如今又把我传到这里来，难道还生出什么巧招儿来吗？”一边说，一边上堂，也不东瞧西看，她便袅袅婷婷朝上跪倒，是一个久惯打官司的样儿。包公便问道：“你就是张刘氏么？”妇人答道：“小妇人刘氏，嫁与货郎张有道为妻。”包公又问道：“你丈夫是什么病

死的？”刘氏道：“那一天晚上，我丈夫回家，吃了晚饭，一更之后便睡了。到了二更多天，忽然说心里怪疼的。小妇人吓得了不得，急忙起来。便嚷疼得利害，谁知不多一会就死了。害的小妇人好不苦也！”说罢，泪流满面。包公把惊堂木一拍，喝道：“你丈夫到底是什么病死的？讲来！”站堂喝道：“快讲！”刘氏向前跪爬半步，说道：“老爷，我丈夫实是害心疼病死的，小妇人焉敢撒谎？”包公喝道：“既是害病死的，你为何不给他哥哥张致仁送信？实对你说，现在张致仁在本府堂前已经首告。实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刘氏道：“不给张致仁送信，一则小妇人烦不出人来，二则也不敢给他送信。”包公闻听，道：“这是为何？”刘氏道：“因小妇人丈夫在日，他时常到小妇人家中，每每见无人，他言来语去，小妇人总不理他。就是前次他到小妇人家内，小妇人告诉他兄弟已死，不但不哭，反倒向小妇人胡说八道，连小妇人如今直学不出口来。当时被小妇人连嚷带骂，他才走了。谁知他恼羞成怒，在县告了，说他兄弟死的不明，要开棺检验。后来太爷到底检验了，并无伤痕，才将他打了二十板。不想他不肯歇心，如今又告到老爷台前，可怜小妇人丈夫死后，受如此罪孽，小妇人又担如此丑名，实实冤枉！恳求老青天与小妇人作主啊！”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包公见她口似悬河，牙如利剑，说的有情有理，暗自思道：“此妇听她言语，必非善良。若与张致仁质对，我看他那诚朴老实形景，必要输与妇人口角之下。须得查访实在情形，妇人方能服输。”想罢，向刘氏说道：“如此说来，你竟是无故被人诬赖了。张致仁着实可恶。我自有道理，你且下去，三日后听传罢了。”刘氏叩头下去，似有得色。包公更觉生疑。

退堂之后，来到书房，便将口供呈词与公孙策观看。公孙策看毕，躬身说道：“据晚生看此口供，张致仁疑的不差。只

是刘氏言语狡猾，必须探访明白，方能折服妇人。”不料包公心中所思主见，公孙策一言道破，不觉欢喜，道：“似此如之奈何？”公孙策正欲作进见之礼，连忙立起身来，道：“待我晚生改扮行装，暗里访查访查，如有机缘，再来禀复。”包公闻听，道：“如此说，有劳先生了。”叫包兴：“将先生盘川并要何物件，急忙预备，不可误了。”包兴答应，跟随公孙策来至书房。公孙策告诉明白，包兴连忙办理去了。不多时，俱各齐备。原来一个小小药箱儿，一个招牌，还有道衣丝绦鞋袜等物。公孙策通身换了，背起药箱，连忙从角门暗暗溜出，到七里村查访。

谁知乘兴而来，败兴而返，闹了一天并无机缘可寻。看看天晚，又觉得腹中饥饿，只得急忙且回开封府再做道理。不料忙不择路，原是往北，他却往东南岔下去了。多走数里之遥，好容易奔至镇店，问时知是榆林镇，找了兴隆店投宿，又乏又饿。正要打算吃饭，只见来了一群人，数匹马，内中有一黑矮之人，高声嚷道：“凭他是谁，快快与我腾出！若要惹恼了你老爷的性儿，连你这店俱各给你拆了。”旁有一人说道：“四弟不可。凡事有个先来后到，就是叫人家腾挪也要好说，不可如此的罗唆。”又向店主人道：“东人，你去说说看。皆因我们人多，两下住着不便，奉托！奉托！”店东无奈，走到上房，向公孙策说道：“先生没有什么说的，你老将就将就我们！说不得屈尊你老，在东间居住，把外间这两间让给我们罢！”说罢，深深一揖。公孙策道：“来时原不要住上房，是你们小二再三说，我才住此房内。如今来的客既是人多，我情愿将三间满让，店东给我个单房我住就是了。皆是行路，纵有大厦千间，不过占七尺眠，何必为此吵闹呢。”正说之间，只见进来了黑凛凛一条大汉，满面笑容，道：“使不得！使不得！老先生请自尊便罢。这外边两间承情让与我等，足已够

了。我等从人俱叫他们下房居住，再不敢劳动了。”公孙策再三谦逊，那大汉只是不肯，只得挪在东间去了。

那大汉叫从人搬下行李，揭下鞍辔，俱各安放妥协。又见上人却是四个，其余五六个俱是从人，要净面水，唤开水壶，吵嚷个不了。又见黑矮之人先自呼酒要菜。店小二一阵好忙，闹的公孙策竟喝了一壶空酒，菜总没来，又不敢催。忽听黑矮人说道：“我不怕别的，明日到了开封府，恐他记念前仇，不肯收录，那却如何是好？”又听黑脸大汉道：“四弟放心，我看包公决不是那样之人。”公孙策听至此处，不由站起身来，出了东间，对着四人举手，道：“四位原是上开封的，小弟不才，愿作引进之人。”四人听了，连忙站起身来。仍是那大汉说道：“足下何人？请过来坐，方好讲话。”公孙策又谦逊再三，方才坐下。各通姓名。

原来这四人正是土龙岗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条好汉。听说包公作了府尹，当初原有弃暗投明之言，故将山上喽罗粮草金银俱各分散，只带了得用伴当五六人，前来开封府投效，以全信行。他们又问公孙策，公孙策答道：“小可现在开封府。因目下有件疑案，故此私行暗暗查访。不想在此得遇四位，实实三生有幸了。”彼此谈论多时，真是文武各尽其妙。大家欢喜非常。惟独赵四爷粗俗，却有酒量颇豪。王朝恐怕他酒后失言，叫外人听之不雅，只得速速要饭。大家吃毕，闲谈饮茶。天到二更以后，大家商议，今晚安歇后，明日可早早起来，还行路呢。这正是只因清正声名远，致使英雄跋涉来。

未审明日王、马、张、赵投奔开封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救义仆除凶铁仙观 访疑案得线七里村

且说四爷赵虎因多贪了几杯酒，大家闲谈，他连一句也插不上，一旁前仰后合，不觉的瞌睡起来。困因酒后，酒因困魔，后来索性放倒头，酣睡如雷，因打呼，方把大家提醒。王朝说：“只顾说话儿，天已三更多了。先生也乏了，请安歇罢。”大家方才睡下。谁知赵四爷心内惦着上开封府，睡的容易，醒的剪绝。外边天气不过四鼓之半，他便一咕噜身爬起来，乱嚷道：“天亮了！快些起来赶路！”又叫从人备马捎行李，把大家吵醒。谁知公孙策心中有事尚未睡着，也只得随大家起来。只见大爷将从人留下一个，腾出一匹马叫公孙策乘坐。叫那人将药箱儿招牌，“俟天亮时背至开封府，不可违误。”吩咐已毕，叫店小二开了门，大家乘马，趁着月色，迤迤而行。天气尚未五更。正走之间，过了一带林子，却是一座庙宇。猛见墙角边人影一晃，再细看时，却是一个女子，身穿红衣，到了庙门捱身而入。大家看的明白，口称“奇怪”。张龙说：“深夜之间，女子入庙，必非好事。天气尚早，咱们何不到庙看看吗？”马汉说：“半夜三更，无故敲打山门，见了僧人怎么说呢？”王朝说道：“不防，就说贪赶路程，口渴得很，讨杯茶吃，有何不可。”公孙策道：“既如此，就将马匹行李叫从人在树林等候，省得僧人见了兵刃生疑。”大家闻听，齐说：“有理，有理。”于是大家下马，叫从人在树林看

守。从人答应。五位老爷迈步竟奔山门而来。

到了庙门，趁着月光，看的明白，匾上大书“铁仙观”。公孙策道：“那女子捱身而入，未听见她插门，如何是关着呢？”赵虎上前，抡起拳头，在山门上就是噹、噹、噹的三拳，口中嚷道：“道爷开门来！”口中嚷着，随手又是三拳，险些儿把山门砸掉。只听里面道：“是谁？是谁？半夜三更怎么说！”只听哗拉一声，山门开处，见个道人。公孙策连忙上前施礼，道：“道爷，多有惊动了。我们一行人贪赶路程，口渴舌干，俗借宝刹歇息歇息，讨杯茶吃，自有香资奉上，望祈方便。”那道人闻听，便道：“等我禀明白了院长，再来相请。”正说之间，只见走出一个浓眉大眼、膀阔腰粗、怪肉横生的道士来，说道：“既是众位要吃茶，何妨请进来。”王朝等闻听，一拥而入，来至大殿，只见灯烛辉煌。彼此逊坐。见道人凶恶非常，并且酒气喷人，已知是不良之辈。

张龙、赵虎二人悄地出来寻那女子，来至后面，并无踪迹；又到一后院，只见一口大钟，并无别物。行至钟边，只听有人呻吟之声。赵虎说：“在这里呢。”张龙说：“贤弟，你去掀钟，我拉人。”赵虎挽挽袖子，单手抓住钟上铁爪，用力向上一掀。张龙说：“贤弟吃住劲，不可松手！等我把住底口。”往上一挺，就把钟内之人露将出来。赵爷将手一松，仍将钟扣在那边。仔细看此人时，却不是女子，是个老者，捆做一堆，口内塞着棉花，急忙掏出，松了捆绑。那老者干呕做一团，定了定神，方才说：“喂哟！苦死我也！”张龙便问：“你何人？因何被他们扣在钟下？”那老头儿道：“小人名唤田忠，乃陈州人氏。只因庞太师之了安乐侯庞昱奉旨前往赈济，不想庞昱到了那里，并不放赈，在彼盖造花园，抢掠民间女子。我主人田起元，主母金氏玉仙因婆婆染病，在庙里许下愿心。老太太病好，主母上庙还愿，不意被庞昱窥见，硬行抢去。又将

我主人送县监禁。老太太一闻此信时，生生吓死。是我将老主母埋葬已毕。想此事一家被害，非上京控告不可。因此贪赶路程，过了宿头，于四更后投至此庙，原为歇息。谁知道人见我行李沉重，欲害小人。正在动手之时，忽听众位爷们敲门，便将小人扣在钟下，险些儿伤了性命。”正在说话间，只见那边有一道人探头缩脑。赵四爷急忙赶上，兜的一脚，踢翻在地，将拳向面上一晃：“你嚷，我就是一拳！”那贼道看见柳斗大的皮锤，哪里还在魂咧。赵四爷便将他按住在钟边。

不想这前边凶道名唤萧道智，在殿上张罗烹茶，不见了张、赵二人，叫道人去请也不见回来，便知事有不妥，悄悄的退出殿来，到了自己屋内，将长衣甩去，手提一把明亮亮的朴刀，竟奔后院而来。恰入后门，就瞧见老者已放，赵虎按着道人，不由心头火起，手举朴刀，扑向张龙。张爷手急眼快，斜刺里就是一腿。道人将将躲过，一刀照定张龙面门削来。张爷手无寸铁，全仗步法巧妙，身体灵便，一低头将刀躲过，顺手就是一掌。恶道惟恐是暗器，急待侧身时，张爷下边又是一扫堂腿。好恶道！金丝绕腕势躲过，回手反背又是一刀。究竟有兵刃的气壮，无家伙的胆虚，张龙支持了几个照面，看看不敌。

正在危急之际，只见王朝、马汉二人见张龙受敌，王朝赶近前来，虚晃一掌，左腿飞起，直奔胁下。恶道闪身时，马汉后边又是一拳，打在背后。恶道往后一扑，急转身，摔手就是一刀。亏得马汉眼快，歪身一闪，刚躲过，恶道倒垂势又奔了王朝而来。三个人赤着手，刚刚敌得住——就是防他的刀便了。王朝见恶道奔了自己，他便推月势等刀临切近，将身一撒。恶道把身使空，身往旁边一闪，后面张龙照腰就是一脚。恶道觉得后面有人，趁着月影也不回头，伏身将脚往后一蹬。张龙脚刚落地，恰被恶道在迎面骨上蹬了一脚，力大势猛，身

子站立不住，不由的跌倒在地。赵虎在旁看见，连忙叫道：“三哥，你来挡住那个道人。”张龙连忙起来挡住道人。只见赵虎站起来，竟奔乐角门那边去了。张龙以为四爷必是到树林取兵刃去了。

迟了不多时，却见赵虎从西角门进来。张龙想道：“他取兵刃不能这么快，他必是解了解手儿回来了。”眼瞧着他迎面扑了恶道，将左手一扬（是个虚晃架式），右手对准面门一摔，口中说：“恶道，看我的法宝取你！”只见白扑扑一股稠云打在恶道面上，登时二目难解，鼻口倒噎，连气也喘不过来。马汉又在小肚上尽力的一脚，恶道站立不住，咕咚栽倒在地，将刀扔在一边。赵虎赶进一步，一跪腿，用磕膝盖按住胸膛，左手按膀背，将右袖从新向恶道脸上一路乱抖。原来赵虎绕到前殿，将香炉内香灰装在袖内。俗语说的好：“光棍眼内揉不下沙子去。”何况是一炉香灰，恶道如何禁得起？四个人一齐动手，将两个道人捆缚，预备送到祥符县去。此系祥符地面之事，由县解府，按劫掠杀命定案。四人复又搜寻，并无人烟。后又搜至旁院之中，却是菩萨殿三间，只见佛像身披红袍。大家方明白，红衣女子乃是菩萨现化。此时公孙策已将树林内伴当叫来，拿获道人。便派从人四名，将恶道交送县内。立刻祥符县申报到府。大家带了田忠，一同出庙，此时天已大亮，竟奔开封府而来。暂将四人寄在下处。

公孙策进内参见包公，言访查之事尚未确实，今有土龙岗王、马、张、赵四人投到，并铁仙观救了田忠，捉拿恶道交祥符县、不日解到的话，说了一遍。复又立起身来，说：“晚生还要访查刘氏案去。”当下辞了包公，至茶房。此时药箱招牌俱已送到。公孙策先生打扮停当，仍从角门去了。

且说包公见公孙策去后，暗叫包兴将田忠带至书房，问他替主明冤一切情形，叫左右领至茶房居住，不可露面，恐走漏

了风声，庞府知道。又吩咐包兴将四勇士暂在班房居住，俟有差听用。

且说公孙策离了衙门，复至七里村沿途暗访，心下自思：“我公孙策时乖运蹇，屡试不第。幸亏了然和尚一封书信荐至开封府，偏偏头一天到来就遇见这一段公案，不知何日方能访出。总是我的运气不好，以致诸事不顺。”越思越想，心内越烦，不知不觉出了七里村。忽然想起，自己叫着自己说：“公孙策，你好呆！你是作什么来了？就是这么走着，有谁知你是医生呢？即不知道你是医生，你又焉能打听出来事情呢？实实呆的可笑！”原来公孙策只顾思索，忘了摇串铃了，这时想起，连忙将铃儿摇起，口中说道：“有病早来治，莫要多延迟。养病如养虎，虎大伤人的。凡有疑难大症，管保手到病除。贫不计利。”正在念诵，可巧那一边一个老婆子唤道：“先生，这里来，这里来。”公孙策闻听，向前问道：“妈妈唤我么？”那婆子道：“可不是。只因我媳妇身体有病，求先生医治。”公孙策闻听，说：“既是如此，妈妈引路。”

那婆子引进柴扉，掀起了蒿了杆的帘子，将先生请进。看时，却是三间草房，一明两暗。婆子又掀起西里间单布帘子，请先生土炕上坐了。公孙策放了药箱，倚了招牌，刚然坐下，只见婆子搬了个不带背、三条腿椅子在地下相陪。婆子便说道：“我姓尤，丈夫早已去世。有个儿子名叫狗儿，在大户陈应杰家做长工。只因我的儿媳妇得病，有了半月了。她的精神短少，饮食懒进，还有点午后发烧。求先生看看脉，吃点药儿。”公孙策道：“令媳现在哪屋？”婆子道：“在东屋里呢，待我告诉她。”说着，站起，往东屋里去了。只听说道：“媳妇，我给你请个先生来，求他老看看，管保就好咧。”只听妇人道：“母亲，不看也好，一来我没有什麼大病，二来家无钱钞，何苦妄费钱文。”婆子道：“喂哟！媳妇呵！你没听见先

生说么，‘贫不计利’；再者‘养病如养虎’。好孩子，请先生瞧瞧罢。你早些好了，也省得老娘悬心。我就是倚靠你，我那儿子也不指望他了！”说至此，妇人便道：“母亲，请先生过来看看就是了。”婆子闻听，说：“还是我这孩子听说。好个孝顺的媳妇！”一边说着，便来到西屋，请公孙策。公孙策跟定婆子来至东间，与妇人诊脉。

原来医者有“望”、“闻”、“问”、“切”四条，又道：“医者易也，易者移也。”故有移重就轻之法。假如给老年人看准脉息不好，必要安慰，说道：“不要紧，立个方儿，吃与不吃均可。”后至出来，方向本家说道：“老人家脉息不好得很，赶紧预备后事罢。”本家问道：“先生，你为何方才不说？”医家道：“我若不开导着说，上年纪的人听说利害，痰向上一涌，那不登时交代了么？”此是移重就轻之法。闲言少叙。

且说公子策与妇人看病，虽是私访，他素来原有实学，所有医理，先生尽皆知晓。诊完脉息，已知病源。站起身来，仍然来至西间坐下，说道：“我看令媳之脉，乃是双脉。”尤氏闻听，道：“哎哟！何尝不是。她大约有四五个月没见……”公孙策又道：“据我看来，病源因气恼所致，郁闷不舒，竟是个气裹胎了。若不早治，恐入痼症。必须将病源说明，方好用药。”婆子闻听，不由的吃惊：“先生真是神仙，谁说不是气恼上得的呢！待我细细告诉先生。我儿子在陈大户家做长工，素日多亏大户帮些银钱。那一天，忽然我儿子拿了两个元宝回来……”说至此处，只听东屋妇人道：“此事不必说了。”公孙策忙说道：“用药必须说明，我听的确，下药方能见效。”婆子道：“孩子，你养你的病，这怕什么？”又说道：“我见元宝不免生疑，便问这元宝从何而来。我儿子说，只因大户与七里村张有道之妻不大清楚。这一天陈大户到张家去了，可巧叫

他男人撞见，因此大户要害他男人，给我儿两个元宝。”说至此，东屋妇人又道：“母亲不消说了，此事如何说得！”婆子道：“儿呀，先生也不是外人，说明了好用药呀。”公孙策道：“正是，正是，若不说明，药断不灵。”婆子接说：“给我儿两个元宝，正叫他找什么东西的。原是我媳妇劝他不依，后来跪在地下央求。谁知我不肖的儿子不但不听，反将媳妇踢了几脚，揣起元宝，赌气走了未回。后来果然听说张有道死了。又听见说接三的那日，晚上棺材里连响了三阵，仿佛炸尸的一般，连和尚都吓跑了，因此我媳妇更加忧闷。这便是得病的原由。”

公孙策听毕，提起笔来写了一方，递与婆子。婆子接来一看，道：“先生，我看别人方子有许多的字，怎么先生的方儿只一行字呢？”公孙策答道：“药用当而通神。我这方乃是独门奇方，用红锦一张，阴阳瓦焙了，无灰老酒冲服，最是安胎活血的。”婆子闻听，记下。公孙策又道：“你儿子做成此事，难道大户也无谢礼么？”公孙策问及此层，他算定此案一明，尤狗儿必死，婆媳二人全无养赡，就势要给他婆媳二人想出个主意。这也是公孙策文人妙用。话已说明。且说婆子说道：“听说他许给我儿子六亩地。”先生道：“这六亩地可有字样么？”婆子道：“哪有字样呢，还不定他给不给呢。”先生道：“这如何使得！给他办此大事，若无字据，将来你如何养赡呢？也罢，待我替你写张字儿，倘若到官时，即以此字合他要地。”真是乡里人好哄。当时婆子乐极了，说：“多谢先生！只是没有纸，可怎么好呢？”公孙策道：“不妨，我这里有纸。”打开药箱，拿出一大张纸来，立刻写就，假画了中保，押了个花押，交给婆子，婆子深深谢了。先生背起药箱，拿了招牌，起身便走。婆子道：“有劳先生！又无谢礼，连杯茶也没吃，叫婆子好过意不去。”公孙策道：“好说，好说。”出了

柴扉，此时精神百倍，快乐非常。原是屡试不第，如今仿佛金榜标名似的，连乏带饿全忘了，两脚如飞，竟奔开封府而来。这正是心欢访得希奇事，意快听来确实音。

未审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九回 断奇冤奏参封学士 造御刑查赈赴陈州

且说公孙策回到开封府，仍从角门悄悄而入，来至茶房，放下药箱招牌，找着包兴，回了包公。立刻请见。公孙策见礼已毕，便将密访的情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细细述了一遍。包公闻听欢喜，暗暗想：“此人果有才学，实在难为他访查此事。”便叫包兴与公孙策更衣，预备酒饭，请先生歇息。又叫李才将外班传进，立刻出签，拿尤狗儿到案。外班答应。去不多时，前来说：“尤狗儿带到。”

老爷点鼓升堂，叫带尤狗儿，上堂跪倒。包公问道：“你就是尤狗儿么？”回道：“老爷，小人叫驴子。”包公一声断喝：“呤！你明是狗儿，你为何叫驴子呢？”狗儿回道：“老爷，小人原叫狗儿来着。只因他们说狗的个儿小，改叫驴子，岂不大些儿呢？因此就改了叫驴子。老爷若不爱叫驴子，还叫狗儿就是了。”两旁喝道：“少说！少说！”包公叫道：“狗儿。”应道：“有。”“只因张有道的冤魂告到本府台前，说你与陈大户主仆定计，将他谋死。但此事皆是陈大户要图谋张有道的妻子刘氏。你不过是上人差遣，概不由己；虽然受了两个

元宝，也是小事。你可要从实招来，自有本府与你作主，出脱你的罪名便了。你不必忙，慢慢的讲来。”狗儿听见冤魂告状，不由的心中害怕，后又见老爷和颜悦色地出脱他的罪名，与他作主，放了心了，即向上叩头，道：“老爷既施天恩，与小人作主，小人只得实说。因小人当家的与张有道的女人有交情，可和张有道没有交情。那一天被张有道撞见了，他跑回来就病了，总想念刘氏，他又不肯去。因此想出一个法子来，须得将张有道害了，他或上刘氏家去，或将刘氏娶到家里来，方才遂心。故此将小人叫到跟前说：‘我托付你一宗事情。’我说：‘当家的，有什么事呢？’他说：‘这宗事情不容易，你须用心搜寻才有。’我就问：‘找什么呢？’他说：‘这宗东西叫尸龟，仿佛金头虫儿，尾巴上发亮，有蠼虫大小。’我就问：‘这宗东西出在哪里呢？’他说：‘须在坟里找。总要尸首肉都化了，才有这虫儿。’小人一听，就为了难了，说：‘这可怎么找法呢？’他见小人为难，便给小人两个元宝，叫小人且自拿着：‘事成之后，我给你六亩地。不论日子，总要找了来。白日也不做活，养着精神，夜里好找。’可是老爷说的：‘上人差遣，概不由己。’又说：‘受人之托，当忠人之事。’因此小人每夜到坟地里去，好容易得了此虫，晒成干，研了末，或茶或饭洒上，必是心疼而死，并无伤痕。惟有眉攒中间有小小红点，便是此毒。后来听见张有道死了，大约就是这宗东西害的。求老爷与小人作主。”包公听罢此话，大约无甚虚假。书吏将供单呈上，包公看了，拿下去，叫狗儿画了招。立刻出签，将陈应杰拿来。老爷又吩咐狗儿道：“少时陈大户到案，你可要当面质对，老爷好与你作主。”狗儿应允。包公点头，吩咐：“带下去。”

只见差人当堂跪倒，禀道：“陈应杰拿到”。包公又吩咐传刘氏并尤氏婆媳。先将陈大户带上堂来，当堂上了刑具。包

公问道：“陈应杰，为何谋死张有道？从实招来！”陈大户闻听，吓得惊疑不止，连忙说道：“并无此事呀，青天老爷！”包公将惊堂木一拍，道：“你这大胆的奴才！在本府堂前还敢支吾么？左右，带狗儿。”立刻将狗儿带上堂来，与陈应杰当面对证。大户只吓得抖衣而战，半晌，方说道：“小人与刘氏通奸是实情，并无谋死有道之事。这都是狗儿一片虚词，老爷千万莫信。”包公大怒，吩咐：“看大刑伺候！”左右一声喊，将三木往堂上一撂，把陈大户吓得胆裂魂飞，连忙说道：“愿招！愿招！”便将狗儿找寻尸龟，悄悄交与刘氏，叫或茶或饭洒上，立刻心疼而死，并告诉她放心，并无一点伤痕，连血迹也无有，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包公看了供单，叫他画了招。

只见差役禀道：“刘氏与尤氏婆媳俱各传到。”包公吩咐先带刘氏。只见刘氏仍是洋洋得意，上得堂来，一眼瞧见陈大户，不觉朱颜更变，形色张皇，免不得向上跪倒。包公却不问她，便叫陈大户与妇人当面质对。陈大户对着刘氏哭道：“你我干此事，以为机密，再也无人知道，谁知张有道冤魂告到老爷台前。事已败露，不能不招，我已经画招。你也画了罢，免得皮肉受苦。”妇人闻听，骂了一声：“冤家！想不到你如此脓包，没能为！你既招承，我又如何推托呢？”只得向上叩首，道：“谋死亲夫张有道情实，再无别词。就是张致仁调戏一节，也是诬赖他的。”包公也叫画了手印。

又将尤氏婆媳带上堂来。婆子哭诉前情，并言毫无养贍。“只因陈大户曾许过几亩地，婆子恐他诬赖，托人写了一张字儿。”说着话，从袖中将字儿拿出呈上。包公一看，认得是公孙策的笔迹，心中暗笑，便向陈大户道：“你许给他地亩，怎不拨给他呢？”陈大户无可奈何，并且当初原有此言，只得应许拨给几亩地与尤氏婆媳。包公便饬发该县办理。包公又问陈大户道：“你这尸龟的方子，是如何知道的？”陈大户回道：

“是我家教书的先生说的。”包公立刻将此先生传来，问他如何知道的，为何教他这法子。先生费士奇回道：“小人素来学习些医学，因知药性。或于完了功课之时，或刮风下雨之日，不时和东人谈谈论论。因提及此药不可乱用，其中有六脉八反，乃是最毒之物，才提到尸龟。小人是无心闲谈，谁知东家却是有心记忆，故此生出事来。求老爷详察。”包公点头，道：“此语虽是你无心说出，只是不当对匪人言论此事，亦当薄薄有罪，以为妄谈之戒。”即行办理文书，将他递解还乡。刘氏定了凌迟，陈大户定了斩立决，狗儿定了绞监候，原告张致仁无事。

包公退了堂，来至书房，即打了摺底，叫公孙策誊清。公孙策刚然写完，包兴进来，手中另持一纸，向公孙策道：“老爷说咧，叫把这个誊清夹在摺内，明早随着摺子一同具奏。”先生接过一看，不觉目瞪口呆，半晌方说道：“就照此样写么？”包兴道：“老爷亲自写的，叫先生誊清，焉有不照样写的理呢？”公孙策点头，说：“放下，我写就是了。”心中好不自在。原来这个夹片是为陈州放粮，不该信用椒房宠信之人，直说圣上用人不当，一味顶撞言语。公孙策焉有不担惊之理呢？写只管写了，明日若递上去，恐怕是辞官表一道。总是我公孙策时运不顺，偏偏遇的都是这些事，只好明日听信儿再为打算罢。

至次日五鼓，包公上朝。此日正是老公公陈伴伴接摺子，递上多时，就召见包公。原来圣上见了包公摺子，初时龙心甚为不悦。后来转又一想，此乃直言敢陈，正是忠心为国，故尔转怒为喜，立刻召见包公。奏对之下，明系陈州放赈恐有情弊，因此圣上加封包公为龙图阁大学士，仍兼开封府事务，前往陈州稽察放赈之事，并统理民情。包公并不谢恩，跪奏道：“臣无权柄，不能服众，难以奉诏。”圣上因此又赏了御札三

道。包公谢恩，领旨出朝。

且说公孙策自包公入朝后，他便提心吊胆，坐立不安，满心要打点行李起身，又恐谣言惑众，只得忍耐。忽听一片声喊，以为事体不妥，正在惊惶之际，只见包兴先自进来告诉：“老爷圣上加封龙图阁大学士，派往陈州查赈。”公孙策闻听，这一乐真是喜出望外。包兴道：“特派我前来与先生商议，打发报喜人等，不准他们在此嘈杂。”公孙策欢欢喜喜，与包兴斟酌妥协，赏了报喜的去后，不多时包公下朝。大家叩喜已毕。便对公孙策道：“圣上赐我御札三道，先生不可大意。你须替我仔细参详，莫要辜负圣恩。”说罢，包公进内去了。

这句话把个公孙策打了个闷葫芦，回至自己屋内，千思万想，猛然省悟，说：“是了！这是逐客之法，欲要不用我，又赖不过了然的情面，故用这样难题目。我何不如此如此鬼混一番，一来显显我胸中的抱负，二来也看看包公胆量。左右是散伙罢咧！”于是研墨蘸笔，先度量了尺寸，注写明白。后又写了做法，并分上、中、下三品，龙、虎、狗的式样。他用笔画成三把铡刀，故意的以“札”字做“铡”字，看包公有何话说。画毕，来至书房。包兴回明了包公，请进。公孙策将画单呈上，以为包公必然大怒，彼此一拱手就完了。谁知包公不但不怒，将单一一看明，不由春风满面，口中急急称赞：“先生真天才也！”立刻叫包兴传唤木匠。“就烦先生指点，务必连夜荡出样子来，明早还要恭呈御览。”公孙策听了此话，愣愣的连话也说不出。此时就要说这是我画着玩的，也改不过口来了。

又见包公连催外班快传匠役。公孙策见真要办理此事，只得退出，从新将单子细细的搜求，又添上如何包铜叶子，如何钉金钉子，如何安鬼王头，又添上许多样色。不多时，匠役人等来到。公孙策先叫看了样子，然后教他做法。众人不知有何

用处，只得按着吩咐的样子荡起，一个个手忙脚乱，整整闹了一夜，方才荡得。包公临上朝时，俱各看了，吩咐用黄箱盛上，抬至朝中，预备御览。

包公坐轿来至朝中，三呼已毕，出班奏道：“臣包拯昨蒙圣恩赐臣御札三道，臣谨遵旨，拟得式样，不敢擅用，谨呈御览。”说着话，黄箱已然抬到，摆在丹墀。圣上闪目观瞧，原来是三口铡刀的样子，分龙、虎、狗三品。包公又奏：“如有犯法者，各按品级行法。”圣上早已明白包公用意，是借“札”字之音改作“铡”字，做成三口铡刀，以为镇吓外官之用，不觉龙颜大喜，称羨包公奇才巧思，立刻准了所奏：“不必定日请训，俟御刑造成，急速起身。”

包公谢恩，出朝上轿，刚到街市之上，见有父老十名一齐跪倒，手持呈词。包公在轿内看得分明，将脚一跺轿底（这是暗号），登时轿夫止步打杵。包兴连忙将轿帘微掀，将呈子递进。不多时，包公吩咐掀起轿帘，包兴连忙将轿帘掀起。只见包公嗤、嗤将呈子撕了个粉碎，掷于地下，口中说道：“这些刁民！焉有此事？叫地方将他们押去城外，惟恐在城内滋生是非。”说罢，起轿竟自去了。这些父老哭哭啼啼，抱抱怨怨，说道：“我们不辞辛苦奔至京师，指望伸冤报恨。谁知这位老爷也是怕权势的，真是闻名不如见面。我等冤枉再也无处诉了。”说罢，又大哭起来。旁边地方催促，道：“走罢，别叫我们受热。大小是个差使，哭也无益，何处没有屈死的呢？”众人闻听，只得跟随地方出城。刚到城外，只见一骑马飞奔前来，告诉地方道：“送他们出城，你就不必管了，回去罢！”地方连忙答应，抽身便回去了。来人却是包兴，跟定父老，到无人处，方告诉他们道：“老爷不是不准呈子，因市街上耳目过多，走漏风声，反为不美。老爷吩咐，叫你们俱不可散去，且找幽僻之处藏身，暗暗打听老爷多攒起身时，叫你们

一同随去。如今先叫两个有年纪的，悄悄跟我进城，到衙门有话问呢。”众人闻听，俱各欢喜。其中单叫两个父老，远远跟定包兴，到了开封府。包兴进去回明，方将两个父老带至书房。包公又细细问了一遍。原来是十三家，其中有收监的，有不能来的。包公吩咐：“你们在外不可声张，俟我起身时一同随行了。”二老者叩头谢了，仍然出城而去。

且说包公自奏明御刑之后，便吩咐公孙策督工监造，务要威严赫耀，更要纯厚结实。便派王、马、张、赵四勇士服侍御刑：王朝掌刀，马汉卷席捆人，张龙、赵虎抬人入铡。公孙策每日除监造之外，便与四勇士服侍御刑，操演规矩，定了章程礼法，不可紊乱。

不数日光景，御刑打造已成，包公具摺请训，便有无数官员前来饯行。包公将御刑供奉堂上，只等众官员到齐，同至公堂之上，验看御刑。众人以为新奇，正要看看是何制度。不多时，俱到公堂，只见三口御铡上面俱有黄龙袱套，四位勇士雄赳赳，气昂昂，上前抖出黄套，露出刑外之刑，法外之法。真是“光闪闪，令人毛发皆竖；冷飕飕，使人心胆俱寒”。正大君子看了尚可支持，奸邪小人见了魂魄应飞，真算从古至今未有之刑也！众人看毕，回归后面。所有内外执事人等忙忙乱乱，打点起身。包公又暗暗吩咐，叫田忠跟随公孙策同行。到了起行之日，有许多同僚在十里长亭送别，也不细表。沿途上叫告状的父老也暗暗跟随。

这日包公走至三星镇，见地面肃静，暗暗想着：“地方官制度有方。”正自犯想，忽听喊冤之声，却不见人。包兴早已下马，顺着声音找去，原来在路旁空柳树里。及至露出身来，却又是个妇人，头顶呈词，双膝跪倒。包兴连忙接过硬子。此时轿已打杵，上前将状子递入轿内。包公看毕，对那妇人道：“你这呈子上言家中无人，此呈却是何人所写？”妇人答道：

“从小熟读诗书，父兄皆是举贡，嫁得丈夫也是秀才，笔墨常不释手。”包公将轿内随行纸墨笔砚，叫包兴递与妇人另写一张。只见不加思索，援笔立就，呈上。包公接过一看，连连点头，道：“那妇人，你且先行回去听传。待本阁到了公馆，必与你审问此事。”那妇人磕了一个头，说：“多谢青天大人！”当下包公起轿，直投公馆去了。

未识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回 买猪首书生遭横祸 扮化子勇士获贼人

73

三
侠
五
义

且说包公在三星镇接了妇人的呈子。原来那妇人娘家姓文，嫁与韩门为妻。自从丈夫去世，膝下只有一子，名唤瑞龙，年方一十六岁。在白家堡租房三间居住。韩文氏做些针指，训教儿子读书。子在东间读书，母在西间做活，娘儿两个将就度日，并无仆妇下人。一日晚间，韩瑞龙在灯下念书，猛回头见西间帘子一动，有人进入西间，是葱绿衣衿，大红朱履，连忙立起身赶入西间，见他母亲正在灯下做活。见瑞龙进来，便问道：“吾儿，晚上功课完了么？”瑞龙道：“孩儿偶然想起个典故，一时忘怀，故此进来找书查看查看。”一壁说着，奔了书箱。虽则找书，却暗暗留神，并不见有什么，只得拿一本书出来，好生纳闷；又怕有贼藏在暗处，又不敢声张，恐怕母亲害怕，一夜也未合眼。到了次日晚间读书，到了初更之后，一时恍惚，又见西间帘子一动，仍是朱履绿衫之人进入

屋内。韩生连忙赶至屋中，口叫“母亲”。只这一声，倒把个韩文氏吓了一跳，说道：“你不念书，为何大惊小怪的？”韩生见问，一时不能答对，只得实诉道：“孩儿方才见有一人进来，及至赶入屋内，却不见了。昨晚也是如此。”韩文氏闻听，不觉诧异：“倘有歹人窝藏，这还了得！我儿持灯照看照看便了。”韩生接过灯来，在床下一照，说：“母亲，这床下土为何高起许多呢？”韩文氏连忙看时，果是浮土，便道：“且把床挪开细看。”娘儿两个抬起床来，将浮土略略扒开，却露出一只箱子，不觉心中一动，连忙找了铁器将箱盖打开。韩生见里面满满的一箱子黄白之物，不由满心欢喜，说道：“母亲，原来是一箱子金银，敢则是财来找人。”文氏闻听，喝道：“胡说！焉有此事！纵然是财，也是无义之财，不可乱动。”无奈韩生年幼之人，见了许多金银，如何割舍得下；又因母子很穷，便对文氏道：“母亲，自古掘土得金的不可枚举。况此物非是私行窃取的，又不是别人遗失捡了来的，何以谓之不义呢？这必是上天怜我母子孤苦，故尔才有此财发现，望乞母亲详察。”文氏听了，也觉有理，便道：“既如此，明早买些三牲祭礼，谢过神明之后，再做道理。”韩生闻听母亲应允，不胜欢喜，便将浮土仍然掩上，又将木床暂且安好。母子各自安寝。

韩生哪里睡得着，翻天覆去，胡思乱想，好容易心血来潮，入了梦乡，总是惦念此事。猛然惊醒，见天发亮，急忙起来禀明母亲，前去买办三牲祭礼。谁知出了门一看，只见月明如昼，天气尚早，只得慢慢行走。来至郑屠铺前，见里面却有灯光，连忙敲门，要买猪头。忽然灯光不见了，半晌，无人应，只得转身回来。刚走了几步，只听郑屠门响。回头看时，见灯光复明，又听郑屠道：“谁买猪头？”韩生应道：“是我，赊个猪头。”郑屠道：“原来是韩相公，既要猪头，为何不拿

个家伙来？”韩生道：“出门忙了就忘了，奈何？”郑屠道：“不妨，拿一块垫布包了，明日再送来罢。”因此用垫布包好，交付韩生。韩生两手捧定，走不多时，便觉乏了；暂且放下歇息，然后又走。迎面恰遇巡更人来，见韩生两手捧定带血布包，又累得气喘吁吁，未免生疑，便问：“是何物件？”韩生答道：“是猪头。”说话气喘，字儿不真。巡更人更觉疑心，一人说话，一人弯腰打开布包验看，明月之下，又有灯光照得真切，只见里面是一颗血淋淋发髻蓬松女子人头。韩生一见，只吓得魂飞魄散。巡更人不容分说，即将韩生解至邳县，俟天亮禀报。

县官见是人命，立刻升堂，带上韩生一看，却是个懦弱书生，便问道：“你叫何名？因何杀死人命？”韩生哭道：“小名叫韩瑞龙，到郑屠铺内买猪头，忘拿家伙，是郑屠用布包好递与小人。后遇巡更之人追问，打开看时，不想是颗人头。”说罢，痛哭不止。县官闻听，立刻出签，拿郑屠到案。谁知郑屠拿到，不但不应，他便说连买猪头之事也是没有的。又问他：“垫布不是你的么？”他又说：“垫布是三日韩生借去的，不想他包了人头移祸于小人。”可怜年幼的书生，如何敌的过这狠心屠户！幸亏官府明白，见韩生不像杀人行凶之辈，不肯加刑，连屠户暂且收监，设法再问。

不想韩文氏在三星镇递了呈词，包公准状。及至来到公馆，县尹已然迎接，在外伺候。包公略为歇息，吃茶，便请县尹相见，即问韩瑞龙之案。县官答道：“此案尚在审讯，未能结案。”包公吩咐，将此案人证俱各带至公馆听审。少刻带到。包公升堂入座，先带韩瑞龙上堂，见他满面泪痕，战战兢兢，跪倒堂前。包公叫道：“韩瑞龙，因何谋杀人命？诉上来。”韩生泪涟涟道：“只因小人在郑屠铺内买猪头，忘带家伙，是他用垫布包好递给小人，不想闹出这场官司。”包公

道：“住了，你买猪头，遇见巡更之人，是什么时候？”韩生道：“天尚未亮。”包公道：“天未亮，你就去买猪头何用？讲！”韩生到了此时不能不说，便一五一十，回明堂前，放声大哭，“求大人超生。”包公暗暗点头道：“这小孩子家贫，贪财心胜。看此光景，必无谋杀人命之事。”吩咐：“带下去。”便对县官道：“贵县，你带人役到韩瑞龙家相验板箱，务要搜查明白。”县官答应，出了公馆，乘马，带了人役去了。

这里包公又将郑屠提出，带上堂来，见他凶眉恶眼，知是不良之辈，问他时与前供相同。包公大怒，打了二十个嘴巴，又责了三十板。好恶贼！一言不发，真会挺刑。吩咐：“带下去。”

只见县官回来，上堂禀道：“卑职奉命前去韩瑞龙家验看板箱，打开看时里面虽是金银，却是冥资纸锭；又往下搜寻，谁知有一无头死尸，却是男子。”包公问道：“可验明是何物所伤？”一句话把个县尹问了个怔，只得禀道：“卑职见是无头之尸，未及验看是何物所伤。”包公嗔道：“既去查验，为何不验看明白？”县尹连忙道：“卑职粗心，粗心。”包公吩咐：“下去。”县尹连忙退出，吓了一身冷汗，暗自说：“好一位利害钦差大人，以后诸事小心便了。”

再说包公吩咐再将韩瑞龙带上来，便问道：“韩瑞龙，你住的房屋是祖积，还是自己盖造的呢？”韩生回道：“俱不是，乃是租赁居住的，并且住了不久。”包公又问：“先前是何人居住？”韩生道：“小人不知。”包公听罢，叫将韩生并郑屠寄监。

老爷退堂，心中好生忧闷，叫人请公孙先生来，彼此参详此事：一个女子头，一个男子身，这便如何处治？公孙先生又要暗访。包公摇头，道：“得意不宜再往，待我细细思索便了。”公孙退出，与王、马、张、赵大家参详此事，俱各无有

定见。公孙先生自回下处。

楞爷赵虎便对三位哥哥言道：“你我投至开封府，并无寸进之功。如今遇了为难的事，理应替老爷分忧，待小弟暗访一番。”三人听了，不觉大笑，说：“四弟，此乃机密细事，岂是你粗鲁之人干得的？千万莫要留个话柄！”说罢，复又大笑。四爷脸上有些下不来，搭搭讪讪的回到自己屋内，没好气的。倒是跟四爷的从人有机变，向前悄悄对四爷耳边说：“小人倒有个主意。”四爷说：“你有什么主意？”从人道：“他们三位不是笑话你老吗？你老倒要赌赌气，偏去私访，看是如何。然而必须巧妆打扮，叫人认不出来。那时若是访着了，固然是你老的功劳；就是访不着，悄悄儿回来，也无人知觉，也不至于丢人。你老想好不好？”楞爷闻听大喜，说：“好小子！好主意！你就替我办理。”从人连忙去了，半晌，回来道：“四爷，为你老这宗事好不费事呢，好容易才找了来了。花了十六两五钱银子。”四爷说：“什么多少，只要办的事情妥当就是了。”从人说：“管保妥当。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小人就把你老打扮起来，好不好？”四爷闻听，满心欢喜，跟着从人出了公馆，来至静处，打开包袱，叫四爷脱了衣衿。包袱里面却是锅烟子，把四爷脸上一抹，身上手上俱各花花答答的抹了；然后拿出一顶半零不落的开花儿的帽子，与四爷戴上；又拿上一件滴零搭拉的破衣，与四爷穿上；又叫四爷脱了裤子鞋袜，又拿条少腰没腿的破裤叉儿，与四爷穿上；腿上给四爷贴了两贴膏药，唾了几口吐沫，抹了些花红柳绿的，算是流的脓血；又有没脚跟的榨板鞋，叫四爷他拉上；余外有个黄瓷瓦罐，一根打狗棒，叫四爷拿定：登时把四爷打扮了个花铺盖相似。这一身行头别说十六两五钱银子，连三十六个钱谁也不要。他只因四爷大秤分金，扒堆使银子，哪里管他多少；况且又为的是官差私访，银子上更不打算盘了。临去时，从人说：

“小人于起更时，仍在此处等候你老。”四爷答应，左手提罐，右手拿棒，竟奔前村而去。

走着，走着，觉得脚指扎的生疼。来到小庙前石上坐下，将鞋拿起一看，原来是鞋底钉子透了。抡起鞋来在石上拍搭、拍搭紧摔，好容易将钉子摔下去。不想惊动了庙内的和尚，只当有人敲门，及至开门一看，是个叫化子在那里摔鞋。四爷抬头一看，猛然问和尚：“你可知女子之身、男子之头，在于何处？”和尚闻听，道：“原来是个疯子。”并不答言，关了山门进去了。

四爷忽然省悟，自己笑道：“我原来是私访，为何顺口开河？好不是东西！快些走罢。”自己又想道：“既扮做化子，应当叫化才是。这个我可没有学过，说不得到哪里说哪里，胡乱叫两声便了。”便道：“可怜我一碗半碗，烧的黄的都好！”先前还高兴，以为他是私访；到后来见无人理他，自想似此如何打听得出事来，未免心中着急。又见日色西斜，看看的黑了。幸喜是月望之后，天色虽然黑了，东方却是一轮明月。走至前村。也是事有凑巧，只见一家后墙有个人影往里一跳。四爷心中一动，暗说：“才黑如何便有偷儿？不要管他，我也跟进去瞧瞧。”想罢，放下瓦罐，丢了木棒，摔了破鞋，光着脚丫子，一伏身往上一纵。纵上墙头，看墙头有柴火垛一堆，就从柴垛顺溜下去。留神一看，见有一人爬伏在那里。楞爷便上前伸手按住，只听那人哎哟了一声。四爷说：“你嚷，我就捏死你！”那人道：“我不嚷！我不嚷！求爷爷饶命。”四爷道：“你叫什么名字？偷的什么包袱？放在哪里？快说！”只听那人道：“我叫叶阡儿，家有八十岁的老母无赡养。我是头次干这营生呀，爷爷！”四爷说：“你真没偷什么？”一面问，一面检查细看，只见地下露着白绢条儿。四爷一拉，土却是松的，越拉越长，猛力一抖，见是一双小小金莲；复又将腿攥住，尽

力一掀，原来是一个无头的女尸。四爷一见，道：“好呀！你杀了人，还合我闹这个腔儿呢。实对你说，我非别个，乃开封府包大人阁下赵虎的便是。因为此事，特来暗暗私访。”叶儿闻听，只吓得胆裂魂飞，口中哀告，道：“赵爷，赵爷！小人作贼情实，并没有杀人。”四爷说：“谁管你！且捆上再说。”就拿白绢条子绑上，又恐他嚷，又将白绢条子撕下一块，将他口内塞满，方才说：“小子好好在这里，老爷去去就来。”四爷顺着柴垛，跳出墙外，也不顾瓦罐木棒与那破鞋，光着脚奔走如飞，直向公馆而来。

此时天交初鼓，只见从人正在那里等候，瞧着像四爷，却听见脚底下呱呱、呱呱的山响，连忙赶上去说：“事体如何？”四爷说：“小子，好兴头得很！”说着话，就往公馆飞跑。从人看此光景，必是闹出事来了，一壁也就随着跟来。谁知公馆之内，因钦差在此，各处俱有人把门，甚是严整。忽然见个化子从外面跑进，连忙上前拦阻，说道：“你这人好生撒野，这是什么地方！”话未说完，四爷将手向左右一分，一个个一溜歪斜，几乎栽倒，四爷已然进去。众人才待再嚷，只见跟四爷的从人进来，说道：“别嚷，那是我们四老爷。”众人闻听，各皆发怔，不知什么原故。

这位楞爷跑到里面，恰遇包兴，一伸手拉住，说：“来得甚好！”把个包兴吓了一跳，连忙问道：“你是谁？”后面从人赶到，说：“是我们四爷。”包兴在黑影中看不明白，只听赵虎说：“你替我回禀回禀大人，就说赵虎求见。”包兴方才听出声音来：“哎哟！我的楞爷，你吓杀我咧！”一同来至灯下，一看四爷好模样儿，真是难画难描，不由得好笑。四爷着急，道：“你先别笑，快回老爷！你就说我有要紧事求见。快着！快着！”包兴见他这般光景，必是有什么事，连忙带着赵爷到了包公门首。包兴进内回禀，包公立刻叫：“进来。”见了赵

虎这个样子，也觉好笑，便问：“有什么事？”赵虎便将如何私访，如何遇着叶胥儿，如何见了无头女尸之话，从头至尾，细述一回。包公正因此事没有头绪，今闻此言，不觉满心欢喜。

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审叶胥儿包公断案 遇杨婆子侠客挥金

且说包公听赵虎拿住叶胥儿，立刻派差头四名，着两个看守尸首，派两人急将叶胥儿押来。吩咐去后，方叫赵虎后面更衣，又极力夸说他一番。赵虎洋洋得意，退出门来。从人将净面水衣服等，俱各预备妥协。四爷进了门，就赏了从人十两银子，说：“好小子！亏得你的主意，老爷方能立此功劳。”楞爷好生欢喜，慢慢的梳洗，安歇安歇。

且言差头去不多时，将叶胥儿带到，仍是捆着。大人立刻升堂，带上叶胥儿，当面松绑。包公问道：“你叫何名？为何无故杀人？讲来！”叶胥儿回道：“小人名叫叶胥儿，家有老母。只因穷苦难当，方才作贼，不想头一次就被人拿住，望求老爷饶命。”包公道：“你作贼已属不法，为何又去杀人呢？”叶胥儿道：“小人作贼是真，并未杀人。”包公将惊堂木一拍：“好个刁恶奴才！束手问你，断不肯招。左右，拉下去，打二十大板。”只这二十下子，把个叶胥儿打了个横进，不由着急，道：“我叶胥儿怎么这末时运不顺，上次是那么着，这次

又这末着，真是冤枉！”包公闻听话里有话，便问道：“上次是怎么着？快讲！”叶阡儿自知失言，便不言语。

包公见他无语，吩咐：“掌嘴！着实地打！”叶阡儿着急，道：“老爷不要动怒，我说，我说！只因白家堡有个白员外，名叫白熊。他的生日之时，小人便去张罗，为的是讨好儿。事完之后，得些赏钱，或得点吃食。谁知他家管家白安比员外更小气刻薄，事完之后，不但没有赏钱，连杂烩菜也没给我一点，因此小人一气，晚上就偷他去了。”包公道：“你方才言道是头次作贼，如今是第二次了。”叶阡儿回道：“偷白员外是头一次。”包公道：“偷了什么？讲！”叶阡儿道：“他家道路是小人认得的，就从大门溜进去，竟奔东屋内隐藏。这东厢房便是员外的妾名玉蕊住的。小人知道她的箱柜东西多呢。正在隐藏之时，只听得有人弹□扇响；只见玉蕊开门，进来一人，又把□扇关上。小人在暗处一看，却是主管白安，见他二人笑嘻嘻的进了帐子。不多时，小人等他二人睡了，便悄悄的开了柜子，一摸摸着木匣子，甚是沉重，便携出，越墙回家。见上面有锁，旁边挂着钥匙，小人乐得了不得。及至打开一看。——罢咧！谁知里面是个人头！这次又遇着这个死尸，故此小人说‘上次是那末着，这次是这末着’。这不是小人时运不顺么？”

包公便问道：“匣内人头是男是女？讲来！”叶阡儿回道：“是个男头。”包公道：“你将此头是埋了？还是报了官了呢？”叶阡儿道：“也没有埋，也没有报官。”包公道：“既没埋，又没报官，你将这人头丢在何处了呢？讲来！”叶阡儿道：“只因小人村内有个人邱老头子，名叫邱凤，因小人偷他的倭瓜被他拿住，……”包公道：“偷倭瓜！这是第三次了！”叶阡儿道：“偷倭瓜才是头一次呢。这邱老头子恨急了，将井绳蘸水，将小人打了个结实，才把小人放了，因此怀恨在心，将人头掷在

他家了。”包公便立刻出签两枝，差役四名，二人拿白安，二人拿邱凤，俱于明日听审。将叶阡儿押下去寄监。

至次日，包公正在梳洗，尚未升堂，只见看守女尸的差人回来一名，禀道：“小人昨晚奉命看守死尸，至今早查看，谁知这院子正是郑屠的后院，前门封锁，故此转来禀报。”包公闻听，心内明白，吩咐：“知道了。”那人仍然回去。

包公立刻升堂，先带郑屠，问道：“你该死的奴才！自己杀害人命，还要脱累他人。你既不知女子之头，如何你家后院埋着女子之尸？从实招来。讲！”两旁威喝：“快说！快说！”郑屠以为女子之尸，必是老爷派人到他铺中搜出来的，一时惊得木塑相似，半晌，说道：“小人愿招。只因那天五鼓起来，刚要宰猪，听见有人扣门求救。小人连忙开门放入。又听得外面有追赶之声，口中说道：‘既然没有，明早细细搜查，大约必是在哪里窝藏下了。’说着话，仍归旧路回去了。小人等人静后，方才点灯一看，却是个年幼女子。小人问她因何夤夜逃出，她说：‘名叫锦娘。只因身遭拐骗，卖入烟花。我是良家女子，不肯依从。后来有蒋太守之子，倚仗豪势，多许金帛，要买我为妾；我便假意殷勤，递酒献媚，将太守之子灌得大醉，得便脱逃出来。’小人见她美貌，又是满头珠翠，不觉邪心顿起，谁知女子嚷叫不从。小人顺手提刀，原是威吓她，不想刀才到脖子上，头就掉了。小人见她已死，只得将外面衣服剥下，将尸埋在后院。回来正拔头上簪环，忽听有人叫门，买猪头。小人连忙把灯吹灭了。后来一想，我何不将人头包了，叫他替我抛了呢？总是小人糊涂惶恐，不知不觉就将人头用垫布包好，从新点上灯，开开门，将买猪头的叫回来——就是韩相公。可巧没拿家伙，因此将布包的人头递与他，他就走了。及至他走后，小人又后悔起来，此事如何叫人掷的呢？必要闹出事来。复又一想，他若替我掷了也就没事；倘若闹出

事来，总给他个不应就是了。不想老爷明断，竟把个尸首搜出来。可怜小人杀了回子人，所有的衣服等物动也没动，就犯了事了。小人冤枉！”包公见他俱各招认，便叫他画招。

刚然带下去，只见差人禀道：“邱凤拿到。”包公吩咐带来，问他何故私埋人头。邱老儿不敢隐瞒，只得说：“那夜听见外面咕咚一响，怕是歹人偷盗，连忙出屋看时，见是个人头，不由害怕，因叫长工刘三拿去掩埋。谁知刘三不肯，合小人要一百两银子。小人无奈，给了他五十两银子，他才肯埋了。”包公道：“埋在何处？”邱老说：“问刘三便知分晓。”包公又问：“刘三在何处？”邱老儿说：“现在小人家内。”包公立刻吩咐县尹带领差役，押着邱老，找着刘三，即将人头刨来。

刚然去后，又有差役回来禀道：“白安拿到。”立刻带上堂来。见他身穿华服，美貌少年。包公问道：“你就是白熊的主管白安么？”应道：“小人是。”“我且问你，你主人待你如何？”白安道：“小人主人待小人如同骨肉，实在是恩同再造。”包公将惊堂木一拍：“好一个乱伦的狗才！既如此说，为何与你主人侍妾通奸？讲！”白安闻听，不觉心惊，道：“小人素日奉公守法，并无此事呀。”包公吩咐：“带叶阡儿。”叶阡儿来至堂上，见了白安，说：“大叔不用分辨了，应了罢，我已替你回明了。你那晚弹弓扇与玉蕊同进了帐子，我就在那屋里来着。后来你们睡了，我开了柜，拿出木匣，以为发注财，谁知里面是个人脑袋。没什么说的，你们主仆作的事儿，你就从实招了罢，大约你不招，也是不行的。”一席话说的白安张口结舌，面目变色。包公又上面催促，说：“那是谁的人头？从实说来！”白安无奈，爬半步道：“小人招就是了。那人头乃是小人家主的表弟，名叫李克明。因家主当初穷时，借过他纹银五百两，总未还他。那一天李克明到我们员外

家，一来看望，二来讨取旧债。我主人相待酒饭。谁知李克明酒后失言，说他在路上遇一疯颠和尚，名叫陶然公，说他面上有晦气，给他一个游仙枕，叫他给与星主。他又不知星主是谁，问我主人。我主人也不知是谁，因此要借他游仙枕观看。他说里面阆苑琼楼，奇花异草，奥妙非常。我主人一来贪着游仙枕，二来又省还他五百两银子，因此将他杀死，叫我将尸埋在堆货屋子里。我想我与玉蕊相好，倘被主人识破，如何是好；莫若将人头割下，灌下水银，收在玉蕊柜内，以为将来主人识破的把柄。谁知被他偷去此头，今日闹出事来。”说罢，往上叩头。包公又问道：“你埋尸首之屋，在于何处？”白安道：“自埋之后，闹起鬼来了，因此将这三间屋子另行打出，开了门，租与韩瑞龙居住。”包公听说，心内明白，叫白安画了招，立刻出签，拿白熊到案。

此时县尹已回，上堂来禀道：“卑职押解邱凤，先找着刘三，前去刨头，却在井边。刘三指地基时，里面却是个男子之尸，验过额角是铁器所伤。因问刘三，刘三方说道：‘刨错了，这边才是埋人头的地方。’因此又刨，果有人头，系用水银灌过的男子头。卑职不敢自专，将刘三一干人证带到听审。”包公闻听县尹之言，又见他一番谨慎，不似先前的荒唐，心中暗喜，便道“贵县辛苦，且歇息歇息去。”

叫带刘三上堂。包公问道：“井边男子之尸从何而来？讲！”两边威吓：“快说！”刘三连忙叩头，说：“老爷不必动怒，小人说就是了。回老爷，那男子之尸不是外人，是小人的叔伯兄弟刘四。只因小人得了当家的五十两银子，提了人头刚要去埋，谁知刘四跟在后面。他说：‘私埋人头，应当何罪？’小人许了他十两银子，他还不依；又许他对半平分，他还不依。小人问他：‘要多少呢？’他说：‘要四十五两。’小人一想，通共才五十两，小人才得五两剩头，气他不过。小人于是

假应，叫他帮着刨坑，要深深的。小人见他毛腰撮土，小人就照着太阳上一锹头，就势儿先把他埋了；然后又刨一坑，才埋了人头，不想今日阴错阳差。”说罢，不住叩头。包公叫他画了招，且自带下去。

此时白熊业已传到，所供与白安相符，并将游仙枕呈上。包公看了，交与包兴收好，即行断案：郑屠与女子抵命，白熊与李克明抵命，刘三与刘四抵命，俱各判斩；白安以小犯上，定了绞监候；叶阡儿充军；邱老儿私埋人头，畏罪行贿，定了徒罪；玉蕊官卖；韩瑞龙不听母训，贪财生事，理当责处，姑念年幼无知，释放回家，孝养孀母，上进攻书；韩文氏抚养课读，见财思义，教子有方，着县尹赏银二十两以为旌表；县官理应奏参，念他勤劳办事，尚肯用心，照旧供职。包公断明此案，声名远振。歇息一天，才起身赴陈州。

且言常州府武进县遇杰村南侠展昭，自从土龙岗与包公分手，独自遨游名山胜迹，到处玩赏。一日归家，见了老母甚好。多亏老家人展忠料理家务，井井有条，全不用主人操一点心，为人耿直，往往展爷常被他抢白几句。展爷念他是个义仆，又是有年纪的人，也不计较他。惟有在老母跟前，晨昏定省，克尽孝道。一日，老母心内觉得不爽，展爷赶紧延医调治，衣不解带，昼夜侍奉。不想桑榆暮景，竟是一病不起，服药无效，一命归西去了。展爷呼天抢地，痛哭流涕，所有丧仪一切，全是老仆展忠办理，风风光光将老太太殡葬了。展爷在家守制遵礼。

到了百日服满，他仍是行侠作义，如何肯在家中。一切事体俱交与展忠照管，他便只身出门，到处游山玩水，遇有不平之事，便与人分忧解难。有一日，遇一群逃难之人携男抱女，哭哭啼啼，好不伤心惨目。展爷便将钞包银两分散众人，又问他们从何处而来。众人同声回道：“公子爷再休提起。我等俱

是陈州良民，只因庞太师之子安乐侯庞昱奉旨放赈，到陈州原是为救饥民。不想他倚仗太师之子，不但不放赈，他反将百姓中年轻力壮之人挑去造盖花园，并且抢掠民间妇女，美貌的作为姬妾，蠢笨者充当服役。这些穷民本就不能活，这一荼毒岂不是活活要命么？因此我等往他方逃难去，以延残喘。”说罢，大哭去了。展爷闻听，气破英雄之胆，暗说道：“我本无事，何妨往陈州走走。”主意已定，直奔陈州大路而来。

这日正走之间，看见一座坟茔，有个妇人在那里啼哭，甚是悲痛，暗暗想道：“偌大年纪，有何心事，如此悲哀？必有古怪。”欲待上前，又恐男女嫌疑。偶见那边有一张烧纸，连忙捡起作为因由，便上前道：“老妈妈不要啼哭，这里还有一张纸没烧呢。”那婆子止住悲声，接过纸去，归入堆中烧了。展爷便搭搭讪讪问道：“妈妈贵姓？为何一人在此啼哭？”婆子流泪道：“原是好好的人家，如今闹的剩了我一个，焉有不哭！”展爷道：“难道妈妈家中，俱遭了不幸了么？”婆子道：“若都死了，也觉死心塌地了，惟有这不死不活的更觉难受。”说罢，又痛哭如梭。展爷见这婆子说话拉杂，不由心内着急，便道：“妈妈有甚为难之事，何不对我说呢？”婆子拭拭眼泪，又瞧了展爷是武生打扮，知道不是歹人，便说道：“我婆子姓杨，乃是田忠之妻。”便将主人田起元夫妻遇害之事，一行鼻涕两行泪，说了一遍，又说：“丈夫田忠上京控告，至今杳无音信。现在小主在监受罪，连饭俱不能送。”展爷闻听，这英雄又是凄惶，又是愤恨，便道：“妈妈不必啼哭。田起元与我素日最相好，我因在外访友，不知他遭了此事。今既囊橐不济，我这里有白银十两，暂且拿去使用。”说罢，抛下银两，竟奔皇亲花园而来。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展义士巧换藏春酒 庞奸侯设计软红堂

且说展爷来至皇亲花园，只见一带簇新的粉墙，露出楼阁重重。用步丈量了一番，就在就近处租房住了。到了二更时分，英雄换上夜行的衣靠，将灯吹灭，听了片时，寓所已无动静，悄悄开门，回手带好，仍然放下软帘，飞上房，离了寓所，来到花园（白昼间已然丈量过了）。约略远近，在百宝囊中掏出如意绦来，用力往上一抛（是练就准头），便落在墙头之上，用脚尖登住砖牙，飞身而上。到了墙头，将身爬伏；又在囊中取一块石子轻轻抛下，侧耳细听。（此名为“投石问路”。下面或是有沟，或是有水，就是落在实地，再没有听不出来的。）又将钢爪转过，手搂丝绦，顺手而下。两脚落在实地，脊背贴墙，往前面与左右观看一回，方将五爪丝绦往上一抖，收下来装在百宝囊中。蹑足潜踪，脚尖儿着地，真有鹭浮鹤行之能。来至一处，见有灯光，细细看时，却是一明两暗，东间明亮，窗上透出人影，乃是一男一女，二人饮酒。展爷悄立窗下，只听得男子说道：“此酒娘子只管吃下，无妨；外间案上那一瓶，断断动不得的！”又听妇人道：“那个酒叫什么名儿呢？”男子道：“叫作藏春酒。若是妇人吃了，欲火烧身，无不依从。只因侯爷抢了金玉仙来，这妇人至死不从，侯爷急得没法，是我在旁说道：‘可以配药造酒，管保随心所欲。’侯爷闻听，立刻叫我配酒。我说：‘此酒大费周折，须用三百

两银子。’”那妇人便道：“什么酒费这许多银子？”男子道：“娘子，你不晓得，侯爷他恨不能妇人一时到手，我不趁此时赚他的银两，如何发财呢？我告诉你，配这酒不过高高花上十两头。这个财是发定了！”说毕，哈哈大笑。又听妇人道：“虽然发财，岂不损德呢！况且又是个贞烈之妇，你如何助纣为虐呢？”男子说道：“我是为穷困所使，不得已而为之。”

正在说话间，只听外面叫道：“臧先生，臧先生。”展爷回头，见树梢头露出一灯光，便闪身进入屋内，隐在软帘之外。又听男子道：“是哪位？”一壁起身，一壁说：“娘子，你还是躲在西间去，不要抛头露面的。”妇人往西间去了。臧先生走出门来。

这时展爷进入屋内，将酒壶提出，见外面案上放着一个小小的玉瓶；又见那边有个红瓶，忙将壶中之酒倒在红瓶之内，拿起玉瓶的藏春酒倒入壶中，又把红瓶内的好酒倾入玉瓶之内。提起酒壶，仍然放在屋内。悄地出来，盘柱而上，贴住房檐，往下观看。

原来外面来的是跟侯爷的家丁宠福，奉了主人之命，一来取藏春酒，二来为合臧先生讲帐。这先生名唤臧能，乃是个落第的穷儒，半路儿看了些医书，记了些偏方，投在安乐侯处作帮衬。当下出来，见了宠福，问道：“主管到此何事？”宠福说：“侯爷叫我来取藏春酒，叫你亲身拿去，当面就兑银子。可是先生，白花花的三百两，难道你就独吞吗？我们辛辛苦苦，白跑不成？多少不拘，总要染染手儿呀。先生，你说怎么样？”臧能道：“当得，当得，不能白跑。倘若银子到手，必要请你吃酒的。”宠福道：“先生真是明白爽快人。好的，咱们倒要交交咧。先生取酒去罢。”臧能回身进屋，拿了玉瓶关上门，随宠福去了，直奔软红堂。哪知南侠见他二人去后，盘柱而下，暗暗的也就跟将下去了。

这里妇人从西间屋内出来，到了东间，仍然坐在旧处，暗自思道：“丈夫如此伤害天理，作的都是不仁之事。”越思越想，好不愁烦，不由得拿起壶来斟了一杯，慢慢的独酌。谁知此酒入腹之后，药性发作，按纳不住。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只听有人叩门，连忙将门开放，却是庞禄，怀中抱定三百两银子送来。妇人让至屋内。庞禄将银子交代明白，回身要走，倒是妇人留住，叫他坐下，便七长八短地说，正在说时，只听外面咳嗽，却是臧能回来了。庞禄出来迎接着，张口结舌说道：“这三——三百两银子，已交付大嫂子了。”说完，抽身就走。

臧能见此光景，忙进屋内一看，只见他女人红扑扑的脸，仍是坐在炕上发怔，心中好生不乐：“这是怎么了？”说罢，在对面坐了。这妇人因方才也是一惊，一时心内清醒，便道：“你把别人的妻子设计陷害，自己老婆如此防范。你拍心想想，别人恨你不恨？”一句话问的臧能闭口无言，便拿起壶来，斟上一杯，一饮而尽。不多时，坐立不安，心痒难抓，便道：“不好！奇怪得很！”拿起壶来一闻，忙道：“了不得！了不得！快拿凉水来！”自己等不得，立起身来，急找凉水吃下，又叫妇人吃了一口，方问道：“你才吃这酒来么？”妇人道：“因你去后，我刚吃得一杯酒，……”将下句咽下去了。又道：“不想庞禄送银子来，才进屋内，放下银子，你就回来了。”臧能道：“还好，还好！佛天保佑！险些儿把个绿头巾戴上。只是这酒在小玉瓶内，为何跑在这酒壶里来了？好生蹊跷！”妇人方明白，才吃的是藏春酒，险些儿败了名节，不由的流泪道：“全是你安心不善，用尽机谋，害人不成，反害了自己。”臧能道：“不用说了，我竟是个混帐东西！看此地也不是久居之地，如今有了这三百两银子，待明早托个事故，回咱老家便了。”

再说展爷随至软红堂，见庞昱叫使女掌灯，自己手执白玉

瓶，前往丽芳楼而去。南侠到了软红堂，见当中鼎内焚香，上前抓了一把香灰；又见花瓶内插着蝇刷，拿起来插在领后，穿香径先至丽芳楼，隐在软帘后面。只听得众姬妾正在那里劝慰金玉仙，说：“我们抢来，当初也是不从。到后来弄的不死不活的，无奈顺从了。倒得好吃好喝的，……”金玉仙不等说完，口中大骂：“你们这一群无耻贱人！我金玉仙有死而已！”说罢，放声大哭。这些侍妾被她骂的闭口无言。正在发怔，只见丫鬟二名引着庞昱上得楼来，笑容满面，道：“你等劝她，从也不从？既然不从，我这里有酒一杯，叫她吃了，便放她回去。”说罢，执杯上前。金玉仙惟恐恶贼近身，劈手夺过，掷于楼板之上。庞昱大怒，便要吩咐众姬妾一齐下手。

只听楼梯山响，见使女杏花上楼，喘吁吁禀道：“刚才庞福叫回禀侯爷，太守蒋完有要紧的话回禀，立刻求见，现在软红堂恭候着呢。”庞昱闻听太守黑夜而来，必有要紧之事，回头吩咐众姬妾：“你们再将这贱人开导开导，再要扭性，我回来定然不饶！”说着话，站起身来，直奔楼梯。刚下到一层，只见毛哄哄一拂，脑后灰尘飞扬，脚底下觉得一绊，站立不稳，咕噜噜滚下楼去，后面两个丫鬟也是如此。三个人滚到楼下，你拉我，我拉你，好容易才立起身来，奔至楼门。庞昱说道：“吓杀我也！吓杀我也！什么东西毛哄哄的？好怕人也！”丫鬟执起灯一看，只见庞昱满头的香灰。庞昱见两个丫鬟也是如此，大叫道：“不好了！不好了！必是狐仙见了怪了，快走罢！”两个丫鬟哪里还有魂咧！三个人不管高低，深一步，浅一步，竟奔软红堂而来。

迎头遇见庞福，便问道：“有什么事？”庞福回道：“太守蒋完说紧急之事，要立刻求见，在软红堂恭候。”庞昱连忙掸去香灰，整理衣衿，大摇大摆，步入软红堂来。太守参见已毕，在下座坐了。庞昱问道：“太守深夜至此，有何要事？”

太守回道：“卑府今早接得文书，圣上特派龙图阁大学士包公前来查赈，算来五日内必到。卑府一闻此信，不胜惊惶，特来禀知侯爷，早为准备才好。”庞昱道：“包黑子乃吾父门生，谅不敢不回避我。”蒋完道：“侯爷休如此说。闻得包公秉正无私。不畏权势，又有钦差御赐御铡三口，甚属可畏。”又往前凑了一凑，道：“侯爷所作之事，难道包公不知道么？”庞昱听罢，虽有些发毛，便硬着嘴道：“他知道，便把我怎么样么？”蒋完着急，道：“‘君子防患未然。’这事非同小可，除非是此时包公死了，万事皆休。”这一句话提醒了恶贼，便道：“这有何难！现在我手下有一个勇士名唤项福，他会飞檐走壁之能，即可派他前往两三站去路上行刺，岂不完了此事？”太守道：“如此甚好。必须以速为妙。”庞昱连忙叫庞福，去唤项福立刻来至堂上。恶奴去不多时，将项福带来，参过庞昱，又见了太守。

此时南侠早在窗外窃听，一切定计话儿俱各听得明白了。因不知项福是何等人物，便从窗外往里偷看，见果然身体魁梧，品貌雄壮，真是一条好汉，可惜错投门路。只听庞昱说：“你敢去行刺么？”项福道：“小人受侯爷大恩，别说行刺，就是赴汤投火也是情愿的。”南侠外边听了，不由骂道：“瞧不得这么一条大汉，原来是一个谄谀的狗才。可惜他辜负了好胎骨！”正自暗想，又听庞昱说：“太守，你将此人领去，应如何派遣吩咐，务必妥协机密为妙。”蒋完连连称“是”，告辞退出。

太守在前，项福在后。走不几步，只听项福说：“太守慢行，我的帽子掉了。”太守只得站住。只见项福走出好几步，将帽子拾起。太守道：“帽子如何落得这么远呢？”项福道：“想是树枝一刮，蹦出去的。”说罢，又走几步，只听项福说：“好奇怪！怎么又掉了？”回头一看，又没人。太守也觉奇怪。

一同来至门首，太守坐轿，项福骑马，一同回衙去了。

你道项福的帽子连落二次，是何原故？这是南侠试探项福学业何如。头次从树旁经过，即将帽子从项福头上提了抛去，隐在树后，见他毫不介意；二次走至太湖石畔，又将帽子提了抛去，隐在石后，项福只回头观看，并不搜查左右。可见粗心，学艺不精，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且回寓所歇息便了。

未识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安平镇五鼠单行义 苗家集双侠对分金

且说展爷离了花园，暗暗回寓，天已五更，悄悄地进屋，换下了夜行衣靠，包裹好了，放倒头便睡了。至次日，别了店主，即往太守衙门前私自窥探：影壁前拴着一匹黑马，鞍辔鲜明；后面梢绳上拴着一个小小包袱，又搭着个钱搭裤，有一个人拿着鞭子席地而坐。便知项福尚未起身，即在对过酒楼之上，自己独酌眺望。不多一会，只见项福出了太守衙门。那人连忙站起，拉过马来，递了马鞭子，项福接过，认镫乘上，加上一鞭，便往前边去了。

南侠下了酒楼，悄悄地跟随。到了安平镇地方，见路西也有一座酒楼，匾额上写着“潘家楼”。项福拴马，进去打尖。南侠跟了进去，见项福坐在南面座上，展爷便坐在北面，拣了一个座头坐下。跑堂的擦抹桌面，问了酒菜。展爷随便要了，跑堂的传下楼去。展爷复又闲看，见西面有一老者昂然而坐，仿

佛是个乡宦，形景可恶，俗态不堪。不多时，跑堂的端了酒菜来，安放停当。展爷刚然饮酒，只听楼梯声响，又见一人上来，武生打扮，眉清目秀，年少焕然。展爷不由的放下酒杯，暗暗喝彩；又细细观看一番，好生的羡慕。那人才要拣个座头，只见南面项福连忙出席，向武生一揖，口中说道：“白兄久违了！”那武生见了项福，还礼不迭，答道：“项兄，阔别多年，今日幸会。”说着话，彼此谦逊，让至同席。项福将上座让了那人。那人不过略略推辞，即便坐了。展爷看了，心中好生不乐，暗想道：“可惜这样一个人，却认得他，他俩真是天渊之别。”一壁细听他二人说些什么。只听项福说道：“自别以来，今已三载有余，久欲到尊府拜望，偏偏的小弟穷忙。令兄可好？”那武生听了，眉头一皱，叹口气，道：“家兄已去世了！”项福惊讶，道：“怎么大恩人已故了！可惜，可惜！”又说了些欠情短礼没要紧的言语。

你道此人是谁？他乃陷空岛五义士，姓白名玉堂，绰号锦毛鼠的便是。当初项福原是耍拳棒、卖膏药的，因在街前卖艺，与人角持，误伤了人命。多亏了白玉堂之兄白锦堂，见他像个汉子，离乡在外，遭此官司，甚是可怜，因此将他极力救出，又助了盘川，叫他上京求取功名。他原想进京寻个进身之阶，可巧路途之间遇见安乐侯上陈州放赈。他打听明白，先宛转结交庞福，然后方荐与庞昱。庞昱正要寻觅一个勇士，助己为虐，把他收留在府内。他便以为荣耀已极。似此行为，便是下贱不堪之人了。闲言少叙。

且说项福正与玉堂说话，见有个老者上得楼来，衣衫襤褸，形容枯瘦，见了西面老者紧行几步，双膝跪倒，二目滔滔落泪，口中苦苦哀求。那老者仰面摇头，只是不允。展爷在那边看着，好生不忍。正要问时，只见白玉堂过来，问着老者道：“你为何向他如此？有何事体？何不对我说来？”那老者

见白玉堂这番形景，料非常人，口称：“公子爷有所不知，因小老儿欠了员外的私债，员外要将小女抵偿，故此哀求员外，只是不允。求公子爷与小老儿排解排解。”白玉堂闻听，瞅了老者一眼，便道：“他欠你多少银两？”那老者回过头来，见白玉堂满面怒色，只得执手答道：“原欠我纹银五两，三年未给利息，就是三十两，共欠银三十五两。”白玉堂听了冷笑，道：“原来欠银五两！”复又向老者道：“当初他借时，至今三年，利息就是三十两。这利息未免太轻些！”一回身，便叫跟人平三十五两，向老者道：“当初有借约没有？”老者闻听立刻还银子，不觉立起身来，道：“有借约。”忙从怀中掏出，递与玉堂。玉堂看了。从人将银子平来，玉堂接过，递与老者道：“今日当着大众，银约两交，却不该你的了。”老者接过银子，笑嘻嘻答道：“不该了！不该了！”拱拱手儿，即刻下楼去了。玉堂将借约交付老者，道：“以后似此等利息银两，再也不可借他的了。”老者答道：“不敢借了。”说罢，叩下头去。玉堂拖起，仍然归座。那老者千恩万谢而去。

刚走至展爷桌前，展爷说：“老丈不要忙。这里有酒，请喝一杯压压惊，再走不迟。”那老者道：“素不相识，怎好叨扰？”展爷笑道：“别人费去银子，难道我连一杯水酒也花不起么？不要见外，请坐了。”那老者道：“如此承蒙抬爱了。”便坐于下首。展爷与他要了一角酒吃着，便问：“方才那老者姓甚名谁？在哪里居住？”老儿说道：“他住在苗家集，他名叫苗秀。只因他儿子苗恒义在太守衙门内当经承，他便成了封君了，每每地欺负邻党，盘剥重利。非是小老儿受他的欺侮，便说他这些忿恨之言；不信，爷上打听，就知我的话不虚了。”展爷听在心里。老者吃了几杯酒，告别去了。

又见那边白玉堂问项福的近况如何。项福道：“当初多蒙令兄抬爱，救出小弟，又赠银两，叫我上京求取功名。不想路

遇安乐侯，蒙他另眼看待，收留在府。今特奉命前往天昌镇，专等要办宗要紧事件。”白玉堂闻听，便问道：“哪个安乐侯？”项福道：“焉有两个呢，就是庞太师之了安乐侯庞昱。”说罢，面有得色。玉堂不听则可，听了登时怒气喷喷，面红过耳，微微冷笑，道：“你敢则投在他门下了？好！”急唤从人会了帐，立起身来，回头就走，一直下楼去了。

展爷看的明白，不由暗暗称赞道：“这就是了。”又自忖道：“方才听项福说，他在天昌镇专等，我曾打听包公还得等几天到天昌镇。我何不趁此时，且至苗家集走走呢？”想罢，会钱下楼去了。真是行侠作义之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闲言少叙。

到了晚间初鼓之后，改扮行装，潜入苗家集，来到苗秀之家。所有窠房越脊，自不必说。展爷在暗中见有待客厅三间，灯烛明亮，内有人说话。蹑足潜踪，悄立窗下，细听正是苗秀问他儿子苗恒义道：“你如何弄了许多银子？我今日在潘家集也发了个小财，得了三十五两银子。”便将遇见了一个俊哥替还银子的话，说了一遍，说罢大笑。苗恒义亦笑道：“爹爹除了本银，得了三十两银子的利息；如今孩儿一文不费，白得了三百两银子。”苗秀笑嘻嘻地问道：“这是什么缘故呢？”苗恒义道：“昨日太守打发项福起身之后，又与侯爷商议一计，说项福此去成功便罢，倘不成功，叫侯爷改扮行装，私由东皋林悄悄入京，在太师府内藏躲，候包公查赈之后有何本章，再作道理。又打点细软箱笼并抢来女子金玉仙，叫他们由观音庵岔路上船，暗暗进京。因问本府：‘沿路盘川所有船只，须用银两多少？我好打点。’本府太爷哪里敢要侯爷的银子呢，反倒躬身说道：‘些须小事，俱在卑府身上。’因此回到衙内，立刻平了三百两银子，交付孩儿，叫我办理此事。我想侯爷所行

之事，全是无法无天的。如今临走，还把抢来的妇人暗送入京。况他又有许多的箱笼。到了临期，孩儿传与船户：他只管装去，到了京中费用多少，合他那里要；他若不给，叫他把细软留下，作为押帐当头。爹爹，想侯爷所作的俱是暗昧之事，一来不敢声张，二来也难考查。这项银两原是本府太爷应允，给与不给，侯爷如何知道。这三百两银子，难道不算白得吗？”展爷在窗外听至此，暗自说道：“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再不错的。”猛回头见那边又有一个人影儿一晃，及至细看，仿佛潘家楼遇见的武生，就是那替人还银子的俊哥儿，不由暗笑道：“白日替人还银子，夜间就讨帐来了。”忽然远远的灯光一闪。展爷惟恐有人来，一伏身盘柱而上，贴住房檐，往下观看，却又不见了那个人，暗道：“他也躲了。何不也盘在那根柱子上，我们二人闹个‘二龙戏珠’呢。”正自暗笑，忽见丫鬟慌慌张张跑至厅上，说：“员外，不好了！安人不见了！”苗秀父子闻听，吃了一惊，连忙一齐往后面跑去了。南侠急忙盘柱而下，侧身进入屋内，见桌上放着六包银子，外有一小包。他便揣起了三包，心中说道：“三包、一小包留下给那花银子的，叫他也得点利息。”抽身出来，暗暗到后边去了。

原来那个人影儿，果是白玉堂。先见有人在窗外窃听，后见他盘柱而上，贴立房檐，也自暗暗喝采，说此人本领不在他下。因见灯光，他便迎将上来，恰是苗秀之妻同丫鬟执灯前来登厕。丫鬟将灯放下，回身取纸。玉堂趁空，抽刀向着安人一晃，说道：“要嚷，我就是一刀！”妇人吓的骨软筋酥，哪里嚷得出来。玉堂伸手将那妇人提出了茅厕，先撕下一块裙子塞住妇人之口。好狠的玉堂！又将妇人削去双耳，用手提起掷在厕旁粮食囤内。他却在暗处偷看，见丫鬟寻主母不见，奔至前厅报信，听得苗秀父子从西边奔入，他却从东边转至前厅。此

时南侠已揣银走了。玉堂进了屋内一看，桌上只剩了三封银子，另一小包，心内明知是盘柱之人拿了一半，留下一半。暗暗承他的情，将银子揣起，他就走之乎也。

这里苗家父子赶至后面，一面追问丫鬟，一面执灯找寻。至粮囤旁，听见呻吟之声，却是妇人，连忙搀起细看，浑身是血，口内塞着东西，急急掏出。苏醒了，半晌，方才哎哟出来，便将遇害的情由，说了一遍，这才瞧见两个耳朵没了。忙差丫鬟仆妇搀入屋内，喝了点糖水。苗恒义猛然想起待客厅上还有三百两银子，连说：“不好！中了贼人调虎离山之计了。”说罢，向前飞跑。苗秀闻听，也就跟在后面。到了厅上一看，哪里还有银子咧！父子二人怔了多时，无可如何，惟有心疼怨恨而已。

未知端底，下回分晓。

第十四回 小包兴偷试游仙枕 勇熊飞助擒安乐侯

且说苗家父子丢了银子，因是暗昧之事，也不敢声张，竟吃了哑叭亏了。白玉堂揣着银子自奔前程。展爷是拿了银子，一直奔天昌镇去了。这且不言。

单说包公在三星镇审完了案件，歇马，正是无事之时。包兴记念着游仙枕，心中想道：“今晚我悄悄的睡睡游仙枕，岂不是好。”因此到晚间伺候包公安歇之后，便嘱咐李才说：“李哥，你今晚辛苦一夜。我连日未能歇息，今晚脱个空儿。

你要警醒些，老爷要茶水时，你就伺候。明日我再替你。”李才说：“你放心去罢，有我呢。彼此都是差使，何分你我。”

包兴点头一笑，即回至自己屋内，又将游仙枕看了一番，不觉困倦，即将枕放倒。头刚着枕，便入梦乡。出了屋门，见有一匹黑马，鞍辔俱是黑的，两边有两个青衣，不容分说，搀上马去。迅速非常，来到一个所在，似开封府大堂一般。下了马，心中纳闷：“我如何还在衙门里呢？”又见上面挂着一匾，写着“阴阳宝殿”。正在纳闷，又见来了一个判官，说道：“你是何人？擅敢假充星主，前来鬼混！”喝声：“拿下！”便出来了一个金甲力士，一声断喝，将包兴吓醒，出了一身冷汗。暗自思道：“凡事都有生成的造化。我连一个枕头都消受不了。判官说我假充星主；将来此枕，想是星主才睡得呢。怪不得李克明要送与星主。”左思右想，哪里睡得着呢，赌气起来，听了听方交四鼓，急忙来至包公住的屋内。只见李才坐在椅子上，前仰后合在那里打盹。又见灯花结了个如意儿烧了多长，连忙用烛剪剪了一剪。只见桌上有个字帖儿，拿起一看，不觉失声道：“这是哪里来的？”一句话将李才吓醒，连忙说道：“我没有睡呀。”包兴说：“没睡，这字帖儿打哪里来的？”李才尚未答言，只听包公问道：“什么字帖？拿来我看。”包兴执灯，李才掀帘，将字帖呈上。包公接来一看，便问道：“天有什么时候了？”包兴举灯向表上一看，说：“才交寅刻。”包公道：“也该起来了。”

二人服侍包公穿衣净面时，包公便叫李才去请公孙先生。不多时，公孙先生来到。包公便将字帖与他观看。公孙策接来，只见上面写道：“明日天昌镇，紧防刺客凶。分派众人役，分为两路行：一路东皋林，捉拿恶庞昱；一路观音庵，救活烈妇人。要紧，要紧！”旁有一行小字：“烈妇人即金玉仙。”公孙策道：“此字从何而来呢？”包公道：“何必管他的

来历，明日到天昌镇严加防范。再派人役，先生吩咐他们在两路稽查便了。”公孙策连忙退出，与王、马、张、赵四勇士商议。大家俱各小心留神。

你道此字从何而来？只因南侠离了苗家集奔至天昌镇，见包公尚未到来，心中一想：“恐包公匆忙来至，不及提防。莫若我迎将上去，遇便泄漏机关，包公也好早作准备。”好英雄！不辞辛苦，他便赶至三星镇。恰好三更，来至公馆，见李才睡着，也不去惊动他，便溜进去将纸条儿放下，仍回天昌镇等候去了。

且说次日包公到了天昌镇，进了公馆，前后左右搜查明白。公孙策暗暗吩咐马快、步快两个头儿，一名耿春，一名郑平，二人分为左右，稽查出入之人；叫王、马、张、赵四人围住老爷的住所，前后巡逻；自己同定包兴、李才护持包公。“倘有动静，大家知会，一齐动手。”分派已定，看看到了掌灯之时，处处灯烛照如白昼，外面巡更之人往来不断。别人以为是钦差大人居住，哪里知道是提防刺客呢。内里王、马、张、赵四人磨拳擦掌，暗藏兵器，百倍精神，准备捉拿刺客。真是防范的严谨！

到了三更之后，并无动静。只见外面巡更的，灯光明亮，照澈墙头。里面赵虎仰面各处里观睃，顺着墙外灯光，走至一株大榆树下。赵虎忽然往上一看，便嚷道：“有人了！”只这一声，王、马、张三人亦皆赶到，外面巡更之人也止住步了。掌灯一齐往树上观看，果然有个黑影儿。先前仍以为是树影；后来树上之人见下面人声嘶喊，灯火辉煌，他便动手动脚的。大家一见，便觉鼎沸起来。只听外面人道：“跳下去了，里面防范着！”谁知树上之人趁着这一声，便攥住树梢，将身悠起，趁势落在耳房上面，一伏身往起一纵，便到了大房前坡。赵虎嚷道：“好贼！哪里走？”话未说完，迎面飞下一垛瓦来。

楞爷急闪身，虽则躲过，他用力太猛，闹了个跟头。房上之人趁势扬腿，刚要越过屋脊，只听嘎哟一声，咕噜噜从房上滚将下来，恰落在四爷旁边。四爷一翻身，急将他按住。大家上前，先拔出背上的单刀，方用绳子捆了，推推拥拥，来见包公。

此时包公、公孙策便衣便帽，笑容满面，道：“好一个雄壮的勇士！堪称勇烈英雄。”回头对公孙策道：“先生，你替我松了绑。”公孙先生会意，假作吃惊，道：“此人前来行刺，如何放得？”包公笑道：“我求贤若渴，见了此等勇士，焉有不爱之理。况我与壮士又无仇恨，他如何肯害我，这无非是受小人的捉弄。快些松绑。”公孙策对那人道：“你听见了？老爷待你如此大恩，你将何以为报？”说罢，吩咐张、赵二人与他松了绑。王朝见他腿上钉着一枝袖箭，赶紧替他拔出。包公又吩咐包兴：“看座。”那人见包公如此光景，又见王、马、张、赵分立两旁，虎势昂昂，不由良心发现，暗暗夸道：“闻听人说，包公正直，又目识英雄，果不虚传。”一翻身扑倒在地，口中说道：“小人冒犯钦差大人，实实小人该死。”包公连忙说道：“壮士请起，坐下好讲。”那人道：“钦差大人在此，小人焉敢就坐。”包公道：“壮士只管坐了，何妨？”那人只得鞠躬坐了。包公道：“壮士贵姓尊名？到此何干？”那人见包公如此看待，不因不由的就顺口说出来了，答道：“小人名叫项福，只因奉庞昱所差，……”便一五一十，说了一遍。“不想大人如此厚待，使小人愧怍无地。”包公笑道：“这却是圣上隆眷过重，使我声名远播于外，故此招忌，谤我者极多。就是将来与安乐侯对面时，壮士当面证明，庶不失我与太师生之谊。”项福连忙称“是”。包公便吩咐公孙策与壮士好好调养箭伤。公孙策领项福去了。

包公暗暗叫王朝来，叫他将项福明是疏放，暗地拘留。王

朝又将袖箭呈上，说此乃南侠展爷之箭。包公闻听，道：“原来展义士暗中帮助。前日三星镇留下字柬，必也是义士所为。”心中不胜感羨之至。王朝退出。此时公孙先生已分派妥当，叫马汉带领马步头目耿春、郑平前往观音庵，截救金玉仙；又派张龙、赵虎前往东皋林，捉拿庞昱。

单说马汉带着耿春、郑平竟奔观音庵而来，只见驼轿一乘直扑庙前去了。马汉看见，飞也似的赶来。及至赶到，见旁有一人叫道：“贤弟为何来迟？”马汉细看，却是南侠，便道：“兄，此轿何往？”展爷道：“劣兄已将驼轿截取，将金玉仙安顿在观音庵内。贤弟来得正好，咱二人一同到彼。”说话间，耿春、郑平亦皆赶到，围绕着驼轿来至庙前，打开山门，里面出来一个年老的妈妈，一个尼姑。这妈妈却是田忠之妻杨氏。众人搭下驼轿，搀出金玉仙来。主仆见面，抱头痛哭。（原来杨氏也是南侠送信，叫她在此等候。）又将轿内细软俱行搬下。南侠对杨氏道：“你主仆二人就在此处等候，候你家相公官司完了时，叫他到此寻你。”又对尼姑道：“师傅用心服侍，田相公来时必有重谢。”吩咐已毕，便对马汉道：“贤弟回去，多多拜上老大人，就说：‘展昭另日再为稟见，后会有期。’将金玉仙下落稟复明白。她乃贞烈之妇，不必当堂对质。拜托，拜托！请了！”竟自扬长而去。马汉也不敢挽留，只得同耿春、郑平二人回归旧路，去稟知包公。这且不言。

再说张、赵二人到了东皋林，毫未见一点动静，赵虎道：“难道这厮先过去了不成？”张爷道：“前面一望无际，并无人行，焉有过去之理。”正说间，只见远远有一伙人乘马而来。赵爷一见，说：“来咧，来咧！哥，你我如此如此，庶不致于舛错。”张龙点头，带领差役隐在树后。众人催马，刚到此地，赵虎从马前一过，栽倒在地。张爷从树后转出来，便乱喊道：“不好了！不好了！撞死人了！”上前将庞昱马环揪住，

道：“你撞了人，还往哪里去？”众差役一齐拥上。众恶奴发话道：“你这些好大胆的人，竟敢拦挡侯爷不放。”张龙道：“谁管他侯爷公爷的，只要将我们的人救活了便罢。”众恶奴道：“好生撒野！此乃安乐侯，太师之子，改扮行装，出来私访。你们竟敢拦住去路，真是反了天了！”赵爷在地下听准是安乐侯，再无舛错，一咕噜爬起身来，先照着说话的劈面一掌，喊道：“我们反了天了！我们竟等着反了天的人呢！”说罢，先将庞昱拿下马来，差役掏出锁来锁上。众恶奴见事不祥，个个加上一鞭，唿的一声，俱各逃之夭夭了。张、赵追他不及，只顾庞昱，连追也不追。众人押解着奸侯，竟奔公馆而来。

要知端的，下回分晓。

第十五回 斩庞昱初试龙头铡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

且说张、赵二人押解庞昱到了公馆，即行将庞昱带上堂来。包公见他项带铁锁，连忙吩咐道：“你等太不晓事，侯爷如何锁得？还不与我卸去！”差役连忙上前，将锁卸下。庞昱到了此时，不觉就要屈膝。包公道：“不要如此。虽则不可以私废公，然而我与太师有师生之谊，你我乃年家弟兄，有通家之好，不过因有此案，要当面对质对质，务要实实说来，大家方有个计较。千万不要畏罪回避。”说毕，叫带上十父老并田忠、田起元及抢掠的妇女，立刻提到。包公按呈子一张一张讯

问。庞昱因见包公方才言语，颇有护他的意思；又见和容悦色，一味地商量，必要设法救他，“莫若他从实应了，求求包黑，或者看爹爹面上往轻里改正改正，也就没事了。”想罢，说道：“钦差大人不必细问，这些事体俱是犯官一时不明作成，此时后悔也是迟了。惟求大人笔下超生，犯官感恩不尽！”包公道：“这些事既已招承，还有一事，项福是何人所差？”恶贼闻听，不由的一怔，半晌，答道：“项福乃太守蒋完差来，犯官不知。”包公吩咐：“带项福。”只见项福走上堂来，仍是照常形色，并非囚禁的样子。包公道：“项福，你与侯爷当面质对。”项福上前，对恶贼道：“侯爷不必隐瞒，一切事体，小人已俱回明大人了。侯爷只管实说了，大人自有主见。”恶贼见项福如此，也只得应了是自己派来的。包公便叫他画供。恶贼此时也不能不画了。

画招后，只见众人证俱到。包公便叫各家上前厮认，也有父认女的，也有兄认妹的，也有夫认妻的，也有婆认媳的，纷纷不一，嚎哭之声不堪入耳。包公吩咐，叫他们在堂阶两边听候判断，又派人去请太守速到。包公便对恶贼道：“你今所为之事，理应解京。我想道途遥远，反受折磨。再者到京必归三法司判断，那时难免皮肉受苦。倘若圣上大怒，必要从重治罪。那时如何展转？莫若本阁在此发放了，倒觉得爽快。你想好不好？”庞昱道：“但凭大人作主，犯官安敢不遵？”包公登时把黑脸放下，虎目一瞪，吩咐：“请御刑！”只这三个字，两边差役一声喊，堂威震吓。只见四名衙役将龙头铡抬至堂上，安放周正。王朝上前抖开黄龙套，露出金煌煌、光闪闪、惊心落魄的新刑。恶贼一见，胆裂魂飞，才待开言，只见马汉早将他丢翻在地。四名衙役过来，与他口内衔了木嚼，剥去衣服，将芦席铺放（恶贼哪里还能挣扎），立刻卷起，用草绳束了三道。张龙、赵虎二人将他抬起，走至铡前，放入铡口，两

头平均。此时马汉、王朝黑面向里，左手执定刀靶，右手按定刀背，直瞅座上。包公将袍袖一拂，虎项一扭，口说“行刑”二字。王朝将彪躯一纵，两膀用力，只听唬喳一声，将恶贼登时腰斩，分为两头一边齐的两段。四名差役连忙跑上堂去，各各腰束白布裙，跑至铡前，有前有后，先将尸首往上一扶，抱将下去。张、赵二人又用白布擦抹铡口的血迹。堂阶之下，田起元主仆以及父老并田妇村姑见铡了恶贼庞昱，方知老爷赤心为国，与民除害，有念佛的，有趁愿的，也有胆小不敢看的。

包公上面吩咐：“换了御刑，与我将项福拿下！”听了一个“拿”字，左右一伸手便将项福把住。此时这厮见铡了庞昱，心内已然突突乱跳，今又见拿他，不由的骨软筋酥，高声说道：“小人何罪？”包公一拍堂木，喝道：“你这背反的奴才！本阁乃奉命钦差，你擅敢前来行刺。行刺钦差，即是叛朝廷，还说无罪？尚敢求生么？”项福不能答言。左右上前，照旧剥了衣服，带上木嚼，拉过一领粗席卷好。此时狗头铡已安放停当。将这无义贼行刑过了，擦抹御铡，打扫血迹，收拾已毕。

只见传知府之人上堂跪倒，禀道：“小人奉命前去传唤知府，谁知蒋完畏罪，自缢身死。”包公闻听，道：“便宜了这厮。”另行委员前去验看。又吩咐将田起元带上堂来，训诲一番：不该放妻子上庙烧香，以致生出此事，以后家门务要严肃，并叫他上观音庵接取妻子；老仆田忠替主鸣冤，务要好好看待他；从此努力攻书，以求上进。所有驼轿内细软，必系私蓄，勿庸验看，俱着田忠领讫。又吩咐父老：“各将妇女带回，好好安分度日。本阁还要按户稽查花名，秉公放赈，以抒民困，庶不负圣上体恤之鸿恩。”众人一齐叩头，欢欢喜喜而散。老爷立刻叫公孙策打了摺底看过，并将原呈招供一齐封

妥，外边夹片一纸，请旨补放知府一缺，即日拜发，赍京启奏去了。一面出示委员稽查户口，放赈，真是万民感仰，欢呼载道。

一日，批擢回来，包公恭接。叩拜毕，打开一看，见朱批甚属夸奖：“至公无私，所办甚是。知府一缺，即着拣员补放。”包公暗自沉吟道：“圣上纵然隆眷优渥，现有老贼庞吉在京，见我铡了他的爱子，他焉有轻轻放过之理。这必是他别进谗言，安慰妥了，候我进京时他再摆布于我。一定是这个主意。老贼呀，老贼！我包某秉正无私，一心为国，焉怕你这鬼祟祟。如今趁此权衡未失，放完赈后，偏要各处访查访查，要作几件惊天动地之事，一来不负朝廷，二来与民除害，三来也显显我包某胸中的抱负。”谁知老爷想到此地，下文就真生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来。

你道是何事件？自从包公秉正放赈已完，立意要各处访查，便不肯从旧路回来，特由新路而归。一日，来至一个所在，地名草州桥东，乘轿慢慢而行。猛然听的咯吱一阵乱响，连忙将轿落平。包兴下马仔细看时，双杆皆有裂纹，幸喜落平地，险些儿双杆齐折。禀明包公，吩咐带马。将马带过，老爷刚扳鞍上去，那马嘶的一声往旁一闪，幸有李才在外首坠镫，连忙拢住。老爷暗想：“此马随我多年，它有三不走：遇歹人不走，见冤魂不走，有刺客不走。难道此处有事故不成？”将马带住，叫包兴唤地方。

不多时，地方来到马前，跪倒。老爷闪目观瞧，见此人年有三旬上下，手提一根竹竿，口称：“小人地方范宗华，与钦差大人叩头。”包公问道：“此处是何地名？”范宗华道：“不是河，名叫草州桥。虽然有个平桥，却没有桥，也无有草。不知当初是怎么起的这个名儿，连小人也闹的纳闷儿。”两旁轰喝：“少说！少说！”老爷又问道：“可有公馆没有？”范宗华

道：“此处虽是通衢大道，却不是镇店马头，也不过是荒凉幽僻的所在，如何能有公馆呢？再者也不是站头，……”包兴在马上着急，道：“没公馆，你就说没公馆就完了，何必这许多的话？”老爷在马上用鞭指着，问道：“前面高大的房子是何所在？”范宗华回道：“那是天齐庙。虽然是天齐庙，里面是菩萨殿、老爷殿、娘娘殿俱有，旁边跨所还有土地祠。就只老道看守，因没有什么香火，也不能多养活人。”包兴道：“你太唠叨了！谁问你这些？”老爷吩咐：“打道天齐庙。”两旁答应。老爷将马一带，竟奔天齐庙。

包兴上马一抖丝缰，先到天齐庙，撵开闲人，并告诉老道：“软差大人打此经过，一概茶水不用。你们伺候完了香，连忙躲开。我们大人是最爱清静的。”老道连连答应“是”。正说间，包公已到。包兴连忙接马。包公进得庙来，便吩咐李才在西殿廊下设了公座。老爷带包兴至正殿。老道将香烛预备齐全，伺候焚香已毕。包兴使个眼色，老道连忙回避。包公下殿，来至西廊，入了公位，吩咐众人俱在庙外歇息，独留包兴在旁，暗将地方叫进来。

包兴悄悄把范宗华叫到。他又给包兴打了个千儿。包兴道：“我瞧你很机灵，就是话太多了。方才大人问你，你就拣近的说就完咧。什么枝儿叶儿的，闹一大郎当，作什么？”范宗华连忙笑着说：“小人惟恐话回的不明白，招大人嗔怪，故此要往清楚里说。谁知话又多了。没什么说的，求二太爷担待小人罢！”包兴道：“谁来怪你？不过告诉你，恐其话太多，反招大人嗔怪。如今大人又叫你呢。你见了大人，问什么答应什么，不必唠叨了。”

范宗华连连答应，跟包兴来至西廊，朝上跪倒。包公问道：“此处四面可有人家没有？”范宗华禀道：“南通大道，东有榆树林，西有黄土岗，北边是破窑；共有不足二十家人

家。”老爷便着地方抗了高脚牌，上面写“放告”二字，叫他知会各家，如有冤枉前来天齐庙申诉。范宗华应“是”，即抗了高脚牌，奔至榆树林，见了张家，便问：“张大哥，你打官司不打？”见了李家，便问：“李老二，你冤枉不冤枉？”招的众人无不大骂：“你是地方，总盼人家打官司，你好讹钱！我们过的好好清静日子，你找上门来叫打官司。没有什么说的，要打官（观）音寺儿，就合你打。什么东西！趁早儿滚开！真他妈的丧气！你怎么配当地方呢？你给我走罢！”范宗华无奈，又到黄土岗，也是如此，被人痛骂回来了。他却不怕骂，不辞辛苦，来到破窑地方，又嚷道：“今有包大人在天齐庙宿坛放告，有冤枉的没有？只管前去申冤。”一言未了，只听有人应道：“我有冤枉，领我前去。”范宗华一看，说道：“哎哟！我的妈呀！你老人家有什么事情，也要打官司呢？”

谁知此位婆婆，范宗华他却认得，可不知底里，只知道是秦总管的亲戚，别的不知。这是什么缘故呢？只因当初余忠替了娘娘殉难，秦凤将娘娘顶了余忠之名抬出宫来，派亲信之人送到家中，吩咐与秦母一样侍奉。谁知娘娘终日思想储君，哭的二目失明。那时范宗华之父名唤范胜，当时众人俱叫他“剩饭”，正在秦府打杂，为人忠厚老实好善。娘娘因他爱行好事，时常周济赏赐他，故此范胜受恩极多。后来秦凤自焚身死，秦母亦相继而亡，所有子孙不知娘娘是何等人。所谓“人在人情在，人亡两无交”。娘娘在秦宅存身不住，故此离了秦宅，无处栖身，范胜欲留他在家，娘娘决意不肯。幸喜有一破窑，范胜收拾了收拾，搀扶娘娘居住。多亏他时常照拂：每遇阴天下雨，他便送了饭来。又恐别人欺负她，叫儿子范宗华在窑外搭了个窝铺，坐冷子看守。虽是他答报受德受恩之心，哪里知道此位就是落难的娘娘。后来范胜临危，还告诉范宗华道：“破窑内老婆婆，你要好好侍奉他，当初是秦总管派

人送到家中。此人是个有来历的，不可怠慢。”这也是他一生行好，竟得了一个孝顺的儿子。范宗华自父亡之后，真是遵依父训，侍奉不衰。平时即以老太太呼之，又叫妈妈。

现今娘娘要告状，故问：“你老人家有什么事情，也要告状呢？”娘娘道：“为我儿子不孝，故要告状。”范宗华道：“你老人家可是悖晦了。这些年也没见你老人家说有儿子，今儿忽然又告起儿子来了。”娘娘道：“我这儿子，非好官不能判断。我常听见人说，这包公老爷善于判断阴阳，是个清正官儿，偏偏他总不从此经过，故此耽延了这些年。如今他既来了，我若不趁此时申诉，还要等待何时呢？”范宗华听罢，说：“既是如此，我领了你老人家去。到了那里，我将竹杖儿一拉，你可就跪下，好歹别叫我受罪。”说着话，拉着竹杖，领到庙前，先进内回禀，然后将娘娘领进庙内。

到了公座之下，范宗华将竹杖一拉，娘娘连理也不理。他又连拉了几拉，娘娘反将竹杖往回里一抽。范宗华好生地着急。只听娘娘说道：“大人吩咐左右回避，我有话说。”包公闻听，便叫左右暂且退出。座上方说道：“左右无人，有什么冤枉，诉将上来。”娘娘不觉失声道：“哎哟！包卿！苦煞哀家了！”只这一句，包公座上不胜惊讶。包兴在旁，急冷冷打了个冷战。登时包公黑脸也黄了。包兴暗说：“我……我的妈呀！闹呵，审出哀家来了！我看这事怎么好呢？”

未识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学士怀忠假言认母 夫人尽孝祈露医睛

且说包公见贫婆口呼包卿，自称哀家，平人如何有这样口气。只见娘娘眼中流泪，便将已往之事，滔滔不断，述说一番。包公闻听，吓得惊疑不止，连忙立起身来，问道：“言虽如此，不知有何证据？”娘娘从里衣内，掏出一个油渍渍的包儿。包兴上前，不敢用手来接，撩起衣襟，向前兜住，说道：“松手罢。”娘娘放手，包儿落在衣襟。包兴连忙呈上。千层万裹，里面露出黄缎袱子来。打开袱子一看，里面却是金丸一粒，上刻着“玉宸宫”字样并娘娘名号。包公看罢，急忙包好，叫包兴递过，自己离了座位。包兴会意，双手捧过包儿，来至娘娘面前，双膝跪倒，将包儿顶在头上，递将过去；然后一拉竹杖，领至上座。入了座位，包公秉正参拜。娘娘吩咐：“卿家平身。哀家的冤枉，全仗卿家了。”包公奏道：“娘娘但请放心。臣敢不尽心竭力以报君乎？只是目下耳目众多，恐有泄漏，实属不便；望祈娘娘赦臣冒昧之罪，权且认为母子，庶免众口纷纷，不知凤意如何？”娘娘道：“既如此，但凭吾儿便了。”包公又往上叩头谢恩，连忙立起，暗暗吩咐包兴，如此如此。

包兴便跑至庙外，只见县官正在那里吆喝地方呢，“钦差大人在此宿坛，你为何不早早禀我知道？”范宗华分辩道：“大人到此问这个，又问那个，又派小人放告，多少差使，连

一点空儿无有，难道小人还有什么分身法不成？”一句话惹恼了县官，一声断喝：“好奴才！你误了差使，还敢强辩？就该打了你的狗腿！”说至此，恰好包兴出来，便说道：“县太爷算了罢，老爷自己误了，反倒怪他。他是张罗不过来呀。”县官听了，笑道：“大人跟前，须是不好看。”包兴道：“大人也不嗔怪，不要如此了。大人吩咐咧，立刻叫贵县备新轿一乘，要伶俐丫鬟二名，并上好衣服簪环一分，急速办来，立等立等！再者公馆要分内外预备。所有一切用度花费的银两，叫太爷务必开清，俟到京时再为奉还。”又向范宗华笑道：“你起来罢，不用跪着了。方才你带来的老婆婆，如今与大人母子相认了。老太太说你素日很照应，还要把你带进京去呢！你就是伺候老太太的人了。”范宗华闻听，犹如入云端的一般，乐得他不知怎么样才好。包兴又对县官道：“贵县将他的差使止了罢。大人吩咐，叫他随着上京，沿途上伺候老太太，怎么把他也打扮打扮才好。这可打老爷个秋丰罢。”县官连连答应道：“使得，使得。”包兴又道：“方才分派的事，太爷赶紧就办了罢。并将他带去，就叫他押解前来就是了。务必先将衣服首饰丫鬟，速速办来。”县官闻听，赶忙去了。

包兴进庙禀复了包公，又叫老道将云堂小院打扫干净。不多时，丫鬟二名并衣服首饰一齐来到，服侍娘娘在云堂小院沐浴更衣，不必细说。包公就在西殿内安歇，连忙写了书信，密封好，叫包兴乘马先行进京，路上务要小心。

包兴去后，范宗华进来与包公叩头，并回明轿马齐备、县官沿途预备公馆之事。包公见他通身换了服色，真是人仗衣帽，却不似先前光景。包公便吩咐他一路小心伺候，“老太太自有丫鬟服侍，你无事不准入内。”范宗华答应退出。他却很知规矩，以为破窑内的婆婆如今作了钦差的母亲，自然非前可比。他哪里知道，那婆婆便是天下的国母呢！至次日，将轿抬

至云堂小院的门首，丫鬟服侍娘娘上轿。包公手扶轿杆，一同出庙。只见外面预备停当，拨了四名差役跟随老太太，范宗华随在轿后，也有匹马。县官又派了官兵四名护送。包公步行有一箭多地，便说道：“母亲先进公馆，孩儿随后即行。”娘娘说道：“吾儿在路行程，不必多礼。你也坐轿走罢。”包公连连称“是”，才方退下。众人见包公走后，一个个方才乘马，也就起了身了。

这样一宗大事别人可瞒过，惟有公孙先生心下好生疑惑，却又猜不出是什么底细。况且大人与包兴机密至甚，先差包兴入京送信去了。想来此事重大，不可泄漏的，因此更不敢问，也不向王、马、张、赵提起，惟有心中纳闷而已。

单说包兴揣了密书，连夜赶到开封。所有在府看守之人，俱各相见。众人跪请了老爷的钧安。马夫将马牵去喂养刷溜，不必细表。包兴来到内衙，敲响云牌。里面妇女出来问明，见是包兴，连忙告诉丫鬟，禀明李氏诰命。诰命正因前次接了报摺，知道老爷已将庞昱铡死，惟恐太师怀恨，欲生奸计，每日提心吊胆；今日忽见包兴独自回来，不胜惊骇，急忙传进。见面，夫人先问了老爷安好。包兴急忙请安，答道：“老爷甚是平安，先打发小人送来密书一封。”说罢，双手一呈。丫鬟接过，呈与夫人。夫人接来，先看皮面上写着“平安”二安。即将外皮拆去，里面却是小小封套，正中签上写着“夫人密启”。夫人忙用金簪挑开封套，抽出书来一看，上言在陈州认了太后李娘娘，假作母子，即将佛堂东间打扫洁净，预备娘娘住宿。夫人以婆媳礼相见，遮掩众人耳目，千万不可走漏风声。后写着：“看后付丙。”诰命看完，便问包兴：“你还回去么？”包兴回道：“老爷吩咐小人，面递了书信，仍然迎着回去。”夫人道：“正当如此。你回去迎着老爷，就说我按着书信内所云，俱已备办了。请老爷放心。这也不便写回信。”叫

丫鬟拿二十两银子赏他。包兴连忙谢赏，道：“夫人没有什么吩咐，小人喂喂牲口也就赶回去了。”说罢，又请了一个稟辞的安。夫人点头，说：“去罢，好好的伺候老爷。你不用我嘱咐。告诉李才，不准懒惰。眼看差竣就回来了。”包兴连连应“是”，方才退出。自有相好众人约他吃饭。包兴一壁道谢，一壁擦面。然后大家坐下吃饭，未免提了些官事：路上怎么防刺客，怎么铡庞昱。说至此，包兴便问：“朝内老庞没有什么动静呀？”伙伴答道：“可不是。他原参奏来着。上谕甚怒，将他儿子招供摔下来了。他瞧见，没有什么说的了，倒请了一回罪。皇上算是恩宽，也没有降不是。大约咱们老爷这个毒儿种得不小，将来总要提防便了。”包兴听罢，点了点头儿。又将陈州认母一节略说大概，以安众心。惟恐娘娘轿来，大家盘诘之时不便。说罢，急忙吃毕。马夫拉过马来，包兴上去，拱拱手儿，加上一鞭，他便迎上包公去了。

这里诰命照书信预备停当，每日至至诚诚，敬候凤驾。一日，只见前拔差役来了二名，进内衙敲响云牌，回道：“太夫人已然进城，离府不远了。”诰命忙换了吉服，带领仆妇丫鬟在三堂后恭候。不多时，大轿抬至三堂落平，役人轿夫退出，掩了仪门，诰命方至轿前。早有丫鬟掀起轿帘，夫人亲手去下扶手，双膝跪倒，口称：“不孝媳妇包拯之妻李氏接见娘亲，望婆婆恕罪。”太后伸手，李氏诰命忙将双手递过，彼此一拉。娘娘说道：“媳妇吾儿起来。”诰命将娘娘轻轻扶出轿外，搀至佛堂净室。娘娘入座。诰命递茶，回头吩咐丫鬟等，将跟老太太的丫鬟让至别室歇息。诰命见屋内无人，复又跪下，方称：“臣妾李氏，愿娘娘千岁，千千岁。”太后伸手相搀，说道：“吾儿千万不可如此，以后总以婆媳相称就是了。惟恐拘了国礼，倘有泄漏，反为不美。俟包卿回来再作道理。况且哀家姓李，媳妇你也姓李，咱娘儿就是母女。你不是我媳妇，是

我女儿了。”诰命连忙谢恩。娘娘又将当初遇害情由，悄悄诉说一番，不觉昏花二目又落下泪来，自言：“二目皆是思君想子哭坏了，到如今诸物莫睹，可怎么好？”说罢，又哭起来。诰命在旁流泪，猛想起一物善能治目，“我何不虔诚祷告，倘能祈得天露将娘娘凤目治好，一来是尽我一点忠心，二来也不辜负了此宝。”欲要奏明，惟恐无效；若是不奏，又恐娘娘临期不肯洗目。想了多时，只得勉强奏道：“臣妾有一古今盆，上有阴阳二孔，取接天露，便能医目重明。待今晚臣妾叩求天露便了。”娘娘闻听，暗暗说道：“好一个贤德的夫人！她见我痛伤入心，就如此的宽慰于我，莫要负她的好意。”便道：“我儿，既如此，你就叩天求露，倘有至诚格天，二目复明，岂不大妙呢！”诰命领了懿旨，又叙了一回闲话。伺候晚膳已毕，诸事分派妥当，方才退出。

看看掌灯以后，诰命洗净了手，方将古今盆拿出，吩咐丫鬟秉烛来至园中，至诚焚香，祷告天地；然后捧定金盆，叩求天露。真是忠心感动天地。一来是诰命至诚，二来是该国母的难满：起初盆内潮润，继而攒聚露珠，犹如哈气一般；后来渐渐大了，只见滴溜溜满盆乱转，仿佛滚盘珠相似，左旋右转，皆流入阴阳孔内，便不动了。诰命满心欢喜，手捧金盆，擎至净室，只累得两膀酸麻，汗下如雨。恰好娘娘尚未安寝，诰命捧上金盆。娘娘伸玉腕蘸露洗目，只觉冷飕飕透澈心腑，香馥馥透入泥丸，登时两额角微微出了点香汗，二目中稍觉转动。闭目息神，不多时，忽然心花开朗，胸膈畅然。眼乃心之苗，不由的将二目一睁，哪知道云翳早退，瞳子重生，已然黑白分明，依旧的盈盈秋水了。娘娘这一欢喜，真是非常之乐，诰命更觉欢喜。娘娘把手一拉诰命，方才细细看了一番。只见两旁有多少丫鬟，只得说道：“亏我儿至诚感格，将老身二目医好，都是出于媳妇孝心。”说着，说着，不由的一阵伤惨。诰

命一见，连忙劝慰，道：“母亲此病原因伤心过度，如今初愈，只有欢喜的，不要悲伤。”娘娘点头，道：“此言甚是。我如今俱各看见了，再也不伤心了。我的儿，你也歇息去罢。有话，咱们母女明日再说罢。可是你说的，我二目甫愈，也该闭目养养神。”夫人见如此说，方才退出。叫丫鬟携了金盆，并嘱咐众人好生服侍，又派两个得用的丫鬟前来帮着。吩咐已毕，慢慢回转卧室去了。

次日，忽见包兴前来，禀道：“老爷已然在大相国寺住了，明日面了圣，方能回署。”夫人说：“知道了。”包兴退出。

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开封府总管参包相 南清宫太后认狄妃

且说李太后自凤目重明之后，多亏了李诰命每日百般劝慰，诸事遂心，以致饮食起居无不合意，把个老太后哄得心儿里喜欢，已觉玉容焕发，精神倍长，迥不是破窑的形景了。惟有这包兴回来说：“老爷在大相国寺住宿，明日面圣。”诰命不由的有些悬心，惟恐见了圣上，提起庞昱之事，奏对梗直，致干圣怒，心内好生放心不下。

谁知次日，包公入朝见驾，奏明一切。天子甚夸办事正直，深为嘉赏，钦赐五爪蟒袍一袭、攒珠宝带一条、四喜白玉班指一个、珊瑚豆大荷包一对。包公谢恩。早朝已毕，方回至

开封府。所有差役人等叩安。老爷连忙退入内衙，照旧穿着朝服。诰命迎将出来。彼此见礼后，老爷对夫人说道：“欲要参见太后，有劳夫人代为启奏。”夫人领命，知道老爷必要参见，早将仆妇丫鬟吩咐不准跟随，引至佛堂静室。

夫人在前，包公在后，来至明间，包公便止步。夫人掀帘入内，跪奏：“启上太后，今有龙图阁大学士兼理开封府臣包拯，差竣回京，前来参叩凤驾。”太后闻听，便问：“吾儿在哪里？”夫人奏道：“现在外间屋内。”太后吩咐：“快宣来。”夫人掀帘，早见包公跪倒尘埃，口称：“臣包拯参见娘娘，原娘娘千岁，千千岁。臣革室狭隘，有屈凤驾，伏乞赦宥。”说罢，匍匐在地。太后吩咐：“吾儿抬起头来。”包公秉正跪起。娘娘先前不过闻声，如今方才见面。见包公方面大耳，阔口微须，黑漆漆满面生光，闪灼灼双睛暴露，生成福相，长成威颜，跪在地下，还有人高。真乃是“丹心耿耿冲霄汉，黑面沉沉镇鬼神”。太后看罢，心中大喜，以为仁宗有福，方能得这样能臣。又转想自己受此沉冤，不觉得滴下泪来，哭道：“哀家多亏你夫妇这一番的尽心。哀家之事，全仗包卿了。”包公叩头，奏道：“娘娘且免圣虑，微臣相机而作，务要秉正除奸，以匡国典。”娘娘一壁拭泪，一壁点头，说道：“卿家平身，歇息去罢。”包公谢恩，鞠躬退出。诰命仍将软帘放下，又劝娘娘一番。外面丫鬟见包公退出，方敢进来伺候。娘娘又对诰命说：“媳妇呀，你家老爷刚然回来，你也去罢，不必在此伺候了。”这原是娘娘一片爱惜之心，谁知反把个诰命说得不好意思，满面通红起来，招的娘娘也笑了。丫鬟掀帘，夫人只得退出，回转卧室。

只见外面搬进行李，仆妇丫鬟正在那里接收。诰命来至屋内，只见包公在那里吃茶，放下茶杯，立起身来，笑道：“有劳夫人，传宣官差完了。”夫人也笑了，道了鞍马劳乏。彼此

寒暄一番，方才坐下。夫人便问一路光景，“为庞昱一事，妾身好生担心。”又悄悄问如何认了娘娘。包公略略述说一番，夫人也不敢细问。便传饭，夫妻共桌而食。食罢，吃茶，闲谈几句。

包公到书房料理公事。包兴回道：“草州桥的衙役回去，请示老爷有什么分派？”包公便问：“在天齐庙所要衣服簪环，开了多少银子？就叫他带回。叫公孙先生写一封回书道谢。”皆因老爷今日才下马，所有事件暂且未回。老爷也有些劳乏，便回后歇息去了。一宿不提。

至次日，老爷正在卧室梳洗，忽听包兴在廊下轻轻咳了一声。包公便问：“什么事？”包兴隔窗禀道：“南清宫宁总管特来给老爷请安，说有话要面见。”包公从不接交内官，今见宁总管忽然亲身来到，未免将眉头一皱，说道：“他要见我作什么？你回复他，就说我办公事不能接见。如有要事，候明日朝房再见罢。”包兴刚要转身，只听夫人说：“且慢！”包兴只得站住，却又听不见里面说些什么。迟了多时，只听包公道：“夫人说的也是。”便叫包兴：“将他让在书房待茶，说我梳洗毕，即便出迎。”包兴转身出去了。

你道夫人适才与包公悄悄相商，说些什么？正是为娘娘之事，说：“南清宫现有狄娘娘。知道宁总管前来，为着何事呢？老爷何不见他，问问来历。倘有机缘，娘娘若能与狄后见面，那时便好商量了。”包公方肯应允，连忙梳洗冠带，前往书房而来。

单说包兴奉命来请宁总管，说：“我们老爷正在梳洗，略为少待，便来相见。请太铺书房少坐。”老宁听见“相见”二字，乐了个眉开眼笑，道：“有劳管家引路。我说咱家既来了，没有不赏脸的。素来的交情，焉有不赏见之理呢？”说着，说着，来至书房。李才连忙赶出掀帘。宁总管进入书房，

见所有陈设毫无奢华俗态，点缀而已，不觉的啧啧称美。包兴连忙点茶让坐，且在下首相陪。宁总管知道是大人的亲信，而且朝中时常见面，亦不敢小看于他。

正在攀话之际，忽听外面老爷问道：“请进来没有？”李才回道：“已然请至。”包兴连忙迎出，已将帘子掀起，包公进屋。只见宁总管早已站立相迎，道：“咱家特来给大人请安。一路劳乏，辛辛苦苦。原要昨日就来，因大人乏乏的身子不敢起动，故此今早前来，惟恐大人饭后有事。大人可歇过乏来了？”说罢，倒地一揖。包公连忙还礼，道：“多承太辅惦念。未能奉拜，反先劳驾，心实不安。”说罢让坐，从新点茶。包公便道：“太辅降临，不知有何见教？望祈明示。”宁总管嘻嘻笑道：“咱家此来，不是什么官事。只因六合王爷深敬大人忠正贤能，时常在狄娘娘跟前提及。娘娘听了，甚为欢喜。新近大人为宠显一事，先斩后奏，更显得赤心为国，不畏权奸。我们王爷下朝，就把此事奏明娘娘，把个娘娘乐得了不得，说：‘这才是匡扶社稷治世的贤臣呢！’却又教导了王爷一番，说我们王爷年轻，总要跟着大人学习，作一个清心正直的贤王呢，庶不负圣上洪恩。我们王爷也是羡慕大人得很呢，只是无故的又不能亲近。咱家一想，目下就是娘娘千秋华诞，大人何不备一份水礼前去庆寿？从此亲亲近近，一来不辜负娘娘一番爱喜之心，二来我们王爷也可以由此跟着大人学习些见识，岂不是件极好的事呢？故此今日我特来送此信。”包公闻听，暗自沉吟道：“我本不接交朝内权贵，奈因目下有太后之事。当今就知狄后是生母，哪里知道生母受如此之冤。莫如将计就计，如此如此，倘有机缘，倒省了许多曲折。再者六合王亦是贤王，就是接交他，也不玷辱于我。”想罢，便问道：“但不知娘娘圣诞，在于何时？”宁总管道：“就是明日寿诞，后日生辰。不然，我们怎么赶獐的似的呢？只因事在临迩，故

此特来送信。”包公道：“多承太辅指教挂心，敢不从命。还有一事，我想娘娘圣诞，我们外官是不能面叩的。现在家慈在署，明日先送礼，后日正期，家慈欲亲身一往，岂不更亲近么？未知可否？”宁总管闻听：“喂哟！怎么老太太到了？如此更好，咱家回去，就在娘娘前奏明。”包公致谢，道：“又要劳动太辅了。”老宁道：“好说，好说！既如此，咱家就回去了。先替我在老太太前请安罢。等后日我在宫内，再接待她老人家便了。”包公又托咐了一回：“家慈到宫时，还望照拂。”宁总管笑道：“这还用着大人吩咐？老人家前当尽心的，咱们的交情要紧。不用送，请留步罢。”包公送至仪门，宁总管再三拦阻，方才作别而去。

包公进内，见了夫人，细述一番，就叫夫人将方才之事，暗暗奏明太后。夫人领命，往静室去了。包公又来到书房，吩咐包兴备一份寿礼，明日送往南清宫去；又嘱他好好看待范宗华，事毕自有道理，千万不可泄漏底里与他。包兴也深知此事重大。慢说范宗华，就是公孙先生、王、马、张、赵诸人也被他瞒个结实。

至次日，包兴已办成寿礼八色，与包公过了目，也无非是酒、烛、桃、面等物。先叫差役挑往南清宫，自己随后乘马来至南清宫横街，已见人夫轿马，送礼物的，抬的抬，扛的扛，人声嘈杂，拥挤不开，只得下马，吩咐人役：“俟这些人略散散时，再将马溜至王府。”自己步行至府门，只见五间宫门，两边大炕上坐着多少官员。又见各处送礼的俱是手捧名帖，低言回话，那些王府官们还待理不理的。包兴见此光景，只得走上台阶，来至一位王官的跟前，从怀中掏出帖来，说道：“有劳老爷们，替我回禀一声。”才说至此，只见那人将眼一翻，说：“你是哪里的？”包兴道：“我乃开封府……”才说了三个字，忽见那人站起来，说：“必是包大人送礼来的。”包兴道：

“正是。”那人将包兴一拉，说：“好兄弟，辛苦辛苦。今早总管爷就传出谕来，说大人那里今日必送礼来，我这里正等候着呢。请罢，咱们里面坐着。”回头又吩咐本府差役：“开封府包大人的礼物在哪里？你们倒是张罗张罗呀！”只听见有人早已问下去：“哪是包大人礼物？挑往这里来。”

此时那王府官已将包兴引至书房，点茶陪坐，说道：“我们王爷今早就吩咐了，说道：‘大人若送礼来，赶紧回禀。’兄弟既来了，还是要见王爷？还是不见呢？”包兴答道：“既来了，敢则是见见好。只是又要劳动大老爷了。”那人闻听，道：“好兄弟，以后把老爷收了，咱们都是好兄弟。我姓王行三，我比兄弟齿长几岁，你就叫我三哥。兄弟再来时，你问秃王三爷就是我。皆因我谢顶太早，人人皆叫我王三秃子。”说罢，一笑。只见礼物挑进，王三爷俱瞧过了，拿上帖，辞了包兴，进内回话去了。

不多时，王三爷出来，对包兴道：“王爷叫在殿上等着呢。”包兴连忙跟随王三来至大殿，步上玉阶，绕走丹墀，至殿门以外，但见高卷帘栊，正面一张太师椅上，坐着一位束发金冠、蟒袍玉带的王爷，两边有多少内辅伺候。包兴连忙叩头。只听上面说道：“你回去上复你家老爷，说我问好。如此费心多礼，我却领了。改日朝中面见了，再谢。”又吩咐内辅：“将原帖璧回。给他谢帖，赏他五十两银子。”内辅忙交与王三。王三在旁悄悄说：“谢赏。”包兴叩头站起，仍随王三爷。才下银安殿，只见那旁宁总管笑嘻嘻迎来，说道：“主管，你来了么？昨日叫你受乏。回去见了大人，就提我已在娘娘前奏明了，明日请老太太只管来。老娘娘说了，不在拜寿，为的是说说话儿。”包兴答应。宁总管说：“恕我不陪了。”包兴回说：“太辅请治事罢。”方随着王三爷出来，仍要让至书房，包兴不肯。王三爷将帖子银两交与包兴。包兴道了

乏，直至宫门，请王三爷留步。王三爷务必瞅着包兴上马。包兴无奈，道：“恕罪。”下了台阶，马已拉过。包兴认镫上马，口道：“磕头了，磕头了。”加鞭前行，心内思想：“我们八色水礼才花了二十两银子，王爷倒赏了五十两，真是待下恩宽。”

不多时，来至开封府，见了包公，将话一一回禀。包公点头，来在后面，便问夫人：“见了太后，启奏的如何？”夫人道：“妾身已然回明。先前听了为难，说：‘我去穿何服色？行何礼节？’妾身道：‘娘娘暂屈凤体，穿一品服色。到了那里，大约狄娘娘断没有居然受礼之理。事到临期，见景生情，就混过去了。倘有机缘，泄漏实情，明是庆寿，暗里却是进宫之机会。不知凤意如何？’娘娘想了一想，方才说：‘事到临头，也不得不如此了。只好明日前往南清宫便了。’”包公听见太后已经应允，不胜欢喜，便告诉夫人派两个伶俐丫鬟跟去，外面再派人护送。

至次日，仍将轿子搭至三堂之上上轿，轿夫退出，掩了仪门。此时诰命已然伺候娘娘，梳洗已毕。及至换了服色之时，娘娘不觉泪下。诰命又劝慰几句，总以大义为要，方才换了。收拾已完，夫人吩咐丫鬟等俱在三堂伺候。众人散出。诰命从新叩拜，此一拜不甚要紧，慢说娘娘，连诰命夫人也止不住扑簌簌泪流满面。娘娘用手相搀，哽噎的连话也说不出。还是诰命强忍悲痛，切嘱道：“娘娘此去，关乎国典礼法，千万别见景生情，透了真实。不可因小节误了大事。”娘娘点头，含泪道：“哀家二十载沉冤，多亏了你夫妇二人！此去若能重入宫闱，那时宣召我儿，再叙心曲便了。”夫人道：“臣妾理应朝贺，敢不奉召。”说罢，搀扶娘娘出了门，慢慢步至三堂之上。诰命伺候娘娘上轿坐稳，安好扶手。丫鬟放下轿帘。只听太后说：“媳妇我儿，回去罢。”其声甚惨。诰命答应，退入

屏后。外面轿夫进来，将轿抬起，慢慢地出了仪门。却见包公鞠躬伺候，上前手扶轿杆，跟随出了衙署。娘娘看得明白，吩咐：“我儿回去罢，不必远送了。”包公答应“是”，止住了步，看轿子落了台阶。又见那壁厢范宗华远远对着轿了，磕了一个头。包公暗暗点首，道：“他不但有造化，并且有规矩。”只见包兴打着顶马，后面拥护多人，围随着去了。

包公回身进内，来到后面，见夫人眼睛哭得红红儿的，知是方才与娘娘作别未免伤心，也不肯细问，不过悄悄的又议论一番：“娘娘此去不知见了狄后，是何光景？且自静听消息便了。”妄拟多时，又与诰命谈了些闲话。夫人又言道：“娘娘慈善，待人厚道，不想竟受此大害！”包公点头叹息，仍来至书房，料理官事。

不知娘娘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21

第十八回 奏沉痾仁宗认国母 宣密诏良相审郭槐

三
侠
五
义

且说包兴跟随太后，在前打着顶马，来到南清宫。今日比昨日更不相同，多半尽是关防轿，所有嫔妃、贵妃、王妃以及大员的命妇，往来不绝。包兴却懂规矩，预先催马来至王府门前下马，将马拴在桩上，步上宫门。恰见秃王三爷在那里，忙执手上前道：“三老爷，我们老太太到了。”王三爷闻听，飞跑进内。不多时，只见里面出来了两个内辅，对着门上众人说道：“回事的老爷们听着：娘娘传谕，所有来的关防俱各道

乏，一概回避，单请开封府老太太会面。”众人连声答应。包兴闻听，即催本府的轿夫抬至宫门，自有这两个内辅引进去了。然后王三爷出来张罗包兴，让至书房吃茶。今日见了，比昨日更觉亲热。

单说娘娘大轿抬至二门，早见出来了四个太监，将轿夫换出；又抬至三门，过了仪门，方才落平。早有宁总管来至轿前，揭起帘子，口中说道：“请太夫人安。”忙去了扶手，自有跟来的丫鬟搀扶下轿。娘娘也瞧了瞧宁总管，也回问了一声：“公公好。”宁总管便在前引路，来至寝宫。只见狄娘娘已在门外接待，远远地见了太夫人，吃了一惊，不觉心里犯想，觉得面善，熟识得很，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娘娘来至跟前，欲行参拜之礼。狄后连忙用手拦住，说：“免礼。”娘娘也就不谦让了。彼此携手，一同入座。娘娘看狄后，比当时面目苍老了许多。狄后此时对面细看，忽然想起好像李妃，因已赐死，再也想不到却是当今国母，只是心里总觉不安。献茶已毕，叙起话来，问答如流，气度从容，真是大家风范，把个狄后乐个不得了，甚是投缘，便留太夫人在宫住宿，多盘桓几天。此一留正合娘娘之心，即便应允，遂叫内辅传出：“所有轿马人等不必等候了，娘娘留太夫人多住几日呢。跟役人等俱各照例赏赐。”早有值日的内辅连声答应，传出去了。

这里传膳。狄后务要与太夫人并肩坐了，为的是接谈便利。娘娘也不过让，更显得直爽大方。狄后尤其欢喜非常。饮酒间，狄后盛称包公忠正贤良，“这皆是夫人教训之德。”娘娘略略谦逊。狄后又问太夫人年庚。娘娘答言：“四十二岁。”又问：“令郎年岁几何？”一句话把个娘娘问的闭口无言，登时急得满面通红，再也答对不来。狄后看此光景，不便追问，即以酒的冷暖遮饰过去。娘娘也不肯饮酒了。便传饭吃毕，散坐闲谈。又到各处瞻仰一番，皆是狄后相陪。越瞧越像去世的

李妃，心中好生的犯疑，暗暗想道：“方才问她儿子的岁数，她如何答不上来？竟会急得满面通红！世间哪有母亲不记得儿子岁数之理呢？其中实有可疑。难道她竟敢欺哄我不成？也罢，既已将她留下，晚间叫她与我同眠，明是与她亲热，暗里再细细盘诘她便了。”心中这等犯想，眼睛却不住地看，见娘娘举止动作益发是李妃无疑，心内更自委决不下了。

到了晚间，吃毕晚膳，仍是散坐闲话。狄后吩咐：“将静室打扫干净，并将枕衾也铺设在净室之中，我还要与夫人谈心，以消永夜。”娘娘见此光景，正合心意。及至归寝之时，所有承御之人（连娘娘丫鬟）自有安排，非呼唤不敢擅入。狄后因惦念着为何不知儿子的岁数呢，便从此追问，即言：“夫人有意欺哄，是何道理？”语语究的甚是紧急。娘娘不觉失声答道：“皇姐，你难道不认得哀家了么？”虽然说出此语，已然悲不成音。狄后闻听，不觉大惊，道：“难道夫人是李后娘娘么？”娘娘泪流满面，哪里还说的出话来？狄后着急，催促道：“此时房内无人，何不细细言来？”娘娘止住悲声，方将当初受害，怎么余忠替死，怎么送往陈州，怎么遇包公假认为母，怎么在开封府净室居住，多亏李氏诰命叩天求露，洗目重明，今日来给皇姐祝寿，为的是吐露真心的话，细细说了一遍，险些儿没有放声哭出来。狄后听了，目瞪口呆，不觉也落下泪来，半晌，说道：“不知有何证据？”娘娘即将金丸取出，递将过去。狄后接在手中，灯下验明，连忙战兢兢将金丸递过，便双膝跪倒，口中说道：“臣妃不知凤驾降临，实属多有冒犯，望乞太后娘娘赦宥！”李太后连忙还礼相搀，口称：“皇姐，不要如此。如何能叫圣上知道方好。”狄后谢道：“娘娘放心，臣妃自有道理。”便说起当日刘后与郭槐定计，用狸猫换出太子，多亏承御寇珠抱出太子交付陈林，用提盒送至南清宫抚养。后来刘后之子病夭，方将太后太子补了东宫之缺。

因太子游宫，在寒宫见了娘娘，母子天性，面带泪痕。刘后生疑，拷问寇珠。寇珠怀忠，触阶而死。因此刘后在先皇前进了谗言，方将娘娘赐死。这些情由说过一遍，李太后如梦方醒，不由伤心。狄后再三劝慰，太后方才止泪，问道：“皇姐，如何叫皇儿知道，使我母子重逢呢？”狄后道：“待臣妃装起病来，遣宁总管奏知当今，圣上必然亲来。那时臣妃吐露真情便了。”娘娘称善。一宿不提。

到了次日清晨，便派宁总管上朝奏明圣上，说：“狄后娘娘夜间偶然得病，甚是沉重。”宁总管不知底里，不敢不去，只得遵懿旨上朝去了。狄后又将此告知六合王。

仁宗五鼓刚要临朝，只见仁寿宫总管前来启奏，说：“太后夜间得病，一夜无眠。”天子闻听，即先至仁寿宫请安，便悄悄吩咐不可声张，恐惊了太后。轻轻迈步，进了寝殿，已听见有呻吟之声。忽听见太后说：“寇宫人，你竟敢如此无理！”又听啜啜一声。此时宫人已将绣帘揭起。天子侧身进内，来至御榻之前。刘后猛然惊醒，见天子在旁，便说：“有劳皇儿挂念。哀家不过偶受风寒，没有什么大病，且请放心。”天子问安已毕，立刻传御医调治。惟恐太后心内不耐烦，略略安慰几句，即便退出。

才离了仁寿宫，刚至分宫楼，只见南清宫总管跪倒，奏道：“狄后娘娘夜间得病甚重，奴婢特来启奏。”仁宗闻听，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刻吩咐亲临南清宫。只见六合王迎接圣上。先问了狄后得病的光景，六合王含糊奏对：“娘娘夜间得病，此时略觉好些。”圣上心内稍觉安慰，便吩咐随侍的俱各在外伺候，单带陈林跟随。

此旨一下，暗合六合王之心，侧身前引，来至寝宫以内，但见静悄悄寂寞无声，连个承御丫鬟一个也无有。又见御榻之上锦帐高悬，狄后面里而卧。仁宗连忙上前问安。狄后翻身

来，猛然间问道：“陛下，天下至重至大者，以何为先？”天子答道：“莫过于孝。”狄后叹了一口气，道：“既是孝字为先，有人子不知其母存亡的么？又有人子为君而不知其母在外飘零的么？”这两句话问的天子茫然不懂，犹以为是狄后病中谗语。狄后又道：“此事臣妃尽知底蕴，惟恐陛下不信。”仁宗听狄后自称臣妃，不觉大惊，道：“皇娘何出此言？望乞明白垂训。”狄后转身，从帐内拉出一个黄匣来，便道：“陛下可知此物的来由么？”仁宗接过，打开一看，见是一块玉玺龙袱，上面有先皇的亲笔御记。仁宗看罢，连忙站起。谁知老伴陈林在旁，睹物伤情，想起当年，早已泪流满面。天子猛回头见陈林啼哭，更觉诧异，便追问此袱的来由。狄后方才说起郭槐与刘后图谋正宫，设计陷害李后。“其中多亏了两个忠义之人，一个是金华宫承御寇珠，一个是陈林。寇珠奉刘后之命将太子抱出宫来，那时就用此袱包裹，暗暗交付陈林。”仁宗听至此，又瞅了陈林一眼。此时陈林已哭的泪人一般。狄后又道：“多亏陈林经了多少颠险，方将太子抱出，入南清宫内，在此扶养六年。陛下七岁时承嗣与先皇，补了东宫之缺。千不合，万不合，陛下见了寒宫母亲落泪，才惹起刘后疑忌，生生把个寇珠处死，又要赐死母后。其中又多亏了两个忠臣，一个小太监余忠情愿替太后殉难；秦凤方将母后换出，送往陈州。后来秦凤自焚，家中无主，母后不能存留，只落得破窑乞食。幸喜包卿在陈州放粮，由草桥认了母后，假称母子，以掩耳目。昨日与臣妃作寿，方能与国母见面。”仁宗听罢，不胜惊骇，泪如雨下，道：“如此说来，朕的皇娘现在何处？”只听得罩壁后悲声切切，出来了一位一品服色的夫人。仁宗见了发怔。

太后恐天子生疑，连忙将金丸取出，付与仁宗。天子接来一看，正与刘后金丸一般，只是上面刻的是“玉宸宫”，下书

娘娘名号。仁宗抢行几步，双膝跪倒，道：“孩儿不孝，苦煞皇娘了。”说至此，不由放声大哭。母子抱头，悲痛不已。只见狄后已然下床来，跪倒尘埃，匍匐请罪。连六合王及陈林俱各跪倒在旁，哀哀相劝。母子伤感多时。天子又叩谢了狄妃，搀扶起来；复又拉住陈林的手，哭道：“若不亏你忠心为国，焉有朕躬！”陈林已然说不出话来，惟有流泪谢恩而已。大家平身。仁宗又对太后说道：“皇娘如此受苦，孩儿枉为天子，何以对满朝文武？岂不得罪于天下乎？”说至此，又怨又愤。狄后在旁劝道：“圣上还朝降旨，即着郭槐、陈林一同前往开封府宣读，包学士自有办法。”这却是包公之计，命李诰命奏明李太后；太后告诉狄后，狄后才奏的。

当下仁宗准奏，又安慰了太后许多言语，然后驾转回宫，立刻御笔草诏，密封好，钦派郭槐、陈林往开封府宣读。郭槐以为必是加封包公，欣然同定陈林，竟奔开封府而来。

且说包公自昨日伺候娘娘去后，迟不多时，包兴便押空轿回来，说：“狄后将太夫人留下，要多住几日。小人押空轿回来。那里赏了跟役人等二十两银子，赏了轿上二十吊钱。”包公点头，吩咐道：“明日五鼓，你到朝房打听，要悄悄的。如有什么事，急忙回来，禀我知道。”包兴领命。至次日黎明时，便回来了。知道包公尚在卧室，连忙进内，在廊下轻轻咳嗽。包公便问：“你回来了？打听有什么事没有？”包兴禀道：“打听得刘后夜间欠安，圣上立刻驾至仁寿宫请安；后来又传旨，立刻亲临南清宫，说狄后娘娘也病了。大约此时圣驾还未回宫呢。”包公听毕，说：“知道了。”包兴退出。包公与夫人计议道：“这必是太后吐露真情，狄后设的计谋。”夫妻二人暗暗欢喜。

才用完早饭，忽报圣旨到了。包公忙换朝服，接入公堂之上，只见郭槐在前，陈林在后，手捧圣旨。郭槐自以为是都

堂，应宣读圣旨，展开御封。包公三呼已毕，郭槐便念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太监郭……’”刚念至此，他看见自己的名字，便不能向下念了。旁边陈林接过来，宣读道：“‘今有太监郭槐谋逆不端，奸心叵测。先皇乏嗣，不思永祚之忠诚；太后怀胎，遽遭兴妖之暗算。怀抱龙祚，不遵凤诏，寇宫人之志可达天；离却北阙，竟赴南清，陈总管之忠堪贯日。因泪痕，生疑忌，将明朗朗初吐宝珠；立毙杖下。假诅咒，进谗言，把气昂昂一点余忠，替死梁间。致令堂堂国母，廿载沉冤，受尽了背井离乡之苦。若非耿耿包卿一腔忠赤，焉得有还珠返璧之期。似此灭伦悖理，理当严审细推。按诏究问，依法重办。事关国典，理重君亲。钦交开封府严加审讯。上命钦哉！’望诏谢恩。”

包公口呼“万岁”，立起身来，接了圣旨，吩咐一声：“拿下！”只见愣爷赵虎竟奔了贤伴陈林，伸手就要去拿，包公连忙喝住：“大胆！还不退下。”赵爷发愣。还是王朝、马汉将郭槐衣服冠履打去，提到当堂，向上跪倒。上面供奉圣旨。包公向左设了公座，旁边设一侧座，叫陈林坐了。当日包公入了公位，向郭槐说道：“你快将已往之事，从实招来！”

未识郭槐招与不招，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巧取供单郭槐受戮 明颁诏旨李后还宫

且说包公将郭槐拿下，喊了堂威，入了公座，旁边又设了

个侧座叫陈林坐了。包公便叫道：“郭槐，将当初陷害李后怎生抵换太子，从实招来！”郭槐说：“大人何出此言？当初系李妃产生妖孽，先皇震怒，才贬冷宫，焉有抵换之理呢？”陈林接着说道：“既无有抵换，为何叫寇承御抱出太子，用裙缘勒死，丢在金水桥下呢？”郭槐闻听，道：“陈总管，你为何质证起咱家来？你我皆是进御之人，难道太后娘娘的性格，你是不知道的么？倘然回来太后懿旨到来，只怕你也吃罪不起。”包公闻听，微微冷笑，道：“郭槐，你敢以刘后欺压本阁么？你不提刘后便罢，既已提出，说不得可要得罪了。”吩咐：“拉下去，重责二十板。”左右答应，一声呐喊，将他翻倒在地，打了二十。只打得皮开肉绽，呲牙咧嘴，哀声不绝。包公问道：“郭槐，你还不招认么？”郭槐到了此时，岂不知事关重大，横了心再也不招，说道：“当日原是李妃产生妖孽，自招愆尤，与我郭槐什么相干！”包公道：“既无抵换之事，为何又将寇承御处死？”郭槐道：“那是因寇珠顶撞了太后，太后方才施刑。”陈林在旁又说道：“此话你又说差了。当初拷问寇承御，还是我掌刑杖。刘后紧紧追问着他，将太子抱出置于何地，你如何说是顶撞呢？”郭槐闻听，将双眼一瞪，道：“既是你掌刑，生生是你下了毒手，将寇承御打的受刑不过，她才触阶而死，为何反来问我呢？”包公闻听，道：“好恶贼！竟敢如此的狡赖！”吩咐：“左右，与我拶起来！”左右又一声喊，将郭槐双手并齐，套上拶子，把绳往左右一分，只闻郭槐杀猪也似的喊起来。包公问道：“郭槐，你还不招认么？”郭槐咬定牙根，道：“没有什么招的哟。”见他汗似蒸笼，面目更色，包公吩咐卸刑，松放拶子。郭槐又是哀声不绝，神魂不定，只得暂且收监，明日再问。先叫陈林将今日审问的情由，暂且复旨。

包公退堂，来至书房，便叫包兴请公孙先生。不多时，公

孙策来到，已知此事的底里，参见包公已毕，在侧坐了。包公道：“今日圣旨到来宣读之时，先生想来已明白此事了，我也不再说了。只是郭槐再不招认。我见拶他之时，头上出汗，面目更改，恐有他变。此乃奉旨的钦犯，他又搁不住大刑，这便如何是好？故此请了先生来，设想一个法子，只伤皮肉，不动筋骨，要叫他招承方好。”公孙策道：“待晚生思索了，画成式样，再为呈阅。”说罢，退出，来到自己房内。筹思多时，偶然想起，急忙提笔画出，又拟了名儿，来到书房回禀包公。包公接来一看，上面注明尺寸，仿佛大熨斗相似，却不是平面，上面皆是垂珠圆头钉儿，用铁打就；临用时将炭烧红，把犯人肉厚处烫炙，再也不能损伤筋骨，止于皮肉受伤而已。包公看了，问道：“此刑可有名号？”公孙策道：“名曰‘杏花雨’，取其落红点点之意。”包公笑道：“这样恶刑却有这等雅名，先生真才人也！”即着公孙策立刻传铁匠打造。次日隔了一天，此刑业已打就。到了第三日，包公便升堂提审郭槐。

且说郭槐在监牢之中，又是手疼，又是板疮，呻吟不绝，饮食懒进，两日光景，便觉形容憔悴。他心中却暗自思道：“我如今在此三日，为何太后懿旨还不见到来呢？”猛然又想起：“太后欠安，想来此事尚未得知。我是咬定牙根，横了心再不招承。既无口供，包黑他也难以定案。只是圣上忽然间为何想起此事来呢？真真令人不解。”正在犯思之际，忽然一提牢前来，说道：“老爷升堂，请郭总管呢。”郭槐就知又要审讯了，不觉的心内突、突的乱跳，随着差役上了公堂。只见红焰焰的一盆炭火内里烧着一物，却不知是何作用，只得朝上跪倒，只听包公问道：“郭槐，当初因何定计害了李后？用物抵换太子？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若。”郭槐道：“实无此事，叫咱家从何招起？若果有此事，慢说迟滞这些年，管保早已败露了，望祈大人详察。”包公闻听，不由怒发冲冠，将惊堂木

一拍，道：“恶贼！你的奸谋业已败露，连圣上皆知，尚敢推诿，其实可恶！”吩咐：“左右，将他剥去衣服。”上来了四个差役，剥去衣服，露出脊背，左右二人把住。只见一人用个布帕连发将头按下去；那边一人从火盆内攥起木把，拿起杏花雨，站在恶贼背后。只听包公问道：“郭槐，你还不招么？”郭槐横了心，并不言语。包公吩咐用刑，只见杏花雨往下一落，登时皮肉皆焦，臭味难闻。只疼得恶贼浑身乱抖，先前还有哀叫之声，后来只剩得发喘了。包公见此光景，只得吩咐：“住刑，容他喘息再问。”左右将他扶住，郭槐哪里还挣扎得来呢，早已瘫在地下。包公便叫搭下去。公孙策早已暗暗吩咐差役，叫搭在狱神庙内。

郭槐到了狱神庙，只见提牢手捧盖碗，笑容满面，到跟前悄悄的說道：“太辅老爷，多有受惊了。小人无物可敬，觅得定痛丸药一服，特备黄酒一盅，请太辅老爷用了，管保益气安神。”郭槐见他劝慰殷勤，语言温和，不由的接过来，道：“生受你了。咱家倘有出头之日，再不忘你便了。”提牢道：“老爷何出此言？如若离了开封，那时求太辅老爷略一伸手，小人便受携带多多矣。”一句话奉承得恶贼满心欢喜，将药并酒服下，立时觉得心神俱安，便问道：“此酒尚有否？”提牢道：“有，有，多着呢。”便叫人急速送酒来。自己接过，仍叫那人退了，又恭恭敬敬的给恶贼斟上。郭槐见他如此光景，又精细，又周到，不胜欢喜，一壁饮酒，一壁问道：“你这几日可曾听见朝中有什么事情没有呢？”提牢道：“没有听见什么咧。听见说太后欠安，因寇宫人作祟，如今痊愈了。圣上天天在仁寿宫请安。大约不过迟一二日，太后必然懿旨到来，那时太辅老爷必然无事。就是我们大人，也不敢违背懿旨。”郭槐听至此，心内畅然，连吃了几杯。

谁知前两日肚内未曾吃饭，今日一连喝了几碗空心酒，不

觉的面赤心跳，二目矇眊，登时醉醺醺起来，有些前仰后合。提牢见此光景，便将酒撤去，自己也就回避了。只落得恶贼一人，踉踉凉凉，虽然多饮，心内却牵挂此事，不能去怀，暗暗踌躇道：“方才听提牢说太后欠安，却因寇宫人作祟；幸喜如今痊愈了，太后懿旨不一日也就下来了。”又想：“寇宫人死的本来冤枉，难怪她作祟。”正在胡思乱想，觉得一阵阵凉风习习，尘沙簌簌，落在窗棂之上。而且又在春暮之时，对此凄凄惨惨的光景，猛见前面似有人形，若近若远，唧唧唔唔声音。郭槐一见，不由的心中胆怯起来。才要唤人，只见那人影儿来至面前，说道：“郭槐，你不要害怕，奴非别人，乃寇承御，特来求太辅质对一言。昨日与太后已在森罗殿证明，太后说此事皆是太辅主裁，故此放太后回宫。并且查得太后与太辅尚有阳寿一纪，奴家不能久在幽冥，今日特来与太辅辩明当初之事，奴便超生去也。”郭槐闻听，毛骨悚然。又见面前之人披发，满面血痕，惟闻得噪声细气，已知是寇宫人显魂，正对了方才提牢之话，不由的答道：“寇宫人，真正委屈死你了。当初原是我与尤婆定计，用剥皮狸猫换出太子，陷害李后。你彼时并不知情，竟自含冤而死。如今我既有阳寿一纪，倘能出狱，我请高僧高道超度你便了。”又听女鬼哭道：“郭太辅，你既有此好心，奴家感谢不尽。少时到森罗殿，只要太辅将当初之事说明，奴家便得超生，何用僧道超度；若忏悔不至诚，反生罪孽。……”

刚言至此，忽听鬼语啾啾，出来了两个小鬼，手执追命索牌，说：“阎罗天子升殿，立召郭槐的生魂，随屈死的冤鬼前往质对。”说罢，拉了郭槐就走。恶贼到了此时，恍恍惚惚，不因不由跟着。弯弯曲曲，来到一座殿上，只见黑凄凄，阴惨惨，也辨不出东南西北。忽听小鬼说道：“跪下！”恶贼连忙跪倒。便听叫道：“郭槐，你与刘后所作之事，册籍业已注

明，理应堕入轮回；奈你阳寿未终，必当回生阳世。惟有寇珠冤魂，地府不便收此游荡女鬼。你须将当初之事诉说明白，她便从此超生。事已如此，不可隐瞒了。”郭槐闻听，连忙朝上叩头，便将当初刘后图谋正宫、用剥皮狸猫抵换太子、陷害了李妃的情由，述说一遍。忽见灯光明亮，上面坐着的正是包公，两旁衙役罗列，真不亚如森罗殿一般。早有书吏将口供呈上；又有狱神庙内书吏一名，亦将郭槐与女鬼说的言语一并呈上。包公一同看了，吩咐：“拿下去，叫他画供。”恶贼到了此时无奈，已知落在圈套，只得把招画了。

你道女鬼是谁？乃是公孙策暗差耿春、郑平，到勾栏院将妓女王三巧唤来。多亏公孙策谆谆教演，便假扮女鬼套出真情，赏了她五十两银子，打发她回去了。

此时包公仍将郭槐寄监，派人好生看守。等次日五鼓上朝，奏明仁宗，将供招谨呈御览。仁宗袖了供招，朝散回宫，便往仁寿宫而来，见刘后昏沉之间手足乱动，似有招架之态。猛然醒来，见天子立在面前，便道：“郭槐系先皇老臣，望皇儿格外赦宥。”仁宗闻听，也不答言，从袖中将郭槐的供招向刘后前一掷。刘后见此光景，拿起一看，登时胆裂魂飞，气堵咽喉。久病之人，如何禁得住罪犯天条，一吓竟自呜呼哀哉了。仁宗吩咐将刘后抬入偏殿，按妃礼殓殓了，草草奉移而已。传旨即刻打扫宫院。

次日升殿，群臣三呼已毕。圣上宣召包公：“刘后惊惧而亡，就着包卿代朕草诏颁行天下，匡正国典。”从此黎民内外臣宰，方知国母太后姓李，却不姓刘。当时圣上着钦天监拣了吉日，斋戒沐浴，告祭各庙；然后排了銮舆，带领合朝文武，亲诣南清宫迎请太后还宫。所有礼节自有仪典，不必细表。

太后娘娘乘了御辇，狄后贤妃也乘了宝舆，跟随入宫。仁宗天子请了太后之后，先行回銮，在宫内伺候。此时王妃命妇

俱各入朝，排班迎接凤驾。太后入宫，升座受贺已毕，起身更衣，传旨宣召龙图阁大学士包拯之妻李氏夫人进宫。太后与狄后仍以姐妹之礼相见，重加赏赐。仁宗也有酬报。不必细表。

外面众臣朝贺已毕。天子传旨，将郭槐立刷。此时尤婆已死，照例戮尸。又传旨在仁寿宫寿山福海地面丈量妥协，左边敕建寇宫人祠堂，名曰“忠烈祠”；右边敕建秦凤、余忠祠堂，名曰“双义词”。工竣，亲诣拈香。

一日，老丞相王芑递了一本，因年老力衰，情愿告老休致。圣上怜念元老，仍赏食全俸，准其养老。即将包公加封为首相。包公又奏明公孙策与四勇士累有参赞功绩。仁宗于是封公孙策为主簿，四勇士俱赏六品校尉，仍在开封府供职。又奉太后懿旨，封陈林为都堂，范宗华为承信郎；将破窑改为庙宇，钦赐白银千两，香火地十顷，就叫范宗华为庙官，春秋两祭，永垂不朽。

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受魔魔忠良遭大难 杀妖道豪杰立奇功

且说包公自升为首相，每日勤劳王事，不畏权奸，秉正条陈，圣上无有不允。就是满朝文武，谁不钦仰？纵然素有仇隙之人，到了此时，也奈何他不得。一日，包公朝罢，来到开封，进了书房，亲自写了一封书信，叫包兴备厚礼一份，外带银三百两，选了个能干差役前往常州府武进县遇杰村，聘请南

侠展熊飞；又写了家信，一并前去。刚然去后，只见值班头目向上跪倒：“启上相爷，外面有男女二人，口称‘冤枉’，前来申诉。”包公吩咐，点鼓升堂。立刻带至堂上。包公见男女二人皆有五旬年纪，先叫将婆子带上来。婆子上前跪倒，诉说道：“婆子杨氏。丈夫姓黄，久已去世。有二个女儿，长名金香，次名玉香。我这小女儿原许与赵国盛之子为妻。昨日他家娶去，婆子因女儿出嫁，未免伤心。及至去了之后，谁知我的大女儿却不见了。婆子又忙到各处寻找，再也没有，急得婆子要死。老爷想，婆子一生就仗着女儿。我寡妇失业的，原打算将来两个女婿，有半子之劳，可以照看。寡妇如今把个大女儿丢了，竟是不知去向。婆子又是急，又是伤心，正在啼哭之时；不想我们亲家赵国盛找了我来，合我不依，说我把女儿抵换了。彼此分争不清，故此前来，求老爷替我们判断判断，找找我的女儿才好。”包公听罢，问道：“你家可有常来往的亲眷没有？”杨氏道：“慢说亲眷，就是街坊邻舍，无事也是不常往来的，婆子孤苦得很呢！”说至此，就哭起来了。

包公吩咐，把婆子带下去，将赵国盛带上来。赵国盛上前跪倒，诉道：“小人赵国盛原与杨氏是亲家。她有两个女儿，大的丑陋，小的俊俏，小人与儿子定的是她小女儿。娶来一看，却是她大女儿，因此急急赶到她家，与她分争为何抵换。不料杨氏她倒不依，说小人把她两个女儿都娶去了，欺负她孀居寡妇了。因此到老爷台前，求老爷判断判断。”包公问道：“赵国盛，你可认明是她大女儿么？”赵国盛道：“怎么认得不明呢？当初有我们亲家在日，未作亲时，她两个女儿小人俱是见过的，大的极丑，小的甚俊。因小人爱她小女，才与小儿子定了亲事。那个丑的，小人断不要的。”包公听罢，点了点头，便叫：“你二人且自回去，听候传讯。”

老爷退堂，来至书房，将此事揣度。包兴倒过茶来，恭恭

敬敬，送至包公面前。只见包公坐在椅上身体乱晃，两眼发直，也不言语，也不接茶。包兴见此光景，连忙放下茶杯，悄悄问道：“老爷怎么了？”包公忽然将身子一挺，说道：“好血腥气呀！”往后便倒，昏迷不醒。包兴急急扶着，口中乱叫：“老爷，老爷！”外面李才等一齐进来，彼此搀扶，抬至床榻之上。一时传到里面。李氏诰命闻听，吓得惊疑不止，连忙赶至书房看视，李才等急回避。只见包公躺在床上，双眉紧皱，二目难睁，四肢全然不动，一语也不发。夫人看毕，不知是何缘故。正在纳闷，包兴在窗外道：“启上夫人，公孙主簿前来与老爷诊脉。”夫人闻听，只得带领丫鬟回避。

包兴同着公孙先生来至书房榻前。公孙策细细搜求病源，诊了左脉，连说：“无妨。”又诊右脉，便道：“怪事！”包兴在旁问道：“先生看相爷是何病症？”公孙策道：“据我看来，相爷六脉平和，并无病症。”又摸了摸头上并心上，再听气息亦顺，仿佛睡着的一般。包兴将方才的形景，述说一遍。公孙策闻得便觉纳闷，并断不出病从何处起的。只得先叫包兴进内安慰夫人一番，并禀明须要启奏。自己便写了告病摺子，来日五鼓，上朝呈递。

天子闻奏，钦派御医到开封府诊脉，也断不出是何病症。一时太后也知道了，又派老伴伴陈林前来看视。此时开封府内外上下人等，也有求神问卜的，也有说偏方的。无奈包公昏迷不省，人事不知，饮食不进，止于酣睡而已。幸亏公孙先生颇晓医理，不时在书房诊脉照料。至于包兴、李才，更不消说了，昼夜环绕，不离左右。就是李氏诰命，一日也是要到书房几次。惟有外面公孙策与四勇士，个个急得擦拳磨掌，短叹长吁，竟自无法可施。谁知一连就是五天。公孙策看包公脉息，渐渐的微弱起来，大家不由得着急。独包兴与别人不同，他见老爷这般光景，因想当初罢职之时，曾在大相国寺得病，与此

次相同，那时多亏了了和尚医治。偏偏他又云游去了。由此便想起，当初经了多少颠险，受了多少奔波，好容易熬到如此地步。不想旧病复发，竟自不能医治。越想越愁，不由得泪流满面。正在悲泣之际，只见前次派去常州的差役回来，言：“展熊飞并未在家。老仆说：‘我家官人若能早晚回来，必然急急的赶赴开封，决不负相爷大恩。’”又说：“家信也送到了，现在带来的回信。老爷府上俱各平安。”差人说了许多的话。包兴他止于出神点头而已，把家信接过，送进去了。信内无非是“平安”二字。

你道南侠哪里去了？他乃行义之人，浪迹萍踪，原无定向。自截了驼轿，将金玉仙送至观音庵，与马汉分别之后，他便朝游名山，暮宿古庙。凡有不平之事，他不知又作了多少。每日闲游，偶闻得人人传说，处处讲论，说当今国母原来姓李，却不姓刘，多亏了包公访查出来。现今包公入阁，拜了首相。当作一件新闻，处处传闻。南侠听在耳内，心中暗暗欢喜道：“我何不前往开封探望一番呢。”一日午间，来至榆林镇，上酒楼独坐饮酒。正在举杯要饮，忽见面前走过一个妇人来，年纪约有三旬上下，面黄肌瘦，形容憔悴，却有几分姿色。及至看她身上穿着，虽是粗布衣服，却又极其干净。见她欲言不言，迟疑半晌，羞的面红过耳，方才说道：“奴家王氏，丈夫名叫胡成，现在三宝村居住。因年荒岁旱，家无生理，不想婆婆与丈夫俱各病倒，万分出于无奈，故此小妇人出来抛头露面，沿街乞化，望乞贵君子周济一二。”说罢，深深万福，不觉落下泪来。展爷见她说的可怜，一回手在兜肚中摸出半锭银子，放在桌上，道：“既是如此，将此银拿去，急急回家赎帖药饵，余者作为养病之资，不要沿街乞化了。”妇人见是一大锭银子，约有三两多，却不敢受，便道：“贵客方便，赐我几文钱足矣。如此厚赐，小妇人实不敢领的。”展爷道：“岂

有此理！我施舍于你，你为何拒而不纳呢？这却令人不解。”妇人道：“贵客有所不知，小妇人求乞，全是出于无奈。今日但将此银拿回家去，惟恐婆婆丈夫反生疑忌，那时恐负贵客一番美意。”展爷听罢，甚为有理。谁知堂官在旁插言道：“你只管放心，这位既言施舍，你便拿回。若你婆婆丈夫嗔怪时，只管叫你丈夫前来见我，我便是个证见。难道你还不放心么？”展爷连忙称“是”，道：“你只管拿去罢，不必疑惑了。”妇人又向展爷深深万福，拿起银子下楼。跑堂又替展爷添酒要菜，也下楼去了。

不料那边有一人，他见展爷给了那妇人半锭银子，便微微的说笑。此人名唤季娄儿，为人谰诈多端，极是个不良之辈。他向展爷说道：“客官不当给这妇人许多银子，她乃故意作此生理的。前次有个人赠银与她，后来被她丈夫讹诈，说调戏他女人了，逼索遮羞银一百两，方才完事。如今客官给她银两，惟恐少时她丈夫又来要讹诈呢。”展爷闻听，虽不介意，不由的心中辗转道：“若依此人所说，天下人还敢有行善的么？他要果真讹诈，我却不怕他，惟恐别人就要入了他的骗局了。细细想来，似这样人也就好生可恶呢！也罢，我原是无事，何不到三宝村走走。若果有此事，将他处治一番，以戒下次。”想罢，吃了酒饭，会钱下楼，出门向人问明三宝村而来。相离不远，见天色甚早，路旁有一道士庙，叫作通真观。展爷便在此庙作了下处。因老道邢吉有事拜坛去，观内只见两个小道士，名唤谈明、谈月，就在二庙门外西殿内住下。

天交初鼓，展爷换了夜行衣服，离了通真观，来到三宝村胡成家内，早已听见婆子哭声，男子恨怨，妇人啼哭，嘈嘈不休。忽听婆子道：“若非有外心，何以有许多银子呢？”男子接着说道：“母亲不必说了，明日叫她娘家领回就是了。”并不听见妇人折辩，惟有呜呜的哭泣而已。南侠听至此，想起

白日妇人在酒楼之言，却有先见之明，叹息不止。猛抬头忽见外有一人影，又听得高声说道：“既拿我的银子，应了我的事，就该早些出来。如今既不出来，必须将银子早早还我。”南侠闻听，气冲牛斗，赶出篱门，一伸手把那人揪住，仔细看时，却是季娄儿。季娄儿害怕，哀告道：“大王爷饶命！”南侠也不答言，将他轻轻一提，扭至院内，也就高声说道：“吾乃夜游神是也。适遇日游神，曾言午间有贤孝节妇，因婆婆丈夫染病，含羞乞化，在酒楼上遇正直君子，怜念孝妇，赠银半锭。谁知被奸人看见，顿起不良之心，夜间前来讹诈。吾神在此，岂容奸人陷害！且随吾神到荒郊之外，免得连累良善之家。”说罢，提了季娄儿出篱门去了。胡家母子听了，方知媳妇得银之故，连忙安慰王氏一番，深感贤妇，不提。

且说南侠将季娄儿提至旷野，拔剑斩讫。见斜刺里有一蜿蜒小路，以为从此可以奔至大路，信步行去。见面前一段高墙，细细看来，原来是通真观的后阁，不由得满心欢喜，自己暗暗道：“不想倒走近便了，我何不从后面而入，岂不省事？”将身子一纵，上了墙头，翻身躯轻轻落在里面，蹑步悄足行来。偶见跨所内灯光闪烁，心中想道：“此时已交三鼓之半，为何尚有灯光？我何不看看呢。”用手推门，却是关闭，只得飞身上了墙头。见人影照在窗上，仿佛小道士谈月光景。忽又听见妇人说道：“你我虽然定下此计，但不知我姐姐顶替去了，人家依与不依。”又听得小道士说：“他纵然不依，自有我那岳母答复他，怕他怎的！你休要多虑，趁此美景良宵，且自同赴阳台要紧。”说着，便立起身来。展爷听到此处，心中暗道：“原来小道士作此暗昧之事，也就不是出家的道理了！且待明日再作道理。”展爷刚转身，忽又听见妇人说道：“我问问你，你说庞太师暗害包公，此事到底是怎么样了？”展爷听了此句，连忙缩脚侧听。只听谈月道：“你不知道，我师傅

此法百发百中，现今在庞太师花园设坛，如今业已五日了；赶到七日，必然成功。那时得谢银一千两，我将此银偷出，咱们远走高飞，岂不是长久夫妻么？”

展爷听了，登时惊疑不止，连忙落下墙来，赶到前面殿内，束束包裹，并不换衣，也不告辞，竟奔汴梁城内而来。不过片时工夫，已至城下，见满天星斗，听了听正打四更。展爷无奈何，绕过护城河，来至城下，将包袱打开，把爬城索取出，依法安好，一步一步上得城来；将爬城索取上，上面安好，坠城而下。脚落实地，将索抖下，收入包袱内，背在肩上，直奔庞太师府而来。来至花园墙外，找了棵小树将包袱挂上，这才跳进花园。只见高结法台，点烛焚香，有一老道披着发在上面作法。展爷暗暗步上高台，在老道身后，悄悄的抽出剑来。

不知老道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擲人头南侠惊佞党 除邪崇学士审度婆

且说邢吉正在作法，忽感到脑后寒光一缕，忽将身体一闪，已然看见展爷目光炯炯，杀气腾腾，一道阳光直奔瓶上。所谓“邪不侵正”，只听得拍的一声响亮，将个瓶子炸为两半。老道见他法术已破，不觉哎哟了一声，栽下法台。展爷恐他逃走，翻身赶下台来。老道刚爬起要跑，展爷抽后就是一脚。老道往前一扑，爬在地下。展爷即上前从脑后手起剑落，

已然身首异处。展爷斩了老道，重新上台来细看，见桌上污血狼藉，当中有一个木头人儿。连忙轻轻提出，低头一看，只见围桌，便扯了一块，将木头人儿包裹好了，揣在怀内。下得台来，提了人头，竟奔书房而来。此时已有五鼓之半。

且说庞吉正与庞福在书房，说道：“今日天明已是六日，明日便可成功。虽然报了杀子之仇，只是便宜他全尸而死。”刚说至此，只听得晔嘹的一声，把窗户上大玻璃打破，掷进一个毛茸茸、血淋淋的人头来。庞吉猛然吃这一吓，几乎在椅子上栽倒，旁边庞福吓得缩作一团。迟了半晌，并无动静，庞贼主仆方才仗着胆子，掌灯看时，却是老道邢吉的首级。庞吉忽然省悟：“这必是开封府暗遣能人，前来破了法术，杀了老道。”即叫庞福传唤家人四下里搜寻，哪里有个入影。只得叫人打扫了花园，埋了老道尸首，撤去法台，忿忿悔恨而已。

且说南侠离了花园，来至墙外树上，将包裹取下，拿了大衫披在身上，直奔开封。只见内外灯烛辉煌，俱是守护相爷，连忙叫人通报。公孙先生闻听展爷到来，不胜欢喜，便同四勇士一并迎将出来。刚然见面，不及叙寒温，展爷便道：“相爷身体久安么？”公孙先生诧异，道：“吾兄何以知之？”展爷道：“且到里面，再为细讲。”大家拱手来至公所，将包裹放下。彼此逊坐，献茶已毕。公孙策便问展爷：“何以知道相爷染病？请道其详。”南侠道：“说起来话长。众位贤弟且看此物，便知分晓。”说罢，怀中掏出一物，连忙打开，却是一块围桌片儿，里面裹定一个木头人儿。公孙策接来，与众人在灯下仔细端详，不解其故。公孙策又细细看出，上面有字，仿佛是包公的名字与年庚，不觉失声道：“噯哟！这是使的魇魔法儿罢。”展爷道：“还是老先生大才，猜的不错。”众人便问展爷：“此物从何处得来？”展爷才待要说，只见包兴从里跑出来道：“相爷已然醒来，今已坐起，现在书房喝粥呢。派我出

来，说与展义士一同来的，叫我来请进书房一见。不知展爷来也不曾？”大家听了，各各欢喜。原是灯下围绕着看木头人儿，包兴未看见展爷，倒是展爷连忙站起，过来见了包兴。包兴只乐得心花开放，便道：“果然展爷来了，请罢，我们相爷在书房恭候呢。”

此时公孙先生同定展爷立刻来至书房，参见包公。包公连忙让坐。展爷告坐，在对面椅子上坐下。公孙主簿在侧首下位相陪。只听包公道：“本阁屡叨义士救护，何以酬报？即如今若非义士，我包某几乎一命休矣！从今后务望义士常在开封，扶助一二，庶不负渴想之诚。”展爷连说：“不敢，不敢。”公孙策在旁答道：“前次相爷曾差人去到尊府聘请吾兄，恰值公出未回，不料吾兄今日才到。”展爷道：“小弟萍踪无定。因闻得老爷拜了相，特来参贺。不想在通真观闻得老爷得病原由，故此连夜赶来。果然老爷病体痊愈，在下方能略尽微忱。这也是相爷洪福所致。”包公与公孙策闻听展爷之言，不甚明白，问：“通真观在哪里？如何在那里听得信呢？”展爷道：“通真观离三宝村不远。”便说起夜间在跨所听见小道士与妇人言语，“因此急急赶到太师的花园，正见老道拜坛，瓶子炸了，将老道杀死，包了木人前来。”展爷滔滔不断，述说了一遍。包公闻听，如梦方醒。公孙策在旁道：“如此说来，黄寡妇一案也就好办了。”一句话提醒包公，说：“是呀，前次那婆子她说不见了女儿，莫非是小道士偷拐去了不成？”公孙策连忙称：“是，相爷所见不差。”复又站起身来，将递摺子告病，圣上钦派陈林前来看视并赏御医诊视，一并禀明。包公点头，道：“既如此，明日先生办一本参奏的摺子，一来恭请圣安，销假谢恩；二来参庞太师善用魑魅妖法，暗中谋害大臣，即以木人并杀死的老道邢吉为证。我于后日五鼓上朝呈递。”包公吩咐已毕，公孙策连忙称“是”。只见展爷起身告辞，因

老爷初愈，惟恐劳了神思。包公便叫公孙策好生款待。二人作别，离了书房。

此时天已黎明，包公略为歇息，自有包兴、李才二人伺候。外面公所内，展爷与公孙先生、王、马、张、赵等各叙阔别之情。展爷又将得闻相爷欠安的情由，述说一遍。大家闻听，方才省悟，不胜欢喜。虽然熬了几夜未能安眠，到了此时，各各精神焕发，把乏困俱各忘在九霄云外了。所谓“人逢喜事精神长”，是再不能错的。彼此正在交谈，只见伴当人等安放杯筷，摆上酒肴，极其丰盛。却是四勇士于展爷见包公之时，便吩咐厨房赶办肴馔，与展爷接风掸尘，彼此大家庆贺。因这些日子相爷欠安，闹的上下沸腾，各各愁烦焦躁，谁还拿饭当事呢！不过是喝几杯闷酒而已。今日这一畅快，真是非常之乐，换盏传杯，高谈阔论，说到快活之时、投机之处，不由得哈哈大笑，欢呼振耳。惟有四爷赵虎比别人尤其放肆，杯杯净，盏盏干，乐得他手舞足蹈。

包兴忽然从外面进来，大家彼此让坐，包兴满面笑容，道：“我奉相爷之命出来派差，抽空特来敬展爷一二杯。”展爷忙道：“岂敢，岂敢。适才酒已过量，断难从命。”包兴哪里肯依。赵虎在旁撺掇，定要叫展爷立饮三杯。还是王朝分解，叫包兴满满斟上了一盏敬展爷。展爷连忙接过，一饮而尽。大家又让包兴坐下。包兴道：“我是不得空儿的，还要复命相爷。”公孙策问道：“此时相爷又派出什么差使呢？”包兴道：“相爷方才睡醒，喝了粥，吃了点心，便立刻出签，叫往通真观捉拿谈明、谈月 and 那妇人，并传黄寡妇、赵国盛一齐到案。大约传到，就要升堂办事。可见相爷为国为民时刻在念，真不愧首相之位，实乃国家之大幸也！”包兴告辞，上书房回话去了。

这里众人听见相爷升堂，大家不敢多饮。惟有赵虎已经醉

了，连忙用饭已毕，公孙策便约了展爷来至自己屋内，一壁说话，一壁打算参奏的摺底。

此时已将谈明、谈月并金香、玉香以及黄寡妇、赵国盛，俱各传到。包公立刻升堂。喊了堂，入了座，便吩咐先带谈明。即将谈明带上堂来，双膝跪倒。见他有三旬以上，形容枯瘦，举止端详，不像个作恶之人。包公问道：“你就是叫谈明的么？快将所作之事报上来。”谈明向上叩头，道：“小道士谈明，师傅邢吉，在通真观内出家。当初原是我师徒二人，我师傅邢吉每每作些暗昧之事，是小道时常谏劝，不但不肯听劝，反加责处，因此小道忧思成病。不料后来小道有一族弟，他来看视小道。因他赌博宿娼，无所不为，闹的甚是狼狈，原是探病为由，前来借贷。小道如何肯理他呢？他便哀求啼哭。谁知被师傅邢吉听见，将他叫去，不知怎么三言两语，也出了家了。登时换了衣服鞋袜，起名叫作谈月。噯哟！老爷呀！自谈月到了庙中，我师傅如虎生翼。他二人作的不尴不尬之事，难以尽言。后来我师傅被庞太师请去，却是谈月跟随，小道在庙看守。忽见一日夜间，有人敲门，小道连忙开了山门一看，只见谈月带了个少年小道士一同进来。小道以为是同道。不然，又不知是他师徒行的什么鬼祟。小道也不敢管，关了山门，便自睡了。至次日，小道因谈月带了同道之人，也应当见礼。小道便到跨所，进去一看，就把小道吓慌了。谁知不是道士，却是个少年女子，在那里梳头呢。小道正要抽身，却见谈月小解回来，便道：‘师兄既已看见，我也不必隐瞒，此女乃是我暗里带来。无事便罢，如要有事，自有我一人承当，惟求师兄不要声张就是了。’老爷想，小道素来受他的挟制，他如此说，小道还能管他么？只得诺诺退去，求其不加害于我，便是万幸了。自那日起，他每日又到庞太师府中去，出去时便将跨所封锁；回来时，便同那女子吃喝耍笑。不想今日他刚要

走，就被老爷这里去了多人，将我等拿获。这便是实在事迹。小道敢作证见，再不敢撒谎的。”老爷听罢，暗暗点头道：“看此道不是作恶之人，果然不出所料。”便吩咐带在一旁。

便带谈月，只见谈月上堂跪倒。老爷留神细看，见他约有二旬年岁，生得甚是俏丽，两个眼睛滴溜嘟噜的乱转，已露出是个不良之辈了。又见他满身华裳，更不是出家的形景。老爷将惊堂木一拍，道：“奸人妇女，私行拐带，这也是你出家人作的么？讲！”谈月才待开言，只见谈明在旁厉声道：“谈月，今日到了公堂之上，你可要从实招上去。我方才将你所作所为，俱各禀明了。”一句话把个谈月噎的倒抽了一口气，只得据实招道：“小道谈月，因从那黄寡妇门口经过，只见有两个女子，一个极丑，一个很俊。小道便留心，后来一来二去，渐渐的熟识。每日见那女子门前站立，彼此俱有眷恋之心，便暗定私约，悄从后门出入。不想被黄寡妇撞见，是小道多用金帛买嘱黄寡妇，便应允了。谁知后来赵家要迎娶，黄寡妇着了急了，便定了计策。就那日迎娶的夜里，趁着忙乱之际，小道算是俗家的亲戚，便将玉香改妆，私行逃走。彼时已与金香说明。她原是长的丑陋，无人聘娶，莫若顶替去了。到了那里，生米已成熟饭，他也就反悔不来了。心想是个巧宗儿。谁知今日犯在当官。”说罢，往上磕头。包公问道：“你用多少银子买嘱了黄寡妇？”谈月道：“纹银三百两。”包公问道：“你一个小道士，哪里有许多银子呢？”谈月道：“是偷我师傅的。”包公道：“你师傅哪有许多银子呢？”谈月道：“我师傅原有魔魔法，百发百中。若要害人，只用桃木做个人儿，上面写着名姓年庚，用污血装在瓶内。我师傅作起法来，只消七日，那人便气绝身亡。只因老包……”说至此，自己连忙啐了一口，“呸！呸！”“只因老爷有杀庞太师之子之仇，庞太师怀恨在心，将我师傅请去，言明作成此事，谢银一千五百两。我师傅

先要五百两，下欠一千两，等候事成再给。”包公听罢，便道：“怪得你还要偷你师傅一千两，与玉香远走高飞，作长久夫妻呢！这就是了。”谈月听了此言，吃惊不小：“此话是我与玉香说的，老爷如何知道呢？必是被谈明悄悄听去了。”他哪里知道，暗地里有个展爷与他泄了底呢。先将他二人带将下去，吩咐带黄寡妇母女上堂。

不知如何审办，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金銮殿包相参太师 耀武楼南侠封护卫

145

三
侠
五
义

且说包公审明谈月，吩咐将黄寡妇母女三人带上来。只见金香果然丑陋不堪，玉香虽则俏丽，甚是妖淫。包公便问黄寡妇：“你受了谈月三百两，在于何处？”黄寡妇已知谈月招承，只得吐实，禀道：“现藏在家中柜底内。”包公立刻派人前去起赃。将她母女每人拶了一拶，发在教坊司：母为虔婆，暗合了贪财卖奸之意；女为娼妓，又随了倚门卖俏之心。金香自惭貌陋，无人聘娶，情愿身入空门为尼。赃银起到，偿了赵国盛银五十两，着他另外择娶。谈明素行谨慎，即着他在通真观为观主。谈月定了个边远充军，候参奏下来，质对明白，再行起解。审判已明，包公退堂，来至书房。此时公孙先生已将摺底办妥，请示。包公看了，又将谈月的口供叙上了几句，方叫公孙策缮写，预备明日五鼓参奏。

至次日，天子临轩。包公出班，俯伏金阶。仁宗一见包

公，满心欢喜，便知他病体痊愈，急速宣上殿来。包公先谢了恩，然后将摺子高捧，谨呈御览。圣上看毕，又有桃木人儿等作证，不觉心中辗转道：“怪道包卿得病，不知从何而起，原来暗中有有人陷害。”又一转想：“庞吉你乃堂堂国戚，如何行此小人暗昧之事？岂有此理！”想至此，即将庞吉宣上殿来，仁宗便将参摺掷下。庞吉见龙颜带怒，连忙捧读，不由的面目更色，双膝跪倒，惟有俯首伏罪而已。圣上痛加申饬，念他是椒房之戚，着从宽罚俸三年。天子又安慰了包公一番，立时叫庞吉当面与包公陪罪。庞贼遵旨，不敢违背，只得向包公跟前谢过。包公亦知他是国戚，皇上眷顾，而且又将他罚俸，也就罢了。此事幸亏和事的天子，才化为乌有。二人重新又谢了恩。大家朝散，天子还宫。

包公五六日未能上朝，便在内阁料理这几日公事。只见圣上亲派内辅出来宣旨道：“圣上在修文殿宣召包公。”包公闻听，即随内辅进内，来至修文殿，朝了圣贺。天子赐府，包公谢恩。天子便问道：“卿六日未朝，朕如失股肱，不胜郁闷。今日见了卿家，方觉畅然。”包公奏道：“臣猝然遘疾，有劳圣虑，臣何以克当。”天子又问道：“卿参摺上义士展昭，不知他是何如人？”包公奏道：“此人是个侠士，臣屡蒙此人救护。”便说：“当初赶考时路过金龙寺，遇凶僧陷害，多亏了展昭将臣救出；后来奏旨陈州放赈，路过天昌镇擒拿刺客项福，也是此人；即如前日在庞吉花园破了妖魔，也是此人。”天子闻听，龙颜大悦，道：“如此说来，此人不独与卿有恩，他的武艺竟是超群的了。”包公奏道：“若论展昭武艺，他有三绝：第一，剑法精奥；第二，神箭百发百中；第三，他的纵跃法，真有飞檐走壁之能。”天子听至此，不觉鼓掌大笑，道：“朕久已要选武艺超群的，未得其人。今听卿家之言，甚合朕意。此人可现在否？”包公奏道：“此人现在臣的衙内。”

天子道：“既如此，明日卿家将此人带领入朝，朕亲往耀武楼试艺。”

包公遵旨，叩辞圣驾，出了修文殿，又来到内阁。料理官事已毕，乘轿回至开封，至公堂落轿，复将官事料理一番。退堂，进了书房。包兴递茶。包公叫：“请展爷。”不多时，展爷来到书房。包公便将今日圣上旨意，一一述说。“明早就要随本阁入朝，参见圣驾。”展爷到了此时虽不愿意，无奈包公已遵旨，只是谦逊了几句：“惟恐艺不惊人，反要辜负了相爷一番美意。”彼此又叙谈了多少时，方才辞了包相，来到公所之内。此时公孙策与四勇士俱已知道展爷明日引见，一个个见了，未免就要道喜。大家又聚饮一番。

至次日五鼓，包公乘轿，展爷乘马，一同入朝伺候。驾幸耀武楼，合朝文武扈从。天子来至耀武楼，升了宝座。包公便将展昭带至丹墀，跪倒参驾。圣上见他有三旬以内年纪，气宇不凡，举止合宜，龙心大悦。略问了问家乡籍贯。展昭一一奏对，甚是明晰。天子便叫他舞剑，展爷谢恩，下了丹墀。早有公孙策与四勇士俱各暗暗跟来，将宝剑递过。展爷抱在怀中，步上丹墀，朝上叩了头，将袍襟略为掖了一掖，先有个开门式，只见光闪闪，冷森森，一缕银光翻腾上下。起初时身随剑转，还可以注目留神；到后来竟使人眼花缭乱。其中的削砍劈剁，勾挑拨刺，无一不精。合朝文武以及丹墀之下众人，无不暗暗喝采，惟有四勇士更为关心，仰首翘望，捏着一把汗，在那里替他用力，见他舞到妙处，不由的甘心佩服：“真不愧‘南侠’二字。”展爷这里施展平生学艺，招招用意，处处留心，将剑舞完，仍是怀中抱月的架式收住，复又朝上磕头。见他面不更色，气不发喘。

天子大乐，便问包公道：“真好剑法！怪不得卿家夸奖。他的袖箭又如何试法？”包公奏道：“展昭曾言，夜间能打灭

香头之火。如今白昼，只好用较射的木牌，上面糊上白纸，圣上随意点上三个朱点，试他的袖箭，不知圣意若何？”天子道：“甚合朕意。”谁知包公早已吩咐预备下了，自有执事人员将木牌拿来。天子验看，上面糊定白纸，连个黑星皱纹一概没有，由不得提起朱笔，随意点了三个大点，叫执事人员随展昭去，该立于何处任他自便。因袖箭乃自己炼就的步数远近，与别人的兵刃不同。展昭深体圣意，随执事人员下了丹墀，斜行约二三十步远近，估量圣上必看得见，方叫人把木牌立稳。左右俱各退后。展昭又在木牌之前，对着耀武楼遥拜。拜毕，立起身来，看准红点，翻身竟奔耀武楼。跑来约有二十步，只见他将左手一扬，右手便递将出去，只听木牌上拍的一声；他便立住脚，正对了木牌，又是一扬手，只听那边木牌上又是一声拍；展爷此时却改了一个卧虎势，将腰一躬，脖项一扭，从胳膊窝内将右手往外一推，只听得拍，将木牌打的乱晃。展爷一伏身，来到丹墀之下，往上叩头。此时已有人将木牌拿来，请圣上验看。见三枝八寸长短的袖箭，俱各钉在朱红点上，惟有末一枝已将木牌钉透。天子看了，甚觉罕然，连声称道：“真绝技也！”

包公又奉：“启上吾主，展昭第三技乃纵跃法，非登高不可，须脱去长衣方能灵便。就叫他上对面五间高阁，我主可以登楼一望，看的始能真切。”天子道：“卿言甚是。”圣上起身，刚登扶梯，便传旨：“所有大臣俱各随朕登楼，余者俱在楼下。”便有随事内监回身传了圣旨，包公领班，慢慢登了高楼。天子凭栏入座，众臣环立左右。

展昭此时已将袍服脱却，扎缚停当。四爷赵虎不知从何处暖了一杯酒来，说道：“大哥且饮一杯助助兴，提提气。”展爷道：“多谢贤弟费心。”接过一饮而尽。赵爷还要斟时，见展爷已走出数步。楞爷却自己悄悄的饮了三杯，过来翘着脚

儿，往对面阁上观看。

单说展爷到了阁下，转身又向耀武楼上叩拜。立起来，他便在平地上鹭伏鹤行，徘徊了几步。忽见他身体一缩，腰背一躬，嗖的一声，犹如云中飞燕一般，早已轻轻落在高阁之上。这边天子惊喜非常，道：“卿等看他，如何一转眼间就上了高阁呢？”众臣宰齐声夸赞。此时展爷显弄本领，走到高阁柱下，双手将柱一搂，身体一飘，两腿一飞，嗤、嗤、嗤、嗤顺柱倒爬而上。到了柁头，用左手把住，左腿盘在柱上，将虎体一挺，右手一扬，作了个探海势。天子看了，连声赞“好”。群臣以及楼下人等无不喝采。又见他右手抓住椽头，滴溜溜身体一转，把众人吓了一跳。他却转过左手，找着椽头，脚尖儿登定檀方，上面两手倒把，下面两脚拢步，由东边串到西边，由西边又串到东边。串来串去，串到中间，忽然把双脚一拳，用了个卷身势往上一翻，脚跟登定瓦陇，平平的将身子翻上房去。天子看至此，不由失声道：“奇哉！奇哉！这哪里是个人，分明是朕的御猫一般。”谁知展爷在高处业已听见，便在房上与圣上叩头。众人又是欢喜，又替他害怕。只因圣上金口说了“御猫”二字，南侠从此就得了这个绰号，人人称他为御猫。此号一传不知紧要，便惹起了多少英雄好汉，人人奇材，个个豪杰。若非这些异人出仕，如何平定襄阳的大事。后文慢表。

当下仁宗天子亲试了展昭的三艺，当日驾转还宫，立刻传旨：“展昭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就在开封府供职。”包公带领展昭望阙叩头谢恩。诸事已毕，回转开封。包公进了书房，立刻叫包兴备了四品武职服色送与展爷。展爷连忙穿起，随着包兴来到书房，与包公行礼。包公哪里肯受，逊让多时，只受了半礼。展爷又叫包兴进内在夫人跟前代白，就说展昭与夫人磕头。包兴去了多时，回来说道：“夫人说，老爷屡蒙展老爷

护救，实实感谢不尽。日后还要求展老爷时时帮助相爷。给展老爷道喜，礼是不敢当的。”展爷恭恭敬敬，连连称“是”。包公又告诉他：“明早具公服上朝，本阁替你代奏谢恩。”展爷谢道：“卑职谨依钧命。”说罢，退出，来到公所。公孙策与四勇士俱各上前道喜。彼此逊让一番，大家入座。不多时，摆上丰盛洒肴。这是众人与展爷贺喜的。公孙策为首，便要安席敬酒。展爷哪里肯依，便道：“你我皆知已弟兄，若如此，便是拿我当外人看了。”大家见展爷如此，公议共敬三杯。展爷领了，谢过众人，彼此就座。饮酒之间，又提起今日试艺，大家赞不绝口。展爷再三谦逊，毫无自满之意，大家更为佩服。

正在饮酒之际，只见包兴进来，大家让坐。包兴道：“实实不能相陪，相爷叫我来请公孙先生来了。”众人便问何事，包兴道：“方才老爷进内，吃了饭出来，便到书房，叫请公孙先生。不知为着何事。”公孙策暂向众人告辞，同包兴进内，往书房去了。这里众人纳闷，再也测度不出是为什么事来。不多一会，只见公孙策出来。大家便问：“相爷呼唤，有何台谕？”公孙策道：“不为别的，一来给展大哥办理谢恩摺子；二来为前在修文殿召见之时，圣上说了一句几天没见咱家相爷如失股肱，相爷因想起国家总以选拔人才为要。况有太后入宫大庆之典礼，宜加一科，为国求贤。叫我打个条陈摺底儿，请开恩科。”展爷道：“这也是一件极好的事。既如此，咱们吃饭罢，不可耽搁了贤弟正事。”公孙策道：“一个摺底也甚容易，何必太忙。”展爷道：“虽则如此，相爷既然吩咐，想来必是等着看呢。你我朝夕聚首，何争此一刻呢？”公孙策听展爷说得有理，只得要饭来。大家用毕，离席，散坐吃茶。公孙先生得便来到自己屋内，略为思索，提笔一挥而就，交包兴请示相爷看过，立刻缮写清楚，预备明日呈递。

至次日五鼓，包公带领展爷到了朝房，伺候谢恩。众人见了展爷，无不悄悄议论夸赞。又见展爷穿着簇新的四品武职服色，越显得气宇昂昂，威风凛凛，真真令人羡慕之中可畏可亲。及至圣上升殿，展爷谢过恩后，包公便将加恩科的本章递上。天子看了甚喜，朱批依议，发到内阁。立刻出抄，颁行各省。所有各处文书一下，人人皆知。

不识后文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洪义赠金夫妻遭变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151

且说恩科文书行至湖广，便惊动了一个饱学之人。你道此人姓甚名谁？他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南安善村居住，姓范名仲禹，妻子白氏玉莲，孩儿金哥年方七岁，一家三口度日。他虽是饱学名士，却是一个寒儒，家道艰难，止于糊口。一日，会文回来，长吁短叹，闷闷不乐。白氏一见，不知丈夫为着何事，或者与人合了气了，便向前问道：“相公今日会文回来，为何不悦呢？”范生道：“娘子有所不知，今日与同窗会文，却未作课，见他们一个个装束行李，张罗起身。我便问他：‘如此的忙迫，要往哪里去？’同窗朋友道：‘怎么’范兄你还不知道么？如今圣上额外的旷典，加了恩科，文书早已行到本省。我们尚要前去赴考，何况范兄呢！范兄若到京时，必是鳌头独占了。’是我听了此言，不觉扫兴而归。娘子，你看家中一贫如洗，我学生焉能到得京中赴考呢？”说罢，不觉长叹了

一声。白氏道：“相公，原来如此。据妾心想来，此事也是徒愁无益。妾身也久有此意。我自别了母亲，今已数年之久，原打算相公进京赴考时，妾身意欲同相公一同起身，一来相公赴考，二来妾身也可顺便探望母亲。无奈事不遂心，家道艰难，也只好置之度外了。”白氏又劝慰了丈夫许多言语。范生一想，原是徒愁无益之事，也就只好丢开。

至次日清晨，正在梳洗，忽听有人叩门。范生连忙出去，开门一看，却是个知己的老朋友刘洪义，不胜欢喜。二人携手，进了茅屋。因刘洪义是个年老之人，而且为人忠梗，素来白氏娘子俱是不回避的，便上前与伯伯见礼。金哥也来拜揖。刘老者好生欢喜。逊坐烹茶。刘老者道：“我今来特为一事，与贤弟商议。当今额外旷典，加了恩科，贤弟可知道么？”范生道：“昨日会文去方知。”刘老者道：“贤弟既已知道，可有什么打算呢？”范生叹道：“别人可瞒，似老兄跟前，小弟焉敢撒谎。兄看室如悬磬，叫小弟如之奈何？”说罢，不觉凄然。刘老一见，便道：“贤弟不要如此。但不知赴京费用可得多少呢？”范生道：“此事说来，尤其叫人为难。”便将昨日白氏欲要顺便探母的话，说了一遍。刘老者闻听，连连点头：“人生莫大于孝，这也是该当的。如此算来，约用几何呢？”范生答道：“昨日小弟细细盘算，若三口人一同赴京，一切用度至少也得需七八十两。一时如何措办得来呢？也只好丢开罢了。”刘老者闻听，沉吟了半晌，道：“既如此，待我与你筹划筹划去。倘得事成，岂不是件好事呢？”范生连连称谢。刘老者立起身来要走。范生断不肯放，是必留下吃饭。刘老者道：“吃饭是小事，惟恐耽误了正事。容我早早回去，张罗张罗事情要紧。”范生便不肯紧留，送出柴门。分别时，刘老者道：“就是明日罢，贤弟务必在家中听我的信息。”说罢，告别而去。

范生送了刘老者回来，心中又是欢喜，又是感叹：欢喜的是，事有凑巧；感叹的是，自己艰难却又赘累朋友。又与白氏娘子望空扑地地盘算了一回。到了次日，范生如坐针毡一般，坐立不安，时刻盼望。好不容易天将交午，只听有人叩门，范生忙将门开了。只见刘老者拉进一头黑驴，满面是汗，喘吁吁地进来，说道：“好黑驴！许久不骑他，他就闹起手来了。一路上累的老汉通身是汗。”说着话，一同来到屋内坐下，说道：“幸喜事已成就，竟是贤弟的机遇。”一壁说着，将驴上的钱鞅儿从外面拿下来，放在屋内桌上；掏出两封银子，又放在床上，说道：“这是一百两银子，贤弟与弟妇带领侄儿可以进京了。”范生此时真是喜出望外，便道：“如何用的了这许多呢？再者不知老兄如何借来，望乞明白指示。”刘老者笑道：“贤弟不必多虑。此银也是我相好借来的，并无利息；纵有利息，有我一面承管。再者银子虽多，贤弟只管拿去。俗语说的好：‘穷家富路。’我又说句不吉祥的话儿，倘若贤弟落了孙山，就在京中居住，不必往返跋涉。到了明年就是正科，岂不省事？总是宽余些好。”范生听了此言有理，知道刘老为人豪爽，也不致谢，惟有铭感而已。刘老又道：“贤弟起身应用何物，也当办理。”范生道：“如今有了银子，便好办了。”刘老者道：“既如此，贤弟便计虑明白。我今日也不回去了，同你上街办理行装。明日极好的黄道日期，就要起身才好。”范生便同刘老者牵了黑驴，出柴门，竟奔街市制办行装。白氏在家中，也收拾起身之物。到了晚间，刘老与范生回来，一同收拾行李，直闹到三鼓方歇。所有粗使的家伙以及房屋，俱托刘老者照管。刘老者上了年纪之人，如何睡的着；范生又惦念着明日行路，也是不能安睡。二人闲谈，刘老者便嘱咐了多少言语，范生一一谨记。

刚到黎明，车子便来，急将行李装好。白氏拜别了刘伯

伯，不觉泪下。母子二人上车。刘老者便道：“贤弟，我有一言奉告。”指着黑驴道：“此驴乃我蓄养多年，我今将此驴奉送，贤弟骑上京去便了。”范生道：“既蒙兄赐，不敢推辞。”范生拉了黑驴出柴门。二人把握，难割难舍，不忍分离。范生哭的连话也说不出，还是刘老者硬着心肠，道：“贤弟请乘骑，恕我不远送了。”说罢，竟自进了柴门，范生只得含悲去了。这里刘老者封锁门户，照看房屋。这且不表。

单言范生一路赴京，无非是晓行夜宿，饥餐渴饮，却是平平安安地到了京都，找了住所，安顿家小。范生就要到万全山寻找岳母去，倒是白氏拦住，道：“相公不必太忙。原为的是科场而来，莫若场后诸事已毕，再去不迟。一来别了数年，到了那里，未免有许多应酬，又要分心。目下且养心神，候场务完了，我母子与你同去。二来相别许久，何争此一时呢？”范生听白氏说的有理，只得且料理科考，投文投卷。

到场期已近，却是奉旨钦派包公首相的主考，真是至正无私，利弊全消。范生三场完竣，甚是得意，因想：“妻子同来，原为探望岳母，场前贤妻体谅于我，恐我分心劳神。迟到如今，我若不体谅贤妻，她母女分别数载之久，今离咫尺，不能使她母女相逢，岂不显得我过于情薄么？”于是备上黑驴，觅了车辆，言明送至万全山即回。夫妻父子三人，锁了寓所的门，一直竟奔万全山而来。

到了万全山，将车辆打发回去，便同妻子入山寻找白氏娘家，以为来到便可以找着，谁知问了多少行人，俱各不知。范生不由的烦躁起来，后悔不该将车打发回去。原打算既到了万全山，总然再有几里路程，叫妻子乘驴抱了孩儿，自己也可以步行，他却如何料得到竟会找不着呢。因此便叫妻子带同孩儿在一块青石之上歇息，将黑驴放青蛄草，自己便放开脚步，一直出了东山口，逢人便问，并无有一个知道白家的。心中好生

气闷，又记念着妻子，更搭着两腿酸疼，只得慢慢踱将回来。及至来到青石之处，白氏娘子与金哥俱各不见了。这一惊非同小可，只急得眼似金铃，四下了望，哪里有个个人影儿呢。到了此时，不觉高声呼唤，声音响处，山鸣谷应，却有谁来答应？唤够多时，声哑口干，也就没有劲了，他就坐在石上，放声大哭。

正在悲恐之际，只见那边来个年老的樵人，连忙上前问道：“老丈，你可曾见有一妇人带领个孩儿么？”樵人道：“可见个妇人，并没有小孩子。”范生即问道：“这妇人在哪里？”樵人摇首，道：“说起来凶得很呢。足下，你不晓得离此山五里远，有一村名唤独虎庄，庄中有一个威烈侯名叫葛登云。此人凶悍非常，抢掠民间妇女。方才见他射猎回来，马上驮一个啼哭的妇人，竟奔他庄内去了。”范生闻听，忙忙问道：“此庄在山下何方？”樵人道：“就在东南方，你看那边远远一丛树林，那里就是。”范生听了一看，也不作别，竟飞跑下山，投庄中去了。

你道金哥为何不见？只因葛登云带了一群豪奴，进山搜寻野兽，不想从深草丛中赶起一只猛虎。虎见人多，各执兵刃，不敢扬威，它便跑下山来。恰恰从青石经过，它就一张口把金哥叼去，就将白氏吓的昏晕过去。正遇葛登云赶下虎来，一见这白氏，他便令人驮在马上，回庄去了。那虎往西去了，连越两小峰。不防那边树上有一樵夫正在伐柯，忽见猛虎衔一小孩，也是急中生智，将手中板斧照定虎头抛击下去，正打在虎背之上，那虎猛然被斧击中，将腰一塌，口一张，将小儿便落在尘埃。樵夫见虎受伤，便跳下树来，手疾眼快，拉起扁担照着虎的后胯就是一下，力量不小。只听吼的一声，那虎蹿过岭去。樵夫忙将小儿扶起，抱在怀中，见他还有气息，看了看虽有伤痕，却不甚重；呼唤多时，渐渐的苏醒过来，不由得满心

欢喜。又恐再遇野兽，不是当耍的，急急搂定小儿，先寻着板斧，掖在腰间；然后提了扁担步下山来，一直竟奔西南，进了八宝村。走不多会，到了自己门首，便呼道：“母亲开门，孩儿回来了。”只见里面走出一个半白头发的婆婆来，将门开放，不觉失声道：“哎哟！你从何处抱了个小儿回来？”樵夫道：“母亲，且到里面再为细述。”婆婆接过扁担，关了门户。樵夫进屋，将小儿轻轻放在床上，自己拔去板斧，向婆婆道：“母亲，可有热水取些来？”婆婆连忙拿过一盏。樵夫将小儿扶起，叫他喝了点热水，方才转过气来，哎哟一声，道：“吓死我了！”

此时那婆婆也来看视，见他虽有尘垢，却是眉清目秀，心中疼爱的不知要怎么样才好。那樵夫便将从虎口救出之话，说了一回。那婆婆听了，又不胜惊骇，便抚摸着小儿，道：“你是虎口余生，将来造化不小，富贵绵长。休要害怕，慢慢的将家乡住处告诉于我。”小儿道：“我姓范名叫金哥，年方七岁。”婆婆见他说话明白，又问他：“可有父母没有？”金哥道：“父母俱在。父名仲禹，母亲白氏。”婆婆听了，不觉诧异，道：“你家住哪里？”金哥道：“我不是京都人，乃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安善村居住。”婆婆听了，连忙问道：“你母亲莫非乳名叫玉莲么？”金哥道：“正是。”婆婆闻听，将金哥一搂，道：“哎哟！我的乖乖呀！你可疼煞我也！”说罢，就哭起来了。金哥怔了，不知为何。旁边樵夫道：“我告诉你，你不必发怔。我叫白雄。方才提的玉莲，乃是我的同胞姐姐。这婆婆便是我的母亲。”金哥道：“如此说来，他是我的舅舅，你便是我的外祖母了。”说罢，将小手儿把婆婆一搂，也就痛哭起来。

要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受乱棍范状元病癫 贪多杯屈胡子丧命

且说金哥认了舅舅，与外祖母搂着痛哭。白雄含泪劝慰多时，方才住声。白老安人道：“既是你父母来京，为何不到我这里来？”金哥道：“皆因为寻找外祖母，我才被虎叼去。”便将父母来京赴考，母亲顺便探母的事，说了一遍。“是我父母商议定于场后寻找外祖母，故此今日来至万全山下。谁知问人俱各不知，因此我与母亲在青石之上等候，爹爹出东山口找寻去了。就在此时，猛然出来一只老虎就把我叼着走了，我也不知道了，不想被舅舅救到此间。只是我父母不知此时哭到什么地步，岂不伤感坏了呢！”说罢，又哭起来了。白雄道：“此处离万全山有数里之遥，地名八宝村。你等在东山口找寻，如何有人知道呢？外甥不必啼哭。今日天气已晚，待我明白前往东山口找寻你父母便了。”说罢，忙收拾饭食。又拿出刀伤药来。白老安人与他掸尘梳洗，将药敷了伤痕；又怕他小孩子家想念父母，百般地哄他。

到了次日黎明，白雄掖了板斧，提着扁担，竟奔万全山而来。到了青石之旁，左右顾盼，那里有个人影儿。正在了望，忽见那边来了一人，头发蓬松，血渍满面，左手提着衣襟，右手执定一只朱履，慌慌张张，竟奔前来。白雄一见，才待开言，只见那人举起鞋来，照着白雄就打，说道：“好狗头呀！你打得老爷好！你杀得老爷好！”白雄急急闪过，仔细一看，

却像姐夫范仲禹模样。及至问时，却是疯癫的，言语并不明白。白雄忽然想起：“我何不回家背了外甥来叫他认认呢？”因说道：“那疯汉，你在此略等一等，我去去便来。”他就直奔八宝村去了。

你道那疯汉是谁？原来就是范仲禹。只因听了老樵人之言，急急赶到独虎庄，硬向威烈侯门前要他的妻子。可恨葛贼暗用稳军计留下范生，到了夜间，说他无故将他家人杀害，一声喝令，一顿乱棍将范生打得气绝而亡。他却叫人弄个箱子，把范生装在里面，于五鼓时抬至荒郊抛弃。不想路上遇见一群报录的人，将此箱劫去。这些报录的，原是报范生点了头名状元的，因见下处无人，封锁着门，问人时，说范生合家具探亲往万全山去了，因此他等连夜赶来。偶见二人抬定一只箱子，以为必是夤夜窃来的，又在旷野之间，倚仗人多，便将箱子劫下。抬箱子人跑了。众人算发了一注外财，抽出绳杠，连忙开看。不料范生死而复苏，一挺身跳出箱来，拿定朱履就是一顿乱打。众人见他披发带血，情景可怕，也就一哄而散。他便踉踉跄跄，信步来至万全山，恰与白雄相遇。

再说白雄回到家中，对母亲说知，背了金哥，急往万全山而来，及至来到，疯汉早已不知往哪里去了。白雄无可如何，只得背了金哥回转家中。他却不辞辛苦，问明了金哥在城内何方居住。从八宝山村要到城中，也有四十多里，他哪管远近，一直竟奔城中而来。到了范生下处一看，却是仍然封锁，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忽听街市之上，人人传说新科状元范仲禹不知去向。他一听见满心欢喜，暗道：“他既已中了状元，自然有在官人役访查找寻，必是要有下落的了。且自回家，报了喜信，我再细细盘问外甥一番便了。”白雄自城内回家，见了母亲，备述一切。金哥闻听父母不知去向，便痛哭起来。白老安人劝慰多时，方才住声。白雄便细细盘问外甥。金

哥便将母子如何坐车，父亲骑驴到了山下，如何把驴放青蛄草，母子如何在青石之上等候，父亲如何出东山口打听，此时就被虎叼了去的话，说了一遍。白雄都一一记在心间，等次日再去寻找便了。

你说白雄这一天辛苦，来回跑了足有一百四五十里，也真难为他。只顾说他这一边的辛苦，就落了那一边的正文。野史有云“一张口难说两家话”，真是果然。就是他辛苦这一天，便有许多事在内。

你道何事？原来城中鼓楼大街西边有座兴隆木厂，却是山西人开张。弟兄二人，哥哥名叫屈申，兄弟名叫屈良。屈申长的相貌不扬，又搭着一嘴巴扎煞胡子，人人皆称他为“屈胡子”。他最爱杯中之物，每日醺醺，因此又得了个外号儿，叫“酒曲子”。他虽然好喝，却与正事不误，又加屈良帮助，把个买卖作了个铁桶相似，甚为兴旺。因为万全山南，便是木商的船厂。这一天，屈申与屈良商议，道：“听说新货已到，乐（老）子要到那里看看。如若对劲儿，咱倒批下些，岂不便宜呢？”屈良也甚愿意，便拿搭裱钱鞞子装上四百两纹银，备了一头酱色花白的叫驴。此驴最爱赶群：路上不见驴，他不好生走；若见了驴，他就追，也是惯了的毛病儿。屈申接过银子搭裱，搭在驴鞍上面，乘上驴，竟奔万全山南。

到了船厂，木商彼此相熟。看了多少木料，行市全然不对。买卖中的规矩，交易不成仁义在。虽然木料没批，酒肴是要预备的。屈申一见了酒，不觉勾起他的馋虫来了，左一杯，右一杯，说也有，笑也有，竟自乐而忘归。猛然一抬头，看了看日色已然平西了，他便忙了，道：“乐（老）子还（含）要进（净）城（沉）呢！天晚（万）咧（拉），天晚咧。”说着话，便起身作揖拱腰儿，连忙拉了酱色花驴，竟奔万全山而来。

他越着急，驴越不走，左一鞭，右一鞭，骂道：“洼八日的臭屎蛋！‘养军千日，用在一朝。’老阳儿（太阳）眼看着没啦，你含合我闹哩哩呢！”话未说完，忽见那驴两耳一支楞，“吗”的一声就叫起来，四个蹄子乱窜飞跑。屈申知道他的毛病，必是听见前面有驴叫唤，他必要追，因此拢住扯手由他跑去，到底比闹哩哩（呆）强。谁知跑来跑去，果见前面有一头驴。他这驴一见，便将前蹄扬起，连蹦带跳。屈申坐不住鞍心，顺着驴屁股掉将下来。连忙爬起，用鞭子乱打一回，只得揪住嚼子，将驴带转，拴在那边一株小榆树上。过来一看，却是一头黑驴，鞍鞅俱全。这便是昨日范生骑来的黑驴，放青茀草，迫促之际，将他撒下。黑驴一夜未吃麸料，信步由缰，出了东山口外，故在此处仍是啃青。屈申看了多时，便嚷道：“这是谁的黑驴？”连嚷几声，并无人应，自己说道：“好一头黑驴！”又瞧了瞧口，才四个牙，膘满肉肥，而且鞍鞅鲜明，暗暗想道：“趁着无人，乐子何不换他娘的。”即将钱鞅子拿过来，搭在黑驴身上，一扯扯手，翻身上去。只见黑驴迤迤迤迤，却是飞快的好走儿。屈申心中欢喜，以为得了便宜。

忽然见天气改变，狂风骤起，一阵黄沙打的二目难睁。此时已有掌灯时候，屈申心中踌躇道：“这官（光）景，城是进不去了。我还有四百两营（银）子，这可咱（怎）的好？前面万全山若遇见个打梦（闷）棍的，那才是早（糟）儿糕呢！只好找个仍（人）家借个休（宿）儿。”心里想着，只见前面有个搭裢坡儿，南上坡忽见有灯光。屈申便下了黑驴，拉到上坡，来到门前。

忽听里面有妇人说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有把老婆饿起来的么？”又听男子说话道：“你饿着，谁又吃什么来呢？”妇人接着说道：“你没吃什么，你倒灌黄汤了。”男子又道：“谁不叫你也喝呢？”妇人道：“我要会喝，我早喝了。既

弄了来，不知余柴米，你先张罗你的酒！”男子道：“这难说，也是我的口头福儿。”妇人道：“既爱吃现成儿的，索性明儿我挣了你吃爽利，叫你享享福儿。”男子道：“你别胡说。我虽穷，可是好朋友。”妇人道：“街市上哪有你这样的好朋友呢？”屈申听至此，欲待不敲门，看了看四面黑，别处又无灯光，只得用鞭子敲户，道：“借官（光）儿，寻个休儿。”里面却不言语了。

屈申又叫了半天，方听妇人问道：“找谁的？”屈申道：“我是行路的，因天贺（黑）了，借官（光）儿，寻个休儿。明儿重礼相谢。”妇人道：“你等等。”又迟了半天，方见有个男子出来，打着一个灯笼，问道：“作什么的？”屈申作个揖，道：“我是个走路儿的，因天万（晚）咧（啦），难以行走，故此惊动，借个休儿，明儿重礼相谢。”男子道：“原来如此。这有什么呢，请到家里坐。”屈申道：“我还有一头驴。”男子道：“只管拉进来。”将驴拴在东边树上，便持灯引进来，让至屋内。

屈申提了钱鞮子，随在后面。进来一看，却是两明一暗，三间草房。屈申将鞮子放在炕上，重新与那男子见礼。那男子还礼，道：“茅屋草舍，掌柜的不要见笑。”屈申道：“好说。”男子便问：“尊姓？在哪里发财？”屈申道：“姓屈名叫屈申，在沉（城）里故（鼓）楼大该（街）开着个心（兴）伦（隆）木厂。我含（还）没吝（领）教你老贵信（姓）？”男子道：“我姓李名叫李保。”屈申道：“原来是李大过（哥），失敬，失敬。”李保道：“好说，好说。屈大哥，久仰，久仰。”

你道这李保是谁？他就是李天官派了跟包公上京赴考的李保。后因包公罢职，他以为包公再没有出头之日，因此将行李银两拐去逃走。每日花街柳巷，花了不多的日子，便将行李银

两用尽，流落至此，投在李老头店中。李老儿夫妻见他勤谨小心，膝下又无儿子，只有一女，便将他招赘，作了养老的女婿。谁知他旧性不改，仍是嫖赌吃喝，生生把李老儿夫妻气死。他便接过店来，更无忌惮，放荡自由，加着李氏也是个好吃懒做的女人，不上一二年便把店关了。后来闹的实在无法，就将前面家伙等项典卖与人，又将房屋拆毁卖了折货，只剩了三间草房，到今日落得一贫如洗。偏偏遇见倒运的屈申前来投宿。

当日李保与他攀话，见灯内无油，立起身来向东间，掀起破布帘子，进内取油。只见他女人悄悄问道：“方才他往炕上一放，咕咚一声，是什么？”李保道：“是个钱鞞子。”妇人欢喜，道：“活该咱家要发财。”李保道：“怎见得？”妇人道：“我把你这傻兔子！他单一个钱鞞子而且沉重，那必是硬头货了。你如今问他，会喝不会喝？他若会喝，此事便有八分了。有的是酒，你尽力的将他灌醉了，自有道理。”

李保会意，连忙将油灌子拿出来，添上灯，拨的亮亮儿的。他便大哥长、大哥短的问话，说到热闹之间，便问：“屈大哥，你老会喝不会？”一句话问的个屈申口角流涎，馋不可解，答道：“这末半夜三更的，哪里讨酒哈（喝）呢？”李保道：“现成有酒。实对大哥说，我是最爱喝的。”屈申道：“对恁（劲）儿！我也是爱喝的，咱两个竟是知己的好盆（朋）友了。”李保说着话，便温起酒来，彼此对坐。一来屈申爱喝，二来李保有意，一让两让连三让，便把个屈申灌的酩酊大醉，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前仰后合。他把钱鞞子往里一推，将头刚然上枕，便呼呼酣睡。

此时李氏已然出来。李保悄悄说道：“他醉是醉了，只是有何方法呢？”妇人道：“你找绳子来。”李保道：“要绳子作什么？”妇人道：“我把你这呆爪日的！将他勒死，就完了事

咧。”李保摇头，道：“人命关天，不是玩的。”妇人发怒，道：“既要发财，却又胆小。松王八！难道老娘就跟着你挨饿不成？”李保到了此时，也顾不得国法，便将绳子拿来。妇人已将破炕桌儿挪开，见李保颤颤哆嗦，知道他不能下手。恶妇便将绳子夺过来，连忙上炕，绕到屈申里边，轻轻儿的从他枕的钱鞞之下，递过绳头，慢慢拴过来紧了一扣。一招手将李保叫上炕来，将一头递给李保，拢住了绳头，两个人往两下里一勒，妇人又将脚一登。只见屈申手脚扎煞。李保到了此时，虽然害怕，也不能不用力了。不多时，屈申便不动了，李保也就瘫了。这恶妇连忙将钱鞞子抽出，伸手掏时，见一封一封的却是八包，满心欢喜。

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白氏还魂阳差阴错 屈申附体醉死梦生

且说李保夫妇将屈申谋害。李氏将钱鞞子抽出，伸手一封一封的掏出，携灯进屋，将炕面揭开，藏于里面。二人出来，李保便问：“尸首可怎么样呢？”妇人道：“趁此夜静无人，背至北上坡，抛放庙后，又有谁人知晓？”李保无奈，叫妇人仍然上炕，将尸首扶起，李保背上。才待起身，不想屈申的身体甚重，连李保俱各栽倒。复又站起来，尽力的背。妇人悄悄的开门，左右看了看，说道：“趁此无人，快背着走罢。”李保背定，竟奔北上坡而来。

固然走了不远，忽见那边有个黑影儿一晃。李保觉得眼前金花乱进，汗毛皆乍，身体一闪，将死尸掷于地上，他便不顾性命的往北上坡跑来。只听妇人道：“在这里呢！你往哪里跑？”李保喘吁吁地道：“把我吓糊涂了。刚到北上坡不远，谁知那边有个人，因此将尸首掷于地上，就跑回来了。不想跑过去了。”妇人道：“这是你‘疑心生暗鬼’。你忘了北上坡那棵小柳树儿了，你必是拿他当作人了。”李保方才省悟，连忙道：“快关门罢。”妇人道：“门且别关，还没有完事呢。”李保问道：“还有什么事？”妇人道：“那头驴怎么样？留在家中，岂不是个祸胎么？”李保道：“是呀！依你怎么样？”妇人道：“你连这么个主意也没有，把它轰出去就完了。”李保道：“岂不可惜了的？”妇人道：“你发了这么些财，还稀罕这个驴？”李保闻听，连忙到了院里，将偏缰解开，拉着往外就走。驴子到了门前，再不肯走。好狠妇人！提起门闩，照着驴子的后胯就是一下。驴子负痛，往外一窜，李保顺手一撒，妇人又将门闩从后面一戳，那驴子便跑下坡去了。

恶夫妇进门，这才将门关好。李保总是心跳不止，倒是妇人坦然自得，并教给李保：“明日依然照旧，只管井边汲水。倘若北上坡有人看见死尸，你只管前去看看，省得叫别人生疑心。候事情安静之后，咱们再慢慢受用。你说这件事情，作的干净不干净，严密不严密？”妇人一片话说的李保也壮起胆来。说着话，不觉的鸡已三唱，天光发晓，路上已有行人。

有一人看见北上坡有一死尸，便慢慢的积聚多人。就有好事的给地方送信，地方听见本段有了死尸，连忙跑来，见脖项有绳子一条，却是极松的，并未环扣。地方看了，道：“原来是被勒死的。众位乡亲，大家照看些，好歹别叫野牲口嚼了。我找我们伙计去，叫他看着，我好报县。”地方嘱托了众人，他就往西去了。

刚然走了数步，只听众人叫道：“苦头儿，苦头儿，回来，回来。活咧！活咧！”苦头儿回头道：“别玩笑呀！我是烧心的事，你们这是什么劲儿呢？”众人道：“真的活咧！谁和你玩笑呢？”苦头听了，只得回来，果见尸首拳手拳脚动弹，真是苏醒了。连忙将他扶起，盘上双腿。迟了半晌，只听得啜啜一声，气息甚是微弱。苦头儿在对面蹲下，便问道：“朋友，你苏醒苏醒，有什么话，只管对我说。”只见屈申微睁二目，看了看苦头儿，又瞧了瞧众人，便道：“呀！你等是什么人？为何与奴家对面交谈？是何道理？还不与我退后些！”说罢，将袖子把面一遮，声音极其妖厉。众人看了，不觉笑将起来，说道：“好个奴家！好个奴家！”苦头儿忙拦道：“众位乡亲别笑，这是他刚然苏醒，神不守舍之故，众位压静，待我细细地问他。”众人方把笑声止住。苦头儿道：“朋友，你被何人谋害？是谁将你勒死的？只管对我说。”只见屈申羞羞惭惭地道：“奴家是自己悬梁自尽的，并不是被人勒死的。”众人听了，乱说道：“这明是被人勒死的，如何说是吊死的？既是吊死，怎么能够项带绳子，躺在这里呢？”苦头儿道：“众位不要多言，待我问他。”便道：“朋友，你为什么事上吊呢？”只听屈申道：“奴家与丈夫儿子探望母亲，不想遇见什么威烈侯将奴家抢去，藏闭在后楼之上，欲行苟且。奴假意应允，支开了丫鬟，自尽而死。”苦头儿听了，向众人道：“众位听见了？”便伸出个大拇指头来。“其中又有这个主儿，这个事情怪呀！看他的外面，与他所说的话，有点底脸儿不对呀。”

正在诧异，忽听脑后有人打了一下子。苦头儿将手一摸，哎哟道：“这是谁呀？”回头一看，见是个疯汉，拿着一只鞋在那里赶打众人。苦头儿埋怨，道：“大清早起，一个倒卧闹不清，又挨了一鞋底子，好生的晦气！”忽见屈申说道：“那拿鞋打人的，便是我的丈夫，求众位爷们将他拢住。”众人

道：“好朋友！这个脑袋样儿，你还有丈夫呢？”

正在说笑，忽见有两个人扭结在一处，一同拉着花驴，高声乱喊：“地方！地方！我们是要打定官司了。”苦头儿发恨，道：“真他妈的！我是什么时气儿，一宗不了又一宗。”只得上前说道：“二位松手，有话慢慢地说。”

你道这二人是谁？一个是屈良，一个是白雄。只因白雄昨日回家一日，黎明又到万全山，出东山口各处找寻范爷。忽见小榆树上拴着一头酱色花驴，白雄以为是他姐夫的驴子。（只因金哥没说是黑驴，他也没问是什么毛片。）有了驴子，便可找人，因此解了驴子牵着正走，恰恰地遇见屈良。屈良因哥哥一夜未回，又有四百两银子，甚不放心，因此等城门一开，急急地赶来，要到船厂询问。不想遇见白雄拉着花驴，正是他哥哥屈申骑坐的，他便上前一把揪住，道：“你把我们的驴拉着到哪里去？我哥哥呢？我们的银子呢？”白雄闻听，将眼一瞪，道：“这是我亲戚的驴子，我还问你要我的姐夫姐姐呢？”彼此扭结不放，是要找地方打官司呢。

恰好巧遇地方。他只得上前说道：“二位松手，有话慢慢地说。”不料屈良他一眼瞧见他哥哥席地而坐，便嚷道：“好了！好了！这不是我哥哥么？”将手一松，连忙过来，说道：“哥哥，你怎的在此呢？脖子上怎的又拴着绳子呢？”忽听屈申道：“哇！你是甚等样人，竟敢如此无礼，还不与我退后！”屈良听他哥竟是妇人声音，也不是山西口气，不觉纳闷道：“你这是怎的了呢？咱们山西人是好朋友。你这个光景，以后怎的见人呢？”忽见屈申向着白雄道：“你不是我兄弟白雄么？暖哟！兄弟呀！你看姐姐好不苦也！”倒把个白雄听了一怔。

忽然又听众人说道：“快闪开，快闪开，那疯汉又回来了。”白雄一看，正是前日山内遇见之人。又听见屈申高声说道：“兄弟，那边是你姐夫范仲禹，快些将他拢住。”白雄到

了此时，也就顾不得了，将花驴偏缰递给地方，他便上前将疯汉揪了个结实，大家也就相帮，才拢住。苦头儿便道：“这个事情我可闹不清。你们二位也不必分争，只好将你们一齐送到县里，你们那里说去罢。”

刚说至此，只见那边来了。苦头儿便道：“快来罢！我的大爷，你还慢慢地蹭呢。”只听那人道：“我才听见说，赶着就跑了来咧。”苦头儿道：“牌头，你快地找两辆车来。那个是被人谋害的不能走，这个是个疯子，还有他们两个俱是事中人。快快去罢。”老牌头听了，连忙转去。不多时，果然找了两辆车来，便叫屈申上车。屈申偏叫白雄搀扶，白雄却又不肯。还是大家说着，白雄无奈，只得将屈申搀起。见他两只大脚儿，仿佛是小小金莲一般，扭扭捏捏，一步挪不了四指儿的行走，招的众人大笑。屈良在旁看着，实在脸上磨不开，惟有噤声叹气而已。屈申上了车，屈良要与哥哥同车，反被屈申叱下车来，却叫白雄坐上。屈良只得与疯汉同车，又被疯汉脑后打了一鞋底子，打下车来。及至要骑花驴，地方又不让，说：“此驴不定是你的，不是你的，还是我骑着为是。”屈良无可奈何，只得跟着车在地下跑，竟奔祥符县而来。

正走中间，忽见来了个黑驴，花驴一见就追。地方在驴上紧勒扯手，哪里勒得住？幸亏屈良步行，连忙上前将嚼子揪住，道：“你不知道这个驴子的毛病儿，他见驴就追。”说着话，见后面有一黑矮之人，敞着衣襟，跟着一个伴当，紧跟那驴往前去了。

你道此人是谁？原来是四爷赵虎。只因包公为新科状元遗失，入朝奏明天子，即着开封府访查。刚才下朝，只听前面人声聒耳，包公便脚踪轿底，立刻打杵，问：“前面为何喧嚷？”包兴等俱各下马，连忙跑去问明，原来有个黑驴鞍辔俱全，并无人骑着，竟奔大轿而来，板棍击打不开。包公听罢，暗暗

道：“莫非此驴有些冤枉么？”吩咐：“不必拦阻，看他如何。”两旁执事左右一分。只见黑驴奔至轿前，可煞作怪，他将两只前蹄一屈，望着轿将头点了三点。众人道：“怪”。包公看的明白，便道：“那黑驴你果有冤枉，你可头南尾北，本阁便派人跟你前去。”包公刚才说完，那驴便站起转过身来，果然头南尾北。包公心下明白，即唤了声“来”。谁知道赵虎早已欠着脚儿静听，估量着相爷必要叫人，刚听个“来”字，他便赶至轿前。包公即吩咐：“跟随此驴前去，查看有何情形异处，禀我知道。”

赵爷奉命下来，那驴便在前引路，愣爷紧紧跟随。刚才出了城，赵爷已跑的吁吁带喘，只得找块石头，坐在上面歇息。只见自己的伴当从后面追来，满头是汗，喘着说道：“四爷要巴结差使，也打算打算。两条腿跟着四条腿跑，如何赶得上呢？黑驴呢？”赵爷说：“它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不知它往哪里去了？”伴当道：“这是什么差使呢？没有驴子，如何交差呢？”正说着，只见那黑驴又跑回来了。四爷便向黑驴道：“呀，呀，呀！你果有冤枉，你须慢着些儿走，我老赵方能赶得上。不然，我骑你几步，再走几步如何？”那黑驴果然抿耳攒蹄的不动。四爷便将它骑上，走了几里，不知不觉，就到万全山的搭连坡，那驴一直奔了北上坡去了。四爷走热了，敞开衣襟，跟定黑驴，也到万全山，见是庙的后墙，黑驴站着不动。此时伴当已来到了。四面观望，并无形迹可疑之处，主仆二人心中纳闷。

忽听见庙墙之内，喊叫“救人”。四爷听见，便叫伴当蹲伏着身子，四爷登定肩头。伴当将身往上长，四爷把住墙头将身一纵，上了墙头，往里一看，只见有一口薄木棺材，棺盖倒在一旁；那边有一个美貌妇人，按着老道厮打。四爷不管高低，便跳下去，赶至跟前，问道：“你等‘男女授受不亲’，

如何混缠厮打？”只听妇人说道：“乐子被人谋害，图了我的四百两银子，不知怎的，乐子就跑到这棺材里头来了。谁知老道他来打开棺材盖，不知他安着什么心，我不打他怎的呢？”赵虎道：“既如此，你且放他起来，待我问他。”那妇人一松手，站在一旁。老道爬起，向赵爷道：“此庙乃是威烈侯的家庙。昨日抬了一口棺材来，说是主管葛寿之母病故，叫我即刻埋葬。只因目下禁土，暂且停于后院。今日早起忽听棺内乱响，是小道连忙将棺盖撬开。谁知这妇人出来，就将我一顿好打，不知是何缘故？”赵爷听老道之言，又见那妇人虽是女形，却是像男子的口气，而且又是山西口音，说的都是图财害命之言。四爷听了，不甚明白，心中有些不耐烦，便道：“俺老赵不管你们这些闲事。我是奉包老爷差遣前来，寻踪觅迹，你们只好随我到开封府说去。”说罢，便将老道束腰丝绦解下，就将老道拴上，拉着就走。叫那妇人后面跟随。绕到庙的前门，拔去插门，开了山门。此时伴当已然牵驴来到。

不知出得庙门有何事体，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贤愚立判 鉴貌辨色男女不分

且说四爷赵虎出了庙门，便将老道交与伴当，自己接过驴来。忽听后面妇人说道：“那南上坡站立那人，仿佛是害我之人。”紧行数步，口中说道：“何尝不是他！”一直跑至南上坡，在井边揪住那人，嚷道：“好李保呀！你将乐子勒死，你

把我的四百两银子藏在哪里？乐子是贪财不要命的，你趁早儿还我就完了。”只听那人说道：“你这妇人好生无理！我与你素不相识，谁又拿了你的银子咧？”妇人更发急，道：“你这个忘八日的！图财害命，你还给乐子闹这个腔儿呢！”赵爷听了，不容分说，便叫人将拴老道的丝绦那一头儿，也把李保儿拴上，带着就走，竟奔开封府而来。

此时祥符县因有状元范仲禹，他不敢质讯，亲将此案的人证解到开封府，略将大概情形回禀了包公。包公立刻升堂，先叫将范仲禹带上堂来，差役左右护持。只见范生到了公堂，嚷道：“好狗头们呀！你们打得老爷好！你们杀得老爷好！”说罢，拿着鞋就要打人。却是作公人手快，冷不防将他的朱履夺了过来。范仲禹便胡言乱语说将起来。公孙主簿在旁，看出他是气迷疯痰之症，便回了包公，必须用药调理于他。包公点头应允，叫差役押送至公孙先生那里去了。

包公又叫带上白雄来，白雄朝上跪倒。包公问道：“你是什么人？作何生理？”白雄禀道：“小人白雄，在万全山西南八宝村居住，打猎为生。那日从虎口内救下小儿，细问姓名家乡住处，才知是自己的外甥。因此细细盘问，说我姐夫乘驴而来，故此寻至东山口外，见小榆树上拴着一花驴，小人以为是我姐夫骑来的。不料路上遇见个山西人，说此驴是他的，还合小人要他哥哥并银子，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却见众人围着一人，这山西人一见说是他哥哥，向前相认。谁知他哥哥却是妇人的声音，不认他为兄弟，反将小人说是他的兄弟。求老爷与小人作主。”包公问道：“你姐夫叫什么名字？”白雄道：“小人姐夫叫范仲禹，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人氏。”包公听了，正与新科状元籍贯相同，点了点头，叫他且自下去。

带屈良上来。屈良跪下，禀道：“小人叫作屈良，哥哥叫屈申，在鼓楼大街开一座兴隆木厂。只因我哥哥带了四百两银

子上万全山南批木料，去了一夜没有回来。是小人不放心，等城门开了，赶到东山口外，只见有个人拉着我哥哥的花驴。小人问他要驴，他不但不给驴，还合小人要他的什么姐夫，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却见我哥哥坐在地下。不知他怎的改了形景，不认小人是他兄弟，反叫姓白的为兄弟。求老爷与我们明断明断。”包公问道：“你认明花驴是你的么？”屈良道：“怎的不认得呢！这个驴子有毛病儿，他见驴就追。”

包公叫他也暂且下去，叫把屈申带上来。左右便道：“带屈申！带屈申！”只见屈胡子他却不动。差役只得近前说道：“大人叫你上堂呢！”只见他羞羞惭惭，扭扭捏捏，走上堂来，临跪时先用手扶地，仿佛袅娜的了不得。两边衙役看此光景，由不得要笑，又不敢笑。只听包公问道：“你被何人谋害？诉上来。”只见屈申禀道：“小妇人白玉莲。丈夫范仲禹，上京科考。小妇人同定丈夫来京，顺便探亲。就于场后带领孩儿金哥，前往万全山寻问我母亲住处。我丈夫便进山访问去了，我母子在青石之上等候。忽然来了一只猛虎，将孩儿叼去。小妇人正在昏迷之际，只见一群人内有一官长，连忙说‘抢’，便将小妇人拉拽上马，到他家内，闭于楼中。是小妇人投缢自尽。恍惚之间，觉得凉风透体。睁眼看时，见围绕多人，小妇人改变了这般模样。”

包公看他形景，听他言语，心中纳闷，便将屈良叫上堂来，问道：“你可认得他么？”屈良道：“是小人的哥哥。”又问屈申道：“你可认得他么？”屈申道：“小妇人并不认得他是什么人。”包公叫屈良下去，又将白雄叫上堂来，问道：“你可认得此人么？”白雄回道：“小人并不认得。”忽听屈申道：“我是你嫡亲姐姐，你如何不认得？岂有此理！”白雄惟有发怔而已。包公便知是魂错附了体了。只是如何办理呢？只得将他们俱各带下去。

只见愣爷赵虎上堂，便将跟了黑驴查看情形，述说了一遍。“所有一千人犯，俱各带到。”包公便叫将道士带上来。道士上堂跪下，禀道：“小道乃是给威烈侯看家庙的，姓叶名苦修。只因昨日侯爷府中抬了口薄皮材来，说是主管葛寿的母亲病故，叫小道即刻埋葬。小道因目下禁土，故叫他们将此棺放在后院里。”包公听了，道：“你这狗头满口胡说！此时是什么节气，竟敢妄言禁土！左右，掌嘴！”那道士忙了，道：“老爷不必动怒，小道实说，实说。因听见是主管的母亲，料他棺内必有首饰衣服。小道一时贪财心胜，故谎言禁土，以便撬开棺盖，得些东西。不料刚将棺盖开起，那妇人他就活了，把小道按住一顿好打。他却是一口的山西话，并且力量很大。小道又是怕又是急，无奈喊叫‘救人’，便见有人从墙外跳进来，就把小道拴了来了。”包公便叫他画了招，立刻出签，拿葛寿到案。道士带下去。

叫带妇人，左右一叠连声道：“带妇人！带妇人！”那妇人却动也不动，还是差役上前，说道：“那妇人，老爷叫你上堂呢！”只听妇人道：“乐子是好朋友，谁是妇人？你不要玩笑呀！”差役道：“你如今是个妇人，谁和你玩笑呢！你且上堂说去。”妇人听了，便大叉步儿走上堂来，咕咚一声跪倒。包公道：“那妇人，你有何冤枉？诉上来。”妇人道：“我不是妇人，我名叫屈申。只因带着四百两银子到万全山批木头去，不想买卖不成。因回来晚咧，在道儿上见个没主儿的黑驴，又是四个牙儿，因此我就把我的花驴拴在小榆树儿上，我就骑了黑驴，以为是个便宜。谁知刮起大风来了，天又晚了，就在南坡上一个人家寻休儿。这个人名叫李保儿，他将我灌醉了，就把我勒死了。正在缓不过气儿来之时，忽见天光一亮，却是一个道士撬开棺盖。我也不知怎么跑到棺材里面去了。我又不见了四百两银子，因此我才把老道打了。不想刚出庙门，却见南坡

上有个汲水的，就是害我的李保儿。我便将他揪住，一同拴来了。我们山西人千乡百里，也容易。乐子是要定了四百两银子咧！弄的我这个样儿，这是怎么说呢？”

包公听了，叫把白雄带上来，道：“你可认的这个妇人么？”白雄一见，不觉失声道：“你不是我姐姐玉莲么？”刚要向前厮认，只听妇人道：“谁是你姐姐？乐子是好朋友哇！”白雄听了，反倒吓了一跳。包公叫他下去。把屈良叫上来，问妇人道：“你可认得他么？”此话尚未说完，只听妇人说道：“喂哟！我的兄弟呀！你哥哥被人害了，千万想着咱们的银子要紧。”屈良道：“这是怎的了？我多久有这样儿的哥哥呢？”包公吩咐一齐带下去，心中早已明白是男女二魂错附了体了。

又叫带李保上堂来。包公一见正是逃走的恶奴，已往不究，单问他为何图财害命。李保到了此时，看见相爷的威严，又见身后包兴、李才俱是七品郎官的服色，自己悔恨无地，惟求速死，也不推辞，他便从实招认。包公叫他画了招，即差人前去起赃，并带李氏前来。

刚然去后，差人禀道：“葛寿拿到。”包公立刻吩咐带上堂来，问道：“昨日抬到你家主的家庙内那一口棺材，死的是什么人？”葛寿一闻此言，登时惊慌失色，道：“是小人的母亲。”包公道：“你在侯爷府中当主管，自然是多年可靠之人。既是你母亲，为何用薄皮材盛殓？你即或不能，也当求求家主赏赐，竟是忍心，如此潦草完事，你也太不孝了！来！”“有！”“拉下去，先打四十大板。”两旁一声答应，将葛寿重责四十，打的满地乱滚。包公又问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葛寿道：“今年三十六岁。”包公又问道：“你母亲多大年纪了？”一句话问的他张口结舌，半天说道：“小人不……不记得了。”包公怒道：“满口胡说！天下哪有人子不记得母亲岁数的道理！可见你心中无母，是个忤逆之子。来！”“有！”

“拉下去，再打四十大板。”葛寿听了，忙道：“相爷不必动怒，小人实说，实说。”包公道：“讲！”左右公人催促：“快讲！快讲！”恶奴到了此时，无可如何，只得说道：“回老爷，棺材里那个死人，小人却不认得。只因前日我们侯爷打围回来，在万全山看见一个妇人在那里啼哭，颇有姿色。旁边有个亲信之人，他叫刁三，就在侯爷跟前献勤，说了几句言语，便将那妇人抢到家中，闭于楼上，派了两仆妇劝慰于她。不想后来有个姓范的找他的妻子。也是刁三与侯爷定计，将姓范的请到书房好好看待，又应许给他找寻妻子。”包公便问道：“这刁三现在何处？”葛寿道：“就是那天夜里死的。”包公道：“想是你与他有仇，将他谋害了。来！”“有！”“拉下去打”。葛寿着忙道：“小人不曾害他，是他自己死的。”包公道：“他如何自己死的呢？”葛寿道：“小人索性说了罢，因刁三与我们侯爷定计，将姓范的留在书房。到三更时分，刁三手持利刃，前往书房，杀姓范的去。等到五更未回。我们侯爷又派人去查看，不料刁三自不小心，被门槛子绊了一跤，手中刀正在咽喉穿透而死。我们侯爷便另差家丁一同来到书房，说姓范的无故谋杀家人，一顿乱棍就把他打死了。又用一个旧箱子将尸首装好，趁着天未亮，就抬出去抛于山中了。”包公道：“这妇人如何又死了呢？”葛寿道：“这妇人被仆妇丫鬟劝慰的，却应了。谁知她是假的，眼瞅不见，她就上了吊咧。我们侯爷一想，未能如意，枉自害了三条性命，因用棺木盛好女尸，假说是小人之母，抬往家庙埋葬。这是已往从前之事，小人不敢撒谎。”包公便叫他画了招，所有人犯俱各寄监。惟白氏女身男魂，屈申男身女魂，只得在女牢分监，不准褻染相戏。又派王朝、马汉前去，带领差役捉拿葛登云，务于明日当堂听审。分派已毕，退了堂，大家也就陆续散去。

此时惟有地方苦头儿最苦。自天亮时整整儿闹了一天，不

但挨饿，他又看着两头驴，谁也不理他。此时有人来，他便搭讪着给人道辛苦，问：“相爷退了堂了没有？”那人应道：“退了堂了。”他刚要提那驴子，那人便走了。一连问了多少人，谁也不理他，只急的抓耳挠腮，嗟声叹气。好不容易等着跟四爷的人出来，他便上前央求。跟四爷的人见他可怜，才叫他拉了驴到马号里去，偏偏的花驴又有毛病儿不走。还是跟四爷的人帮着他拉到号中，见了管号的交代明白，就在号里喂养，方叫地方回去，叫他明儿早来听着。地方千恩万谢而去。

且说包公退堂用了饭，便在书房思索此案，明知是阴错阳差，却想不出如何办理的法子来。包兴见相爷双眉紧蹙，二目频翻，竟自出神，口中嘟嘟囔囔，说道：“阴错阳差，阴错阳差，这怎么办呢？”包兴不由得跪下，道：“此事据小人想来，非到阴阳宝殿查去不可。”包公问道：“这阴阳宝殿在于何处？”包兴道：“在阴司地府。”包公闻听，不由的大怒，断喝一声：“呸！好狗才！为何满口胡说？”

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梦古镜还魂 仲禹抡元熊飞祭祖

且说包公听见包兴说在阴司地府，便厉声道：“你这狗才，竟敢胡说！”包兴道：“小人如何敢胡说。只因小人去过，才知道的。”包公问道：“你几时去过？”包兴便将白家堡为游仙枕害了他表弟李克明，后来将此枕当堂呈缴，因相爷在三星

镇歇马，小人就偷试此枕，到了阴阳宝殿，说小人冒充星主之名，被神赶了回来的话，说了一遍。包公听了“星主”二字，便想起：“当初审乌盆，后来又在玉宸宫审鬼冤魂，皆称我为星主。如此看来，竟有些意思。”便问：“此枕现在何处？”包兴道：“小人收藏。”连忙退出。不多时，将此枕捧来。包公见封固甚严，便叫：“打开我看。”包兴打开，双手捧至面前。包公细看了一回，仿佛一块朽木，上面有蝌蚪文字，却也不甚分明。包公看了，也不说用，也不说不用，只是点了点头。包兴早已心领神会，捧了仙枕，来到里面屋内，将帐钩挂起，把仙枕安放周正，回身出来，又递了一杯茶。包公坐了多时，便立起身来。包兴连忙执灯，引至屋内。包公见帐钩挂起，游仙枕已安放周正，暗暗合了心意，便上床和衣而卧。包兴放下帐子，将灯移出，寂寂无声，在外伺候。

包公虽然安歇，无奈心中有事，再也睡不着，不由翻身向里。头刚着枕，只觉自己在丹墀之上，见下面有二青衣牵着一匹黑马，鞍辔俱是黑的。忽听青衣说道：“请星主上马。”包公便上了马，一抖丝缰。谁知此马迅速如飞，耳内只听风响；又见所过之地，俱是昏昏惨惨，虽然黑暗，瞧的却又真切。只见前面有座城池，双门紧闭，那马竟奔城门而来。包公心内着急，说是不好，必要碰上。一转瞬间，城门已过，进了个极大的衙门。到了丹墀，那马便不动了。只见有二个红、黑判官迎出来，说道：“星主升堂。”包公便下了马，步上丹墀，见大堂之上有匾，大书“阴阳宝殿”四字，又见公位桌椅等项俱是黑的。包公不暇细看，便入公座。只听红判官道：“星主必是为阴错阳差之事而来。”便递过一本册子。包公打开看时，上面却无一字。才待要问，只见黑判官将册子拿起，翻上数篇，便放在公案之上。包公仔细看时，只见上面写着恭恭正正八句粗话，起首云：“原是丑与寅，用了卯与辰。上司多误

事，因此错还魂。若要明此事，井中古镜存。临时滴血照，磕破中指痕。”当下包公看了，并无别的字迹。刚然要问，两判官拿了册子而去，那黑马也没有了。

包公一急，忽然惊醒，叫人，包兴连忙移灯近前。包公回道：“什么时候了？”包兴回道：“方交三鼓。”包公道：“取杯茶来。”忽见李才进来，禀道：“公孙主簿求见。”包公便下了床，包兴打帘，来至外面。只见公孙策参见，道：“范生之病，晚生已将他医好。”包公听了大悦，道：“先生用何方医治好的？”公孙问道：“用五木汤。”包公道：“何为五木汤？”公孙道：“用桑、榆、桃、槐、柳五木熬汤，放在浴盆之内，将他搭在盆上趁热烫洗；然后用被盖严，上露着面目，通身见汗为度。他的积痰瘀血化开，心内便觉明白，现在惟有软弱而已。”包公听了，赞道：“先生真妙手奇方也！即烦先生，好好将他调理便了。”公孙领命，退出。

包兴递上茶来。包公便叫他进内取那面古镜，又叫李才传外班在二堂伺候。包兴将镜取来。包公升了二堂，立刻将屈申并白氏带至二堂。此时包兴已将照胆镜悬挂起来，包公叫他二人分男左女右，将中指磕破，把血滴在镜上，叫他们自己来照。屈申听了，咬破右手中指，以为不是自己指头，也不心疼，将血滴在镜上。白氏到了此时，也无可如何，只得将左手中指咬破些须，把血也滴在镜上。只见血到镜面，滴溜溜乱转，将云翳俱各赶开，霎时光芒四射，照的二堂之上，人人二目难睁，各各心胆俱冷。包公吩咐男女二人，对镜细看。二人及至看时，一个是上吊，一个是被勒，正是那气堵咽喉、万箭攒心之时，那一番的难受，不觉气闷神昏，登时一齐跌倒。但见宝镜光芒渐收，众人打了个冷战，却仍是古镜一面。包公吩咐将古镜、游仙枕并古今盆，俱各交包兴好好收藏。再看他二人时，屈申动手动脚的，猛然把眼一睁，说道：“好李保呀！”

你偷我四百两银子，我合你要定咧！”说着话，他便自己上下瞧了瞧。想了多时，忽把自己下巴一摸，欢喜道：“唔！是咧，是咧，这可是我咧！”便向上叩头：“求大人与我判判。银子是四百两呢，不是玩的咧！”此时白氏已然苏醒过来，便觉羞容凄惨。包公吩咐将屈申交与外班房，将白氏交内茶房婆子好生看待。包公退堂，歇息。

至次日清晨起来，先叫包兴：“问问公孙先生，范生可以行动么？”去不多时，公孙便带领范生慢慢而来。到了书房，向前参见，叩谢大人再造之恩。包公连忙拦阻，道：“不可，不可。”看他形容虽然憔悴，却不是先前疯癫之状。包公大喜，吩咐看座。公孙策与范生俱告了坐，略述梗概。又告诉他妻子无恙，只管放心调养，叫他无事时将场内文字抄录出来，“待本阁具本题奏，保你不失状元就是了。”范生听了，更加欢喜，深深地谢了。包公又嘱咐公孙，好好将他调理。二人辞了包公，出外面去了。

只见王朝、马汉进来，禀道：“葛登云今已拿到。”包公立刻升堂讯问。葛登云仗着势力人情，自己又是侯爷，就是满招了，谅包公也无可如何。他便气昂昂的一一招认，毫无推辞。包公叫他画了招。相爷登时把黑脸沉下来，好不怕人，说一声：“请御刑！”王、马、张、赵早已请示明白了，请到御刑，抖去龙袱，却是虎头铡。此铡乃初次用，想不到拿葛登云开了张了。此时葛贼已经面如土色，后悔不来，竟死于铡下。又换狗头铡，将李保铡了。葛寿定了斩监侯；李保之妻李氏定了绞监侯；叶道士盗尸，发往陕西延安府充军；屈申、屈良当堂将银领去，因屈申贪便宜换驴，即将他的花驴入官；黑驴申冤有功，奉官喂养。范生同定白氏玉莲当堂叩谢了包公，同白雄一齐到八宝村居住，养息身体，再行听旨。至于范生与儿子相会，白氏与母亲见面，自有一番悲痛欢喜。不必细表。

且说包公完结此案，次日即具摺奏明：威烈侯葛登云作恶多端，已请御刑处死；并声明新科状元范仲禹因场后探亲，遭此冤枉，现今病未痊愈，恳恩展限十日，着一体金殿传胪，恩赐琼林筵宴。仁宗天子看了摺子，甚是欢喜，深嘉包公秉正除奸，俱各批了依议。又有个夹片，乃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因回籍祭祖，告假两个月。圣上也准了他的假。凡是包公所奏的，圣上无有不依从，真是君正臣良，太平景象。

且说南侠展爷既已告下假来，他便要起身。公孙策等给他饯行，又留住几日，才束装出了城门，到了幽僻之处，依然改作武生打扮，直奔常州府武进县遇杰村而来。到了门前，刚刚击户，听得老仆在内说道：“我这门从无人敲打的，我不欠人家帐目，又不与人通来往，是谁这等敲门呢？”及至将门开放，见了展爷，他又道：“原来大官人回来了。一去就不想回来，也不管家中事体如何，只管叫老奴经理。将来老奴要来不及了，那可怎么样呢？哎哟！又添了浇裹了。又是跟人，又是两匹马，要买去也得一百五六十两银子。连人带牲口，这一天也耗费好些呢。”唠唠叨叨，聒絮不休。南侠也不理他，一来念他年老；二来爱他忠义持家；三来他说的句句皆是好话，又难以驳他。只得拿话岔他，说道：“房门可曾开着么？”老仆道：“自官人去后，又无人来，开着门预备谁住呢？老奴怕的丢了东西，莫若把它锁上，老奴也好放心。如今官人回来了，说不得书房又要开了。”又向伴当道：“你年轻，腿脚灵便，随我进去取出钥匙，省得我奔波。”说着话，往里面去了。伴当随进，取出钥匙，开了书房，只见灰尘满案，积土多厚。伴当连忙打扫，安放行囊。

展爷刚刚坐下，又见展忠端了一碗热茶来。展爷吩咐伴当接过来，口内说道：“你也歇歇去罢。”原是怕他说话的意思。谁知展忠说道：“老奴不乏。”又说道：“官人也该务些正事

了。每日在外闲游，又无日期归来，耽误了多少事体。前月开封府包大人那里打发人来请官人，又是礼物，又是聘金。老奴答言官人不在家，不肯收礼。那人哪里肯依，他将礼物放下，他就走了。还有书子一封。”说罢，从怀中掏出，递过去道：“官人看看，作何主意？俗语说的好：‘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也该奋志才是。”南侠也不答言，接过书来拆开，看了一遍，道：“你如今放心罢，我已然在开封府作了四品的武职官了。”展忠道：“官人又来说谎了，做官如何还是这等服色呢？”展爷闻听，道：“你不信，看我包袱内的衣服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因我得了官，如今特地告假回家祭祖。明日预备祭礼，到坟前一拜。”此时伴当已将包袱打开，展忠看了，果有四品武职服色，不觉欢喜非常，笑嘻嘻道：“大官人真个作了官了，待老奴与官人叩喜头。”展爷连忙搀住，道：“你乃是有年纪之人，不要多礼。”展忠道：“官人既然作了官，从此要早毕婚姻，成家立业要紧。”南侠趁机道：“我也是如此想。前在杭州有个朋友，曾提过门亲事，过了明日，后日我还要往杭州前去联姻呢。”展忠听了，道：“如此甚好，老奴且备办祭礼去。”他就欢天喜地去了。

到了次日，便有多少乡亲邻里前来贺喜帮忙，往坟上搬运祭礼。及至展爷换了四品服色，骑了高头大马到坟前，便见男女老少俱是看热闹的乡党。展爷连忙下马步行，伴当接鞭，牵马在后随行。这些人看见展爷衣冠鲜明，相貌雄壮，而且知礼，谁不羡慕，谁不欢喜。

你道如何有许多人呢？只因昨日展忠办祭礼去，乐的他在路途上逢人便说，遇人便讲，说：“我们官人作了皇家四品带刀的御前侍卫了，如今告假回家祭祖。”因此一传十，十传百，所以聚集多人。

且说展爷到了坟上，展拜已毕，又细细周围看视了一番，

见坟冢树木俱各收拾齐整，益信老仆的忠义持家；留恋多时，方转身乘马回去，便吩咐伴当帮着展忠，张罗这些帮忙乡亲。展爷回家后，又出来与众人道乏。一个个张口结舌，竟有想不出说什么话来的；也有见过世面的，展老爷长、展老爷短，尊敬个不了。

展爷在家一天，倒觉的分心劳神，定于次日起身上杭州，叫伴当收拾行李。到第二日，将马扣备停当，又嘱托了义仆一番，出门上马，竟奔杭州而来。

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许约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细酒肆巧相逢

181

三
侠
五
义

且说展爷他哪里是为联姻，皆因游过西湖一次，他时刻在念，不能去怀，因此谎言，特为赏玩西湖的景致。这也是他性之所爱。一日，来至杭州，离西湖不远，将从者马匹寄在五柳居，他便慢慢步行至断桥亭上，徘徊瞻眺，真令人心旷神怡。正在畅快之际，忽见那边堤岸上有一老者将衣缕起，把头一蒙，纵身跳入水内。展爷见了，不觉失声道：“哎哟！不好了！有人投了水了！”自己又不会水，急得他在亭子上搓手跺脚，无法可施。猛然见有一只小小渔舟，犹如弩箭一般，飞也似赶来。到了老儿落水之处，见个少年渔郎把身体向水中一顺，仿佛把水刺开的一般，虽有声息，却不咕咚。展爷看了，便知此人水势精通，不由的凝眸注视。不多时，见少年渔郎将

老者托起身子，浮于水面，荡悠悠竟奔岸边而来。展爷满心欢喜，下了亭子，绕在那边堤岸之上，见少年渔郎将老者两足高高提起，头向下，控出多少水来。展爷且不看老者性命如何，他细细端详渔郎，见他年纪不过二旬光景，英华满面，气度不凡，心中暗暗称羨。又见少年渔郎将老者扶起，盘上双膝，在对面慢慢唤道：“老丈醒来，老丈醒来。”此时展爷方看老者，见他白发苍髯，形容枯瘦，半日，方哼了一声，又吐了好些清水。哎哟了一声，苏醒过来，微微把眼一睁，道：“你这人好生多事，为何将我救活？我是活不得的人了。”

此时已聚集许多看热闹之人，听老者之言，俱各道：“这老头子竟如此无礼，人家把他救活了，他倒抱怨。”只见渔郎儿并不动气，反笑嘻嘻地道：“老丈不要如此，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呢！有什么委曲，何不对小可说明？倘若真不可活，不妨我再把你送下水去。”旁人听了，俱悄悄道：“只怕难罢！你既将他救活，谁又眼睁睁地瞅着，容你把他又淹死呢？”只听老者道：“小老儿姓周名增，原在中天竺开了一座茶楼。只因三年前冬天大雪，忽然我铺子门口卧倒一人。是我慈心一动，叫伙计们将他抬到屋中，暖被盖好，又与他热姜汤一碗。他便苏醒过来，自言姓郑名新，父母俱亡，又无兄弟，因家业破落，前来投亲，偏又不遇。一来肚内无食，遭此大雪，故此卧倒。老汉见他说的可怜，便将他留在铺中，慢慢地将养好了。谁知他又会写，又会算，在柜上帮着我办理，颇觉殷勤。也是老汉一时错了主意。老汉有个女儿，就将他招赘为婿，料理买卖颇好。不料去年我女儿死了，又续娶了王家姑娘，就不像先前光景，也还罢了。后来因为收拾门面，郑新便向我说：‘女婿有半子之劳。惟恐将来别人不服，何不将“周”字改个“郑”字，将来也免得人家讹赖。’老汉一想，也可以使得，就将周家茶楼改为郑家茶楼。谁知自改了字号之

后，他们便不把我看在眼内了。一来二去，言语中渐渐露出说老汉白吃他们，他们倒养活我，是我赖他们了。一闻此言，便与他分争。无奈他夫妻二人口出不逊，就以周家卖给郑家为题，说老汉讹了他。因此老汉气忿不过，在本处仁和县将他告了一状。他又在县内打点通了，反将小老儿打了二十大板，逐出境外。渔哥你想，似此还有个活头儿么？不如死了，在阴司把他再告下来，出出这口气。”渔郎听罢笑了，道：“老丈，你错打了算盘了。一个人既断了气，如何还能出气呢？再者他有钱使得鬼推磨，难道他阴司就不会打么？依我倒有个主意，莫若活着和他赌气，你说好不好？”周老道：“怎么和他赌气呢？”渔郎说：“再开个周家茶楼气气他，岂不好么？”周老者闻听，把眼一睁，道：“你还是把我推下水去。老汉衣不遮体，食不充饥，如何还能够开茶楼呢？你还是让我死了好。”渔郎笑道：“老丈不要着急。我问你，若要开这茶楼，可要用多少银两呢？”周老道：“纵省俭，也要耗费三百多银子。”渔郎道：“这不打紧。多了不能，这三四百银子，小可还可以巴结得来。”

展爷见渔郎说了此话，不由心中暗暗点头，道：“看这渔郎好大口气，竟能如此仗义疏财，真正难得。”连忙上前，对老丈道：“周老丈，你不要狐疑。如今渔哥既说此话，决不食言。你若不信，在下情愿作保，如何？”只见那渔郎将展爷上下打量了一番，便道：“老丈，你可曾听见了？这位公子爷，谅也不是谎言的。咱们就定于明日午时，千万千万，在那边断桥亭子上等我，断断不可过了午时。”说话之间，又从腰内掏出五两一锭银子来，托于掌上，道：“老丈，这是银子一锭，你先拿去作为衣食之资。你身上衣服皆湿，难以行走。我那边船上有干净衣服，你且换下来。待等明日午刻，见了银两，再将衣服对换，岂不是好！”周老儿连连称谢不尽。那渔郎回身

一点手，将小船唤至岸边，便取衣服，叫周老换了。把湿衣服抛在船上，一拱手道：“老丈请了。千万明日午时，不可错过！”将身一纵，跳上小船，荡荡悠悠，摇向那边去了。周老攥定五两银子，向大众一揖，道：“多承众位看顾，小老儿告别了。”说罢，也就往北去了。

展爷悄悄跟在后面，见无人时，便叫道：“老丈明日午时，断断不可失信。倘那渔哥无银时，有我一面承管，准准地叫你重开茶楼便了。”周老回身作谢，道：“多承公子爷的错爱，明日小老儿再不敢失信的。”展爷道：“这便才是。请了。”急回身，竟奔五柳居而来，见了从人，叫他连马匹俱各回店安歇。“我因遇见知己邀请，今日不回去了。你明日午时在断桥亭接我。”从人连声答应。

展爷回身，直往中天竺，租下客寓，问明郑家楼，便去看门户路径。走不多路，但见楼房高耸，茶幌飘扬。来至切近，见匾额上字，一边是“兴隆斋”，一边是“郑家楼”。展爷便进了茶铺，只见柜堂竹椅上坐着一人，头戴摺巾，身穿华簪，一手扶住膝盖，一手搭在柜上；又往脸上一看，却是形容瘦弱，尖嘴缩腮，一对眯缝眼，两个扎煞耳朵。他见展爷瞧他，他便连忙站起执手，道：“爷上欲吃茶，请登楼，又清净，又豁亮。”展爷一执手，道：“甚好，甚好。”便手扶栏杆，慢登楼梯。来至楼上一望，见一溜五间楼房，甚是宽敞，拣个座儿坐下。

茶博士过来，用代手擦抹桌面。且不问茶问酒，先向那边端了一个方盘，上面蒙着纱罩。打开看时，却是四碟小巧茶果，四碟精致小菜，极其齐整干净。安放已毕，方问道：“爷是吃茶？是饮酒？还是会客呢？”展爷道：“却不会客，是我要吃杯茶。”茶博士闻听，向那边摘下个水牌来，递给展爷道：“请爷吩咐，吃什么茶？”展爷接过水牌，且不点茶名，

先问茶博士何名，茶博士道：“小人名字，无非是‘三槐’、‘四槐’，若遇客官喜欢，‘七槐’、‘八槐’都使得。”展爷道：“少了不好，多了不好，我就叫你‘六槐’罢。”茶博士道：“‘六槐’极好，是最合乎中的。”展爷又问道：“你东家姓什么？”茶博士道：“姓郑。爷没看见门上匾额么？”展爷道：“我听见说，此楼原是姓周，为何姓郑呢？”茶博士道：“以先原是周家的，后来给了郑家了。”展爷道：“我听见说，周、郑二姓还是亲戚呢。”茶博士道：“爷上知道底细。他们是翁婿，只因周家的姑娘没了，如今又续娶了。”展爷道：“续娶的可是王家的姑娘么？”茶博士道：“何曾不是呢。”展爷道：“想是续娶的姑娘不好；但凡好么，如何他们翁婿会在仁和县打官司呢？”茶博士听至此，却不答言，惟有瞅着展爷而已。又听展爷道：“你们东家住于何处？”茶博士道：“就在这后面五间楼上。此楼原是钩连搭十间，在当中隔开。这面五间作客座，那面五间作住房，差不多的都知道离住房很近，承赐顾者到了楼上，皆不肯胡言乱道。”展爷道：“这原是理当谨言。但不知他家内还有何人？”茶博士暗想道：“此位是吃茶来咧？还是私访来咧？”只得答道：“家中并无多人，惟有东家夫妻二人，还有个丫鬟。”展爷道：“方才进门时，见柜前竹椅儿上坐的那人，就是你们东家么？”茶博士道：“正是，正是。”展爷道：“我看他满面红光，准要发财。”茶博士道：“多谢老爷吉言。”展爷方看水牌，点了雨前茶。茶博士接过水牌，仍挂在原处。

方待下楼去泡一壶雨前茶来，忽听楼梯响处，又上来一位武生公子，衣服鲜艳，相貌英华，在那边拣一座，却与展爷斜对。茶博士不敢怠慢，显机灵，露熟识，便上前擦抹桌子，道：“公子爷一向总没来，想是公忙。”只听那武生道：“我却无事，此楼我是初次才来。”茶博士见言语有些不相合，也不

言语，便向那边也端了一方盘，也用纱罩儿蒙着，依旧是八碟，安放妥当。那武生道：“我茶酒尚未用着，你先弄这个作什么？”茶博士道：“这是小人一点敬意，公子爷爱用不用，休要介怀。请问公子爷是吃茶？是饮酒？还是会客呢？”那武生道：“且自吃杯茶，我是不会客的。”茶博士便向那边摘下水牌来，递将过去。

忽听下边说道：“雨前茶泡好了。”茶博士道：“公子爷先看水牌，小人与那位取茶去。”转身不多时，擎了一壶茶，一个盅子，拿至展爷那边，又应酬了几句。回身又仍到武生桌前，问道：“公子爷吃什么茶？”那武生道：“雨前罢。”茶博士便吆喝道：“再泡一壶雨前来！”

刚要下楼，只听那武生唤道：“你这里来。”茶博士连忙上前，问道：“公子爷有什么吩咐？”那武生道：“我还没问你贵姓？”茶博士道：“承公子爷一问，足已够了，如何担得起‘贵’字？小人姓李。”武生道：“大号呢？”茶博士道：“小人岂敢称大号呢，无非是‘三槐’、‘四槐’，或‘七槐’、‘八槐’，爷们随意呼唤便了。”那武生道：“多了不可，少了也不妥，莫若就叫你‘六槐’罢。”茶博士道：“‘六槐’就是‘六槐’，总要公子爷合心。”说着话，他却回头望了望展爷。

又听那武生道：“你们东家原先不是姓周么？为何又改姓郑呢？”茶博士听了，心中纳闷道：“怎么今日这二位吃茶，全是问这些的呢？”他先望了望展爷，方对武生说道：“本是周家的，如今给了郑家了。”那武生道：“周、郑两家原是亲戚，不拘谁给谁都使得。大约续娶的这位姑娘有些不好罢？”茶博士道：“公子爷如何知道这等详细？”那武生道：“我是测度。若是好的，他翁婿如何会打官司呢？”茶博士道：“这是公子爷的明鉴。”口中虽如此说，他却望了望展爷。那武生

道：“你们东家住在哪里？”茶博士暗道：“怪事！我莫若告诉他，省得再问。”便将后面还有五间楼房、并家中无有多人、只有一个丫鬟，合盘地全说出来。说完了，他却望了望展爷。那武生道：“方才我进门时，见你们东家满面红光，准要发财。”茶博士听了此言，更觉诧异，只得含糊答应，搭讪着下楼取茶。他却回头，狠狠地望了望展爷。

未知后文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铺偷郑新 展熊飞湖亭会周老

187

三
侠
五
义

且说那边展爷自从那武生一上楼时，看去便觉熟识，后又听他与茶博士说了许多话，恰与自己问答的一一相对。细听声音，再看面庞，恰就是救周老的渔郎，心中踌躇道：“他既是武生，为何又是渔郎呢？”一壁思想，一壁擎杯，不觉出神，独自呆呆的看着那武生。忽见那武生立起，向着展爷一拱手，道：“尊兄请了。”展爷连忙放下茶杯，答礼道：“兄台请了。若不弃嫌，何不屈驾这边一叙？”那武生道：“既承雅爱，敢不领教。”于是过来，彼此一揖。展爷将前首座儿让与武生坐了，自己在对面相陪。

此时茶博士将茶取过来，见二人坐在一处，方才明白他两个敢是一路同来的，怨不得问的话语相同呢！笑嘻嘻将一壶雨前茶、一个茶杯也放在那边。那边八碟儿外敬，算他白安放了。刚然放下茶壶，只听武生道：“六槐，你将茶且放过一

边。我们要上好的酒，拿两角来。菜蔬不必吩咐，只要应时配口的，拿来就是了。”六槐连忙答应，下楼去了。

那武生便问展爷道：“尊兄贵姓？仙乡何处？”展爷道：“小弟常州府武进县姓展名昭，字熊飞。”那武生道：“莫非新升四品带刀护卫、钦赐‘御猫’、人称南侠展老爷么？”展爷道：“惶恐，惶恐。岂敢，岂敢。请问兄台贵姓？”那武生道：“小弟松江府茉花村，姓丁名兆蕙。”展爷惊道：“莫非令兄名兆兰，人称为双侠丁二官人么？”丁二爷道：“惭愧，惭愧，贱名何足挂齿。”展爷道：“久仰尊昆仲名誉，屡欲拜访。不意今日邂逅，实为万幸。”丁二爷道：“家兄时常思念吾兄，原要上常州地面，未得其便。后来又听得吾兄荣升，因此不敢仰攀。不料今日在此幸遇，实慰渴想。”展爷道：“兄台再休提那封职，小弟其实不愿意。似乎你我弟兄疏散惯了，寻山觅水，何等的潇洒。今一旦为官羁绊，反觉心中不能畅快，实出于不得已也。”丁二爷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理宜与国家出力报效。吾兄何出此言？莫非言与心违么？”展爷道：“小弟从不撒谎，其中若非关碍着包相爷一番情意，弟早已的挂冠远隐了。”说至此，茶博士将酒馔俱已摆上。丁二爷提壶斟酒，展爷回敬，彼此略为谦逊，饮酒畅叙。展爷便问：“丁二兄，如何有渔郎装束？”丁二爷笑道：“小弟奉母命上灵隐寺进香，行至湖畔，见此名山，对此名泉，一时技痒，因此改扮了渔郎，原为遣兴作耍，无意中救了周老，也是机缘凑巧。兄台休要见笑。”正说之间，忽见有个小童上得楼来，便道：“小人打量二官人必是在此，果然就在此间。”丁二爷道：“你来作什么？”小童道：“方才大官人打发人来请二官人早些回去，现有书信一封。”丁二爷接过来看了，道：“你回去告诉他说，我明日即回去。”略顿了一顿，又道：“你叫他暂且等等罢。”展爷见他有事，连忙道：“吾兄有事，何不请去。难

道以小弟当外人看待么？”丁二爷道：“其实也无什么事。既然如此，暂告别。请吾兄明日午刻，千万到桥亭一会。”展爷道：“谨当从命。”丁二爷便将六槐叫过来，道：“我们用了多少，俱在柜上算帐。”展爷也不谦逊，当面就作谢了。丁二爷执手告别，下楼去了。

展爷自己又独酌了一会，方慢慢下楼，在左近处找了寓所。歇至二更以后，他也不用夜行衣，就将衣襟拽了一拽，袖子卷了一卷，佩了宝剑，悄悄出寓所，至郑家后楼，见有墙角纵身上去。绕至楼边，又一跃到了楼檐之下，见窗上灯光有妇人影儿，又听杯箸声音。忽听妇人问道：“你请官人，如何不来呢？”丫鬟道：“官人与茶行兑银两呢，兑完了也就来了。”又停一会，妇人道：“你再去看看。天已三更，如何还不来呢？”丫鬟答应下楼。猛又听得楼梯乱响，只听有人唠叨道：“没有银子，要银子。及至有了银子，他又说夤夜之间难拿，暂且寄存，明日再拿罢。可恶的狠！上上下下，叫人费事。”说着话，只听唧叮咕咚一阵响，是将银子放在桌子上的光景。

展爷便临窗偷看，见此人果是白昼在竹椅上坐的那人；又见桌上堆定八封银子，俱是西纸包妥，上面影影绰绰有花押。只见郑新一壁说话，一壁开那边的假门儿，口内说道：“我是为交易买卖。娘子又叫丫鬟屡次请我，不知有什么紧要事？”手中却一封一封将银收入桶子里面，仍将假门儿扣好。只听妇人道：“我因想起一宗事来，故此请你。”郑新道：“什么事？”妇人道：“就是为那老灰物，虽则逐出境外，我细想来，他既敢在县里告下你来，就保不住他在别处告你：或府里，或京控，俱是不免的。那时怎么好呢？”郑新听了，半晌，叹道：“若论当初，原受过他的大恩。如今将他闹到这步田地，我也就对不过我那亡妻了！”说至此，声音却甚惨切。展爷在窗外听，暗道：“这小子尚有良心。”忽听有摔筷箸、

攒酒杯之声；再细听时，又有抽抽噎噎之音，敢则是妇人哭了。只听郑新说道：“娘子不要生气，我不过是那么说。”妇人道：“你既惦着前妻，就不该叫她死呀！也不该又把我娶来呀！”郑新道：“这原是因话提话，人已死了，我还惦记作什么？再者她要紧，你要紧呢？”说着话，便凑过妇人那边去，央告道：“娘子，是我的不是，你不要生气。明日再设法出脱那老厌物便了。”又叫丫鬟烫酒，与奶奶换酒。一路紧央告，那妇人方不哭了。

且说丫鬟奉命温酒，刚然下楼，忽听哎哟一声，转身就楼上楼来，只吓得她张口结舌，惊慌失措。郑新一见，便问道：“你是怎么样了？”丫鬟喘吁吁，方说道：“了……了不得，楼……楼底下火……火球儿乱……乱滚。”妇人听了，便接言道：“这也犯得上吓的这个样儿。这别是财罢？想来是那老厌物攒下的私蓄，埋藏在哪儿罢。我们何不去下瞧瞧，记明白了地方儿，明日慢慢的再刨。”一席话说的郑新贪心顿起，忙叫丫鬟点灯笼。丫鬟她却不敢下楼取灯笼，就在蜡台上见有个蜡头儿，在灯上对着，手里拿着，在前引路。妇人后面跟随，郑新也随在后，同下楼来。

此时窗外展爷满心欢喜，暗道：“我何不趁此时撬窗而入，偷取他的银两呢？”刚要抽剑，忽见灯光一晃，却是个人影儿，连忙从窗牖孔中一望，不禁大喜。原来不是别人，却是救周老儿的渔郎到了，暗暗笑道：“敢则他也是向这里挪借来了！只是他不知放银之处，这却如何能告诉他呢？”心中正自思想，眼睛却望里留神。只见丁二爷也不东瞧西望，他竟奔假门而来。将手一按，门已开放，只见他一封一封往怀里就揣。屋里在那里揣，展爷在外头记数儿，见他一连揣了九次，仍然将假门儿关上。展爷心中暗想：“银子是八封，他却揣了九次，不知那一包是什么？”正自揣度，忽听楼梯一阵乱响，有

人抱怨，道：“小孩子家看不真切，就这么大惊小怪的。”正是郑新夫妇，同着丫鬟上楼来了。

展爷在窗外，不由的暗暗着急，道：“他们将楼门堵住，我这朋友，他却如何脱身呢？他若是持刀威吓，那就不是侠客的行为了。”忽然跟前一黑，再一看时，屋内已将灯吹灭了。展爷大喜，暗暗称妙。忽听郑新哎哟道：“怎么楼上灯也灭了？你又把蜡头儿掷了，灯笼也忘了捡起来，这还得下楼取火去。”展爷在外听的明白，暗道：“丁二官人真好灵机，借着灭灯他就走了，真正的爽快。”忽又自己笑道：“银两业已到手，我还在此作什么？难道人家偷驴，我还等着拔橛儿不成！”将身一顺，早已跳下楼来，复又上了墙角落，到了外面，暗暗回到下处。真是“神安梦稳”，已然睡去了。

再说郑新叫丫鬟取了火来一看，榻子门仿佛有人开了，自己过去开了一看，里面的银子一封也没有了，忙嚷道：“有了贼了！”他妻子便问：“银子失了么？”郑新道：“不但才拿来的八封不见了，连旧存的那一包二十两银子也不见了。”夫妻二人又下楼寻找了一番，哪里有个个人影儿！两口子就只齐声叫苦。这且不言。

展熊飞直睡至次日红日东升，方才起来梳洗，就在客寓吃了早饭，方慢慢往断桥亭来。刚至亭上，只见周老儿坐在栏杆上打盹儿呢。展爷悄悄过去，将他扶住了，方唤道：“老丈醒来，老丈醒来。”周老猛然惊醒，见是展爷，连忙道：“公子爷来了。老汉久等多时了。”展爷道：“那渔哥还没来么？”周老道：“尚未来呢。”展爷暗忖道：“看他来时，是何光景？”正犯想间，只见丁二爷带着仆从二人，竟奔亭上而来。展爷道：“送银子的来了。”周老儿看时，却不是渔郎，也是一位武生公子。及至来到切近，细细看时，谁说不是渔郎呢！周老者怔了一怔，方才见礼。丁二爷道：“展兄早来了么？真信人

也！”又对周老道：“老丈，银子已有在此。不知你可有地基么？”周老道：“有地基，就在郑家楼前一箭之地，有座书画楼，乃是小儿相好孟先生的。因他年老力衰，将买卖收了，临别时就将此楼托付我了。”丁二爷道：“如此甚好。可有帮手么？”周老道：“有帮手，就是我的外甥乌小乙。当初原是与小乙照应茶楼，后因郑新改了字号，就把他撵了。”丁二爷道：“既如此，这茶楼是开定了，这口气也是要赌准了。如今我将我的仆人留下，帮着与你料理一切事体。此人是极可靠的。”说罢，叫小童将包袱打开。展爷在旁细细留神，不知改换的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济弱扶倾资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请南侠

且说丁二爷叫小童打开包袱，仔细一看，却不是西纸，全换了桑皮纸，而且大小不同，仍旧是八包。丁二爷道：“此八包分量不同，有轻有重，通共是四百二十两。”展爷方明白，晚间揣了九次，原来是饶了二十两来。周老儿欢喜非常，千恩万谢。丁二爷道：“若有人问你银子从何而来，你就说镇守雄关总兵之子丁兆蕙给的，在松江府茉花村居住。”展爷也道：“老丈，若有人问谁是保人，你就说常州府武进县遇杰村姓展名昭的保人。”周老一一记了。又将昨日丁二爷给的那一锭银子拿出来，双手捧与丁二爷道：“这是昨日公子爷所赐，小老

儿尚未敢动，今日奉还。”丁二爷笑道：“我晓得你的意思了。昨日我原是渔家打扮，给你银两，你恐使了被我讹诈。你如今放心罢。既然给你银两，再没有又收回来的道理。就是这四百多两银子，也不合你要利息。若日后有事到了你这里，只要好好的预备一碗香茶，那便是利息了。”周老儿连声应道：“当得，当得。”丁二爷又叫小童将昨日的渔船唤了来，将周老的衣服业已洗净晒干，叫他将渔衣换了。又赏了渔船上二两银子。就叫仆从帮着周老儿拿着银两，随去料理。周老儿便要跪倒叩头。丁二爷与展爷连忙搀起，又嘱咐道：“倘若茶楼开了之后，再不要粗心改换字号。”周老儿连说：“再不改了！再不改了！”随着仆人，欢欢喜喜而去。

此时展爷从人已到，拉着马匹，在一边伺候。丁二爷问道：“那是展兄的尊骑么？”展爷道：“正是。”丁二爷道：“昨日家兄遣人来唤小弟。小弟叫来人带信回禀家兄，说与吾兄巧遇。家兄欲见吾兄，如渴想浆。弟要敦请展兄到敝庄盘桓几日，不知肯光顾否？”展爷想了一想：“自己原是无事，况假满尚有日期，趁此何不会会知己，也是快事。”便道：“小弟久已要到宝庄奉谒，未得其便。今既承雅爱，敢不从命。”便叫过从人来，告诉道：“我上松江府茉花村丁大员外、丁二员外那里去了。我们乘舟，你将马匹俱各带回家去罢。不过五六日，我也就回家了。”从人连连答应，拉着马匹，各自回去，不提。

且说展爷与丁二爷带领小童，一同登舟，竟奔松江府，水路极近。丁二爷乘舟惯了，不甚理会；惟有展爷今日坐在船上，玩赏沿途景致，不觉就神清气爽，快乐非常，与丁二爷说说笑笑，情投意合。彼此方叙明年庚，丁二爷小，展爷大两岁，便以大哥呼之，展爷便称丁二爷为贤弟。因叙话间，又提

起周老儿一事。展爷问道：“贤弟奉伯母之命，前来进香，如何带许多银两呢？”丁二爷道：“原是要买办东西的。”展爷道：“如今将此银赠了周老，又拿什么买办东西呢？”丁二爷道：“弟虽不才，还可以借得出来。”展爷笑道：“借得出来更好；他若不借，必然将灯吹灭，便可借来。”丁二爷听了，不觉诧异，道：“展大哥，此话怎讲？”展爷笑道：“莫道人行早，还有早行人。”便将昨晚之事说明，二人鼓掌大笑。

说话间，舟已停泊，搭了跳板，二人弃舟登岸。丁二爷叫小童先由捷径送信，他却陪定展爷慢慢而行。展爷见一条路径俱是三合土叠成，一半是天然，一半是人工，平平坦坦，干干净净。两边皆是密林，树木丛杂，中间单有引路树。树下各有一人，俱是浓眉大眼，阔腰厚背；头上无网巾，发挽高绾，戴定芦苇编的圈儿，身上各穿着背心，赤着双膊，青筋暴露，抄手而立；却赤着双足，也有穿着草鞋的，俱将裤腿卷在膝盖之上，不言不语。一对树下有两个人。展爷往那边一望，一对一对的实在不少，心中纳闷，便问丁二爷道：“贤弟，这些人俱是做什么的？”丁二爷道：“大哥有所不知，只因江中有船五百余只，常常械斗伤人。江中以芦花荡为界，每边各管船二百余只，十船一小头目，百船一大头目，又各有一总首领。奉府内明文，芦花荡这边俱是我弟兄二人掌管。除了府内的官用鱼虾，其下定行市开秤，惟我弟兄命令是从。这些人俱是头目，特来站班朝面的。”展爷听罢，点了点头。

走过土基的树林，又有一片青石鱼鳞路，方是庄门。只见广梁大门，左右站立多少庄丁伴当。台阶之上，当中立着一人，后面又围随着多少小童执事之人。展爷临近，见那人降阶迎将上来，倒把展爷吓了一跳。原来兆兰弟兄乃是同胞双生，兆兰比兆蕙大一个时辰，因此面貌相同。从小儿兆蕙就淘气。

庄前有卖吃食的来，他吃了不给钱，抽身就走。少时卖吃食的等急了，在门前乱嚷。他便同哥哥兆兰一齐出来，叫卖吃食的厮认。那卖吃食的竟会认不出来是谁吃的。再不然，他弟兄二人倒替着吃了，也竟分不出是谁多吃，是谁少吃。必须卖吃的着急央告，他二人方把钱文付给，以博一笑而已。如今展爷若非与丁二官人同来，也竟分不出是大爷来。

彼此相见，欢喜非常，携手刚至门前，展爷便从腰间把宝剑摘下来，递给旁边一个小童。一来初到友家，不当腰悬宝剑；二来又知丁家弟兄有老伯母在堂，不宜携带利刃，这是展爷细心处。三个人来至待客厅上，彼此又重新见礼。展爷与丁母太君请安。丁二爷正要进内请安去，便道：“大哥暂且请坐，小弟必替大哥在家母前禀明。”说罢，进内去了。厅上丁大爷相陪。又嘱咐预备洗面水，烹茗献茶。彼此畅谈。

丁二爷进内，有二刻的工夫，方才出来说：“家母先叫小弟问大哥好。让大哥歇息歇息，少时还要见面呢。”展爷连忙立起身来，恭敬答应。只见丁二爷改了面皮，不是路上的光景，嘻嘻笑笑，又是顽戏，又是刻薄，竟自放肆起来。展爷以为他到了家，在哥哥的面前娇痴惯了，也不介意。

丁二爷便问展爷道：“可是呀，大哥，包公待你甚厚，听说你救过他多少次，是怎么件事情呀？小弟要领教。何不对我说呢！”展爷道：“其实也无要紧。”便将金龙寺遇凶僧、土龙岗逢劫夺、天昌镇拿刺客以及庞太师花园冲破邪魔之事，滔滔说了一回，道：“此事皆是你我行侠之人当作之事，不足挂齿。”二爷道：“倒也有趣，听着怪热闹的。”又问道：“大哥又如何面君呢？听说耀武楼试三绝技，敕赐‘御猫’的外号儿，这又是什么事情呢？”展爷道：“此事便是包相爷的情面了。”又说包公如何递摺，圣上如何见面。“至于演试武艺，

言之实觉可愧；无奈皇恩浩荡，赏了‘御猫’二字，又加封四品之职。原是个潇洒的身子，如今倒弄的被官拘束住了。”二爷道：“大哥休出此言。想来是你的本事过的去，不然圣上如何加恩呢？大哥提起舞剑，请宝剑一观。”展爷道：“方才交付盛价了。”丁二爷回首，道：“你们谁接了展老爷的剑了？拿来我看。”只见一个小童将宝剑捧过来呈上。二爷接过来，先瞧了瞧剑鞘，然后拢住剑靶，将剑抽出，隐隐有钟磬之音，连说：“好剑，好剑！但不知此剑何名？”展爷暗道：“看他这半天，言语嘻笑于我。我何不叫他认认此宝，试试他的目力如何。”便道：“此剑乃先父手泽，劣兄虽然佩带，却不知是何名色，正要在贤弟跟前领教。”二爷暗道：“这是难我来了，倒要细细看看。”瞧了一会，道：“据小弟看，此剑仿佛是‘巨阙’。”说罢，递与展爷。展爷暗暗称奇道：“真好眼力！不愧他是将门之子。”便道：“贤弟说是‘巨阙’，想来是‘巨阙’无疑了。”便要剑入鞘。二爷道：“好哥哥，方才听说舞剑，弟不胜钦仰。大哥何不试舞一番，小弟也长长学问。”展爷是断断不肯，二爷是苦苦相求。丁大爷在旁，却不拦挡，只说道：“二弟不必太忙，让大哥喝盅酒助助兴，再舞不迟。”说罢，吩咐道：“快摆酒来。”左右连声答应。

展爷见此光景不得不舞，再要推托，便是小家气了，只得站起身来，将袍襟掖了一掖，袖子挽了一挽，说道：“劣兄剑法疏略，倘有不到之处，望祈二位贤弟指教为幸。”大爷、二爷连说：“岂敢，岂敢！”一齐出了大厅，在月台之上，展爷便舞起剑来。丁大爷在那边恭恭敬敬，留神细看。丁二爷却靠着厅柱，□着脚儿观瞧，见舞到妙处，他便连声叫“好”。展爷舞了多时，煞住脚步，道：“献丑，献丑！二位贤弟看看如何？”丁大爷连声道好称妙。二爷道：“大哥剑法虽好，惜乎

此剑有些押手。弟有一剑，管保合式。”说罢，便叫过一个小童来，密密吩咐数语。小童去了。

此时丁大爷已将展爷让进厅来。见桌前摆列酒肴，丁大爷便执壶斟酒，将展爷让至上面，弟兄左右相陪。刚饮了几杯，只见小童从后面捧了剑来。二爷接过来噌□一声，将剑抽出，便递与展爷，道：“大哥请看，此剑也是先父遗留，弟等不知是何名色。请大哥看看，弟等领教。”展爷暗道：“丁二真正淘气，立刻他也来难我了，倒要看看。”接过来，弹了弹，颠了颠，便道：“好剑！此乃‘湛卢’也。未知是与不是？”丁二爷道：“大哥所言不差。但不知此剑舞起来，又当何如？大哥尚肯赐教么？”展爷却瞧了瞧丁大爷，意思叫他拦阻。谁知大爷乃是老实人，便道：“大哥不要忙，先请饮酒助助兴，再舞未迟。”展爷听了，道：“莫若舞完了，再饮罢。”出了席，来至月台，又舞一回。丁二爷接过来，道：“此剑大哥舞着，吃力么？”展爷满心不乐，答道：“此剑比劣兄的轻多了。”二爷道：“大哥休要多言。轻剑即是轻人。此剑却另有个主儿，只怕大哥惹他不起！”一句话激恼了南侠，便道：“老弟，你休要害怕。任凭是谁的，自有劣兄一面承管，怕他怎的？你且说出这个主儿来。”二爷道：“大哥悄言，此剑乃小妹的。”展爷听了，瞅了二爷一眼，便不言语了。大爷连忙递酒。

忽见丫鬟出来，说道：“太君来了。”展爷闻听，连忙出席，整衣向前参拜。丁母略略谦逊，便以子侄礼相见毕。丁母坐下。展爷将座位往侧座挪了一挪，也就告坐。此时丁母又细细留神，将展爷相看了一番，比屏后看的更真切了。见展爷一表人材，不觉满心欢喜，开口便以贤侄相称。这却是二爷与丁母商酌明白的：若老太太看了中意，就呼为贤侄；倘若不愿

意，便以贵客呼之。再者男婚女配两下愿意，也须暗暗通个消息，妹子愿意方好。二爷见母亲称呼展爷为贤侄，就知老太太是愿意了，他便悄悄儿溜出，竟往小姐绣户而来。

未知说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飞比剑定良姻 钻老鼠夺鱼甘陪罪

且说丁二爷到了院中，只见丫鬟抱着花瓶，换水插花。见了二爷进来，丫鬟扬声道：“二官人进来了。”屋内月华小姐答言：“请二哥哥屋内坐。”丁二爷掀起绣帘，来至屋内，见小姐正在炕上弄针黹呢，二爷问道：“妹子做什么活计？”小姐说：“锁镜边上头口儿呢。二哥，前厅有客，你怎么进了里面来了呢？”丁二爷佯问道：“妹子如何知道前厅有客呢？”月华道：“方才取剑，说有客要领教，故此方知。”丁二爷道：“再休提剑！只因这人乃常州府武进县遇杰村姓展名昭，表字熊飞，人皆称他为南侠，如今现作皇家四品带刀的护卫。哥哥久已知道此人，但未会面。今日见了，果然好人品，好相貌，好本事，好武艺；未免才高必狂，艺高必傲，竟将咱们家的湛卢剑贬的不成样子。哥哥说此剑是另有个主儿的，他问是谁，哥哥就告诉他是妹子的，他便鼻孔里一笑，道：‘一个闺中弱秀，焉有本领！’月华听至此，把脸一红，眉头一皱，便将活计放下了。丁二爷暗说：“有因，待我再激她一激。”又

说道：“我就说：‘我们将门中岂无虎女？’他就说：‘虽是这么说哟，未必有真本领。’妹子，你真有胆量，何不与他较量较量呢？倘若胆怯，也只好由他说去罢。现在老太太也在厅上，故此我来对妹妹说说。”小姐听毕，怒容满面，道：“既如此，二哥先请，小妹随后就到。”

二爷得了这个口气，便急忙来到前厅，在丁母耳边悄悄说道：“妹子要与展哥比武。”话刚刚说完，只见丫鬟报道：“小姐到。”丁母便叫过来与展爷见礼。展爷立起身来一揖，小姐还了万福。展爷见小姐庄静秀美，却是一脸的怒气。又见丁二爷转身过来，悄悄的道：“大哥，都是你褒贬人家剑，如今小妹出来，不依来了。”展爷道：“岂有此理？”二爷道：“什么理不理的，我们将门虎女，焉有怕见人的理呢！”展爷听了，便觉不悦。丁二爷却又到小姐身后，悄悄道：“展大哥要与妹子较量呢。”小姐点头首肯。二爷又转到展爷身后，道：“小妹要请教大哥的武艺呢。”展爷此时更不耐烦了，便道：“既如此，劣兄奉陪就是了。”

谁知此时，小姐已脱去外面衣服，穿着绣花大红小袄，系定素罗百摺单裙，头罩五色绦帕，更显得妩媚娉婷。丁二爷已然回禀丁母，说：“不过是虚耍假试，请母亲在廊下观看。”先挪出一张圈椅，丁母坐下。月华小姐怀抱宝剑，抢在东边上首站定。展爷此时也无可奈何，只得勉强掖袍挽袖。二爷捧过宝剑，展爷接过，只得在西边下首站了。说了一声“请”，便各拉开架式。兆兰、兆蕙在丁母背后站立。才对了不多几个回合，丁母便道：“算了罢，剑对剑俱是锋芒，不是玩的。”二爷道：“母亲放心，且再看看，不妨事的。”只见他二人比并多时，不分胜负。展爷先前不过搪塞虚架，后见小姐颇有门路，不由暗暗夸奖，反倒高高兴兴来，凡有不到之处俱各点到，

点到却又抽回，来来往往。忽见展爷用了个垂花势，斜刺里将剑递进，即便抽回，就随着剑尖滴溜溜落下一物。又见小姐用了个风吹败叶势，展爷忙把头一低将剑躲过。才要转身，不想小姐一翻玉腕，又使了个推窗捧月势，将展爷的头巾削落。南侠一伏身跳出圈外，声言道：“我输了，我输了！”丁二爷过来，拾起头巾，掸去尘土。丁大爷过来，捡起先落的物一看，却是小姐耳上之环，便上前对展爷道：“是小妹输了，休要见怪。”二爷将头巾交过。展爷挽发整巾，连声赞道：“令妹真好剑法也！”丁母差丫鬟即请展爷进厅。小姐自往后边去了。

丁母对展爷道：“此女乃老身侄女，自叔叔婶婶亡后，老身视如亲生儿女一般。久闻贤侄名望，就欲联姻，未得其便。不意贤侄今日降临寒舍，实乃彩丝系足，美满良缘。又知贤侄此处并无亲眷，又请谁来相看，必要推诿，故此将小女激诱出来比剑，彼此一会。”丁大爷也过来道：“非是小弟在旁不肯拦阻，皆因弟等与家母已有定算，故此多有褻渎。”丁二爷也陪罪，道：“全是小弟之过。惟恐吾兄推诿，故用此诡计诓哄仁兄，望乞恕罪。”展爷到此时方才明白。也是姻缘，更不推辞，慨然允许。便拜了丁母，又与兆兰、兆蕙彼此拜了，就将巨阙、湛卢二剑彼此换了，作为定礼。

二爷手托耳环，提了宝剑，一直来到小姐卧室。小姐正自纳闷：“我的耳环何时削去，竟不知道，也就险的很呢。”忽见二爷笑嘻嘻的手托耳环，道：“妹子耳环在这里。”掷在一边，又笑道：“湛卢剑也被人家留下了。”小姐才待发话，二爷连忙说道：“这都是太太的主意，妹子休要问我，少时问太太便知。大约妹子是大喜了。”说完，放下剑，笑嘻嘻的就跑了。小姐心下明白，也就不言语了。

丁二爷来至前厅，此时丁母已然回后去了。他三人重新入

座，彼此说明，仍论旧交，不论新亲。大爷、二爷仍呼展爷为兄，脱了俗套，更觉亲热。饮酒吃饭，对坐闲谈。不觉展爷在茱花村住了三日，就要告别。丁氏昆仲哪里肯放。展爷再三要行。丁二爷说：“即如此，明日弟等在望海台设一席。你我弟兄赏玩江景，畅叙一日。后日大哥再去如何？”展爷应允。

到了次日早饭后，三人出了庄门，往西走了有一里之遥，弯弯曲曲，绕到土岭之上，乃是极高的所在，便是丁家庄的后背。上面盖了高台五间，甚是宽阔。遥望江面一带，水势茫茫，犹如雪练一般。再看船只往来，络绎不绝。郎舅三人观望江景，实实畅怀。不多时，摆上酒肴，慢慢消饮。正在快乐之际，只见来一渔人在丁大爷旁边悄语数言。大爷吩咐：“告诉头目办去罢。”丁二爷也不理会。展爷更难细问，仍然饮酒。迟不多时，又见来一渔人，甚是慌张，向大爷说了几句。此次二爷却留神，听了一半，就道：“这还了得！若要如此，以后还有个规矩么？”对那渔人道：“你把他叫来我瞧瞧。”

展爷见此光景，似乎有事，方问道：“二位贤弟，为着何事？”丁二爷道：“我这松江的渔船原分两处，以芦花荡为界。荡南有一个陷空岛，岛内有一个卢家庄。当初有卢太公在日，乐善好施，家中巨富。待至生了卢方，此人和睦乡党，人人钦敬，因他有爬杆之能，大家送了他个绰号，叫做钻天鼠。他却结了四个朋友，共成五义：大爷就是卢方。二爷乃黄州人，名叫韩彰，是个行伍出身，会做地沟地雷，因此他的绰号儿叫做彻地鼠。三爷乃山西人，名叫徐庆，是个铁匠出身，能探山中十八孔，因此绰号叫穿山鼠。至于四爷，身材瘦小，形如病夫，为人机巧伶俐，智谋甚好，是个大客商出身，乃金陵人，姓蒋名平，字泽长，能在水中居住，开目视物，绰号人称翻江鼠。惟有五爷少年华美，气宇不凡，为人阴险狠毒，却好行侠

作义，就是行事太刻毒，是个武生员，金华人氏，姓白名玉堂，因他形容秀美，文武双全，人呼他绰号为锦毛鼠。”展爷听说白玉堂，便道：“此人我却认得，愚兄正要访他。”丁二爷问道：“大哥如何认的他呢？”展爷便将苗家集之事，述说一回。

正说时，只见来了一伙渔户。其中有一人怒目横眉，伸出掌来，说道：“二位员外看见了。他们过来抢鱼，咱们拦阻，他就拒捕起来了。抢了鱼不算，还把我削去四指，光光的剩了一个大拇指头。这才是好朋友呢！”丁大爷连忙拦道：“不要多言，你等急唤船来，待我等亲身前往。”众人一听员外要去，唿的一声，俱各飞跑去了。展爷道：“劣兄无事，何不一同前往。”丁二爷道：“如此甚好。”三人下了高台，一同来至庄前，只见从人伴当伺候多人，各执器械。丁家兄弟、展爷俱各佩了宝剑。来至停泊之处，只见大船两只是预备二位员外坐的。大爷独上了一只大船，二爷同展爷上了一只大船，其余小船，纷纷乱乱，不计其数，竟奔芦花荡而来。

才至荡边，见一队船皆是“荡南”的字号，便知是抢鱼的贼人了。大爷催船前进，二爷紧紧相随。来至切近，见那边船上立着一人，凶恶非常，手托七股鱼叉，在那里静候厮杀。大爷的大船先到，便说：“这人好不晓事。我们素有旧规，以芦花荡为交界。你如何擅敢过荡，抢了我们的鱼，还伤了我们的渔户，是何道理？”那边船上那人道：“什么交界不交界，咱全不管。只因我们那边鱼少，你们这边鱼多，今日暂且借用。你若不服咱。就比试比试。”丁大爷听了这话，有些不说理，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那人道：“咱叫分水兽邓彪。你问咱怎的？”丁大爷道：“你家员外哪个在此？”邓彪道：“我家员外俱不在此，此一队船只就是咱管领的。你敢与咱合气

么？”说着话，就要把七股叉刺来。丁大爷才待拔剑，只见邓彪翻身落水，这边渔户立刻下水，将邓彪擒住，托出水面，交到丁二爷船上。二爷却跳在大爷船上，前来帮助。

你道邓彪为何落水？原来大爷问答之际，丁二爷船已赶到，见他出言不逊，却用弹丸将他打落水中。你道什么弹丸？这是二爷自幼练就的。用竹板一块，长够一尺八寸，宽有二寸五分，厚五分，上面有个槽儿，用黄蜡掺铁渣子团成核桃大小，临用时安上。在数步中打出，百发百中。又不是弹弓，又不是弩弓，自己纂名儿叫做竹弹丸。这原是二爷小时玩耍的小玩艺儿，今日偌大的一个分水兽，竟会叫英雄的一个小小铁丸打下水去咧。可见本事不是吹的，这才是真本领呢。

且言邓彪虽然落水，他原是会水之人，虽被擒，不肯服气，连声喊道：“好呀，好呀！你敢用暗器伤人，万不与你们干休！”展爷听至此句说用暗器伤人，方才留神细看，见他眉攒里肿起一个大紫包来，便喝道：“你既被擒，还喊什么！我且问你，你家五员外他可姓白么？”邓彪答道：“姓白怎么样？他如今已下山了。”展爷问道：“往哪里去了？”邓彪道：“数日之前上东京，找什么‘御猫’去了。”展爷闻听，不由的心下着忙。

只听得那边一人嚷道：“丁家贤弟呀！看我卢方之面，恕我失察之罪，我情愿认罚呀！”众人抬头，只见一只小船飞也似赶来，嚷的声音渐近了。展爷留神细看来人，见他一张紫面皮，一部好胡须，面皮光而生亮，胡须润而且长，身量魁梧，气宇轩昂。丁氏兄弟也执手，道：“卢兄请了。”卢方道：“邓彪乃新收头目，不遵约束，实是劣兄之过。违了成约，任凭二位贤弟吩咐。”丁大爷道：“他既不知，也难谴责。此次乃无心之过也。”回头吩咐将邓彪放了。这边渔户便道：“他们还

抢了咱们好些鱼罟呢。”丁二爷连忙喝住：“休要多言！”卢方听见，急急吩咐：“快将那边鱼罟，连咱们鱼罟俱给送过去。”这边送人，那边送罟。卢方立刻将邓彪革去头目，即差人送往府里究治。丁大爷吩咐：“是咱们鱼罟收下，是那边的俱各退回。”两下里又说了多少谦让的言语，无非论交情，讲过节，彼此方执手，各自归庄去了。

未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仆颜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扬言

且说丁氏兄弟同定展爷来至庄中，赏了削去四指的渔户十两银子，叫他调养伤痕。展爷便提起：“邓彪说白玉堂不在山中，已往东京找寻劣兄去了。刻下还望二位仁弟备只快船，我须急急回家，赶赴东京方好。”丁家兄弟听了展爷之言，再也难以阻留，只得应允，便于次日备了饯行之酒，殷勤送别，反觉得恋恋不舍。展爷又进内叩别了丁母。丁氏兄弟送至停泊之处，瞧着展爷上船，还要远送。展爷拦之再三，只得罢了，送至大路，方才分手作别。

展爷真是归心似箭。这一日天有二鼓，已到了武进县，以为连夜可以到家。刚走到一带榆树林中，忽听有人喊道：“救人呀！了不得了！有了打杠子的了！”展爷顺着声音，迎将上去，却是个老者背着包袱，喘的连嚷也嚷不出来。又听后面有

人追着，却喊得洪亮道：“了不得！有人抢了我的包袱去了！”展爷心下明白，便道：“老者，你且隐藏，待我拦阻。”老者才往树后一隐，展爷便蹲下身去。后面赶的只顾往前，展爷将腿一伸，那人来的势猛，噗的一声，闹了个嘴吃屎。展爷赶上前按住，解下他的腰间搭包，寒鸦儿拂水的将他捆了。见他还有一根木棍，就从腰间插入，斜担的支起来。将老者唤出，问道：“你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慢慢讲来。”老者从树后出来，先叩谢了，此时喘已定了，道：“小人姓颜名叫颜福，在榆林村居住。只因我家相公要上京投亲，差老奴到窗友金必正处借了衣服银两。多承金相公一番好意，留下小人吃饭，临走又交付老奴三十两银子，是赠我家相公作路费的。不想年老力衰，又加目力迟钝，因此来路晚了。刚走到榆树林之内，便遇见这人，一声断喝，要什么‘买路钱’。小人一听，哪里还有魂咧！一路好跑，喘的气也换不上来。幸亏大老爷相救，不然我这老命必丧于他手。”展爷听了，便道：“榆林村乃我必由之路，我就送你到家如何？”颜福复又叩谢。

展爷对那人道：“你这厮夤夜劫人，你还嚷人家抢了你的包袱去了。幸遇某家，我也不加害于你，你就在此歇歇，再等个人来救你便了。”说罢，叫老者背了包袱，出了林子，竟奔榆林村。到了颜家门首，老者道：“此处便是，请老爷里面待茶。”一壁说话，用手叩门。只听里面道：“外面可是颜福回来了么？”展爷听的明白，便道：“我不吃茶了，还要赶路呢。”说毕，迈开大步，竟奔遇杰村而来。

单说颜福听得是小主人的声音，便道：“老奴回来了。”开门处，颜福提包进来，仍然将门关好。你道这小主人是谁？乃是姓颜名查散，年方二十二岁。寡母郑氏，连老奴颜福，主仆三口度日。因颜老爷在日为人正直，作了一任县尹，两袖清

风，一贫如洗，清如秋水，严似寒霜。可惜一病身亡，家业零落。颜生素有大志，总要克绍书香，学得满腹经纶，屡欲赴京考试。无奈家道寒难，不能如愿。因明年就是考试的年头，还是郑氏安人想出个计较来，便对颜生道：“你姑母家道丰富，何不投托在彼？一来可以用功，二来可以就亲，岂不两全其美呢？”颜生道：“母亲想的虽是，但姑母处已有多年不通信息。父亲在日还时常寄信问候，自父亲亡后遣人报信，并未见遣一人前来吊唁，至今音梗信杳。虽是老亲，又是姑舅结下新亲；奈目下孩儿功名未成，如今时势，恐到哪里也是枉然。再者孩儿这一进京，母亲在家也无人侍奉；二来盘费短少，也是无可如何之事。”母子正在商议之间，恰恰的颜生窗友金生名必正特来探访。彼此相见，颜生就将母亲之意对金生说了。金生一力担当，慨然允许，便叫颜福跟了他去，打点进京的用度。颜生好生喜欢，即禀明老人家，安人闻听，感之不尽。母子又计议了一番。郑氏安人亲笔写了一封书信，言言哀恳，大约姑母无有不收留侄儿之理。娘儿两个呆等颜福回来。天已二更，尚不见到。颜生劝老母安息，自己把卷独对青灯，等到四更，心中正自急躁，颜福方回来了，交了衣服银两。颜生大悦，叫老仆且去歇息。颜福一路劳乏，又受惊恐，已然支持不住，有话明日再说，也就告退了。

到了次日，颜生将衣服银两与母亲看了，正要商酌如何进京，只见老仆颜福进来，说道：“相公进京，敢则是自己去么？”颜生道：“家内无人，你须好好侍奉老太太，我是自己要进京的。”老仆道：“相公若是一人赴京，是断断去不得的。”颜生道：“却是为何？”颜福便将昨晚遇劫之事，说了一遍。郑氏安人听了颜福之言，说：“是呀，若要如此，老身是不放心的！莫若你主仆二人同去方好。”颜生道：“孩儿带了

他去，家内无人，母亲叫谁侍奉？孩儿放心不下。”

正在计算为难，忽听有人叩门，老仆答应。开门看时，见是一个小童，一见面就说道：“你老人家昨晚回来好呀？也就不早了罢。”颜福尚觑着眼儿瞧他，那小童道：“你老人家瞧什么？我是金相公那里的，昨日给你老人家斟酒，不是我么？”颜福道：“哦，哦！是，是！我倒忘了。你到此何事？”小童道：“我们相公打发我见颜相公来了。”老仆听了，将他带至屋内，见了颜生，又参拜了安人。颜生便问道：“你做什么来了？你叫什么？”小童答道：“小人叫雨墨。我们相公知道相公无人，惟恐上京路途遥远不便，叫小人特来服侍相公进京。又说这位老主管有了年纪，眼力不行，可以在家伺候老太太，照看门户，彼此都可以放心。又叫小人带来十两银子，惟恐路上盘川不足，是要富余些个好。”安人与颜生听了，不胜欢喜，不胜感激。连颜福俱乐的了不得。安人又见雨墨说话伶俐明白，便问：“你今年多大了？”雨墨道：“小人十四岁了。”安人道：“你小儿家能够走路吗？”雨墨笑道：“回禀老太太得知，小人自八岁上，就跟着小人的父亲在外贸易。慢说走路，什么处儿的风俗，遇事眉高眼低，那算瞒不过小人的了。差不多的道儿，小人都认得。至于上京，更是熟路了。不然，我们相公会派我来跟相公么？”安人闻听，更觉喜欢放心。

颜生便拜别老母，安人未免伤心落泪，将亲笔写的书信交与颜生，道：“你到京中祥符县问双星巷，便知你姑父的居址了。”雨墨在旁道：“祥符县南有个双星巷，又名双星桥，小人认得的。”安人道：“如此甚好。你要好好服侍相公。”雨墨道：“不用老太太嘱咐，小人知道。”颜生又吩咐老仆颜福一番，暗暗将十两银子交付颜福，供养老母。雨墨已将小小包裹背起来。主仆二人出门上路。

颜生是从未出过门的，走了一二十里，便觉两腿酸疼，问雨墨道：“咱们自离家门，如今走了也有五六十里路了罢？”雨墨道：“可见相公没有出过门。这才离家有多大工夫，就会走了五六十里？那不成飞腿了么？告诉相公说，共总走了没有三十里路。”颜生吃惊，道：“如此说来，路途遥远，竟自难行的很呢！”雨墨道：“相公不要着急。走道儿有个法子：越不到越急，越走不上来；必须心平气和，不紧不慢，仿佛游山玩景的一般。路上虽无景致，拿着一村一寺皆算是幽景奇观，遇着一石一木也当做点缀的美景。如此走来走去，心也宽了，眼也亮了，乏也就忘了，道儿也就走的多了。”颜生被雨墨说的高起兴来，真果沿途玩赏。不知不觉，又走了一二十里，觉得腹中有些饥饿，便对雨墨道：“我此时虽不觉乏，只是腹中有点空空儿的，可怎么好？”雨墨用手一指，说：“那边不是镇店么？到了那里，买些饭食，吃了再走。”

又走了多会，到了镇市。颜相公见了饭铺，就要进去。雨墨道：“这里吃不现成，相公随我来。”把颜生带到二荤铺里去了。一来为省事，二来为省钱，这才透出他是久惯出外的油子手儿来了呢。主仆二人用了饭，再往前走了十多里，或树下，或道旁，随意歇息歇息再走。

到了天晚，来到一个热闹地方，地名双义镇。雨墨道：“相公，咱们就在此处住了罢。再往前走，就太远了。”颜生道：“既如此，就住了罢。”雨墨道：“住是住了。若是投店，相公千万不要多言，自有小人答复他。”颜生点头应允。

及至来到店门，挡槽儿的便道：“有干净房屋。天气不早了，再要走，可就太晚了。”雨墨便问道：“有单间厢房没有？或有耳房也使得。”挡槽儿的道：“请升进去看看就是了。”雨墨道：“若有呢，我们好看哪；若没有，我们上那边住去。”

挡槽儿的道：“请进去看看何妨，不如意，再走如何？”颜生道：“咱们且看看就是了。”雨墨道：“相公不知，咱们若进去，他就不叫出来了。店里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正说着，又出来了一个小二道：“请进去，不用游疑，讹不住你们两位。”颜生便向里走，雨墨只得跟随。只听店小二道：“相公请看，很好的正房三间，裱糊的又干净，又豁亮。”雨墨道：“是不是？不进来你们紧让，及至进来就是上房三间。你们爷儿两个又没有许多行李，住三间上房，你这还不讹了我们呢！告诉你，除了单厢房或耳房，别的我们不住。”说罢，回身就要走。小二一把拉住，道：“怎的了！我的二爷。上房三间，两明一暗。你们二位住那暗间，我们算一间的房钱，好不好？”颜生道：“就是这样罢。”雨墨道：“咱们先小人，后君子。说明了，我可就给一间的房钱。”小二连连答应。

主仆二人来至上房，进了暗间，将包裹放下。小二便用手擦外间桌子，道：“你们二位在外间用饭罢，不宽阔么？”雨墨道：“你不用诱。就是外间吃饭，也是住这暗间，我也是给你一间的房钱。况且我们不喝酒。早起吃的，这时候还饱着呢，我们不过找补点就是了。”小二听了，光景没有什么大来头，便道：“闷一壶高香片茶来罢？”雨墨道：“路上灌的凉水，这时候还满着呢，不喝。”小二道：“点个烛灯罢？”雨墨道：“怎么你们店里没有油灯吗？”小二道：“有啊！怕你们二位嫌油灯子气，又怕油了衣服。”雨墨道：“你只管拿来，我们不怕。”小二才回身，雨墨便道：“他倒会玩。我们花钱买烛，他却省油，敢则是里外里。”小二回头瞅了一眼，取灯取了半天，方点了来，问道：“二位吃什么？”雨墨道：“说了找补吃点。不用别的，给我们一个烩烙炸，就带了饭来罢。”店小二估量着，没有什么想头，抽身就走了，连影儿也不见了。

等的急催他，他说：“没得。”再催他，他说：“就得，已经下了杓了。就得，就得。”

正在等着，忽听外面嚷道：“你这地方就敢小看人么？小菜碟儿一个大钱，吾是照顾你，赏你们脸哪。你不让我住，还要凌辱斯文。这等可恶！吾将你这狗店用火烧了。”雨墨道：“该！这倒替咱们出了气了。”又听店东道：“都住满了，真没有屋子了，难道为你现盖吗？”又听那人更高声道：“放狗屁不臭！满口胡说！你现盖？现盖也要吾等得呀！你就敢凌辱斯文。你打听打听，念书的人也是你敢欺负得的吗？”颜生听至此，不由的出了门外。雨墨道：“相公别管闲事。”刚然拦阻，只见院内那人向着颜生道：“老兄，你评评这个理。他不叫吾住使得，就将我这等一推，这不岂有此理么？还要与我现盖房去。这等可恶！”颜生答道：“兄台若不嫌弃，何不将就在这边屋内同住呢？”只听那人道：“萍水相逢，如何打搅呢？”雨墨一听，暗说：“此事不好，我们相公要上当。”连忙迎出，见相公与那人已携手登阶，来至屋内，就在明间，彼此坐了。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真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试颜查散

且说颜生同那人进屋坐下。雨墨在灯下一看，见他头戴一顶开花儒巾，身上穿一件零碎蓝衫，足下穿一双无跟底破皂靴

头儿，满脸尘土，实在不像念书之人，倒像个无赖。正思想却他之法，又见店东亲来陪罪。那人道：“你不必如此。大人不记小人过，饶恕你便了。”

店东去后，颜生便问道：“尊兄贵姓？”那人道：“吾姓金名懋叔。”雨墨暗道：“他也配姓金？我主人才姓金呢，那是何等体面仗义。像他这个穷样子，连银也不配姓呀！常言说：‘姓金没有金，一定穷断筋。’我们相公是要上他的当的。”又听那人道：“没领教兄台贵姓？”颜生也通了姓名。金生道：“原来是颜兄，失敬，失敬。请问颜兄，用过饭了没有？”颜生道：“尚未。金兄可用过了？”金生道：“不曾。何不共桌而食呢？叫小二来。”此时店小二拿了一壶香片茶来，放在桌上。金生便问道：“你们这里有什么饭食？”小二道：“上等饭食八两，中等饭六两，下等饭……”刚说至此，金生拦道：“谁吃下等饭呢？就是上等饭罢。吾且问你，这上等饭是什么肴馔？”小二道：“两海碗，两镊子，六大碗，四中碗，还有八个碟儿。无非鸡鸭鱼肉、翅子海参等类，调度的总要合心配口。”金生道：“可有活鲤鱼么？”小二道：“要活鲤鱼是大的，一两二钱银子一尾。”金生道：“既要吃，不怕花钱，吾告诉你，鲤鱼不过一斤的叫做‘拐子’，过了一斤的才是鲤鱼。不独要活的，还要尾巴像那胭脂瓣儿相似，那才是新鲜的呢。你拿来吾看。”又问：“酒是什么酒？”小二道：“不过随便常行酒。”金生道：“不要那个，吾要喝陈年女贞陈绍。”小二道：“有十年罇下的女贞陈绍，就是不零卖，那是四两银子一坛。”金生道：“你好贫哪！什么四两五两，不拘多少，你搭一坛来当面开开，吾尝就是了。吾告诉你，吾要那金红颜色浓浓香，倒了碗内要挂碗，犹如琥珀一般，那才是好的呢。”小二道：“搭一坛来当面锥尝，不好不要钱，如何？”金生道：“那

是自然。”

说话间，已然掌上两支灯烛。此时店小二欢欣非常，小心殷勤，自不必说。少时端了一个腰子形儿的木盆来，里面欢蹦乱跳、足一斤多重的鲤鱼，说道：“爷上请看，这尾鲤鱼何如？”金生道：“鱼却是鲤鱼。你务必用这半盆水叫那鱼躺着，一来显大，二来水浅，他必扑腾，算是活跳跳的，卖这个手法儿。你不要拿着走，就在此处开了膛，省得抵换。”店小二只得当面收拾。金生又道：“你收拾好了，把他鲜串着。可是你们加什么佐料？”店小二道：“无非是香蕈口蘑，加些紫菜。”金生道：“吾是要尖上尖的。”小二却不明白。金生道：“怎么你不晓得？尖上尖就是那青笋尖儿上头的尖儿，总要嫩切成条儿，要吃那末咯吱、咯吱的才好。”店小二答应。不多时，又搭了一坛酒来，拿着锥子倒流儿，并有个磁盆。当面锥透，下上倒流儿，撒出酒来，果然美味真香。先舀一盅递与金生，尝了尝，道：“也还罢了。”又舀了一盅递与颜生，尝了尝，自然也说好。便倒了一盆灌入壶内，略烫一烫，二人对面消饮。小二放下小菜，便一样一样端上来。金生连箸也不动，只是就佛手疙疸慢饮，尽等吃活鱼。二人饮酒闲谈，越说越投机。颜生欢喜非常。少时用大盘盛了鱼来。金生便拿起箸子来，让颜生道：“鱼是要吃热的，冷了就要发腥了。”布了颜生一块，自己便将鱼脊背拿筷子一划，要了姜醋碟。吃一块鱼，喝一盅酒，连声称赞：“妙哉，妙哉！”将这面吃完，筷子往鱼鳃里一插，一翻手就将鱼的那面翻过来。又布了颜生一块，仍用筷子一划，又是一块鱼，一盅酒，将这面也吃了。然后要了一个中碗来，将蒸食双落一对掰在碗内，一连掰了四个。舀了鱼汤，泡了个稀糟，咸喽、咸喽吃了。又将碟子扣上，将盘子那边支起，从这边舀了三匙汤喝了，便道：“吾是饱了。颜兄

自便，莫拘莫拘。”颜生也饱了。二人出席。金生吩咐：“吾们就只一小童，该蒸的，该热的，不可与他冷吃。想来还有酒，他若喝时，只管给他喝。”店小二连连答应。说着说着话，他二人便进里间屋内去了。

雨墨此时见剩了许多东西全然不动，明日走路又拿不得，瞅着又是心疼。他哪里吃的下去，止于喝了两盅闷酒就算了，连忙来到屋内，只见金生张牙欠口，前仰后合，已有困意。颜生道：“金兄既已乏倦，何不安歇呢？”金生道：“如此，吾就要告罪了。”说罢，往床上一躺，呱哒一声，皂靴头儿掉了一只。他又将这条腿向膝盖一敲，又听噗哧一声，把那只皂靴头儿扣在地下。不一会，已然呼声震耳。颜生使眼色叫雨墨将灯移出，自己也就悄悄睡了。

雨墨移出灯来，坐在明间，心中发烦，哪里睡得着？好容易睡着，忽听有脚步之声，睁眼看时，天已大亮。见相公悄悄从里间出来，低言道：“取脸水去。”雨墨取来，颜生净了面。

忽听屋内有咳嗽之声，雨墨连忙进来，见金生伸懒腰，打哈声，两只脚却露着黑漆漆的底板儿，敢则是没袜底儿。忽听他口中念道：“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念完，一咕噜爬起来，道：“略略歇息，天就亮了。”雨墨道：“店家给金相公打脸水。”金生道：“吾是不洗脸的，怕伤水。叫店小二开开我们的帐，拿来吾看。”雨墨暗道：“有意思，他竟要会帐。”只见店小二开了单来，上面共银十三两四钱八分。金生道：“不多，不多！外赏你们小二、灶上连打杂的二两。”店小二谢了。金生道：“颜兄，吾也不闹虚了。咱们京中再见，吾要先走了。”趿拉、趿拉竟自出店去了。

这里颜生便唤：“雨墨，雨墨。”叫了半天，雨墨才答应：

“有”。颜生道：“会了银两走路。”雨墨又迟了多会，答应：“哦。”赌气拿了银子，到了柜上，争争夺夺，连外赏给了十四两银子，方同相公出了店。来到村外，到无人之处，便说：“相公，看金相公是个什么人？”颜生道：“是个念书的好人咧。”雨墨道：“如何？相公还是没有出过门，不知路上有许多奸险呢。有诓嘴吃的，有拐东西的，甚至有设下圈套害人的，奇奇怪怪的样子多着呢。相公如今拿着姓金的当好人，将来必要上他的当。据小人看来，他也不过是个篾片之流。”颜生正色嗔怪，道：“休得胡说！小小的人造这样的口过。我看金相公斯文中含着一股英雄的气概，将来必非等闲之人。你不要管，纵然他就是诓嘴，也无非多花几两银子，有甚要紧？你休再来管我。”雨墨听了相公之言，暗暗笑道：“怪道人人常言‘书呆子’，果然不错。我原来为好，倒嗔怪起来。只好暂且由他老人家，再做道理罢了。”

走不多时，已到打尖之所。雨墨赌气，要了个热闹锅炸。吃了早饭又走。到了天晚，来到兴隆镇又住宿了，仍是三间上房，言给一间的钱。这个店小二比昨日的，却和气多了。虽然坐了未暖席，忽见店小二进来，笑容满面，问道：“相公是姓颜么？”雨墨道：“不错，你怎么知道？”小二道：“外面有一位金相公找来了。”颜生闻听，道：“快请，快请。”雨墨暗暗道：“这个得了！他是吃着甜头儿了。但只一件，我们花钱，他出主意，未免太冤。今晚我何不如此如此呢？”想罢，迎出门来，道：“金相公来了，很好，我们相公在这里恭候着呢。”金生道：“巧极，巧极！又遇见了。”颜生连忙执手相让，彼此就座，今日更比昨日亲热了。

说了数语之后，雨墨在旁道：“我们相公尚未吃饭，金相公必是未曾，何不同桌而食，叫了小二来先商议，叫他备办去

呢？”金生道：“是极，是极。”正说时，小二拿了茶来，放在桌上。雨墨便问道：“你们是什么饭食？”小二道：“等次不同，上等饭是八两，中等饭是六两，下……”刚说了个“下”字，雨墨就说：“谁吃下等饭呢？就是上等罢。我也不问什么肴馔，无非鸡鸭鱼肉、翅子海参等类。我问你，有活鲤鱼没有呢？”小二道：“有，不过贵些。”雨墨道：“既要吃，还怕花钱吗？我告诉你，鲤鱼不过一斤叫‘拐子’，总得一斤多那才是鲤鱼呢。必须尾巴要像胭脂瓣儿相似，那才新鲜呢。你拿来我瞧就是了。还有酒，我们可不要常行酒，要十年的女贞陈绍，管保是四两银子一坛。”店小二说：“是，要用多少？”雨墨道：“你好贫呀！什么多少，你搭一坛来当面尝。先说明，我可要金红颜色，浓浓香的，倒了碗内要挂碗，犹如琥珀一般。错过了，我可不要。”小二答应。

不多时，点上灯来。小二端了鱼来。雨墨上前，便道：“鱼可却是鲤鱼。你务必用半盆水躺着，一来显大，二来水浅，他必扑腾，算是欢蹦乱跳，卖这个手法儿。你就在此处开膛，省得抵换。把他鲜串着。你们佐料不过香菌口蘑紫菜，可有尖上尖没有？你管保不明白。这尖上尖就是青笋尖儿上头的尖儿，可要嫩切成条儿，要吃那末咯吱、咯吱的。”小二答应。又搭了酒来斟开。雨墨舀了一盅，递给金生，说道：“相公尝，管保喝的过。”金生尝了，道：“满好个，满好个。”雨墨也就不叫颜生尝了，便灌入壶中，略烫烫，拿来斟上。只见小二安放小菜，雨墨道：“你把佛手疙瘩放在这边，这位相公爱吃。”金生瞅了雨墨一眼，道：“你也该歇歇了，他这里上菜，你少时再来。”雨墨退出，单等鱼来。小二往来端菜，不一时，拿了鱼来。雨墨跟着进来，道：“带姜醋碟儿。”小二道：“来了。”雨墨便将酒壶提起，站在金生旁边，满满斟了

一盅，道：“金相公，拿起筷子来。鱼是要吃热的，冷了就要发腥了。”金生又瞅了他一眼。雨墨道：“先布我们相公一块。”金生道：“那是自然的。”果然布过一块。刚要用筷子再夹，雨墨道：“金相公，还没有用筷子一划呢？”金生道：“吾倒忘了。”重新打鱼脊背上一划，方夹到醋碟一蘸，吃了。端起盅来，一饮而尽。雨墨道：“酒是我斟的，相公只管吃鱼。”金生道：“极妙，极妙！吾倒省事了。”仍是一盅一块。雨墨道：“妙哉，妙哉！”金生道：“妙哉的很，妙哉的很！”雨墨道：“又该把筷子往腮里一插了。”金生道：“那是自然的了。”将鱼翻过来。“吾还是布你们相公一块，再用筷子一划，省得你又提拔吾。”雨墨见鱼剩了不多，便叫小二拿一个中碗来。小二将碗拿到，雨墨说：“金相公，还是将蒸食双落儿掰上四个，泡上汤。”金生道：“是的，是的。”泡了汤，噤喽之时，雨墨便将碟子扣在那盘子上，那边支起来，道：“金相公，从这边舀三匙汤喝了，也就饱了，也不用陪我们相公了。”又对小二道：“我们二位相公吃完了，你瞧该热的，该蒸的，拣下去，我可不吃凉的。酒是有在那里，我自己喝就是了。”小二答应，便往下拣。忽听金生道：“颜兄这个小管家，叫他跟吾倒好，吾倒省话。”颜生也笑了。

今日雨墨可想开了，倒在外头盘膝稳坐，叫小二服侍，吃了那个，又吃这个。吃完了来到屋内，就在明间坐下，竟等呼声。少时闻听呼声震耳，进里间将灯移出，也不愁烦，竟自睡了。

至次日天亮，仍是颜生先醒，来到明间，雨墨伺候净面水。忽听金生咳嗽，连忙来到里间，只见金生伸懒腰打哈声。雨墨急念道：“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金生睁眼道：“你真聪明，都记得。好的，好的！”

雨墨道：“不用给相公打脸水了，怕伤了水。叫店小二开了单来，算帐。”一时开上单来，共用银十四两六钱五分。雨墨道：“金相公，十四两六钱五分不多罢？外赏他们小二、灶上、打杂的二两罢。”金生道：“使得的，使得的。”雨墨道：“金相公，管保不闹虚了。京中再见罢，有事只管先请罢。”金生道：“说的是，说的是，吾就先走了。”便对颜生执手告别，趿拉、趿拉出店去了。雨墨暗道：“一斤肉包的饺子，好大皮子！我打算今个扰他呢，谁知反被他扰去。”正在发笑，忽听相公呼唤。

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定兰谱颜生识英雄 看鱼书柳老嫌寒士

且说颜生见金生去了，便叫雨墨会帐。雨墨道：“银子不够了，短的不足四两呢？我算给相公听，咱们出门时共剩了二十八两。两天两顿早尖连零用，共费了一两三钱。昨晚吃了十四两，再加今晚的十六两六钱五分，共合银三十一两九钱五分。岂不是短了不足四两么？”颜生道：“且将衣服典当几两银子，还了帐目，余下的作盘费就是了。”雨墨道：“刚出门两天就当当。我看除了这几件衣服，今日当了，明日还有什么？”颜生也不理他。

雨墨去了多时，回来道：“衣服共当了八两银子，除还饭

帐，下剩四两有零。”颜生道：“咱们走路罢。”雨墨道：“不走还等什么呢？”出了店门，雨墨自言道：“轻松灵便，省得有包袱背着，怪沉的。”颜生道：“你不要多说了。事已如此，不过多费去些银两，有甚要紧。今晚前途，任凭你的主意就是了。”雨墨道：“这金相公也真真的奇怪，若说他是诓嘴吃的，怎的要了那些菜来，他连筷子也不动呢？就是爱喝好酒，也犯不上要一坛来，却又酒量不很大，一坛子喝不了一零儿，就全剩下了，白便宜了店家、就是爱吃活鱼，何不竟要活鱼呢？说他有意要冤咱们，却又素不相识，无仇无恨。饶白吃白喝，还要冤人，更无此理。小人测不出他是什么意思来。”颜生道：“据我看来，他是个潇洒儒流，总有些放浪形骸之外。”主仆二人途次闲谈，仍是打了早尖，多歇息歇息，便一直赶到宿头。雨墨便出主意道：“相公，咱们今晚住小店吃顿饭，每人不过花上二钱银子，再也没的耗费了。”颜生道：“依你，依你。”主仆二人竟投小店。

刚刚就座，只见小二进来道：“外面有位金相公找颜相公呢。”雨墨道：“很好，请进来。咱们多费上二钱银子，这个小店也没有什么主意出的了。”说话间，只见金生进来道：“吾与颜兄真是三生有幸，竟会到哪里，哪里就遇得着。”颜生道：“实实小弟与兄台缘分不浅。”金生道：“这么样罢。咱们两个结盟，拜把子罢。”雨墨暗道：“不好！他要出矿。”连忙上前，道：“金相公要与我们相公结拜，这个小店备办不出祭礼来，只好改日再拜罢。”金生道：“无妨，隔壁太和店是个大店口，什么俱有。慢说是祭礼，就是酒饭，回来也是那边要去。”雨墨暗暗顿足，道：“活该，活该！算是吃定我们爷儿们了。”

金生也不唤雨墨，就叫本店的小二将隔壁太和店的小二叫

来。他便吩咐如何先备猪头三牲祭礼，立等要用；又如何预备上等饭，要鲜串活鱼；又如何搭一坛女贞陈绍，仍是按前两次一样。雨墨在旁，惟有听着而已。又看见颜生与金生说说笑笑，真如异姓兄弟一般，毫不介意。雨墨暗道：“我们相公真是书呆子，看明早这个饥荒怎么打算？”

不多时，三牲祭礼齐备，序齿烧香。谁知颜生比金生大两岁，理应先焚香。雨墨暗道：“这个定了，把弟吃准了把兄咧！”无奈何，在旁服侍。结拜完了，焚化钱粮后，便是颜生在上首坐了，金生在下面相陪，你称仁兄，我称贤弟，更觉亲热。雨墨在旁听着，好不耐烦。少时，酒至菜来，无非还是前两次的光景。雨墨也不多言，只等二人吃完，他便在外盘膝坐下，道：“吃也是如此，不吃也是如此，且自乐一会儿是一会儿。”便叫：“小二，你把那酒抬过来，我有个主意。你把太和店的小二也叫了来，有的是酒，有的是菜，咱们大伙儿同吃，算是我一点敬意儿。你说好不好？”小二闻听，乐不可言，连忙把那边的小二叫了来。二人一壁服侍着雨墨，一壁跟着吃喝，雨墨倒觉得畅快。吃喝完了，仍然进来等着，移出灯来也就睡了。

到了次日，颜生出来净面。雨墨悄悄道：“相公昨晚不该与金相公结义。不知道他家乡住处，知道他是什么人？倘若要是个篾片，相公的名头不坏了么？”颜生忙喝道：“你这奴才，休得胡说！我看金相公行止奇异，谈吐豪侠，决不是那流人物。既已结拜，便是患难相扶的弟兄了。你何敢在此多言！别的罢了，这是你说的吗？”雨墨道：“非是小人多言。别的罢了，回来店里的酒饭银两，又当怎么样呢？”

刚说至此，只见金生掀帘出来。雨墨忙迎上来，道：“金相公，怎么今日伸了懒腰，还没有念诗就起来呢？”金生笑

道：“吾要念了，你念什么？原是留着你念的，不想你也误了，竟把诗句两耽搁了。”说罢，便叫：“小二，开了单来吾看。”雨墨暗道：“不好！他要起翅。”只见小二开了单来，上面写着连祭礼共用银十八两三钱。雨墨递给金生。金生看了，道：“不多，不多，也赏他二两。这边店里没用什么，赏他一两。”说完，便对颜生道：“仁兄呀！……”旁边雨墨吃这一惊不小，暗道：“不好，他说‘不闹虚了’。这二十多两银子又往哪里弄去？”谁知金生今日却不说此句，他却问颜生道：“仁兄呀！你这上京投亲，就是这个样子，难道令亲那里就不憎嫌么？”颜生叹气，道：“此事原是奉母命前来，愚兄却不愿意。况我姑父姑母又是多年不通音信的，恐到那里未免要费些唇舌呢。”金生道：“须要打算打算方好。”

雨墨暗道：“真关心呀！结了盟，就是另一个样儿了。”正想着，只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雨墨才待要问：“找谁的？”话未说出，那人便与金生磕头，道：“家老爷打发小人前来，恐爷路上缺上盘费，特送四百两银子，叫老爷将就用罢。”此时颜生听的明白。见来人身量高大，头戴雁翅大帽，身穿皂布短袍，腰束皮带，足下登一双大曳拔靴鞋，手里还提着个马鞭子。只听金生道：“吾行路，焉用许多银两。既承你家老爷好意，也罢，留下二百两银子，下剩仍然拿回去。替吾道谢。”那人听了，放下马鞭子，从褡裢叉子里一封一封掏出四封，摆在桌上。金生便打开一包，拿了两个镲子，递与那人，道：“难为你大远的来，赏你喝茶罢。”那人又趴在地下，磕了个头，提了褡裢马鞭子。才要走时，忽听金生道：“你且慢着，你骑了牲口来了么？”那人道：“是。”金生道：“很好，索性‘一客不烦二主’，吾还要烦你辛苦一趟。”那人道：“不知爷有何差遣？”金生便对颜生道：“仁兄，兴隆镇的当票子

放在哪里？”颜生暗想道：“我当衣服，他怎么知道了？”便问雨墨。雨墨此时看的都呆了，心中纳闷道：“这么个金相公，怎么会有人给他送银子来呢？果然我们相公眼力不差。从今我倒长了一番见识。”正在呆想，忽听颜生问他当票子。他便从腰间掏出一个包儿来，连票子和那剩下的四两多银子俱搁在一处，递将过来。金生将票子接在手中，又拿了两个镲子，对那人道：“你拿此票到兴隆镇，把他赎回来。除了本利，下剩的你作盘费就是了。你将这个搭襠子放在这里，回来再拿。吾还告诉你，你回时不必到这里了，就在隔壁太和店，吾在那里等你。”那人连连答应，竟拿了马鞭子出店去了。

金生又重新拿了两锭银子，叫雨墨道：“你这两天多有辛苦，这银子赏你罢。吾可不是篋片了？”雨墨哪里还敢言语呢，只得也磕头谢了。金生对颜生道：“仁兄呀！咱们上那边店里去罢。”颜生道：“但凭贤弟。”金生便叫雨墨抱着桌子上的银子。雨墨又腾出手来，还要提那搭襠，金生在旁道：“你还拿那个，你不傻了么？你拿的动么？叫这店小二拿着，跟咱们送过那边去呀。你都聪明，怎么此时又不聪明了？”说的雨墨也笑了。便叫了小二拿了搭襠，主仆一同出了小店，来到太和店，真正宽阔。雨墨也不用说，竟奔上房而来，先将抱着的银子放在桌上，又接了小二拿的搭襠。颜生与金生在迎门两边椅子上坐了。这边小二殷勤沏了茶来，金生便出主意，与颜生买马，治簇新的衣服靴帽，全是使他的银子。颜生也不谦让。到了晚间，那人回来，将当交明，提了搭襠去了。

这一天吃饭饮酒，也不像先前那样，止于拣可吃的要来。吃剩的，不过将够雨墨吃的。到了次日，这二百两银子，除了赏项买马、赎当治衣服等，并会了饭帐，共费去银八九十两，仍余下一百多两，金生便都赠了颜生。颜生哪里肯受。金生

道：“仁兄只管拿去。吾路上自有相知应付吾的盘费，吾是不用银子的。还是吾先走，咱们京都再会罢。”说罢，执手告别，“趿拉”、“趿拉”出店去了。颜生倒觉得依恋不舍，眼巴巴的睁睁的目送出店。

此时雨墨精神百倍，装束行囊，将银两收藏严密，只将剩的四两有余带在腰间，叫小二把行李搭在马上，扣备停当，请相公骑马，登时阔起来了。雨墨又把雨衣包了，小小包袱背在肩头，以防天气不测。颜生也给他雇了一头驴，沿路盘脚。一日，来至祥符县，竟奔双星桥而来。到了双星桥，略问一问柳家，人人皆知，指引门户。主仆来到门前一看，果然气象不凡，是个殷实人家。

原来颜生的姑父名叫柳洪，务农为业，为人固执，有人性吝毛病，处处好打算盘，是个顾财不顾亲的人。他与颜老爷虽是郎舅，却有些冰火不同炉。只因颜老爷是个堂堂的县尹，以为将来必有发迹，故将自己的女儿柳金蝉自幼儿就许配了颜查散。不意后来颜老爷病故，送了信来，他就有些后悔，还关碍着颜氏安人不好意思。谁知三年前，颜氏安人又一病呜呼了，他就绝意的要断了这门亲事，因此连信息也不通知。他续娶冯氏，又是面善心毒之人。幸喜她很疼爱小姐。她疼爱小姐，又有她的一番意思。只因员外柳洪每每提起颜生，便嗟声叹气，说当初不该定这门亲事，已露出有退婚之意。冯氏便暗怀着鬼胎。因她有个侄儿名唤冯君衡，与金蝉小姐年纪相仿。他打算着把自己侄儿作为养老的女婿，就是将来柳洪亡后，这一份家私也逃不出冯家之手，因此她却疼爱小姐，又叫侄儿冯君衡时常在员外跟前献些殷勤。员外虽则喜欢，无奈冯君衡的相貌不扬，又是一个白丁，因此柳洪总未露出口吻来。

一日，柳洪正在书房，偶然想起女儿金蝉年已及笄，颜生

那里杳无音信，闻得他家道艰窘，难以度日，惟恐女儿过去受罪，怎么想个法子，退了此亲方好。正在烦思，忽见家人进来禀道：“武进县的颜姑爷来了。”柳洪听了，吃惊不小，登时就会没了主意，半天，说道：“你就回复他，说我不在家。”那家人刚然回身，他又叫住，问道：“是什么形相来的？”家人道：“穿着鲜明的衣服，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书僮，甚是齐整。”柳洪暗道：“颜生必是发了财了，特来就亲，幸亏细心一问，险些儿误了大事。”忙叫家人“快请”，自己也就迎了出来。

只见颜生穿着簇新大衫，又搭着俊俏的容貌，后面又跟着个伶俐小童，拉着一匹润白大马，不由的心中羡慕，连忙上前相见。颜生即以子侄之礼参拜。柳洪哪里肯受，谦让至再三，才受半礼。彼此就座，叙了寒暄，家人献茶已毕。颜生便渐渐的说到家业零落，“特奉母命投亲，在此攻书，预备明年考试，并有家母亲笔书信一封。”说话之间，雨墨已将书信拿出来，交与颜生。颜生呈与柳洪，又奉了一揖。此时柳洪却把那黑脸面放下来，不是先前那等欢喜。无奈何将书信拆阅已毕，更觉烦了，便吩咐家人，将颜相公送至花园幽斋居住。颜生还要拜见姑母，老狗才道：“拙妻这几日有些不大爽快，改日再见。”颜生看此光景，只得跟随家人上花园去了。幸亏金生打算替颜生治办衣服马匹，不然老狗才绝不肯纳。可见金生奇异。

殊不知柳洪是何主意，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柳老赖婚狼心难测 冯生联句狗屁不通

话说柳洪便袖了书信来到后面，忧容满面。冯氏问道：“员外为着何事，如此的烦闷？”柳洪便将颜生投亲的原由，说了一遍。冯氏初时听了也是一怔，后来便假意欢喜，给员外道喜，说道：“此乃一件好事，员外该当做的。”柳洪闻听，不由的怒道：“什么好事！你往日明白，今日糊涂了。你且看书信，他上面写着叫他在此读书，等到明年考试。这个用度须耗费多少。再者若中了，还有许多的应酬；若不中，就叫我这里完婚。过一月后，叫我这里将他小两口儿送往武进县去。你自打算打算，这注财要耗费多少银子？归根我落个人财两空，你如何还说做得呢？这不岂有此理么！”冯氏趁机便探柳洪的口气，道：“若依员外，此事便怎么样呢！”柳洪道：“也没有什么主意，不过是想把婚姻退了，另找个财主女婿，省得女儿过去受罪，也免得我将来受罪。”冯氏见柳洪吐出退婚的话来，她便随机应变，冒出坏包来了。对柳洪道：“员外既有此心，暂且将颜生在幽斋冷落几天。我保不出十日，管叫他自己退婚，叫他去自去之计。”柳洪听了，喜道：“安人果能如此，方去我心头大病。”

两个人在屋中计议，不防被跟小姐的乳母由氏从窗外经过，将这些话一一俱各听去。她急急的奔到后楼，来到香闺，

见了小姐，一五一十，俱各说了，便道：“小姐不可为俗礼所拘，仍作闺门之态。一来解救颜姑爷；二来并救颜老母。此事关系非浅，不可因小节而坏大事。小姐早早拿个主意。”小姐道：“总是我那亲娘去世，叫我向谁申诉呢？”田氏道：“我倒有个主意。他们商议原不出十天，咱们就在这三五日内，小姐与颜相公不论夫妻，仍论兄妹，写一字柬叫绣红约他在内书房夜间相会。将原委告诉明白了颜相公，小姐将私蓄赠些与他，叫他另寻安身之处。俟科考后功名成就，那时再来就亲，大约另外无有不允之理。”小姐闻听，尚然不肯。还是田氏与绣红百般开导解劝，小姐无奈，才应允了。

大凡为人各有私念。似乳母丫鬟这一番私念，原是为顾惜颜生，疼爱小姐，是一片好心。这个私念理应如此。竟有一等人无故一心私念，闹的他自己亡魂失魄，仿佛热地蚂蚁一般，行踪无定，居止不安：就是冯君衡这小子。自从听见他姑妈有意将金蝉小姐许配于他，他便每日跑破了门，不时的往来。若遇见员外，他便卑躬下气，假作斯文。那一宗胁肩谄笑，便叫人忍耐不得。员外看了，总不大合心。若是员外不在跟前，他便和他姑妈讪皮讪脸，百般的央告，甚至于屈膝，只要求冯氏早晚在员外跟前玉成其事。偏偏的有一日凑巧，恰值金蝉小姐给冯氏问安。娘儿两个正在闲谈，这小子他就一步儿跑进来了。小姐躲闪不及。冯氏便道：“你们是表兄妹，皆是骨肉，是见得的。彼此见了。”小姐无奈，把袖子福了一福。他便作下一揖去，半天直不起腰来，那一双贼眼，直勾勾的瞅着小姐。旁边绣红看不上眼，簇拥着小姐回绣阁去了。他就痴呆了半晌。他这一瞧直不是人，是人没有那末瞧的。自那天见了小姐之后，他便谋求的狠了，恨不得立刻到手，天天来至柳家探望。这一天刚进门来，见院内拴着一匹白马，便问家人道：

“此马从何而来？”家人回道：“是武进县颜姑爷骑来的。”他一闻此言，就犹如平空的打了个焦雷，只惊得目瞪口呆，魂飞天外，半晌，方透过一口气来，暗想：“此事却怎么处？”只得来到书房见了柳洪。见员外愁眉不展，他知道必是为此事发愁，想来颜生必然穷苦之甚。“我何不见他，看看他倒是怎么的光景。如若真不像样，就当面奚落他一场，也出了我胸中恶气。”想罢，便对柳洪言明，要见颜生。

柳洪无奈，只得将他带入幽斋。他原打算奚落一场。谁知见了颜生，不但衣冠鲜明，而且相貌俊美，谈吐风雅，反觉得珣跼不安，自惭形秽，竟自无地可容，连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柳洪在旁观瞧，也觉得妍媸自分，暗道：“据颜生相貌才情，堪配吾女。可惜他家道贫寒，是一宗大病。”又看冯君衡耸肩缩背，挤眉弄眼，竟不知如何是可。柳洪倒觉不好意思，搭讪着道：“你二人在此攀话，我料理我的事去了。”说罢，就走开了。

冯君衡见柳洪去后，他便抓头不是尾，险些儿没急出毛病来，略坐一坐，便回书房去了。一进门来，自己便对穿衣镜一照，自己叫道：“冯君衡呀，冯君衡！你瞧瞧人家是怎么长来着，你是怎么长来着！我也不怨别的，怨只怨我那爹娘，既要好儿子，为何不下上点好好的工夫呢？教导教导，调理调理，真是好好儿的，也不至于见了人说不出话来。”自己怨恨一番。忽又想道：“颜生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又何必怕他呢？这不是我自损志气么？明日倒要仗着胆子与他盘桓盘桓，看是如何。”想罢，就在书房睡了。

到了次日，吃毕早饭，依然犹疑了半天。后来发了一个狠儿，便上幽斋而来。见了颜生，彼此坐了。冯君衡便问道：“请问你老高寿？”颜生道：“念有二岁。”冯君衡听了不明白，

便“念”呀“念”的尽着念。颜生便在桌上写出来。冯君衡见了，道：“哦！敢则是单写的二十呀。若是这么说，我敢则是念了。”颜生道：“冯兄尊齿二十了么？”冯君衡道：“我的牙却是二十八个，连槽牙。我的岁数却是二十。”颜生笑道：“尊齿便是岁数。”冯君衡便知是自己答应错了，便道：“颜大哥，我是个粗人，你和我总别闹文。”颜生又问道：“冯兄在家作何功课？”冯君衡却明白“功课”二字，便道：“我家也有个先生，可不是瞎子，也是睁眼儿先生。他教给我作什么诗，五个字一句，说四句是一首，还有什么韵不韵的。我哪里弄的上来呢？后来作惯了，觉得顺溜了，就只能作半截儿。任凭怎么使劲儿，再也作不下去了。有一遭儿，先生出了个‘鹅群’叫我作，我如何作的下去呢？好容易作了半截儿。”颜生道：“可还记得么？”冯君衡道：“记得的很呢。我好不容易作的，焉有不记得呢。我记得：‘远看一群鹅，见人就下河。’”颜生道：“底下呢？”冯君衡道：“说过就作半截儿，如何能够满作了呢？”颜生道：“待我与你续上半截如何？”冯君衡道：“那敢则好。”颜生道：“白毛分绿水，红掌荡清波。”冯君衡道：“似乎是好，念着怪有个听头儿的。还有一遭，因我们书房院子里有棵枇杷，先生以此为题。我作的是：‘有棵枇杷树，两个大槎丫。’”颜生道：“我也与你续上罢。‘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冯君衡见颜生又续上了，他却不讲诗，便道：“我最爱对对子。怎么原故呢？作诗须得论平仄押韵，对对子就平空的想出来。若有上句，按着那边字儿一对，就得了。颜大哥，你出个对子我对。”颜生暗道：“今日重阳，而且风鸣树吼。”便写了一联道：“九日重阳风落叶。”冯君衡看了半天，猛然想起，对道：“‘八月中秋月照台’，颜大哥，你看我对的如何？你再出个我对。”颜生见他无甚行止，便写

一联道：“立品修身，谁能效子游子夏？”冯君衡按着字儿，扣了一会，便对道：“交朋结友，我敢比刘六刘七。”颜生便又写了一联，却是明褒暗贬之意。冯君衡接来一看，写的是：“三坟五典，你乃百宝箱。”便又想了，对道：“一转两晃，我是万花筒。”他又魔着颜生出对。颜生实在不耐烦了，便道：“愿安承教你无门。”这明是说他请教不得其门。冯君衡他却呆想，忽然笑道：“可对上了。”便道：“不敢从命我有窗。”他见颜生手中摇着扇子，上面有字，便道：“颜大哥，我瞧瞧扇子。”颜生递过来。他就连声夸道：“好字，好字，真写了个龙争虎斗。”又翻着那面，却是素纸，连声可惜，道：“这一面如何不画上几个人儿呢？颜大哥，你瞧我的扇子，却是画了一面，那一面却没有字。求颜大哥的大笔，写上几个字儿罢。”颜生道：“我那扇子是相好朋友写了送我的，现有双款为证，不敢虚言。我那拙笔焉能奉命，惟恐有污尊摇。”冯君衡道：“说了不闹文么，什么‘尊摇’不‘尊摇’的呢？我那扇子也是朋友送我的，如今再求颜大哥一写，更成全起来了。颜大哥，你看看那画的神情儿颇好。”颜生一看，见有一只船，上面有一妇人摇桨，旁边跪着一个小伙拉着桨绳。冯君衡又道：“颜大哥，你看那边岸上那一人拿着千里眼镜儿，哈着腰儿瞧的，神情儿真是活的一般。千万求颜大哥把那面与我写了。我先拿了颜大哥扇子去，等写得时再换。”颜生无奈，将他的扇子插入笔筒之内。

冯君衡告辞，转身回了书房，暗暗想道：“颜生他将我两次诗不用思索，开口就续上了。他的学问哪，比我强多咧，而且相貌又好。他若在此了呵，只怕我那表妹被他夺了去，这便如何是好呢？”他也不想人家原是许过的，他却是要图谋人家的，可见这恶贼利欲熏心！他便思前想后，总要把颜生害了

才合心意，翻来覆去，一夜不曾合眼，再也想不出计策来。到了次日，吃毕早饭，又往花园而来。

不知后文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园内赠金丫鬟丧命 厅前盗尸恶仆忘恩

且说冯君衡来至花园，忽见迎头来了个女子。仔细看时，却是绣红，心中陡然疑惑起来，便问道：“你到花园来做什么？”绣红道：“小姐派我来掐花儿。”冯君衡道：“掐的花儿在哪里？”绣红道：“我到那边看了花儿，尚未开呢，因此空手回来。你查问我做什么？这是柳家花园，又不是你们冯家的花园，用你多管闲事，好没来由呀！”说罢，扬长去了。气的个冯君衡直瞪瞪的一双贼眼，再也对答不出来。心中更加疑惑，急忙奔至幽斋。偏偏雨墨又进内烹茶去了，颜生拿着个字帖儿正要开看，猛抬头见了冯君衡，连忙让坐，顺手将字帖儿掖在书内，彼此闲谈。冯君衡道：“颜大哥，可有什么浅近的诗书，借给我看看呢？”颜生因他借书，便立起身来，向书架上找书去了。冯君衡便留神，见方才掖在书内字帖儿露着个纸角儿，他便轻轻抽出，暗暗的袖了。及至颜生找了书来，急忙接过，执手告别，回转书房而来。

进了书房，将书放下，便从袖中掏出字儿一看，只吓得惊疑不止，暗道：“这还了得！险些儿坏了大事。”原来此字正

是前次乳母与小姐商议的，定于今晚二鼓在内角门相会，私赠银两，偏偏的被冯贼偷了来了。他便暗暗想道：“今晚他们若相会了，小姐一定身许颜生，我的姻缘岂不付之流水！这便如何是好？”忽又转念一想道：“无妨，无妨，如今字儿既落吾手，大约颜生恐我识破，他决不敢前去。我何不予二鼓时假冒颜生，倘能到手，岂不仍是我的姻缘。即便露出马脚，他若不依，就拿着此字作个见证。就是姑爷知道，也是他开门揖盗，却也不能奈何于我。”心中越想，此计越妙，不由得满心欢喜，恨不得立刻就交二鼓。

且说金蝉小姐虽则叫绣红寄柬与颜生，她便暗暗打点了私蓄银两并首饰衣服，到了临期，却派了绣红，持了包袱银两去赠颜生。田氏在旁边劝道：“何不小姐亲身一往？”小姐道：“此事已是越理之举，再要亲身前去，更失了闺阁体统，我是断断不肯去的。”

绣红无奈，提了包袱银两，刚来到角门以外，见个人伛偻而来，细看形色不是颜生，便问道：“你是谁？”只听那人道：“我是颜生。”细听话音却不对。忽见那人向前就要动手。绣红见不是势头，才嚷道：“有贼”二字，冯君衡着忙，急伸手，本欲蒙嘴，不意蠢夫使的力猛，丫鬟人小软弱，往后仰面便倒。恶贼收手不及，扑跌在丫鬟身上，以至手按在绣红喉间一挤。及至强徒起来，丫鬟已气绝身亡，将包袱银两抛于地上。冯贼见丫鬟已死，急忙提了包袱，捡起银两包儿来，竟回书房去了。将颜生的扇子并字帖儿留在一旁。

小姐与乳母在楼上提心吊胆，等绣红不见回来，好生着急。乳母便要到角门一看，谁知此时巡更之人见丫鬟倒毙在角门之外，早已禀知员外安人了。乳母听了此信，魂飞天外，回身绣阁，给小姐送信。只见灯笼火把，仆妇丫鬟同定员外安

人，竟奔内角门而来。柳洪将灯一照，果是小绣红，见她旁边撂着一把扇子，又见那边地上有个字帖儿。连忙俱各捡起，打开扇子却是颜生的，心中已然不悦；又将字帖儿一看，登时气冲牛斗，也不言语，竟奔小姐的绣阁。冯氏不知是何缘故，便随在后面。

柳洪见了小姐，说：“干的好事！”将字帖儿就当面掷去。小姐此时已知绣红已死，又见爹爹如此，真是万箭攒心，一时难以分辩，惟有痛哭而已。亏得冯氏赶到，见此光景，忙将字帖儿拾起，看了一遍，说道：“原来为着此事。员外，你好糊涂，焉知不是绣红那丫头干的鬼呢？她素来笔迹原与女儿一样。女儿现在未出绣阁，她却死在角门以外。你如何不分皂白，就埋怨女儿来呢？只是这颜姑爷既已得了财物，为何又将丫鬟掐死呢？竟自不知是什么意思？”一句话提醒了柳洪，便把一天愁恨俱搁在颜生身上。他就连忙写一张呈子，说颜生无故杀害丫鬟，并不提私赠银两之事，惟恐与自己名声不好听，便把颜生送往祥符县内。可怜颜生睡里梦里连个影儿也不知，幸喜雨墨机灵，暗暗打听明白，告诉了颜生。颜生听了，他便立了个百折不回的主意。

且说冯氏安慰小姐，叫乳母好生看顾，她便回至后边，将计就计，在柳洪跟前竭力撺掇，务将颜生置之死地，恰恰又暗合柳洪之心。柳洪等候县尹来相验了，绣红实是扣喉而死，并无别的情形。柳洪便咬定牙说是颜生谋害的，总要颜生抵命。

县尹回至衙门，立刻升堂，将颜生带上堂来。仔细一看，却是个懦弱书生，不像那杀人的凶手，便有怜惜他的意思，问道：“颜查散，你为何谋害绣红？从实招上来！”颜生禀道：“只因绣红素来不服呼唤，屡屡逆命。昨又因她口出不逊，一时气愤难当，将她赶至后角门。不想刚然扣喉，她就倒毙而

亡。望祈老父母早早定案，犯人再也无怨的了。”说罢，向上叩头。县宰见他满口应承，毫无推诿，而且情甘认罪，决无异词，不由心下为难，暗暗思忖道：“看此光景，决非行凶作恶之人，难道他素有疯癫不成？或者其中别有情节，碍难吐露，他情愿就死，亦未可知。此事本县倒要细细访查，再行定案。”想罢，吩咐将颜生带下去寄监。县官退堂入后，自然另有一番思索。

你道颜生为何情甘认罪？只因他怜念小姐一番好心，不料自己粗心失去字帖儿，致令绣红遭此惨祸，已然对不过小姐了；若再当堂和盘托出，岂不败坏了小姐名节？莫若自己应承，省得小姐出头露面，有伤闺门的风范。这便是颜生的一番衷曲。他却哪里知道，暗中苦了一个雨墨呢。

且说雨墨从相公被人拿去之后，他便暗暗揣了银两赶赴县前，悄悄打听，听说相公满口应承，当堂全认了，只吓得他胆裂魂飞，泪流满面。后来见颜生入监，他便上前苦苦哀求禁子，并言有薄敬奉上。禁子与牢头相商明白，容他在内服侍相公。雨墨便将银子交付了牢头，嘱托一切俱要看顾。牢头见了白花花一包银子，满心欢喜，满口应承。雨墨见了颜生，又痛哭，又是抱怨，说：“相公不该应承了此事。”见颜生微微含笑，毫不介意，雨墨竟自不知是何缘故。

谁知此时柳洪那里俱各知道颜生当堂招认了，老贼乐的满心欢喜，仿佛去了一场大病一般。苦只苦了金蝉小姐，一闻此言，只道颜生决无生理，仔细想来，全是自己将他害了。“他既无命，我岂独生？莫若以死相酬。”将乳母支出去烹茶，她便倚了绣阁，投缳自尽身亡。及至乳母端了茶来，见门户关闭，就知不好，便高声呼唤，也不见应。再从门缝看时，见小姐高高的悬起，只吓得她骨软筋酥，踉踉跄跄，报与员外安

人。柳洪一闻此言，也就顾不得了，先带领家人奔到楼上，打开绣户，上前便把小姐抱住，家人忙上前解了罗帕。此时冯氏已然赶到。夫妻二人打量还可以解救，谁知香魂已缈，不由的痛哭起来。更加着冯氏数数落落，一壁里哭小姐，一壁里哭柳洪道：“都是你这老乌龟，老杀才！不分青红皂白，生生儿的要了你的女儿命了！那一个刚然送县，这一个就上了吊了。这个名声传扬出去才好听呢！”柳洪听了此言，咯噔的把泪收住，道：“幸亏你提拔我。似此事如何处理？哭是小事，且先想个主意要紧。”冯氏道：“还有别的什么主意吗？只好说小姐得了个暴病，有些不妥。先着人悄悄抬个棺材来，算是预备后事，与小姐冲冲喜。却暗暗的将小姐盛殓了，浮厝在花园敞厅上。候过了三朝五日，便说小姐因病身亡，也就遮了外面的耳目，也省得人家谈论了。”柳洪听了，再也想不出别的高主意，只好依计而行，便嘱咐家人搭棺材去。“倘有人问，就说小姐得病甚重，为的是冲冲喜。”家人领命，去不多时，便搭了来了，悄悄抬至后楼。

此时冯氏与乳母已将小姐穿戴齐备，所有小姐素日惜爱的簪环首饰衣服俱各盛殓了。且不下簪，便叫家人等暗暗抬至花园敞厅停放。员外安人又不敢放声大哭，惟有呜呜悲泣而已。停放已毕，惟恐有人看见，便将花园门倒锁起来。所有家人，每人赏了四两银子，以压口舌。

谁知家人之中有一人姓牛名唤驴子。他爹爹牛三原是柳家的老仆，只因双目失明，柳洪念他出力多年，便在花园后门外盖了三间草房，叫他与儿子并媳妇马氏一同居住，又可以看守花园。这日牛驴子拿了四两银子回来。马氏问道：“此银从何而来？”驴子便将小姐自尽、并员外安人定计，暂且停放花园敞厅，并未下簪的情由，说了一遍。“这四两银子便是员外

赏的，叫我们严密此事，不可声张。”说罢，又言小姐的盛殓的东西实在的是不少，什么凤头钗，又是什么珍珠花，翡翠环，这个那个说了一套。马氏闻听，便觉唾涎，道：“可惜了儿的这些好东西！你就是没有胆子；你若有胆量，到了夜间，只隔着一段墙偷偷儿的进去……”刚说至此，只听那屋牛三道：“媳妇，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咱家员外遭了此事已是不幸，人人听见该当叹息，替他难受。怎么你还要就热窝儿去偷盗尸首的东西？人要天理良心，看昭彰报应要紧！驴儿呀，驴儿，此事是断断做不得的。”老头儿说罢，恨恨不已。谁知牛三刚说话时，驴子便对着他女人摆手儿。后来又听见叫他不可做此事，驴子便赌气子道：“我知道，也不过是那末说，哪里我就做了呢。”说着话，便打手式，叫他女人预备饭，自己便打酒去。少时，酒也有了，菜也得了。且不打发牛三吃，自己便先喝酒。女人一壁服侍，一壁跟着吃，却不言语，尽打手式。到吃喝完了，两口子便将家伙归着起来。驴子便在院内找了一把板斧，掖在腰间。等到将有二鼓，他直奔到花园后门，拣了个地势高耸之处，扳住墙头纵将上去。他便往里一跳，直奔敞厅而来。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小姐还魂牛儿遭报 幼童侍主侠士挥金

且说牛驴子于起更时来至花园，扳住墙头，纵身上去，他便往里一跳。只听噗咚一声，自己把自己倒吓了一跳。但见树林中透出月色，满园中花影摇曳，仿佛都是人影儿一般。毛手毛脚，贼头贼脑，他却认得路径，一直竟奔敞厅而来，见棺材停放中间。猛然想起小姐入殓之时形景，不觉从脊梁骨上一阵发麻灌海，登时头发根根倒竖，害起怕来，又连打了几个寒噤。暗暗说：“不好，我别要不得！”身子觉软，就坐在敞厅栏杆踏板之上，略定了定神。回手拔出板斧，心里想道：“我此来原为发财，这一上去打开棺盖，财帛便可到手。你却怕他怎的？这总是自己心虚之过。慢说无鬼；就是有鬼，也不过是闺中弱女，有什么大本事呢？”想至此，不觉的雄心陡起，提了板斧，便来到敞厅之上。对了棺木，一时天良难昧，便双膝跪倒，暗暗祝道：“牛驴子实在是个苦小子。今日暂借小姐的簪环衣服一用，日后充足了，我再多多的给小姐烧些纸镞罢。”祝毕起来，将板斧放下，只用双手从前面托住棺盖，尽力往上一抬，那棺盖就离了位了，他便往左边一跨。又绕到后边，也是用双手托住，往上一抬，他却往右边一跨，那材盖便横斜在材上。才要动手，忽听“嘎哟”一声，便吓的他把脖子一缩，跑下厅来，格嗒嗒一个个整颤，半晌还不过气来。又

见小姐挣扎起来，口中说道：“多承公公指引。”便不言语了。驴子喘息了喘息，想道：“小姐她会还了魂了。”又一转念：“她纵然还魂，正在气息微弱之时，我这上去将她掐住咽喉，她依然是死，我照旧发财。有何不可呢？”想至此，又立起身来，从老远的就将两手比着要掐的式样。尚未来到敞厅，忽有一物飞来正打在左手之上。驴子又不敢咬，只疼的他咬着牙，摔着手，在厅下打转。

只见从太湖石后来了一人，身穿夜行衣服，竟奔驴子而来。瞧着不好，刚要跑，已被那人一个箭步，赶上就是一脚。驴子便跌倒在地，口中叫道：“爷爷饶命！”那人便将驴子按在地上，用刀一晃，道：“我且问你，棺木内死的是谁？”驴子道：“是我家小姐，可是吊死的。”那人吃惊，道：“你家小姐如何吊死呢？”驴子道：“只因颜生当堂招认了，我家小姐就吊死了，不知是什么缘故？只求爷爷饶命！”那人道：“你初念贪财还可饶恕，后来又生害人之心，便是可杀不可留了。”说到“可杀”二字，刀已落将下来，登时驴子入了汤锅了。

你道此人是谁？他便是改名金懋叔的白玉堂。自从赠了颜生银两之后，他便先到祥符县将柳洪打听明白，已知道此人吝啬，必然嫌贫爱富。后来打听颜生到此，甚是相安，正在欢喜。忽听得颜生被祥符县拿去，甚觉诧异；故此夤夜到此，打听个水落石出。已知颜生负屈含冤，并不知小姐又有自缢之事。适才问了驴子，方才明白。既将驴子杀了，又见小姐还魂。本欲上前搀扶，又要避盟嫂之嫌疑。猛然心生一计：“我何不如此如此呢？”想罢，便高声嚷道：“你们小姐还了魂了！快来救人呀！”又向那角门上啜的一脚，连门带框，俱各歪在一边。他却飞身上房，竟奔柳洪住房去了。

且说巡更之人原是四个，前后半夜倒换。这前半夜的二人正在巡更，猛听得有人说小姐还魂之事，又听得吭嘹一声响亮。二人吓了一跳，连忙顺着声音，打着灯笼一照，见花园角门连门框俱各歪在一边。二人仗着胆子，进了花园，趁着月色，先往敞厅上一看，见棺材盖横在材上。连忙过去细看，见小姐坐在棺内，闭着双睛，口内尚在咕哝。二人见了，悄悄说道：“谁说不是活了呢。快报员外安人去。”刚回身，只见那边有一块黑忽忽的，不知是什么。打过灯笼一照，却是一个。内中有一个眼尖的道：“伙计，这不是牛驴子么？他如何躺在这里呢？难道昨日停放之后，把他落在这里了？”又听那人道：“这是什么稀罕的？踩了我一脚。噯哟！怎么他脖子上有个口子呢？敢则是被人杀了。快快报与员外，说小姐还魂了。”

柳洪听了，即刻叫开角门。冯氏也连忙起来，唤齐仆妇丫鬟，俱往花园而来。谁知乳母田氏一闻此言，预先跑来，扶着小姐呼唤，只听小姐嘟哝道：“多承公公指引，叫奴家何以报答？”柳洪、冯氏见了小姐果然活了，不胜欢喜。大家搀扶出来。田氏转身背负着小姐，仆妇帮扶，左右围随，一直来到绣阁安放妥安，又灌姜汤少许，渐渐的苏醒过来。容小姐静一静，定定神，只有乳母田氏与安人、小丫鬟等在左右看顾。柳洪就慢慢的下楼去了。只见更夫仍在楼门之外伺候。柳洪便道：“你二人还不巡更，在此作甚？”二人道：“等着员外回话。还有一宗事呢。”柳洪道：“还有什么事呢？不是要讨赏么？”二人道：“讨赏忙什么呢，咱们花园躺着一个死人呢。”柳洪闻听，大惊道：“如何有死人呢？”二人道：“员外随我们看看就知道了。不是生人，却是个熟人。”

柳洪跟定更夫进了花园，来至敞厅，更夫举起灯笼照看。

柳洪见满地是血，战战兢兢看了多时，道：“这不是牛驴子吗？他如何被人杀了呢？”又见棺盖横着，旁边又有一把板斧，猛然省悟，道：“别是他前来开棺盗尸罢？如何棺盖横过来呢？”更夫说道：“员外爷想的不错。只是他被何人杀死呢？难道他见小姐活了，他自己抹了脖子？”柳洪无奈，只得派人看守，准备报官相验。先叫人找了地保来，告诉他此事。地保道：“日前掐死了一个丫鬟，尚未结案；如今又杀了一个家人。所有这些喜庆事情，全出在尊府。此事就说不得了，只好员外爷辛辛苦苦，同我走一趟。”柳洪知道是故意的拿捏。只得进内，取些银两给他们就完了。

不料来至套间屋内，见银柜的锁头落地，柜盖已开，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查对散碎银两俱各未动，单单整封银两短了十封。心内这一阵难受，又不是疼，又不是痒，竟不知如何是好。发了会子怔，叫丫鬟去请安人，一面平了一两六钱有零的银算是二两，央求地保呈报。地保得了银子，自己去了。柳洪急回身来至屋内，不觉泪下。冯氏便问：“叫我有什么事？女儿活了，应当喜欢，为何反倒哭起来了呢？莫不成牛驴子死了，你心疼他吗？”柳洪道：“那盗尸贼，我心疼他做什么？”冯氏道：“既不为此，你哭什么？”柳洪便将银子失去十封的话，说了一遍。“因为心疼银子，不觉泪流。这如今意欲报官，故此请你来商议商议。”冯氏听了，也觉一惊。后来听柳洪说要报官，连说：“不可，不可，现在咱们家有两宗人命的大案，尚未完结。如今为丢银子又去报官。别的都不遗失，单单地丢了十封银子。这不是提官府的醒儿吗？可见咱家积蓄多金。他若往歪里一问，只怕再花上十封，也未必能结案。依我说，这十封银子只好忍个肚子疼，算是丢了罢。”柳洪听了此言，深为有理，只得罢了。不过一时时揪着心系子怪疼的。

且说马氏撺掇丈夫前去盗尸，以为手到成功，不想呆呆的等了一夜未见回来，看看的天已发晓，不由的埋怨道：“这王八蛋好生可恶！他不亏我指引明路，教他发财。如今得了手且不回家，又不知填还哪个小妈儿去了。少时他瞎爹若问起来，又该无故唠叨。”正在自言自语埋怨，忽听有人敲门，道：“牛三哥，牛三哥。”妇人答道：“是谁呀？这么早就来叫门。”说罢，将门开了一看，原来是捡粪的李二。李二一见马氏，便道：“侄儿媳妇，你烦恼呀？”马氏听了，啐道：“呸！大清早起的，也不嫌个丧气。这是怎么说呢？”李二说：“敢则是丧气。你们驴子叫人杀了，怎么不丧气？”牛三已在屋内听见，便接言道：“李老二，你进屋里来，告诉明白了我，这是怎么一事情。”李二便进屋内，见了牛三，说：“告诉哥哥说，驴子侄儿不知为何被人杀死在那边花园子里了。你们员外报官了。少时就要来相验呢。”牛三道：“好呀！你们干的好事呀！有报应没有？昨日那么拦你们；你们不听，到底儿遭了报了。这不叫员外受累吗？李老二，你拉了我去，等着官府来了，我拦验就是了。这不是吗？我的儿子既死了，我那儿妇是断不能守的，莫若叫她回娘家去罢。这才应了俗语儿了：‘驴的朝东，马的朝西。’”说着话，拿了明杖，叫李二拉着他，竟奔着员外宅里来。见了柳洪，便将要拦验的话说了。柳洪甚是欢喜，又教导了好些话，哪个说的，哪个说不的，怎么具结领尸，编派停当。又将装小姐的棺木挪在闲屋，算是为他买的寿木。及至官府到来，牛三拦验，情愿具结领尸。官府细问情由，方准所呈。不必细表。

且说颜生在监。多亏了雨墨服侍，不至受苦。自从那日过下堂来，至今并未提审，竟不知定了案不曾，反觉得心神不定。忽见牢头将雨墨叫将出来，在狱神庙前，便发话道：“小

伙子，你今儿得出去了，我不能只是替你担惊儿。再者你们相公，今儿晚上也该叫他受用受用了。”雨墨见不是话头，便道：“贾大叔，可怜我家相公负屈含冤。望大叔将就将就。”贾牢头道：“我们早已可怜过了。我们若遇见都像你们这样打官司，我们都饿死了。你打量里里外外费用轻呢。就是你那点子银子，一哄儿就结了。俗语说：‘衙门的钱，下水的船。’这总要现了现。你总得想个主意才好呢。难道你们相公就没个朋友吗？”雨墨哭道：“我们从远方投亲而来，这里如何有相知呢。没奈何，还是求大叔可怜我家相公才好。”贾牢头道：“你那是白说。我倒有个主意，你们相公有个亲戚，他不是财主吗。你为什么不弄他的钱呢？”雨墨流泪，道：“那是我家相公的对头，他如何肯资助呢？”贾牢头道：“不是那么说。你与相公商量商量，怎么想个法子将他的亲戚咬出来。我们弄他的银钱，好照应你们相公呀。是这么个主意。”雨墨摇头道：“这个主意却难，只怕我家相公做不出来罢。”贾牢头道：“既如此，你今儿就出去。直不准你在这里！”雨墨见他如此神情，心中好生为难，急得泪流满面，痛哭不止。恨不得跪在地下哀求。

忽见监门口有人叫：“贾头儿，贾头儿，快来哟。”贾牢头道：“是了，我这里说话呢。”那人又道：“你快来，有话要说。”贾牢头道：“什么事这么忙？难道弄出钱来我一人使吗？也是大家伙儿分。”那外面说话的，乃是禁子吴头儿。他便问道：“你又驳办谁呢？”贾牢头道：“就是颜查散的小童儿。”吴头儿道：“噯哟！我的太爷。你怎么惹他呢？人家的照应到了。此人姓白，刚才上衙门口略一点染，就是一百两呀。少时就进来了。你快快好好儿的预备着，伺候着罢。”牢头听了，连忙回身，见雨墨还在那里哭呢。连忙上前道：“老雨呀，你

怎么不禁呕呢？说说笑笑，嗷嗷呕呕，这有什么呢。你怎么就认起真来？我问问你，你家相公可有个姓白的朋友吗？”雨墨道：“并没有姓白的。”贾牢头道：“你藏奸。你还恼着我呢。我告诉你，如今外面有个姓白的，瞧你们相公来了。”

说话间，只见该值的头目陪着一人进来，头戴武生巾，身穿月白花氅，内衬一件桃红衬袍，足登官鞋，另有一番英雄气概。雨墨看了，很像金相公，却不敢认。只听那武生叫道：“雨墨，你敢是也在此么？好孩子！真正难为你。”雨默听了此言，不觉的落下泪来，连忙上前参见，道：“谁说不是金相公呢！”暗暗忖道：“如何连音也改了呢？”他却哪里知道金相公就是白玉堂呢。白五爷将雨墨扶起，道：“你家相公在哪里？”

不知雨墨如何回答，且听下回分解。

241

第三十八回 替主鸣冤拦舆告状 因朋涉险寄柬留刀

三
侠
五
义

且说白玉堂将雨墨扶起，道：“你家相公在哪里？”贾牢头不容雨墨答言，他便说：“颜相公在这单间屋内，都是小人们伺候。”白五爷道：“好。你们用心服侍，我自有赏赐。”贾牢头连连答应几个“是”。

此时雨墨已然告诉了颜生。白五爷来至屋内，见颜生蓬头垢面，虽无刑具加身，已然形容憔悴，连忙上前执手，道：

“仁兄，如何遭此冤枉？”说至此，声音有些惨切。谁知颜生他却毫不动念，说道：“瞎！愚兄愧见贤弟。贤弟到此何干哪？”白五爷见颜生并无忧愁哭泣之状，惟有羞容满面，心中暗暗点头，夸道：“颜生真乃英雄也。”便问：“此事因何而起？”颜生道：“贤弟问他怎么？”白玉堂道：“你我知己弟兄，非泛泛可比。难道仁兄还瞒着小弟不成？”颜生无奈，只得说道：“此事皆是愚兄之过。”便说：“绣红寄柬，愚兄并未看明柬上是何言词。因有人来，便将柬儿放在书内。谁知此柬遗失。到了夜间，就生出此事。柳洪便将愚兄呈送本县。后来亏得雨墨暗暗打听，方知是小姐一片苦心，全是为顾愚兄。愚兄自恨遗失柬约，酿成祸端。兄若不应承，难道还攀扯闺阁弱质，坏她的清白？愚兄惟有一死而已！”白玉堂听了颜生之言，颇觉有理，复转念一想，道：“仁兄知恩报恩，舍己成人，原是大丈夫所为，独不念老伯母在家悬念乎？”一句话却把颜生的伤心招起，不由的泪如雨下。半晌，说道：“事成不改，命中所造，大料难逃。这也是前世冤孽，今生报应，奈何！奈何！愚兄死后，望贤弟照看家母，兄在九泉之下，也得瞑目。”说罢，痛哭不止。雨墨在旁也落泪。白玉堂道：“何至如此！仁兄且自宽心。凡事还要再思，虽则为人，也当为己。闻得开封府包相断事如神，何不那里去申诉呢？”颜生道：“贤弟此言差矣。此事非是官府屈打成招的，乃是兄自行承认的，又何必向包公那里分辩去呢？”白玉堂道：“仁兄虽如此说，小弟惟恐本县详文若到开封，只怕包相就不容仁兄招认了，那时又当如何？”颜生道：“书云‘匹夫不可夺志也’，况愚兄乎？”

白玉堂见颜生毫无回转之心，他便另有个算计了，便叫雨墨将禁子牢头叫进来。雨墨刚然来到院中，只见禁子牢头正在

那里噉噉喳喳，指手画脚。忽见雨墨出来，便有二人迎将上来，道：“老雨呀，有什么吩咐的吗？”雨墨道：“白老爷请你二人呢。”二人听得此话，便狗颠屁股垂儿似的跑向前来。白五爷叫伴当拿出四封银子，对他二人说道：“这是银子四封，赏你二人一封，分散众人一封，余下二封便是伺候颜相公的。从此后，颜相公一切事体，全是你二人照管。倘有不到之处，我若闻知，却是不依你们的。”二人屈膝谢赏，满口应承。

白五爷又对颜生道：“这里诸事妥协，小弟要借雨墨随我几日，不知仁兄叫他去否？”颜生道：“他也在此无事。况此处俱已安置妥协，愚兄也用他不着，贤弟只管将他带去。”谁知雨墨早已领会白五爷之意，便欣然叩辞了颜生，跟随白五爷出了监中。到了无人之处，雨墨便问白五爷道：“老爷将小人带出监来，莫非叫小人瞒着我家相公，上开封府呈控么？”一句话问的白五爷满心欢喜，道：“怪哉，怪哉！你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聪明，真正罕有。我原有此意，但不知你敢去不敢去？”雨墨道：“小人若不敢去，也就不问了。自从那日我家相公招承之后，小人就要上京内开封府控告去。只因监内无人伺候，故此耽延至今。今日又见老爷话语之中，提拔我家相公，我家相公毫不省悟，故此方才老爷一说要借小人跟随几天，小人就明白了是为着此事。”白五爷哈哈大笑，道：“我的意思，竟被你猜着了。我告诉你，你相公入了情魔了，一时也化解不开。须到开封府告去，方能打破迷关。你明日到开封府，就把你家相公无故招承认罪原由申诉一番，包公自有断法。我在暗中给你安置安置。大约你家相公就可脱了此灾了。”说罢，便叫伴当给他十两银子。雨墨道：“老爷前次赏过两个镲子，小人还没使呢。老爷改日再赏罢。再者小人告状去，腰间也不好多带银子。”白五爷点头，道：“你说的也是。你今日就往开

封府去，在附近处住下，明日好去伸冤。”雨墨连连称“是”，竟奔开封府去了。

谁知就是此夜，开封府出了一件诧异的事。包公每日五更上朝，包兴、李才预备伺候，一切冠带袍服、茶水羹汤俱各停当，只等包公一呼唤，便诸事整齐。二人正在静候，忽听包公咳嗽，包兴连忙执灯，掀起帘子，来至里屋内。刚要将灯往桌上一放，不觉骇目惊心，失声道：“哎哟！”包公在帐子内，便问道：“什么事？”包兴道：“这是哪里来的刀……刀……刀呀？”包公听见，急披衣坐起，撩起帐子一看，果见是明晃晃的一把钢刀横在桌上，刀下还压着柬帖儿，便叫包兴：“将柬帖拿来我看。”包兴将柬帖从刀下抽出，持着灯递给相爷，一看，见上面有四个大字写着“颜查散冤”。包公忖度了一分，不解其意，只得净面穿衣，且自上朝，俟散朝后再慢慢的访查。

到了朝中，诸事已完，便乘轿而回。刚至衙门，只见从人丛中跑出个小孩子来，在轿旁跪倒，口称“冤枉”。恰好王朝走到，将他获住。包公轿至公堂，落下轿，立刻升堂，便叫：“带那小孩子。”该班的传出。此时王朝正在角门外问雨墨的名姓，忽听叫：“带小孩子。”王朝嘱咐道：“见了相爷，不要害怕，不可胡说。”雨墨道：“多承老爷教导。”王朝进了角门，将雨墨带上堂去。雨墨便跪倒，向上叩头。

包公问道：“那小孩子叫什么名字？为着何事？诉上来。”雨墨道：“小人名叫雨墨，乃武进县人。只因同我家主人到祥符县投亲，……”包公道：“你主人叫什么名字？”雨墨道：“姓颜名查散。”包公听了“颜查散”三字，暗暗道：“原来果有颜查散。”便问道：“投在什么人家？”雨墨道：“就是双星桥柳员外家。这员外名叫柳洪，他是小主人的姑夫。谁知小主

人的姑母三年前就死了，此时却是续娶的冯氏安人。只因柳洪膝下有个姑娘名柳金蝉，是从小儿就许与我家相公为妻。小人的主人原是奉母命前来投亲，一来在此读书，预备明年科考；二来又为的是完姻。谁知柳洪将我主仆二人留在花园居住，敢则是他不怀好意。住了才四天，那日清早，便有本县的衙役前来把我主人拿去了，说我主人无故将小姐的丫鬟绣红掐死在内角门以外。回相爷，小人与小人的主人时刻不离左右，小人的主人并未出花园的书斋，如何会在内角门掐死了丫鬟呢？不想小人的主人被县里拿去，刚过头一堂，就满口应承，说是自己将丫鬟掐死，情愿抵命。不知是什么缘故？因此小人到相爷台前，恳求相爷与小人的主人作主。”说罢，复又叩头。包公听了，沉吟半晌，便问道：“你家相公既与柳洪是亲戚，想来出入是不避的了？”雨墨道：“柳洪为人极其固执，慢说别人，就是这个续娶的冯氏也未容我家主人相见。主仆在那里四五天，尽在花园书斋居住。所有饭食茶水，俱是小人进内自取，并未派人服侍，很不像待亲戚的道理。菜里头连一点儿肉腥也没有。”包公又问道：“你可知道小姐那里，除了绣红还有几个丫鬟呢？”雨墨道：“听得说小姐那里，就只有一个丫鬟绣红，还有个乳母田氏。这个乳母却是个好人。”包公忙问道：“怎见得？”雨墨道：“小人进内取茶饭时，她就向小人说：‘园子空落，你们主仆在那里居住须要小心，恐有不测之事。依我说，莫若过一两天，你们还是离了此处好。’不想果然就遭了此事了。”包公暗暗地踌躇道：“莫非乳母晓得其中原委呢？何不如此如此，看是如何。”想罢，便叫将雨墨带下去，就在班房听候。立刻吩咐差役：“将柳洪并他家乳母田氏分别传来，不许串供。”又吩咐：“到祥符县提颜查散到府听审。”

包公暂退堂，用饭毕，正要歇息，只见传柳洪的差役回来

禀道：“柳洪到案。”老爷吩咐：“伺候升堂。”将柳洪带上堂来，问道：“颜查散是你什么人？”柳洪道：“是小老儿内侄。”包公道：“他来此作什么来了？”柳洪道：“他在小老儿家读书，为的是明年科考。”包公道：“闻听得他与你女儿自幼联姻，可是有的么？”柳洪暗暗的纳闷道：“怨不得人说包公断事如神，我家里事他如何知道呢？”至此无奈，只得说道：“是从小儿定下的婚姻。他此来一则为读书预备科考，二则为完姻。”包公道：“你可曾将他留下？”柳洪道：“留他在小老儿家居住。”包公道：“你家丫鬟绣红，可是服侍你女儿的么？”柳洪道：“是从小儿跟随小女儿，极其聪明，又会写，又会算，实实死的可惜。”包公道：“为何死的？”柳洪道：“就是被颜查散扣喉而死。”包公道：“什么时候死的？死于何处？”柳洪道：“及至小老儿知道已有二鼓之半，却是死在内角门以外。”包公听罢，将惊堂木一拍，道：“我把你这老狗，满口胡说！方才你说，及至你知道的时节已有二鼓之半，自然是你的家人报与你知道的。你并未亲眼看见是谁掐死的，如何就知是颜查散相害？这明明是你嫌贫爱富，将丫鬟掐死，有意诬赖颜生。你还敢在本阁跟前支吾么？”柳洪见包公动怒，连忙叩头，道：“相爷请息怒，容小老儿细细的说。丫鬟被人掐死，小老儿原也不知是谁掐死的。只因死尸之旁落下一把扇子，却是颜生的名款，因此才知道是颜生所害。”说罢，复又叩头。包公听了，思想了半晌：“如此看来，定是颜生作下不才之事了。”

又见差役回道：“乳母田氏传到。”包公叫把柳洪带下去，即将田氏带上堂来。田氏哪里见过这样堂威，已然吓得魂不附体，浑身抖衣而战。包公问道：“你就是柳金蝉的乳母么？”田氏道：“婆……婆子便是。”包公道：“丫鬟绣红为何死的？”

从实说来。”田氏到了此时，哪敢撒谎，便把如何听见员外安人私语要害颜生、自己如何与小姐商议要救颜生、如何叫绣红私赠颜生银两等话说了。“谁知颜姑爷得了财物，不知何故，竟将绣红掐死了，偏偏的又落下一把扇子，连那个字帖儿。我家员外见了气的了不得，就把颜姑爷送了县了。谁知我家的小姐就上了吊了。”包公听至此，不觉愕然，道：“怎么柳金蝉竟自死了么？”田氏道：“死了之后又活了。”包公又问道：“如何又会活了呢？”田氏道：“皆因我家员外安人商量此事，说颜姑爷是头一天进了监，第二天姑娘就吊死了。况且又是未过门之女，这要是吵嚷出去，这个名声儿不好听的。因此就说是小姐病的要死，买口棺材来冲一冲，却悄悄的把小姐装殓了，停放后花园内敞厅上。谁知半夜里有人嚷说：‘你们小姐活了！还了魂了！’大家伙儿听见了，过去一看，谁说不是活了呢？棺材盖也横过来了，小姐在棺材里坐着呢。”包公道：“棺材盖如何会横过来呢？”田氏道：“听说是宅内的下人牛驴子偷偷儿盗尸去，他见小姐活了，不知怎么，他又抹了脖子了。”

包公听毕，暗暗思想道：“可惜金蝉一番节烈，竟被无义的颜生辜负了。可恨颜生既得财物，又将绣红掐死，其为人的品行，就不问可知了。如何又有寄柬留刀之事，并有小童雨墨替他申冤呢？”想至此，便叫：“带雨墨。”左右即将雨墨带上堂来。包公把惊堂木一拍，道：“好狗才！你小小年纪，竟敢大胆蒙混本阁，该当何罪？”雨墨见包公动怒，便向上叩头道：“小人句句是实话，焉敢蒙混相爷。”包公一声断喝：“你这狗才，就该掌嘴！你说你主人并未离了书房，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内角门以外呢？讲！”

不知雨墨回答什么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铡斩君衡书生开罪 石惊赵虎侠客争锋

且说包公一声断喝：“哇！你这狗才，就该掌嘴！你说你主人并未离了书房，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内角门以外呢？”雨墨道：“相爷若说扇子，其中有个情节。只因柳洪内侄名叫冯君衡，就是现在冯氏安人的侄儿，那一天和我主人谈诗对对子。后来他要我主人扇子瞧，却把他的扇子求我主人写，我家主人不肯写。他不依，他就把我主人的扇子拿去，他说写得了再换。相爷不信，打发人取来，现时仍在笔筒内插着。那把画着船上妇人摇桨的扇子，就是冯君衡的。小人断不敢撒谎。”包公因问出扇子的根由，心中早已明白此事，不由哈哈大笑，十分畅快。立刻出签，捉拿冯君衡到案。

此时祥符县已将颜查散解到。包公便叫将田氏带下去，叫雨墨跪在一旁。将颜生的招状看了一遍，已然看出破绽，不由暗暗笑道：“一个情愿甘心抵命，一个以死相酬自尽，他二人也堪称为义夫节妇了。”便叫：“带颜查散。”

颜生此时锒铛加身，来至堂上，一眼看见雨墨，心中纳闷道：“他到此何干？”左右上来去了刑具，颜生跪倒。包公道：“颜查散抬起头来。”颜查散仰起面来。包公见他虽然蓬头垢面，却是形容秀美良善之人，便问：“你如何将绣红招死？”颜生便将在县内口供，一字不改，诉将上去。包公点了点头，

道：“绣红也真正的可恶。你是柳洪的亲戚，又是客居她家，她竟敢不服呼唤，口出不逊，无怪你愤恨。我且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出了书斋？由何路径到内角门？什么时候掐死绣红？她死于何处？讲！”颜生听包公问到此处，竟不能答，暗暗地道：“好利害！好利害！我何尝掐死绣红，不过是恐金蝉出头露面，名节攸关，故此我才招认掐死绣红。如今相爷细细地审问，何时出了书斋，由何路径到内角门，我如何说得出来？”正在为难之际，忽听雨墨在旁哭道：“相公此时还不说明，真个就不念老安人在家悬念么？”颜生一闻此言，触动肝腑，又是着急，又惭愧，不觉泪流满面，向上叩头，道：“犯人实实罪该万死，惟求相爷笔下超生。”说罢，痛哭不止。包公道：“还有一事问你。柳金蝉既已寄柬与你，你为何不去，是何缘故？”颜生哭道：“哎呀！相爷呀，千错万错在此处。那日绣红送柬之后，犯人刚然要看，恰值冯君衡前来借书，犯人便将此柬掖在案头书内。谁知冯君衡去后，遍寻不见，再也无有。犯人并不知柬中是何言词，如何知道有内角门之约呢？”包公听了，便觉了然。

只见差役回道：“冯君衡拿到。”包公便叫颜生主仆下去，立刻带冯君衡上堂。包公见他兔耳莺腮，蛇眉鼠眼，已知是不良之辈，把惊堂木一拍，道：“冯君衡，快将假名盗财、因奸致命，从实招来！”左右连声催吓：“讲！讲！讲！”冯君衡道：“没有什么招的。”包公道：“请大刑！”左右将三根木望堂上一擡。冯君衡害怕，只得口吐实情，将如何换扇，如何盗柬，如何二更之时拿了扇柬冒名前去，只因绣红要嚷，如何将她扣喉而死，又如何撒下扇柬，提了包袱银两回转书房，从头至尾，述说一遍。包公问明，叫他画了供，立刻请御刑。王、马、张、赵将狗头铡抬来，还是照旧章程，登时将冯君衡铡

了。丹墀之下，只吓得柳洪、田氏以及颜生主仆不敢仰视。

刚将尸首打扫完毕，御刑仍然安放。堂上忽听包公道：“带柳洪。”这一声把个柳洪吓得胆裂魂飞，筋酥骨软，好容易挣扎爬至公堂之上。包公道：“我把你这老狗！颜生受害，金蝉悬梁，绣红遭害，驴子被杀，以及冯君衡遭刑，全由你这老狗嫌贫爱富而起，致令生者、死者、死而复生者受此大害。今将你废于铡下，大概不委屈你罢？”柳洪听了，叩头碰地，道：“实在不屈。望相爷开天地之恩，饶恕小老儿，改过自新，以赎前愆。”包公道：“你既知要赎罪，听本阁吩咐，今将颜生交付与你，就在你家攻书，所有一切费用，你要好好看待。俟明年科考之后，中与不中，即便毕姻。倘颜查散稍有疏虞，我便把你拿来，仍然废于铡下。你敢应么？”柳洪道：“小老儿愿意，小老儿愿意。”

包公便将颜查散、雨墨叫上堂来，道：“你读书要明大义，为何失大义而全小节？便非志士，乃系腐儒。自今以后，必须改过，务要好好读书。按日期将窗课送来，本阁与你看视。倘得寸进，庶不负雨墨一片为主之心。就是平素之间，也要将他好好看待。”颜生向上叩头，道：“谨遵台命。”三个人又从新向上叩头。柳洪携了颜生的手，颜生携了雨墨的手，又是欢喜，又是伤心，下了丹墀，同了田氏一齐回家去了。此案已结。包公退堂，来至书房，便叫包兴：“请展护卫。”

你道展爷几时回来的？他却来在颜查散、白玉堂之先，只因腾不出笔来不能叙写。事有缓急，况颜生之案是一气的文字，再也间断不得，如何还有工夫提展爷呢？如今颜查散之案已完，必须要说一番。展爷自从救了老仆颜福之后，那夜便赶到家中，见了展忠，将茱花村比剑联姻之事，述说一回。彼此换剑作了定礼，便将湛卢宝剑给他看了。展忠满心欢喜。展爷

又告诉他，现在开封府有一件紧要之事，故此连夜赶回家中，必须早赴东京。展忠道：“作皇家官，理应报效朝廷。家中之事全有老奴照管，爷自请放心。”展爷便叫伴当收拾行李备马，立刻起程，竟奔开封府而来。

及至到了开封府，便先见了公孙先生与王、马、张、赵等，却不提白玉堂来京，不过略问了问：“一向有什么事故没有？”大家俱言无事，又问展爷道：“大哥原告两个月的假，如何恁早回来？”展爷道：“回家祭扫完了，在家无事，莫若早些回来，省得临期匆忙。”也就遮掩过去。他却参见了相爷，暗暗将白玉堂之事回了。包公听了，吩咐严加防范，设法擒拿。展爷退回公所，自有众人与他接风掸尘，一连热闹了几天。展爷却每夜防范，并不见什么动静。不想由颜查散案中，出生寄柬留刀之事。包公虽然疑心，尚未知虚实，如今此案已经断明，果系“颜查散冤”，应了柬上之言。包公想起留刀之人，退堂后来至书房，便请展爷。展爷随着包兴进了书房，参见包公。包公便提起：“寄柬留刀之人，行踪诡密，令人可疑，护卫须要严加防范才好。”展爷道：“卑职前日听见主管包兴述说此事，也就有些疑心。这明是给颜查散辨冤，暗里却是透信。据卑职想，留刀之人，恐是白玉堂了。卑职且与公孙策计议去。”包公点头。

展爷退出，来至公所，已然秉上灯烛。大家摆上酒饭，彼此就座。公孙便问展爷道：“相爷有何见谕？”展爷道：“相爷为寄柬留刀之事，叫大家防范些。”王朝道：“此事原为替颜查散明冤。如今既已断明，颜生已归柳家去了，此时又防什么呢？”展爷此时却不能不告诉众人白玉堂来京找寻之事，便将在莱花村比剑联姻，后至芦花荡方知白玉堂进京来找御猫，及一闻此言便急急赶来等情由，说了一遍。张龙道：“原来大哥

定了亲了，还瞒着我们呢，恐怕兄弟们要喝大哥的喜酒。如今既已说出来，明日是要加倍的罚。”马汉道：“喝酒是小事，但不知锦毛鼠是怎么个人？”展爷道：“此人姓白名玉堂，乃五义之中的朋友。”赵虎道：“什么五义？小弟不明白。”展爷便将陷空岛的众人说出，又将绰号儿说与众人听了。公孙先生在旁听得明白，猛然省悟，道：“此人来找大哥，却是要与大哥合气的。”展爷道：“他与我素无仇隙，与我合什么气呢？”公孙策道：“大哥，你自想想，他们五人号称五鼠，你却号称御猫，焉有猫儿不捕鼠之理？这明是嗔大哥号称御猫之故，所以知道他要与大哥合气。”展爷道：“贤弟所说似乎有理。但我这‘御猫’乃圣上所赐，非是劣兄有意称猫，要欺压朋友。他若真个为此事而来，劣兄甘拜下风，从此后不称御猫，也未为不可。”众人尚未答言。惟赵虎正在豪饮之间，听见展爷说出此话，他却有些不服气，拿着酒杯，立起身来道：“大哥，你老素昔胆量过人，今日何自馁如此？这‘御猫’二字乃圣上所赐，如何改得？倘若是那个什么白糖咧、黑糖咧，他不来便罢；他若来时，我烧一壶开开的水把他冲着喝了，也去去我的滞气。”展爷连忙摆手，说：“四弟悄言，岂不闻窗外有耳？”刚说至此，只听拍的一声，从外面飞进一物，不偏不歪，正打在赵虎擎的那个酒杯之上，只听当啷一声，将酒杯打了个粉碎。赵爷吓了一跳，众人无不惊骇。

只见展爷早已出席，将榻扇虚掩，回身复又将灯吹灭。便把外衣脱下，里面却是早已结束停当的。暗暗的将宝剑拿在手中，却把榻扇假做一开，只听拍的一声，又是一物打在榻扇上。展爷这才把榻扇一开，随着劲一伏身窜将出去，只觉得迎面一股寒风，嗖的就是一刀。展爷将剑扁着往上一迎，随招随架。用目在星光之下仔细观瞧，见来人穿着簇青的夜行衣

靠，脚步伶俐，依稀是前在苗家集见的那人。二人也不言语，惟听刀剑之声，叮当乱响。展爷不过招架，并不还手。见他刀刀逼紧，门路精奇，南侠暗暗喝采，又想到：“这朋友好不知进退。我让着你，不肯伤你，又何必赶尽杀绝，难道我还怕你不成？”暗道：“也叫他知道知道。”便把宝剑一横，等刀临近，用个鹤喉长空势，用力往上一削，只听噌的一声，那人的刀已分为两段，不敢进步。只见他将身一纵已上了墙头，展爷一跃身也跟上去；那人却上了耳房，展爷又跃身而上；及至到了耳房，那人却上了大堂的房上；展爷赶至大堂房上，那人一伏身越过脊去。展爷不敢紧追，恐有暗器，却退了几步。从这边房脊刚要越过，瞥见眼前一道红光，忙说“不好”，把头一低，刚躲过面门，却把头巾打落，那物落在房上，咕噜噜滚下去，方知是个石子。

原来夜行人另有一番眼力，能暗中视物，虽不真切，却能分别。最怕猛然火光一亮，反觉眼前一黑。犹如黑天在灯光之下，乍从屋内来，必须略站片时，方觉眼前光亮些。展爷方才觉眼前有火光一亮，已知那人必有暗器，赶紧把头一低，所以将头巾打落。要是些微力笨点的，不是打在面门之上，重点打下房来咧！此时展爷再往脊的那边一望，那人早已去了。此际公所之内，王、马、张、赵带领差役，灯笼火把，各执器械，俱从角门绕过，遍处搜查，哪里有人影儿呢？惟有楞爷赵虎怪叫吆喝，一路乱嚷。

展爷已从房上下来，找着头巾，同到公所，连忙穿了衣服，与公孙先生来找包兴，恰遇包兴奉了相爷之命来请二人。二人即便随同包兴一同来至书房，参见了包公，便说方才与那人交手情形。“未能拿获，实卑职之过。”包公道：“黑夜之间焉能一战成功。据我想来，惟恐他别生枝叶，那时更难拿获，

倒要大费周折呢。”又嘱咐了一番：“□署务要小心。”展爷与公孙先生连连答应。二人退出，来至公所，大家计议。惟有赵虎撇着嘴，再也不言语了。自此夜之后，却也无甚动静，惟有心心而已。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晓。

第四十回 思寻盟弟遣使三雄 欲盗赃金纠合五义

且说陷空岛卢家庄那钻天鼠卢方，自从白玉堂离庄，算来将有两月，未见回来，又无言信，甚是放心不下，每日里嗟声叹气，坐卧不安，连饮食俱各减了。虽有韩、徐、蒋三人劝慰，无奈卢方实心忠厚，再也解释不开。一日，兄弟四人同聚于待客厅上。卢方道：“自我兄弟结拜以来，朝夕相聚，何等快乐。偏是五弟少年心性，好事逞强，务必要与什么‘御猫’较量。至今去了两月有余，未见回来，劣兄好生放心不下。”四爷蒋平道：“五弟未免过于心高气傲，而且不服人劝。小弟前次略略说了几句，险些儿与我反目。据我看来，惟恐五弟将来要从这上头受害呢。”徐庆道：“四弟再休提起。那日要不是你说他，他如何会私自赌气走了呢？全是你多嘴的不好。那有你三哥也不会说话，也不劝他的好呢。”卢方见徐庆抱怨蒋平，惟恐他二人分争起来，便道：“事已至此，别的暂且不必提了。只是五弟此去倘有疏虞，那时怎了？劣兄意欲亲赴东京

寻找寻找，不知众位贤弟以为如何？”蒋平道：“此事又何必大哥前往？既是小弟多言，他赌气去了，莫若小弟去寻他回来就是了。”韩彰道：“四弟是断然去不得的。”蒋平道：“却是为何？”韩彰道：“五弟这一去必要与姓展的分个上下，倘若得了上风，那还罢了；他若拜了下风，再想起你的前言，如何还肯回来。你是断去不得的。”徐庆接言道：“待小弟前去如何？”卢方听了，却不言语，知道徐庆为人粗鲁，是个浑楞，他这一去，不但不能找回五弟，巧咧，倒要闹出事来。韩彰见卢方不语，心中早已明白了，便道：“三弟要去，待劣兄与你同去如何？”卢方听韩彰要与徐庆同去，方答应道：“若得二弟同去，劣兄稍觉放心。”蒋平道：“此事因我起见，如何二哥、三哥辛苦，小弟倒安逸呢？莫若小弟也同去走一遭如何？”卢方也不等韩彰、徐庆说，便答应道：“若是四弟同去，劣兄更觉放心。明日就与三位贤弟饯行便了。”

忽见庄丁进来禀道：“外面有凤阳府柳家庄柳员外求见。”卢方听了，便问道：“此系何人？”蒋平道：“弟知此人，他乃金头太岁甘豹的徒弟，姓柳名青，绰号白面判官。不知他来此为着何事？”卢方道：“三位贤弟且先回僻，待劣兄见他，看是如何。”吩咐庄丁：“快请。”卢方也就迎了出去。柳青同了庄丁进来，见他身量却不高大，衣服甚是鲜明，白馥馥一张面皮，暗含着恶态，叠暴着环睛，明露着鬼计多端。彼此相见，各通姓名。卢方便执手，让至待客厅上，就座献茶。

卢爷便问道：“久仰芳名，未能奉谒。今蒙降临，有屈台驾。不知有何见教？敢乞明示。”柳青道：“小弟此来不为别事。只因仰慕卢兄行侠尚义，故此斗胆前来，殊觉冒昧。大约说出此事，决不见责。只因敝处太守孙珍乃兵马司孙荣之子，却是太师庞吉之外孙。此人淫欲贪婪，剥削民脂，造恶多端，

概难尽述。刻下为与庞吉庆寿，他备得松景八盆，其中暗藏黄金千两，以为趋奉献媚之资。小弟打听得真实，意欲将此金劫下。非是小弟贪爱此金，因敝处连年荒旱，即以此金变了价，买粮米赈济，以抒民困。奈弟独力难成，故此不辞跋涉，仰望卢兄帮助是幸！”卢方听了，便道：“弟蜗居山庄，原是本分人家。虽有微名，并非要结而得。至行劫窃取之事，更不是我卢方所为。足下此来，竟自徒劳。本欲款留盘桓几日，惟恐有误足下正事，反为不美。莫若足下早早另为打算。”说罢，一执手，道：“请了。”柳青听卢方之言，只气的满面通红，把个白面判官竟成了红面判官了，暗道：“真乃闻名不如见面，原来卢方是这等人！如此看来，义在哪里？我柳青来的不是路了。”站起身来，也说一个“请”字，头也不回，竟出门去了。

谁知庄门却是两个相连，只见那边庄门出来了一个庄丁，迎头拦住，道：“柳员外暂停贵步，我们三位员外到了。”柳青回头一看，只见三个人自那边过来。仔细留神，见三个人高矮不等，胖瘦不一，各具一种豪侠气概，柳青只得止步，问道：“你家大员外既已拒绝于我，三位又系何人？请言其详。”蒋平向前道：“柳兄不认得小弟了么？小弟蒋平。”指着二爷、三爷道：“此是我二哥韩彰，此是我三哥徐庆。”柳青道：“久仰，久仰！失敬，失敬！请了。”说罢，回身就走。

蒋平赶上前，说道：“柳兄不要如此，方才之事弟等皆知。非是俺大哥见义不为，只因这些日子心绪不定，无暇及此，诚非有意拒绝尊兄，望乞海涵。弟等情愿替大哥陪罪。”说罢，就是一揖。柳青见蒋平和容悦色，殷勤劝慰，只得止步转身，道：“小弟原是仰慕众兄的义气干云，故不辞跋涉而来。不料令兄竟如此固执，使小弟好生的惭愧。”二爷韩彰道：“实是

大兄长心中有事，言语梗直，多有得罪。柳兄不要介怀。弟等请柳兄在这边一叙。”徐庆道：“有话不必在此叙谈，咱们且到那边再说。”柳青只得转步，进了那边庄门，也有五间客厅。韩爷将柳青让至上面，三人陪坐，庄丁献茶。蒋平又问了一番凤阳太守贪赃受贿、剥削民膏的过恶，又问：“柳兄既有此举，但不知用何计策？”柳青道：“弟有师傅的蒙汗药断魂香。到了临期，只须如此如此，便可成功。”蒋爷、韩爷点了点头，惟有徐爷鼓掌大笑，连说：“好计，好计！”大家欢喜。

蒋爷又对徐、韩二位道：“二位哥哥在此陪着柳兄，小弟还要到大哥那边一看。此事须要瞒着大哥，如今你我俱在这边，惟恐工夫大了，大哥又要烦闷。莫若小弟去到那里，只说二哥、三哥在这里打点行装。小弟在那里陪着大哥，二位兄长在此陪着柳兄，庶乎两便。”韩爷道：“四弟所言甚是。你就过那边去罢。”徐庆道：“还是四弟有算计。快去，快去。”蒋爷别了柳青，与卢方解闷去了。

这里柳青便问道：“卢兄为着何事烦恼？”韩爷道：“噯！说起此事来，全是五弟任性胡为。”柳青道：“可是呀。方才卢兄提白五兄进京去了，不知为着何事？”韩爷道：“听得东京有个号称御猫姓展的，是老五气他不过，特特前去会他。不想两月有余，毫无信息。因此大哥又是思念，又是着急。”柳青听至此，叹道：“原来卢兄特为五弟不耐烦。这样爱友的朋友，小弟几乎错怪了。然而大哥与其徒思无益，何不前去找寻呢？”徐庆道：“何尝不是呢。原是俺要去找老五，偏偏的二哥、四弟要与俺同去。若非他二人耽搁，此时俺也走了五六十里路了。”韩爷道：“虽则耽延程途，幸喜柳兄前来，明日正好同往，一来为寻五弟，二来又可暗办此事，岂不是两全其美

么？”柳青道：“既如此，二位兄长就打点行装，小弟在前途恭候，省得卢兄看见，又要生疑。”韩爷道：“到此焉有不待酒饭之理。”柳青笑道：“你我非酒肉朋友，吃喝是小事，还是在前途恭候的为是。”说罢，立起身来。韩爷、徐庆也不强留，定准了时刻地方，执手告别。

韩、徐二人送了柳青去后，也到这边来，见了卢方，却不提柳青之事。到了次日，卢方预备了送行的酒席，弟兄四人吃喝已毕。卢方又嘱咐了许多的言语，方将三人送出庄门，亲看他们去了，立了多时，才转身回去。他三人趑步向前，竟赴柳青的约会去了。

他等只顾劫取孙珍的寿礼，未免耽延时日。不想白玉堂此时在东京，闹下出类拔萃的乱子来了。自从开封府夤夜与南侠比试之后，悄悄回到旅店，暗暗思忖道：“我看姓展的本领果然不差。当初我在苗家集曾遇夜行之人，至今耿耿在心。今见他步法形景，颇似当初所见之人，莫非苗家集遇见的就是此人？若真是他，倒是我意中朋友。再者南侠称猫之号，原不是他出于本心，乃是圣上所赐。圣上只知他的技艺巧于猫，如何能够知道锦毛鼠的本领呢。我既到了东京，何不到皇宫内走走？倘有机缘，略略施展施展，一来使当今知道我白玉堂；二来也显显我们陷空岛的人物；三来我做的事，圣上知道，必交开封府。既交到开封府，再没有不叫南侠出头的。那时我再设个计策，将他诳入陷空岛奚落他一场，是猫儿捕了耗子，还是耗子咬了猫？纵然罪犯天条，斧钺加身，也不枉我白玉堂虚生一世。哪怕从此倾生，也可以名传天下。但只一件，我在店中存身不大稳便。待我明日找个很好的去处隐了身体，那时叫他们望风捕影，也知道姓白的利害。”他既横了心，立下此志，就不顾什么纪律了。

单说内苑万代寿山有总管姓郭名安，他乃郭槐之侄。自从郭槐遭诛之后，他也不想所做之事，该刷不该刷。他却自具一偏之见，每每暗想道：“当初咱叔叔谋害储君，偏偏的被陈林救出，以致久后事犯被戮。细细想来，全是陈林之过，必是有意与郭门作对。再者当初我叔叔是都堂，他是总管，尚且被他治倒，置之死地。何况如今他是都堂，我是总管。倘或想起前仇，咱家如何逃出的手心里呢？以大压小，更是容易。怎么想个法子，将他害了，一来与叔叔报仇，二来也免得每日担心。”一日晚间，正然思想，只见小太监何常喜端了茶来，双手捧至郭安面前。郭安接茶慢饮。这何太监年纪不过十五六岁，极其伶俐，郭安素来最喜欢他。他见郭安默默不语，如有所思，便知必有心事，又不敢问，只得搭讪着说道：“前日雨前茶，你老人家喝着没味儿。今日奴婢特向都堂那里，合伙伴们寻一瓶上用的龙井茶来，给你老人家泡了一小壶儿。你老人家喝着这个如何？”郭安道：“也还罢了。只是以后你倒要少往都堂那边去。他那里黑心人多，你小孩子家懂的什么。万一叫他们害了，岂不白白把个小命送了么？”何常喜听了，暗暗辗转道：“听他之言，话内有因，他别与都堂有什么拉拢罢？我何不就棍打腿探探呢！”便道：“敢则是这么着呢？若不是你老人家教导，奴婢哪里知道呢。但只一件，他们是上司衙门，往往的捏个短儿，拿个错儿，你老人家还担的起；若是奴婢，哪里搁的住呢，一来年轻，二来又不懂事。时常去到那里，叔叔长，大爷短，合他们鬼混，明是讨他们好儿，暗里却是打听他们的消息。就是他们安着坏心，也不过仗着都堂的威势欺人罢了。”郭安听了，猛然心内一动，便道：“你常去，可听见他们有什么事没有呢？”何常喜道：“却倒没有听见什么事。就是昨日奴婢寻茶去，见他们拿着一匣人参，说是圣上

赏都堂的。因为都堂有了年纪，神虚气喘，咳声不止，未免是当初操劳太过，如今百病趁虚而入。因此赏参，要加上别的药味，配什么药酒。每日早晚喝些，最是消除百病，益寿延年。”郭安闻听，不觉发恨，道：“他还要益寿延年！恨不能他立刻倾生，方消我心头之恨。”

不知郭安怎生谋害陈林，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忠烈题诗郭安丧命 开封奉旨赵虎乔妆

且说何太监听了一怔，说：“奴婢瞧都堂为人行事，却是极好的，而且待你老人家不错，怎么这样恨他呢？想来都堂是他跟的人不好，把你老人家闹寒了心咧！”郭安道：“你小人家不懂得圣人的道理。圣人说：‘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他害了我的叔叔，就如父母一般，我若不报此仇，岂不被人耻笑呢？我久怀此心，未得其便。如今他既用人参作酒，这是天赐其便。”何太监暗暗想道：“敢则与都堂原有仇隙？怨不得他每每的如有所思呢。但不知如何害法？我且问明白了，再作道理。”便道：“他用人参，乃是补气养神的，你老人家怎么倒说天赐其便呢？”郭安道：“我且问你，我待你如何？”常喜道：“你老人家是最疼爱我的，真是吃虱子落不下大腿，不亚如父子一般，谁不知道呢！”郭安道：“既如此，我这一宗事也不瞒你。你若能帮着我办成了，我便另眼看待于你，咱们就

认为义父子，你心下如何呢？”何太监听，暗忖道：“我若不应允，必与别人商议。那时不但我不能知道，反叫他记了我的仇了。”便连忙跪下，道：“你老人家若不憎嫌，儿子与爹爹磕头。”郭安见他如此，真是乐的了不得，连忙扶起来，道：“好孩子，真令人可疼，往后必要提拔于你。只是此事须要严密，千万不可泄漏。”何太监道：“那是自然，何用你老人家嘱咐呢。但不知用儿子做什么？”郭安道：“我有个漫毒散的方子，也是当初老太爷在日，与尤奶奶商议的，没有用着。我却记下这个方子。此方最忌的是人参。若吃此药，误用人参，犹如火上浇油，不出七天，必要命尽无常。这都是‘八反’里头的。如今将此药放在酒里请他来吃。他若吃了，回去再一喝人参酒，毒气相攻，虽然不能七日身亡，大约他有年纪的人了，也就不能多延时日，又不露痕迹。你说好不好？”何太监说：“此事却用儿子做什么呢？”郭安道：“你小人家又不明白了。你想想，跟都堂的哪一个不是鬼灵精儿似的？若请他吃酒，用两壶斟酒，将来有个好歹，他们必疑惑是酒里有了毒了，那还了得么？如今只用一把壶斟酒，这可就用着你了。”何太监道：“一个壶里，怎么能装两样酒呢？这个闷杀人咧。”郭安道：“原是呀，为什么必得用你呢？你进屋里去，在博古阁子上，把那把洋鍱填金的银酒壶拿来。”

何常喜果然拿来，在灯下一看，见此壶比平常酒壶略粗些，底儿上却有两个窟窿。打开盖一瞧，见里面中间却有一层隔膜圆桶儿。看了半天，却不明白。郭安道：“你瞧不明白，我告诉你罢。这是人家送我的玩意儿。若要灌人的酒，叫他醉了，就用着这个了。此壶名叫‘转心壶’。待我试给你看。”将方才喝的茶还有半碗，揭开盖，灌入左边。又叫常喜舀了半碗凉水，顺着右边灌入。将盖盖好，递与何常喜，叫他斟。常

喜接过，斟了半天，也斟不出来。郭安哈哈大笑，道：“傻孩子，你拿来罢，别呕我了，待我斟给你看。”常喜递过壶去，郭安接来，道：“我先斟一杯水。”将壶一低，果然斟出水来。又道：“我再斟一杯茶。”将壶一低，果然斟出茶来。常喜看了纳闷，道：“这是什么缘故呢？好老爷子，你老细细告诉孩儿罢。”郭安笑道：“你执着壶靶，用手托住壶底。要斟左边，你将右边窟窿堵住；要斟右边，将左边窟窿堵住，再没有斟不出来的。千万要记明白了。你可知道了？”何太监道：“话虽如此说，难道这壶嘴儿他也不过味么？”郭安道：“灯下难瞧。你明日细细看来，这壶嘴里面也是有隔舌的，不过灯下斟酒，再也看不出来的。不然，如何人家能不犯疑呢？一个壶里吃酒还有两样么？哪里知道真是两样呢。这也是能人巧制，想出这蹊跷法子来。且不要说这些。我就写个帖儿，你此时就请去。明日是十五，约他在此赏月。他若果来，你可抱定酒壶，千万记了左右窟窿，好歹别斟错了，那可不是玩的。”何常喜答应，拿了帖子，便奔都堂这边来了。

刚过太湖石畔，只见柳荫中蓦然出来一人，手中钢刀一晃，光华夺目。又听那人说道：“你要嚷，就是一刀！”何常喜吓的哆嗦作一团。那人悄悄道：“俺将你捆缚好了，放在太湖石畔柳树之下。若明日将你交到三法司或开封府，你可要直言申诉。倘若隐瞒，我明晚割你的首级。”何太监连连答应，束手就缚。那人一提，将他放在大湖石畔柳荫之下。又叫他张口，填了一块棉絮。执着明晃晃的刀，竟奔郭安屋中而来。

这里郭安呆等小太监何常喜，忽听脚步声响，以为是他回来，便问道：“你回来了么？”外面答道：“俺来也。”郭安一抬头，见一人持利刃，只吓得嚷了一声“有贼”，谁知头已落地。外面巡更太监忽听嚷了一声，不见动静，赶来一看，但见

郭安已然被人杀死在地。这一惊非同小可，急去回禀了执事太监，不敢耽延，回禀都堂陈公公，立刻派人查验。又在各处搜寻，于柳荫之下救了何常喜，松了绑背，掏出棉絮，容他喘息。问他，他却不敢说，止于说：“捆我的那个人曾说来，叫我到三法司或开封府方敢直言实说；若说错了，他明晚还要取我的首级呢！”众人见他说的话内有因，也不敢追问，便先回禀了都堂。都堂添派人好生看守，待明早启奏便了。

次日五鼓，天子尚未临朝。陈公公进内，请了圣安，便将万代寿山总管郭安不知被何人杀死，并将小太监何常喜被缚，一切言语，俱各奏明。仁宗闻奏，不由的诧异，道：“朕之内苑如何敢有动手行凶之人？此人胆量也就不小呢！”就将何常喜交开封府审讯。陈公公领旨，才待转身，天子又道：“今乃望日，朕要到忠烈祠拈香，老伴伴随朕一往。”陈林领旨出来，先传了将何常喜交开封府的旨意，然后又传圣上到忠烈祠拈香的旨意。

掌管忠烈祠太监知道圣上每逢朔望日必要拈香，早已预备。圣上排驾到忠烈祠，只见杆上黄幡飘荡，两边敲响钟鸣。圣上来至内殿，陈伴伴紧紧跟随。正面塑着忠烈寇承御之像，仍是宫妆打扮，却是站像；两边也塑着随侍的四个配像。天子朝上默祝拈香，虽不下拜，那一番恭敬，也就至诚的很呢。拈香已毕，仰观金像。惟有陈公公在旁，见塑像面貌如生，不觉的滴下泪来，又不敢哭，连忙拭去。谁知圣上早已看见，便不肯注视，反仰面瞧了瞧佛门宝幡。猛回头，见西山墙山花之内字迹淋漓，心中暗道：“此处却有何人写字？”不觉移步近前仰视，老伴伴见圣上仰面看视，心中也自狐疑：“此字是何人写的呢？”幸喜字体极大，看的真切，却是一首五言绝句诗。写的是：“忠烈保君王，哀哉杖下亡。芳名垂不朽，博得一炉

香。”词语虽然粗俗，笔气极其纵横，而且言简意深，包括不遗。圣上便问道：“此诗何人所写？”陈林道：“奴婢不知，待奴婢问来。”转身将管祠的太监唤来，问此诗的来由。这人听了，只吓得惊疑不止，跪奏道：“奴婢等知道今日十五，圣上必要亲临。昨日带领多人细细掸扫，拂去浮尘，各处留神，并未见有此诗句。如何一夜之间，竟有人擅敢题诗呢？奴婢实系不知。”仁宗猛然省悟，道：“老伴伴，你也不必问了，朕却明白此事。你看题诗之处，非有出奇的本领之人，再也不能题写；郭安之死，非有出奇的本领之人，再也不敢杀死。据朕想来，题诗的即是杀人的，杀人的就是题诗的。且将首相包卿宣来见朕。”

不多时，包公来到，参见了圣驾。天子便将题诗杀命的原由说了一番。包公听了，（正因白玉堂闹了开封府之后，这些日子并无动静，不想他却来在禁院来了。）不好明言，只得启奏：“待臣慢慢访查。”却又踏看了一番，并无形迹。便护从圣驾还宫，然后急急乘轿回衙，立刻升堂，将何常喜审问。何太监便将郭安定计如何要谋害陈林，“现有转心壶，还有茶水为证。”并将捆他那人如何形相面貌衣服，说的是何言语，一字不敢撒谎，从实诉将出来。包公听了，暂将何太监令人看守，便回转书房，请了展爷公孙策来，大家商酌一番。二人也说：“此事必是白玉堂所为无疑，须要细细查访才好。”二人别了包公，来到官厅，又与四义士一同聚议。

次日包公入朝，将审何常喜的情由奏明。天子闻听，更觉欢喜，称赞道：“此人虽是暗昧，他却秉公除奸，行侠作义，却也是个好人。卿家必须细细访查。不拘时日，务要将此人拿住，朕要亲览。”包公领旨，到了开封，又传与众人。谁不要建立此功？从此后处处留神，人人小心，再也毫无影响。

不料楞爷赵虎，他又想起当初扮化子访得一案实在的兴头，如今何不照旧再走一趟呢！因此叫小子又备了行头。此次却不隐藏，改扮停当，他就从开封府角门内，大摇大摆的出来，招的众人无不嘲笑。他却鼓着腮帮子，当正经事办，以为是私访不可亵渎。其中就有好性儿的跟着他，三三两两在背后指指戳戳。后来这三两个人见跟的人多了，他们却煞住脚步，别人却跟着不离左右。赵虎一想：“可恨这些人没有开过眼，连一个讨饭的也没瞧见过，真是可厌的很咧！”

要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以假为真误拿要犯 将错就错巧讯赃金

且说赵虎扮做化子，见跟的人多了，一时性发，他便拽开大步，飞也似的跑了二三里之遥，看了看左右无人，方将脚步放缓了，往前慢走。谁知方才众人围绕着，自己以为得意，却不理会。及至剩了一人，他把一团高兴也过去了，就觉着一阵阵的风凉。先前还挣扎的住，后来便合着腰儿，渐渐握住胸脯。没奈何，又双手抱了肩头，往前颠跑。偏偏的日色西斜，金风透体，哪里还搁的住呢。两只眼睛东瞧西望，见那壁厢有一破庙，山门倒坏，殿宇坍塌，东西山墙孤立。便奔到山墙之下，蹲下身体，以避北风。自己未免后悔，不该穿着这样单寒行头，理应穿一分破烂的棉衣才是。凡事不可粗心。

正在思想，只见那边来了一人，衣衫褴褛，与自己相同，却夹着一捆干草，竟奔到大柳树之下，扬手将草顺在里面。却见他扳住柳枝，将身一纵，钻在树窟窿里面去了。赵虎此时见那人，觉得比自己暖和多了，恨不得也钻在里面暖和暖和才好，暗暗想道：“往往到了饱暖之时，便忘却了饥寒之苦。似我赵虎每日在开封府，饱食暖衣，何等快乐。今日为私访而来，遭此秋风，便觉得寒冷之甚。见他钻入树窟，又有干草铺垫，似这等看来，他那人就比我这六品校尉强多了。”心里如此想，身上更觉得打噤儿。

忽见那边又来一人，也是褴褛不堪，却也抱着一捆干草，也奔了这棵枯柳而来。到了跟前，不容分说，将草往里一抛。只听里面人哎哟道：“这是怎么了？”探出头来一看，道：“你要留点神呀！为何闹了我一头干草呢？”外边那人道：“老兄恕我不知，敢则是你早来了。没奈何，匀便匀便。咱二人将就在一处，又暖和，又不寂寞。我还有话合你说呢。”说着话，将树枝扳住，身子一纵，也钻入树窟之内。只听先前那人道：“我一人正好安眠，偏偏的你又来了，说不得只好打坐功了。”又听后来那人道：“大厦千间，不过身眠七尺。咱二人虽则穷苦，现有干草铺垫，又温又暖，也算罢了，此时管保就有不如你我的。”

赵虎听了，暗道：“好小子！这是说我呢。我何不也钻进去，作个不速之客呢？”刚然走到树下，又听那人道：“就以开封府说吧，堂堂的首相，他竟会一夜一夜大睁着眼睛，不能安睡。难道他老人家还短了暖床热被么？只因国事操心，日夜焦劳，把个大人愁的没有困了。”赵虎听了，暗暗点头。又听这个问道：“相爷为什么睡不着呢？”那人又道：“怎么你不知道么？只因新近宫内不知什么人在忠烈祠题诗，又在万寿山杀

命，奉旨把此事交到开封府查问细访。你说这个无影无形的事情，往哪里查去？”忽听这个道：“此事我虽知道，我可没那么大胆子上开封府。我怕惹乱子，不是玩的。”那人道：“这怕什么呢？你还丢什么吗？你告诉我，我帮着你好不好？”这人道：“既是如此，我告诉你。前日咱们鼓楼大街路北，那不是吉升店么？来了一个人，年纪不大，好俊样儿，手下带着从人，骑着大马，将那么一个大店满占了，说要等他们伙伴，声势很阔。因此我暗暗打听，只是听说此人姓孙，他与宫中有什拉拢，这不是这件事么？”赵爷听见，不由的满心欢喜，把冷付于九霄云外，一口气便跑回开封府，立刻找了包兴，回禀相爷，如此如此。

包公听了，不能不信，只得多派差役跟随赵虎，又派马汉、张龙一同前往，竟奔吉升店门。将差役安放妥当，然后叫开店门。店里不知为着何事，连忙开门，只见楞爷赵虎当先，便问道：“你这店内可有姓孙的么？”小二含笑道：“正是前日来的。”四爷道：“在哪里？”小二道：“现在上房居住，业已安歇了。”楞爷道：“我们乃开封府奉相爷钧谕，前来拿人。逃走了，惟你是问。”店小二听罢，忙了手脚。楞爷便唤差役人等，叫小二来，将上房门口堵住。叫小二叫唤，说：“有同事人找呢。”只听里面应道：“想是伙计赶到了，快请。”只见跟从之人开了榻扇，赵爷当先来到屋内。从人见不是来头，往旁边一闪。楞爷却将软帘向上一掀，只见那人刚才下地，衣服尚在掩着。赵爷急上前一把抓住，说道：“好贼呀！你的事犯了。”只听那人道：“足下何人？放手，有话好说。”赵虎道：“我若放手，你不跑了么？实对你说，我们乃开封府来的。”那人听了“开封府”三字，便知此事不妥。赵爷道：“奉相爷钧谕，特来拿你。若不访查明白，敢拿人么？有什么

话，你只好上堂说去。”说罢，将那人往外一拉，喝声：“捆了！”又吩咐各处搜寻，却无别物，惟查包袱内有书信一包。赵爷却不认得字，将书信撂在一边。此时马汉、张龙知道赵爷成功，连忙进来，正见赵爷将书信撂在一边。张龙忙拿起灯来一看，上写“内信两封”，中间写“平安家报”，后面有年月日，“凤阳府署密封”。张爷看了，就知此事有些舛错。当着大众不好明言，暗将书信揣起，押着此人，且回衙门再作道理。店家也不知何故，难免提心吊胆。

单言众人来到开封府，急速禀报了相爷。相爷立刻升堂。赵虎当堂交差，当面去缚。张龙却将书信呈上。包公看了，便知此事错了，只得问道：“你叫何名？因何来京？讲！”左右连声催喝。那人磕头，碰地有声。他却早已知道开封府非别的衙门可比，战兢兢回道：“小人乃……乃凤阳府太守孙……孙珍的家人，名唤松……松福，奉了我们老爷之命，押解寿礼给庞太师上寿。”包公道：“什么寿礼？现在哪里？”松福道：“是八盆松景。小人有个同伴之人名唤松寿，是他押着寿礼，尚在路上，还没到呢。小人是前站，故此在吉升店住着等候。”包公听了，已知此事错拿无疑，只是如何开放呢？此时赵爷听了松福之言，好生难受。忽见包公将书皮往复看了，便问道：“你家寿礼内，你们老爷可有什么夹带？从实诉上来！”只此一问，把个松福吓的抖衣而战，形色仓皇。包公是何等样人，见他如此光景，把惊堂木一拍，道：“好狗才！你还不快说么？”松福连连叩头，道：“相爷不必动怒，小人实说，实说。”心中暗想道：“好利害！怨的人说开封府的官司难打，果不虚传。怪道方才拿我时，说我事犯了。‘若不访查明白，如何敢拿人呢？’这些话明是知道，我如何隐瞒呢？不如实说了，省得皮肉受苦。”便道：“实系八盆松景，内暗藏着万两

黄金，惟恐路上被人识破，故此埋在花盆之内。不想相爷神目如电，早已明察秋毫，小人再不敢隐瞒。不信，老爷看书信便知。”包公便道：“这里面书信二封，是给何人的？”松福道：“一封是小人的老爷给小人的太老爷的；一封是给庞太师的。我们老爷原是庞太师的外孙。”包公听了点头，叫将松福带下去，好生看守。

你道包公如何知道有夹带呢？只因书皮上有“密封”二字，必有怕人知晓之事，故此揣度必有夹带。这便是才略过人，心思活泼之处。包公回转书房，便叫公孙先生急缮奏摺，连书信一并封入。次日进朝，奏明圣上。天子因是包公参奏之摺，不便交开封审讯，只得着大理寺文彦博讯问。包公便将原供并松福俱交大理寺。文彦博过了一堂，口供相符，便派差役人等前去要截凤阳太守的礼物，不准落于别人之手。立刻抬至当堂，将八盆松景从板箱抬出一看，却是用松针扎成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八个大字，却也做的新奇。此时也顾不的松景，先将“福”字拔出，一看里面并无黄金，却是空的。随即逐字看去，俱是空的，并无黄金。惟独“山”字盆内，有一个象牙牌子，上面却有字迹，一面写着“无义之财”，一面写着“有意查收”。文大人看了，便知此事诧异，即将松寿带上堂来，问他路上却遇何人。松寿禀道：“路人曾遇四个人带着五六个伴当，我们一处住宿，彼此投机，同桌吃饭饮酒。不知怎么沉醉，人事不知，竟被这些人将金子盗去。”文大人问明此事，连牙牌子回奏圣上。

圣上就将此事交包公访查，并传旨内阁发抄，说：“凤阳府知府孙珍年幼无知，不称斯职，着立刻解职来京。松福、松寿即行释放，着无庸议。”庞太师与他女婿孙荣知道此事，不能不递摺请罪。圣上一概宽免。惟独包公又添上一宗为难事，

暗暗访查，一时如何能得。就是赵虎听了旁言误拿了人，虽不是此案，幸喜究出赃金，也可以减去老庞的威势。

谁知庞吉果因此事一烦，到了生辰之日，不肯见客，独自躲在花园先月楼中去了，所有客来，全托了他女婿孙荣照料。自己在园中，也不观花，也不玩景，惟有思前想后，叹气嗟声，暗暗道：“这包黑真是我的对头。好好一桩事，如今闹的黄金失去，还带累外孙解职。真也难为他，如何访查得来呢？实实令人气他不过！”正在暗恨，忽见小童上楼禀道：“二位姨奶奶特来与太师爷上寿。”老贼闻听，不由的满面堆下笑来，问道：“在哪里？”小童道：“小人方才在楼下看见，刚过莲花浦的小桥。”庞贼道：“既如此，她们来时，就叫她们上楼来罢。”小童下楼，自己却凭栏而望，果见两个爱妾姹紫、嫣红，俱有丫鬟搀扶。她二人打扮的袅袅娜娜，整整齐齐；又搭着满院中花红柳绿，更显得百媚千娇，把个老贼乐的老老家都忘了，在楼上手舞足蹈，登时心花大放，把一天的愁闷俱散在“哈密国”去了。

不多时，二妾来到楼上，丫鬟搀扶步上扶梯。这个说：“你踩了我的裙子咧。”那个说：“你碰了我的花儿了。”一阵咕咕呱呱，方才上楼来，一个个娇喘吁吁，先向太师万福，禀道：“你老人家会乐呀，躲在这里来了，叫我们两个好找！让我们歇歇，再行礼罢。”老贼哈哈笑道：“你二人来了就是了，又何必行什么礼呢？”姹紫道：“太师爷千秋，焉有不行礼的呢？”嫣红道：“若不行礼，显得我们来的不志诚了。”说话间，丫鬟已将红毡铺下。二人行礼毕，立起身来，又禀道：“今晚妾身二人在水晶楼备下酒肴，特与太师爷祝寿。务求老人家赏个脸儿，千万不可辜负了我们一片志诚。”老贼道：“又叫你二人费心，我是必去的。”二人见太师应允必去，方

才在左右坐了。彼此嬉笑戏谑，弄的个老贼丑态百出，不一而足。正在欢乐之际，忽听小童楼下咳嗽，扶梯响亮。

不知小童又回何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污羊脂玉秽 太师口臭美妾身亡

且说老贼庞吉正在先月楼与二妾欢语，只见小童手持着一个手本，上得楼来，递与丫鬟，口中说道：“这是咱们本府十二位先生特与太师爷祝寿，并且求见，要亲身觐面行礼，还有寿礼面呈。”丫鬟接来，呈与庞吉。庞吉看了，便道：“既是本府先生前来，不得不见。”对着二妾道：“你二人只好下楼回避。”丫鬟便告诉小童先下楼去，叫先生们躲避躲避，让二位姨奶奶走后再进来。这里姹紫、嫣红立起身来，向庞吉道：“倘苦你老人家不去，我们是要狠狠的咒得你老人家心神也是不定的。”老贼听了，哈哈大笑。二妾又叮嘱一回水晶楼之约。庞贼满口应承：“必要去的。”看着二妾下楼去远，方叫小童去请师爷们，自己也不出去迎，在太师椅上端然而坐。

不多时，只见小童引路来至楼下，打起帘栊，众位先生衣冠济楚，鞠躬而入，外面随进多少仆从虞候。庞吉慢慢立起身来，执手，道：“众位先生光降，使老夫心甚不安。千万不可行礼，只行常礼罢。”众先生又谦让一番，只得彼此一揖。复又各人递各人的寿礼，也有一画的，也有一对的，也有一字

的，也有一扇的，无非俱是秀才人情而已。老庞一一谢了。此时仆从已将座位调开，仍是太师中间坐定，众师爷分列两旁。左右献茶，彼此叙话，无非高抬庞吉，说些寿言寿语吉祥话头。

谈不多时，仆从便放杯箸，摆上果品。众先生又要与庞吉安席，敬寿酒。还是老庞拦阻，道：“今日乃因老夫贱辰，有劳众位台驾，理应老夫各敬一杯才是。莫若大家免了，也不用安席敬酒，彼此就座，开怀畅饮，倒觉爽快。”众人道：“既是太师吩咐，晚生等便从命了。”说罢，各人朝上一躬，仍按次序入席。酒过三巡之后，未免脱帽露顶，舒手豁拳，呼么喝六，壶到杯干。

正饮在半酣之际，只见仆从搭进一个盆来，说是孙姑老爷孝敬太师爷的河豚鱼，极其新鲜，并且不少。众先生听说是新鲜河豚，一个个口角垂涎，俱各称赞道：“妙哉，妙哉！河豚乃鱼中至味，鲜美异常。”庞太师见大家夸奖，又是自己女婿孝敬，当着众人颇有得色，吩咐：“搭下去，叫厨子急速做来，按桌俱要。”众先生听了，个个喜欢，竟有立刻杯箸不动，单等吃河豚鱼的。

不多时，只见从人各端了一个大盘，先从太师桌上放起，然后左右挨次放下。庞吉便举箸向众人让了一声：“请呀。”众先生答应如流，俱各道：“请，请。”只听杯箸一阵乱响，风卷残云，立刻杯盘狼籍。众人舔嘴咂舌，无不称妙。忽听那边咕咚一声响亮，大家看时，只见□先生连椅儿栽倒在地，俱各诧异。又听那边米先生嚷道：“哇呀！了弗得，了弗得！河豚有毒，河豚有毒。这是受了毒了，大家俱要栽倒的，俱要丧命呀！这还了得！怎么一时吾就忘了有毒呢？总是口头馋的弗好。”旁边便有插言的道：“如此说来，吾们是没得救星的

了。”米先生猛然想起，道：“还好，还好，有个方子可解，非金汁不可。如不然，人中黄也可。若要速快，便是粪汤更妙。”庞贼听了，立刻叫虞侯仆从：“快快拿粪汤来。”

一时间下人手忙脚乱，抓头不是尾，拿拿这个不好，动动那个不妥。还是有个虞侯有主意，叫了两个仆从将大案上摆的翡翠碧玉闹龙瓶，两边兽面衔着金环，叫二人抬起；又从多宝阁上拿起一个净白光亮的羊脂白玉荷叶式的碗交付二人，叫他们到茅厕里即刻舀来，越多越好。二人问道：“要多何用？”虞侯道：“你看人多吃得多，粪汤也必要多，少了是灌不过来的。”二人来到粪窖之内，握着鼻子，闭着气，用羊脂白玉碗连尿带尿一碗一碗舀了，往翡翠碧玉瓶里灌。可惜这两样古玩落在权奸府第，也跟着遭此污秽！足足灌了个八分满，二人提住金环，直奔到先月楼而来。虞侯上前先拿白玉碗盛了一碗，奉与太师。

庞吉若要不喝，又恐毒发丧命；若要喝时，其臭难闻，实难下咽。正在犹豫，只见众先生各自动手，也有用酒杯的；也有用小菜碟的；儒雅些的却用羹匙；就有卤莽的，扳倒瓶，嘴对嘴，紧赶一气，用了个不少。庞吉看了，不因不由，端起玉碗，一连也就饮了好几口。米先生又怜念同寅，将先倒的□先生令人扶住，自己蹲在身旁，用羹匙也灌了几口，以尽他疾病扶持之谊。

迟了不多时，只见□先生苏醒过来，觉得口内臭味难当，只道是自己酒醉，出而哇之，哪里知道别人用好东西灌了他呢？米先生便问道：“□兄，怎么样呢？”□先生道：“不怎的。为何吾这口边粪臭得紧哪？”米先生道：“□兄，你是受了河豚毒了。是小弟用粪汤灌活吾兄，以尽朋友之情的。”哪知道这位□先生，方才因有一块河豚被人抢去吃了，自己未能

到口，心内一烦恼，犯了旧病，因此栽倒在地。今闻用粪汤灌了，他爬起来道：“哇呀！怪道——怪道臭得很！臭得很！吾是羊角疯呀，为何用粪汤灌吾？”说罢，呕吐不止。他这一吐不打紧，招的众人谁不恶心，一张口洋溢泛滥，吐不及的逆流而上，从鼻孔中也就开了闸了。登时之间，先月楼中异味扑鼻，连虞侯、伴当、仆从无不是噁碜喇叭，齐吹出“儿儿哇哇儿”的不止。好容易吐声渐止，这才用凉水漱口，喷的满地汪洋。米先生不好意思，抽空儿他就溜之乎也了。闹的众人走又不是，坐又不是。

老庞终是东人，碍不过脸去，只得吩咐：“往芍药轩敞厅去罢。大家快快离开此地，省得闻这臭味难当。”众人俱各来在敞厅，一时间心清目朗。又用上等雨前喝了许多，方觉的心中快活。庞贼便吩咐摆酒，索性大家痛饮，尽醉方休。众人谁敢不遵。不多时，秉上灯烛，摆下酒馔。大家又喝起来，依然是豁拳行令，直喝至二鼓方散。

庞贼醺醺酒醉，踏着明月，手扶小童，竟奔水晶楼而来，趑趄趑趄的问道：“天有几鼓了？”小童道：“已交二鼓。”庞吉道：“二位姨奶奶等急了，不知如何盼望呢！到了那里，不要声张，听她们说些什么？你看那边为何发亮？”小童道：“前面是莲花浦，那是月光照的水面。”说话间过了小桥。老庞又吃惊，道：“那边好像一个人。”小童道：“太师爷忘了，那是补栽的河柳，趁着月色摇曳，仿佛人影儿一般。”

及至到了水晶楼，刚到楼下，见榻扇虚掩，不用窃听，已闻得里面有男女的声音，连忙止步，只听男子说道：“难得今日有此机会，方能遂你我之意。”又听女子说道：“趁老贼陪客，你我且到楼上欢乐片时，岂不美哉！”隐隐听的嘻嘻笑笑，上楼去了。庞吉听至此，不由气冲牛斗，暗叫小童将主管

庞福唤来，叫他带领虞侯准备来拿人。自己却轻轻推开榻扇，竟奔楼梯。上得楼来，见满桌酒肴，杯中尚有余酒。又见烛上结成花蕊，忙忙剪了蜡花。回头一看，见绣帐金钩挂起，里面却是男女二人相抱而卧。老贼看了，一把无明火往上一攻，见壁间悬挂宝剑，立刻抽出，对准男子用力一挥，头已落地。嫣红睡眼朦胧，才待起来，庞贼也挥了一剑。可怜两个献媚之人，无故遭此摧折。谁知男子之头落在楼板之上，将头巾脱落，却也是个女子，仔细看时，却是姹紫。老贼哎哟了一声，当唧唧宝剑落地。

此时楼的下面，庞福带领多人俱各到了，听得楼上又是哎哟，又是响亮，连忙跑上楼来，一看见太师杀了二妾，已然哀不成音了。庞吉哭够多时，又气又恼又后悔，便吩咐庞福将二妾收拾盛殓。立即派人请他得意门生，乃乌台御史，官名廖天成，急速前来商议此事。自己带了小童离了水晶楼，来到前边大厅之上等候门生。

及至廖天成来时，天已三鼓之半。见了庞吉，师生就座。庞吉便将误杀二妾的情由，说了一遍。这廖天成原是个谄媚之人，立刻逢迎道：“若据门生想来，多半是开封府与老师作对。他那里能人极多，必是悄地差人探访。见二位姨奶奶酒后戏耍酣眠，他便生出巧智，特装男女声音，使之闻之，叫老师听见，焉有不怒之理！因此二位姨奶奶倾生。此计也就毒的狠呢。这明是搅乱太师家宅不安，暗里是与老师作对。”他这几句话说得个庞贼咬牙切齿，忿恨难当，气忿忿的问道：“似此如之奈何？怎么想个法子，以消我心头之恨？”廖天成犯想多时，道：“依门生愚见，莫若写个摺子，直说开封府遣人杀害二命，将包黑参倒，以警将来，不知老师钧意若何？”庞吉听了，道：“若能参倒包黑，老夫生平之愿足矣！即求贤契大才

代拟。此处不大方便，且到内书房去。”说罢，师弟立起身来，小童持着灯，引至书房。现成笔墨，廖天成便拈笔构思。难为他凭空立意，竟敢直陈。直是糊涂人对糊涂人，办的糊涂事。不多时，已脱草稿。老贼看了，连说：“妥当结实，就劳贤契大笔一挥。”廖天成又端端楷楷，缮写已毕。后面又将同党之人添上五个，算是联衔参奏。

庞吉一壁吩咐小童：“快给廖老爷倒茶。”小童领命，来至茶房，用茶盘托了两碗现煮的香茶，刚进了月亮门，只听竹声乱响，仔细看时，却见一人蹲伏在地，怀抱钢刀。这一吓非同小可，丢了茶盘，一叠连声嚷道：“有贼！”就往书房跑来，连声儿都嚷岔了。庞贼听见，连忙放下奏摺，赶出院内。廖天成也就跟了出来，便问小童：“贼在哪里？”小童道：“在那边月亮门竹林之下。”庞吉与廖天成竟奔月亮门而来。

此时仆从人等已然听见，即同庞福各执棍棒赶来一看。虽是一人，却是捆绑停当，前面腰间插着一把宰猪的尖刀，仿佛抱着相似。大家向前将他提出，再一看时，却是本府厨子刘三。问他不应，止于仰头张口。连忙松了绑缚，他便从口内掏出一块布来，干呕了半天，方才转过气来。庞福便问道：“倒是何人将你捆绑在此？”刘三对着庞吉叩头，道：“小人方才在厨房瞌睡，忽见嗖的进来一人，穿着一身青靠，年纪不过二十岁，眉清目朗，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钢刀。他对小人说：‘你要嚷，我就是一刀！’因此小人不敢嚷。他便将小人捆了，又撕了一块布，给小人填在口内。他把小人一提，就来到此处。临走，他在小人胸前就把这把刀插上，不知是什么缘故？”庞贼听了，便问廖天成道：“你看此事，这明是水晶楼装男女声音之人了。”廖天成闻听，忽然心机一动，道：“老师且回书房要紧。”老贼不知何故，只得跟了回来。

进了书房，廖天成先拿起奏摺，逐行逐字细细看了，笔画并未改讹，也未沾污。看罢，说道：“还好，还好，幸喜摺子未坏。”即放在黄匣之内。庞吉在旁夸奖道：“贤契细心，想的周到。”又叫各处搜查，哪里有人影。

不多时，天已五鼓，随使用了些点心羹汤。庞吉与廖天成一同入朝，敬候圣上临轩，将本呈上。仁宗一看，就有些不悦。你道为何？圣上知道包、庞二人不对，偏偏今日此本又是参包公的，未免有些不耐烦。“何故他二人冤仇再不解呢？”心中虽然不乐，又不能不看，见开笔写着“臣庞吉跪奏，为开封府遣人谋杀二命事”，后面叙着二妾如何被杀。仁宗看到杀妾二命，更觉诧异。因此反复翻阅，见背后忽露出个纸条儿来。

抽出看时，不知上面写着是何言语，下回分解。

277

第四十四回 花神庙英雄救难女 开封府众义露真名

三
侠
五
义

且说仁宗天子细看纸条上面写道：“可笑，可笑，误杀反误告。胡闹，胡闹，老庞害老包。”共十八个字。天子看了，这明是自杀，反要陷害别人；又看笔迹有些熟识，猛然想起忠烈祠墙上的字体，却与此字相同。真是聪明不过帝王，暗道：“此帖又是那人写的了。他屡次做的俱是磊磊落落之事，又为何隐隐藏藏，再也不肯当面呢？实在令人不解。只好还是催促

包卿便了。”想罢，便将摺子连纸条儿俱各掷下，交大理寺审讯。庞贼见圣上从摺内翻出个纸条儿来，已然吓得魂不附体。联衔之人，俱各暗暗担惊。

一时散朝之后，庞贼悄向廖天成道：“这纸条儿从何而来？”廖乌台猛然醒悟，道：“是了，是了！他捆刘三者，正为调出老师与门生来。他就于此时放在摺背后的。实是门生粗心之过。”庞吉听了，连连点首，道：“不错，不错。贤契不要多心，此事如何料得到呢？”及至到了大理寺，庞吉一力担当，从实说了，惟求文大人婉转复奏。文大人只得将他畏罪的情形代为陈奏。圣上传旨：“庞吉着罚俸三年，不准抵销；联衔的罚俸一年，不准抵销。”圣上却暗暗传旨与包公，务必要题诗杀命之人，定限严拿。包公奉了此旨，回到开封，便与展爷公孙先生计议，无法可施，只得连王、马、张、赵俱各天天出去到处访查，哪里有个影响。偏又值隆冬年近，转瞬间又是新春，过了元宵佳节，看看到了二月光景，包公屡屡奉旨，总无影响。幸亏圣眷优渥，尚未嗔怪。

一日，王朝与马汉商议，道：“咱们天天出去访查，大约无人不知；人既知道，更难探访。莫若咱二人悄悄出城，看看动静。贤弟以为何如？”马汉道：“出城虽好，但不知往何方去呢？”王朝道：“咱们信步行去，自然热闹丛中采访。难道反往幽僻之处去么？”二人说毕，脱去校尉的服色，各穿便衣，离了衙门，竟往城外而来。

一路上细细赏玩艳阳景色，见了多少人带着香袋的，执着花的，不知是往哪里去的。及至问人时，原来花神庙开庙，热闹非常，正是开庙正期。二人满心欢喜，随着众人来到花神庙，各处游玩。却见后面有块空地甚是宽阔，搭着极大的芦棚，内中设摆着许多兵器架子。那边单有一座客棚，里面坐着

许多人。内中有一少年公子，年纪约有三旬，横眉立目，旁若无人。王、马二人见了，便向人暗暗打听，方知此人姓严名奇。他乃是已故威烈侯葛登云的外甥，极其强梁霸道，无恶不做。只因他爱眠花宿柳，自己起了个外号，叫花花太岁。又恐有人欺负他，便用多金请了无数的打手，自己也跟着学了些，以为天下无敌。因此庙期热闹非常，他在庙后便搭一芦棚，比试棒棍拳脚。谁知设了一连几日，并无人敢上前比试，他更心高气傲，自以为绝无对手。二人正观望，只见外面多少恶奴推推拥拥、搀搀架架的进来一人，却是一个女子，哭哭啼啼，被众人簇拥着过了芦棚，进了后面敞厅去了。王、马二人心中纳闷，不知为了何事。

忽又听从外面进来一个婆子，嚷道：“你们这伙强盗！青天白日，就敢抢良家女子，是何道理？你们若将她好好还我，便罢；你们若要不放，我这老命就合你们拚了！”众恶奴一面拦挡，一面吆喝。忽见从棚内又出来两个恶奴，说道：“方才公子说了，这女子本是府中丫鬟，私行逃走，总未找着，并且拐了好些东西。今日既然遇见，把她拿住，还要追问拐的东西呢。你这老婆子趁早儿走罢。倘若不依，公子说咧，就把你送县。”婆子闻听，只急的嚎啕痛哭，又被众恶奴往外面拖拽。这婆子如何支撑得住，便脚不沾地往外去了。

王朝见此光景，便与马汉送目，马汉会意，必是跟下去打听底细。二人随后也就出来，刚走到二层殿的夹道，只见外面进来一人，迎头拦住，道：“有话好说。这是什么意思？请道其详。”声音洪亮，身材高大，紫微微一张面皮，黑漆漆满部髭须，又是军官打扮，更显得威严壮健。王、马二人见了，便暗暗喝采称美。忽听恶奴说道：“朋友，这个事你别管。我劝你有事治事，无事趁早儿请，别讨没趣儿。”那军官听了冷

笑，道：“天下人管天下事，哪有管不得的道理。你们不对我说，何不对着众人说说？你们如不肯说，何妨叫那妈妈自己说说呢？”众恶奴闻听，道：“伙计，你们听见了，这个光景他是管定了。”

忽听婆子道：“军官爷爷，快救婆子性命呀！”旁边恶奴顺手就要打那婆子。只见那军官把手一隔，恶奴便倒退了好几步，呲牙咧嘴，把胳膊乱摔。王、马二人看了，暗暗欢喜。又听军官道：“妈妈不必害怕，慢慢讲来。”那婆子哭着，道：“我姓王，这女儿乃是我街坊。因她母亲病了，许在花神庙烧香。如今她母亲虽然好了，尚未复元，因此求我带了她来还愿，不想竟被他们抢去。求军官爷搭救搭救。”说罢，痛哭。只见那军官听了，把眉一皱，道：“妈妈不必啼哭，我与你找来就是了。”

谁知众恶奴方才见那人把手略略一隔，他们伙计就呲牙咧嘴，便知这军官手头儿沉。大约婆子必要说出根由，怕军官先拿他们出气，他们便一个个溜了，来到后面，一五一十，俱告诉花花太岁。这严奇一听，便气冲牛斗，以为今日若不显显本领，以后别人怎肯甘心佩服呢？便一声断喝：“引路！”众恶奴狐假虎威，来至前面，嚷道：“公子来了！公子来了！”众人见严奇来到，一个个俱替军官担心，以为太岁不是好惹的。

此时王、马二人看的明白，见恶霸前来，知道必有一番较量，惟恐军官寡不敌众。“若到为难之时，我二人助他一膀之力。”哪知那军官早已看见，撇了婆子，便迎将上去。众恶奴指手画脚，道：“就是他，就是他！”严奇一看，不由的暗暗吃惊道：“好大身量！我别不是他的对手罢。”便发话道：“你这人好生无礼，谁叫你多管闲事？”只见那军官抱拳陪笑，道：“非是在下多管闲事，因那婆子形色仓皇，哭的可怜。恻

隐之心，人皆有之，望乞公子贵手高抬，开一线之恩，饶他们去罢。”说毕，就是一揖。严奇若是有眼力的，就依了此人，从此做个相识，只怕还有个好处。谁知这恶贼见军官谦恭和蔼，又是外乡之人，以为可以欺负，竟敢拿鸡蛋往鹅卵石上碰，登时把眼一翻，道：“好狗才，谁许你多管！”冷不防嗖的就是一脚，迎面踢来。这恶贼原想着是个暗算，趁着军官作下揖去，不能防备，这一脚定然鼻青脸肿。哪知那军官不慌不忙，瞧着脚临切近，略一扬手，在脚面上一拂，口中说道：“公子休得无礼！”此话未完，只见公子噉呀一声，半天挣扎不起。众恶奴一见，便嚷道：“你这厮竟敢动手！”一拥齐上，以为好汉打不过人多。谁知那人只用手往左右一分，一个个便东倒西歪，哪个还敢上前。

忽听那边有人喊了一声：“闪开！俺来也！”手中木棍高扬，就照军官劈面打来。军官见来得势猛，将身往旁边一跨。不想严奇刚刚的站起，恰恰的太岁头就受了此棍，吧的一声，打了个脑浆迸裂。众恶奴发了一声喊道：“了不得了！公子被军汉打死了！快拿呀，快拿呀！”早有保甲地方并本县官役，一齐将军官围住。只听那军官道：“众位不必动手，俺随你们到县就是了。”众人齐说道：“好朋友，好朋友！敢作敢当，这才是汉子呢！”

忽见那边走过两个人来，道：“众位，事要公平。方才原是他用棍打人，误打在公子头上。难道他不随着赴县么？理应一同解县才是。”众人闻听，道：“讲得有理。”就要拿那使棍之人。那人将眼一瞪，道：“俺史丹不是好惹的！你们谁敢前来！”众人吓的往后倒退。只见两个人之中有一人道：“你慢说是史丹，就是屎蛋，也要推你一推。”说时迟，那时快，顺手一掠，将那棍也就逼住。拢过来往怀里一带，又向外一推，

真成了屎蛋咧，咕哩咕噜滚在一边。那人上前按住，对保甲道：“将他锁了。”你道这二人是谁？原来是王朝、马汉。

又听军官说道：“俺遭逢此事所为何来，原为救那女子，如今为人不能为彻，这便如何是好？”王、马二人听了，满口应承：“此事全在我二人身上，朋友，你只管放心。”军官道：“既如此，就仰仗二位了。”说罢，执手随众人赴县去了。

这里王、马二人带领婆子到后面。此时众恶奴见公子已死，也就一哄而散，谁也不敢出头。王、马二人一直进了敞厅，将女子领出交付婆子，护送出庙，问明了住处姓名（恐有提问质对之事），方叫她们去了。二人不辞辛苦，直奔祥符县而来。到了县里，说明姓名。门上急忙回禀了县官。县官立刻请二位到书房坐了。王、马二人将始末情由，说了一遍。“此事皆系我二人目睹，贵县不必过堂，立刻解往开封府便了。”正说间，外面拿进个略节来，却是此案的名姓：死的名严奇，军官名张大，持棍的名史丹。县官将略节递与王、马二人，便吩咐将一千人犯多派衙役，立刻解往开封。

王、马二人先到了开封府，见了展爷、公孙先生，便将此事说明。公孙策尚未开言，展爷忙问道：“这军官是何形色？”王、马二人将脸盘儿身量儿说了一番。展爷听了大喜，道：“如此说来，别是他罢？”对着公孙先生伸出大指。公孙策道：“既如此，少时此案解来，先在外班房等候，悄悄叫展兄看看。若不是那人，也就罢了；倘若是那人冒名，展兄不妨直呼其名，使他不好改口。”众人听了，俱各称善。

王、马二人又找了包兴，来到书房，回禀了包公，深赞张大的品貌，行事豪侠。包公听了，虽不是寄柬留刀之人，或者由这人身上也可以追出那人的下落，心中也自暗暗忖度。王、马又将公孙策先生叫南侠偷看，也回明了。包公点了点头，二

人出来。

不多时，此案解到，俱在外班房等候。王、马二人先换了衣服，前往班房，见放着帘子。随后展爷已到，便掀起帘缝一瞧，不由的满心欢喜，对着王、马二人悄悄道：“果然是他。妙极，妙极！”王、马二人连忙问道：“此人是谁？”展爷道：“贤弟休问。等我进去呼出名姓，二位便知。二位贤弟即随我进来，劣兄给你们彼此一引见，他也不能改口了。”王、马二人领命。

展爷一掀帘子，进来道：“小弟打量是谁？原来是卢方兄到了。久违呀，久违！”说着，王、马二人进来。展爷给引见，道：“二位贤弟不认得么？此位便是陷空岛卢家庄，号称钻老鼠名卢方的卢大员外，二位贤弟快来见礼。”王、马急速上前。展爷又向卢方道：“卢兄，这便是开封府四义士之中的王朝、马汉两位老弟。”三个人彼此执手作揖。卢方到了此时，也不能说我是张大，不是姓卢的。人家连家乡住处俱各说明，还隐瞒什么呢？卢方反倒问展爷道：“足下何人？为何知道卢方的贱名。”展爷道：“小弟名唤展昭。曾在茉花村芦花荡为邓彪之事，小弟见过尊兄，终日渴想至甚，不想今日幸会。”卢方听了，方才知道便是号御猫的南侠。他见展爷人品气度和藹之甚，毫无自满之意，便想起五弟任意胡为，全是自寻苦恼，不觉暗暗感叹，面上却陪着笑，道：“原来是展老爷。就是这二位老爷，方才在庙上多承垂青看顾，我卢方感之不尽。”三人听了，不觉哈哈大笑，道：“卢兄太外道了，何得以老爷相呼？显见得我等不堪为弟了。”卢方道：“三位老爷太言重了。一来三位现居皇家护卫之职，二来卢方刻下乃人命重犯，何敢以弟兄相称？岂不是太不知自量了么？”展爷道：“卢兄过于能言了。”王、马二人道：“此处不是讲话的所

在，请卢兄到后面一叙。”卢方道：“犯人尚未过堂，如何敢蒙如此厚待？断难从命。”展爷道：“卢兄放心，全在小弟等身上。请到后面，还有众人等着要与老兄会面。”卢方不能推辞，只得随着三人来到后面公厅，早见张、赵、公孙三位降阶而迎。展爷便一一引见，欢若平生。

来到屋内，大家让卢方上坐。卢方断断不肯，总以犯人自居，“理当侍立，能够不罚跪，足见高情。”大家哪里肯依。还是楞爷赵虎道：“彼此见了，放着话不说，且自闹这些个虚套子。卢大哥，你是远来，你就上面坐。”说着，把卢方拉至首座。卢方见此光景，只得从权坐下。王朝道：“还是四弟爽快。再者卢兄从此什么犯人咧，老爷咧，也要免免才好，省得闹的人怪肉麻的。”卢方道：“既是众位兄台抬爱，拿我卢某当个人看待，我卢方便从命了。”左右伴当献茶已毕。还是卢方先题起花神庙之事，王、马二人道：“我等俱在相爷台前回明，小弟二人便是证见。凡事有理，断不能难为我兄。”只见公孙先生和展爷，彼此告过失陪，出了公所，往书房去了。

未知相爷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义释卢方史丹抵命 误伤马汉徐庆遭擒

且说公孙先生同展爷去不多时，转来道：“相爷此时已升二堂，特请卢兄一见。”卢方闻听，只打量要过堂了，连忙立

起身来，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展爷连声道“好”，一回头吩咐伴当，快看刑具。众人无不点头称羨。少时，刑具拿到。连忙与卢方上好。大家围随，来至二堂以下。王朝进内禀道：“卢方带到。”忽听包公说道：“请。”

这一声连卢方都听见了，自己登时反倒不得主意了，随着王朝来至公堂，双膝跪倒，匍匐在地。忽听包公一声断喝，道：“本阁着你去请卢义士，如何用刑具拿到？是何道理？还不快快卸去！”左右连忙上前，卸去刑具。包公道：“卢义士，有话起来慢慢讲。”卢方哪里敢起来，连头也不敢抬，便道：“罪民卢方身犯人命重案，望乞相爷从公判断，感恩不尽。”包公道：“卢义士休如此迂直，花神庙之事本阁尽知。你乃行侠尚义，济弱扶倾。就是严奇丧命，自有史丹对抵，与你什么相干？他等强恶助纣为虐，本阁已有办法，即将史丹定了误伤的罪名，完结此案。卢义士理应释放无事，只管起来，本阁还有话讲。”展爷向前悄悄道：“卢兄休要辜负相爷一片爱慕之心，快些起来，莫要违悖钧谕。”卢方到了此时，概不由己，朝上叩头。展爷顺手将他扶起。包公又吩咐看座。卢方哪里敢坐，鞠躬侍立，偷眼向上观瞧，见包公端然正坐，不怒而威，那一派的严肃正气，实令人可畏而又可敬，心中暗暗夸奖。忽见包公含笑问道：“卢义士因何来京？请道其详。”一句话问的个卢方紫面上套着紫，半晌，答道：“罪民因寻盟弟白玉堂，故此来京。”包公又道：“是义士一人前来，还有别人？”卢方道：“上年初冬之时，罪民已遣韩彰、徐庆、蒋平三个盟弟一同来京。不料自去冬至今，杳无音信。罪民因不放心，故此亲身来寻。今日方到花神庙。”包公听卢方直言无隐，便知此人忠厚笃实，遂道：“原来众义士俱各来了。义士既以实言相

告，本阁也就不隐瞒了，令弟五义士在京中做了几件出类拔萃之事，连圣上俱各知道，并且圣上还夸他是个侠义之人，钦派本阁细细访查。如今义士既已来京，肯替本阁代为细细访查么？”卢方听至此，连忙跪倒，道：“白玉堂年幼无知，惹下滔天大祸，致干圣怒，理应罪民寻找擒拿到案，任凭圣上天恩，相爷的垂照。”包公见他应了，便叫：“展护卫。”“有。”“同公孙先生好生款待，恕本阁不陪。留去但凭义士，不必拘束。”卢方听了，复又叩头起来，同定展爷出来。

到了公所之内，只见酒肴早已齐备，却是公孙先生预先吩咐的。仍将卢方让至上座，众人左右相陪。饮酒之间，便提此事。卢爷是个豪爽忠诚之人，应了三日之内有与无必来复信，酒也不肯多饮，便告别了众人。众人送出衙外，也无赘话烦言，彼此一执手，卢方便扬长去了。

展爷等回至公所，又议论卢方一番，为人忠厚老诚豪侠。公孙策道：“卢兄虽然诚实，惟恐别人却不似他。方才听卢方之言，说那三义已于客冬之时来京，想来也必在暗中探访。今日花神庙之事，人人皆知解到开封府，他们如何知道立刻就把卢兄释放了呢？必以为人命重案，寄监收禁。他们若因此事夤夜前来淘气，却也不可不防。”众人听了，俱各称“是”，“似此如之奈何？”公孙策道：“说不得大家辛苦些，出入巡逻，第一保护相爷要紧。”此时天已初鼓，展爷先将里衣扎缚停当，佩了宝剑，外面罩了长衣，同公孙先生竟进书房去了。这里四勇士也就各各防备，暗藏兵刃，俱各留神小心。

单言卢方离开了开封府之时，已将掌灯，又不知伴当避于何处，有了寓所不曾。自己虽然应了找寻白玉堂，却又不知他落于何处，心内思索竟自无处可归。忽见迎面来了一人，天色昏黑看不真切。及至临近一看，却是自己伴当，满心欢喜。伴当

见了卢方，反倒一怔，悄悄问道：“员外如何能够回来？小人已知员外解到开封，故此急急进京城内，找了下处，安放了行李，带上银两，特要到开封府去与员外安置，不想员外竟会回来了。”卢方道：“一言难尽，且到下处再讲。”伴当道：“小人还有一事，也要告禀员外呢。”

说着话，伴当在前引路，主仆二人来到下处。卢方掸尘净面之时，酒饭已然齐备。卢方入座，一壁饮酒，一壁对伴当悄悄说道：“开封府遇见南侠，给我引见了多少朋友，真是人人义气，个个豪杰。多亏了他们在相爷跟前竭力分析，全推在那姓史的身上，我是一点事儿没有。”又言：“包公相待甚好，义士长、义士短的称呼，赐坐说话。我便偷眼观瞧相爷，真好品貌，真好气度，实在是国家的栋梁，万民之福。后来问话之间，就提起五员外来了。相爷颀面吩咐，托我找寻，我焉有不应的呢。后来大家又在公所之内，设了酒肴。众朋友方说出五员外许多的事来，敢则他作的事不少，什么寄柬留刀，与人辨冤，夜间大闹开封，与南侠比试。这还庶乎可以，谁知他又到皇宫内苑题什么诗，又杀了总管太监。你说五员外胡闹不胡闹？并且还有奏摺内夹纸条儿，又是什么盗取黄金。我也说不了许多了。我应了三日之内，找的着找不着必去复信，故此我就回来了。你想，哪知五员外下落？我往哪里去找呢？你方才说还有一事，是什么事呢？”伴当道：“若依员外说来，找五员外却甚容易。”卢方听了欢喜，道：“在哪里呢？”伴当道：“就是小人寻找下处之时，遇见了跟二爷的人。小人便问他：‘众位员外在哪里居住？’他便告诉小人，说在庞太师花园后楼名叫文光楼，是个堆书籍之所，同五员外都在那里住着呢。小人已问明了庞太师的府第，却离此不远，出了下处，往西一片松林，高大的房子便是。”卢方听了，满心畅快，连忙用毕

了饭。

此时天气已有初更，卢方便暗暗装束停当，穿上夜行衣靠，吩咐伴当看守行李，悄悄的竟奔了庞吉府的花园文光楼而来。到了墙外，他便施展飞檐走壁之能，上了文光楼，恰恰遇见白玉堂独自一人在那里。见面之时，不由得长者之心落下几点忠厚泪来，白玉堂却毫不在意。卢方述说了许多思念之苦，方问道：“你三个兄长往哪里去了？”白玉堂道：“因听见大哥遭了人命官司，解往开封府；他们哥儿三方才俱换了夜行衣服，上开封府了。”卢方听了，大吃一惊，暗道：“他们这一去必要生出事来，岂不辜负相爷一团美意？倘若有些差池，我卢某何以见开封众位朋友呢？”想至此，坐立不安，好生的着急。直盼到交了三鼓，还不见回来。

你道韩彰、徐庆、蒋平为何去了许久？只因他等来到开封府，见内外防范甚严，便越墙从房上而入。刚来到跨所大房之上，恰好包兴由茶房而来，猛一抬头见有人影，不觉失声道：“房上有人！”对面便是书房，展爷早已听见，甩去长衣，拔出宝剑，一伏身斜刺里一个健步，往房上一望，见一人已到檐前。展爷看的真切，从囊中一伸手掏出袖箭，反背就是一箭钉去，只见那人站不稳身体，一歪掉下房来。外面王、马、张、赵已然赶进来了，赵虎紧赶一步按住那人，张龙上前帮助绑了。

展爷正要纵身上房，忽见房上一人把手一扬，向下一指。展爷见一缕寒光竟奔面门，知是暗器，把头一低，刚刚躲过。不想身后是马汉，肩头之下已中了弩箭。展爷一飞身已到房上，竟奔了使暗器之人。那人用了个风扫败叶势，一顺手就是一朴刀，一片冷光奔了展爷的下三路。南侠忙用了个金鸡独立回身势，用剑往旁边一削。只听当的一声，朴刀却短了一段。

只见那人一转身，越过房脊。

又见金光一闪，却是三棱鹅眉刺，竟奔眉攒而来。展爷将身一闪，刚用宝剑一迎，谁知钢刺抽回，剑却使空。南侠身体一晃，几乎栽倒，忙一伏身，将宝剑一拄，脚下立住。用剑逼住面门，长起身来，再一看时，连个人影儿也不见了。展爷只得跳下房来，进了书房，参见包公。

此时已将捆绑之人带至屋内。包公问道：“你何人？为何夤夜至此？”只听那人道：“俺乃穿山鼠徐庆，特为救俺大哥卢方而来，不想中了暗器遭擒。不用多言，只要叫俺见大哥一面，俺徐庆死也甘心瞑目。”包公道：“原来三义士到了。”即命左右松了绑，看座。徐庆也不致谢，也不逊让，便一屁股坐下，将左脚一伸，顺手将袖箭拔出，道：“是谁的暗器？拿了去。”展爷过来接去，徐庆道：“你这袖箭不及俺二哥的弩箭。他那弩箭有毒，若是着上，药性一发，便不省人事。”正说间，只见王朝进来，禀道：“马汉中了弩箭，昏迷不醒。”徐庆道：“如何？千万不可拔出，见血封喉，立刻即死。若不拔出，还可以多活一日，明日这时候，也就呜呼了。”包公听了，连忙问道：“可有解药没有？”徐庆道：“有呵！却是俺二哥带着，从不传人。受了此毒，总在十二个时辰之内用了解药，即刻复生。若过了十二个时辰，纵有解药，也不能好了。这是俺二哥独得的奇方，再也不告诉人的。”包公见他说话虽然粗鲁，却是个直爽之人，堪与赵虎称为伯仲。徐庆忽又问道：“俺大哥卢方在哪里？”包公便说：“昨晚已然释放，卢义士已不在此了。”徐庆听了，哈哈大笑，道：“怪道人称包老爷是个好相爷，忠正为民。如今果不虚传，俺徐庆倒要谢谢了。”说罢，扑通爬在地下，就是一个头，招的众人不觉要笑。

徐庆起来，就要找卢方去。包公见他天真烂漫，不拘礼法，只要合了心就乐，便道：“三义士，你看外面已交四鼓，夤夜之间哪里寻找？暂且坐下，我还有话问你。”徐庆却又坐下。包公便问白玉堂所作之事，楞爷徐庆一一招承。“惟有劫黄金一事，却是俺与二哥、四弟并有柳青，用蒙汗药酒将那群人药倒，我们盗取了黄金。”众人听了，个个点头舒指。徐庆正在高谈阔论之时，只见差役进来禀道：“卢义士在外求见。”包公听了，急着展爷请来相见。

不知卢方来此为了何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设谋诓药气走韩彰 遣兴济贫忻逢赵庆

且说卢方又到开封府求见，你道却为何事？只因他在文光楼上盼到三更之后，方见韩彰、蒋平回来。二人见了卢方更觉诧异，忙问道：“大哥如何能在此呢？”卢方便将包相以恩相待、释放无事的情由，说了一遍。蒋平听了，对着韩、白二人道：“我说不用去，三哥务必不依。这如今闹的倒不成事了。”卢方道：“你三哥哪里去了？”韩彰把到了开封、彼此对垒的话，说了一遍。卢方听了，只急的搓手，半晌，叹了口气，道：“千不是，万不是，全是五弟不是。”蒋平道：“此事如何抱怨五弟呢？”卢方道：“他若不找什么姓展的，咱们如何来到这里？”韩彰听了，却不言语。蒋平道：“事已如此，也不

必抱怨了。难道五弟有了英名，你我作哥哥的不光彩么？只是如今，依大哥怎么样呢？”卢方道：“再无别说，只好劣兄将五弟带至开封府，一来恳求相爷在圣驾前保奏，二来当面与南侠陪个礼儿，庶乎事有可原。”白玉堂听了，登时气的双眉紧皱，二目圆睁，若非在文光楼上，早已怪叫吆喝起来，便怒道：“大哥，此话从何说起？小弟既来寻找南侠，便与他誓不两立。虽不能他死我活，总得要叫他甘心拜服于我，小弟方能出这口恶气。若非如此，小弟至死也是不从的。”蒋平听了，在旁赞道：“好兄弟！好志气！真与我们陷空岛争气！”韩彰在旁瞅了蒋平一眼，仍是不语。卢方道：“据五弟说来，你与南侠有仇么？”白玉堂道：“并无仇隙。”卢方道：“既无仇隙，你为何恨他到如此地步呢？”玉堂道：“小弟也不恨他，只恨这‘御猫’二字。我也不管他是有意，我也不管是圣上所赐，只是有个御猫，便觉五鼠减色，是必将他治倒方休。如不然，大哥就求包公回奏圣上，将南侠的‘御猫’二字去了，或改了，小弟也就情甘认罪。”卢方道：“五弟，你这不是为难劣兄么？劣兄受包相知遇之恩，应许寻找五弟。此今既已见着，我却回去求包公改‘御猫’二字，此话劣兄如何说的出口来？”白玉堂听了冷笑，道：“哦！敢则大哥受了包公知遇之恩？既如此，就该拿了小弟去请功候赏呵！”

只这一句，又把个卢方噎的默默无言，站起身来出了文光楼，跃身下去，便在后面大墙以外走来走去，暗道：“我卢方交结了四个兄弟，不想为此事，五弟竟如此与我翻脸，他还把我这长兄放在心里么？”又转想包公相待的那一番情义，自己对众人说的话，更觉心中难受，左思右想，心乱如麻。一时间浊气上攻，自己把脚一跺，道：“噯！莫若死了，由着五弟闹去，也省得我提心吊胆。”想罢，一抬头，只见那边从墙上斜

插一枝杈丫，甚是老干，自己暗暗点头，道：“不想我卢方竟自结果在此地了！”说罢，从腰间解下丝绦往上一扔，搭在树上，将两头比齐。刚要解扣，只见这丝绦哧、哧、哧自己跑到树上去了。卢方怪道：“怪事！怎么丝绦也会活了呢？”

正自思忖，忽见顺着枝干下来一人，却是蒋四爷，说道：“五弟糊涂了，怎么大哥也背晦了呢？”卢方见了蒋平，不觉滴下泪来，道：“四弟，你看适才五弟是何言语？叫劣兄有何面目生于天地之间？”蒋平道：“五弟此时一味的心高气傲，难以治服。不然，小弟如何肯随和他呢？须要另设别法，折服于他便了。”卢方道：“此时你我往何方去好呢？”蒋平道：“赶着上开封府。就算大哥方才听见我等到了，故此急急前来陪罪，再者也打听打听三哥的下落。”卢方听了，只得接过丝绦将腰束好，一同竟奔开封府而来。

见了差役，说明来历。差役去不多时，便见南侠迎了出来，彼此相见。又与蒋平引见。随即来到书房，刚一进门，见包公穿着便服在上面端坐，连忙双膝跪倒，口中说道：“卢方罪该万死，望乞恩相赦宥。”蒋平也就跪在一旁。徐庆正在那里坐着，见卢方与蒋平跪倒，他便顺着座儿一溜也就跪下了。包公见他们这番光景，真是豪侠义气，连忙说道：“卢义士，他等前来，原不知本阁已将义士释放，故此为义气而来。本阁也不见罪。只管起来，还有话说。”卢方等听了，只得向上叩头，立起身来。

包公见蒋平骨瘦如柴，形如病夫，便问：“此是何人？”卢方一一回禀包公，方知就是善泅水的蒋泽长，忙命左右看座，连展爷与公孙策俱各坐了。包公便将马汉中了毒药弩箭、昏迷不醒的话，说了一回。依卢方就要回去向韩彰取药，蒋平拦道：“大哥若取药，惟恐二哥当着五弟总不肯给的；莫若小

弟使个计策将药诓来，再将二哥激发走了，剩了五弟一人，孤掌难鸣，也就好擒了。”卢方听说，便问计将安出，蒋平附耳道：“如此如此，二哥焉有不走之理。”卢方听了，道：“这一来，你二哥与我岂不又分散了么？”蒋平道：“目下虽然分别，日后自然团聚。现在外面已交五鼓，事不宜迟，且自取药要紧。”连忙向展爷要了纸笔墨砚，提笔一挥而就，折叠了叫卢方打上花押，便回明包公，仍从房上回去，又近又快。包公应允。蒋平出了书房，将身一纵，上房越脊，登时不见。众人无不称羨。

单说蒋爷来至文光楼，还听见韩彰在那里劝慰白玉堂。原来玉堂的余气还未消呢。蒋平见了二人，道：“我与大哥将三哥好容易救回，不想三哥中了毒药袖箭，大哥背负到前面树林，再也不能走了，小弟又背他不动。只得二哥与小弟同去走走。”韩爷听了，连忙离了文光楼。蒋平便问：“二哥，药在何处？”韩彰从腰间摘下个小荷包来，递与蒋平。蒋平接过，摸了摸却有两丸，急忙掏出；将衣边钮子咬下两个，咬去鼻儿，滴溜圆；又将方才写的字帖裹了裹，塞在荷包之内，仍递与韩彰。将身形略转了几转，他便抽身竟奔开封府而来。

这里韩爷只顾奔前面树林，以为蒋平拿了药去，先解救徐庆去了，哪里知道他是奔了开封府呢！韩二爷来到树林，四下里寻觅，并不见有大哥、三弟，不由心下纳闷；摸摸荷包，药仍二丸未动，更觉不解。四爷也不见了。只得仍回文光楼，来见了白玉堂，说了此事，未免彼此狐疑。韩爷回手又摸了摸荷包，道：“呀！这不像药。”连忙叫白玉堂敲着火种，隐着光亮一看，原来是字帖儿裹着钮子。忙将字儿打开观看，却有卢方花押，上面写着叫韩彰绊住白玉堂作为内应，方好擒拿。白玉堂看了，不由的设疑，道：“二哥就把小弟绑起，交付开封

府就是了。”韩爷听了，急道：“五弟休出此言，这明是你四哥恐我帮助你，故用此反间之计。好，好，好！这才是结义的好弟兄呢！我韩彰也不能作内应，也不能帮扶五弟，俺就此去也。”说罢，立起身来，出了文光楼，跃身去了。

这时蒋平诤了药，回转开封府，已有五鼓之半，连忙将药研好，一半敷伤口，一半灌将下去。不多时，马汉回转过来，吐了许多毒水，心下方觉明白。大家也就放心。略略歇息，天已大亮。到了次日晚间，蒋平又暗暗到文光楼，谁知玉堂却不在彼，不知投何方去了。

卢方又到下处，叫伴当将行李搬来。从此开封府又添了陷空岛的三义帮扶着访查此事，却分为两班：白日却是王、马、张、赵细细缉访，夜晚却是南侠同着三义暗暗搜寻。

不想这一日，赵虎因包公入闱，闲暇无事，想起王、马二人在花神庙巧遇卢方，暗自想道：“我何不也出城走走呢？”因此扮了个客人的模样，悄悄出城，信步行走。正走着，觉得腹中饥饿，便在村头小饭铺内，意欲独酌吃些点心。刚然坐下，要了酒，随意自饮。只见那边桌上有一老头儿，却是外乡形景，满面愁容，眼泪汪汪，也不吃，也不喝，只是瞅着赵爷。赵爷见他可怜，便问道：“你这老头儿瞅俺作甚？”那老者见问，忙立起身来，道：“非是小老儿敢瞧客官。只因腹中饥饿，缺少钱钞，见客官这里饮酒，又不好启齿，望乞见怜。”赵虎听了，哈哈大笑，道：“敢则是你饿了？这有何妨呢，你便过来，俺二人同桌而食，有何不可。”那老儿听了欢喜，未免脸上有些羞惭。及至过来，赵爷要了点心馍馍，叫他吃。他却一壁吃着，一壁落泪。赵爷看了，心中不悦，道：“你这老头儿好不晓事。你说饿了，俺给你吃，你又哭什么呢？”老者道：“小老儿有心事，难以告诉客官。”赵爷道：

“原来你有心事，这也罢了。我且问你，你姓什么？”老儿道：“小老儿姓赵。”赵虎道：“噯哟！原来是当家子。”老者又接着道：“小老儿姓赵名庆，乃是管城县的承差。只因包三公子太原进香，……”赵虎听了，道：“什么包三公子？”老者道：“便是当朝丞相包相爷的侄儿。”赵虎道：“哦，哦！包三公子进香，怎么样？”老者道：“他故意的绕走苏州，一来为游山玩景，二来为勒索州县的银两。”赵虎道：“竟有这等事？你讲，你讲！”老者道：“只因路过管城县，我家老爷派我预备酒饭，迎至公馆款待。谁想三公子说铺垫不好，预备的不佳，他要勒索程仪三百两。我家老爷乃是一个清官，并无许多银两。又说小人借水行舟，希图这三百两银子，将我打了二十板子。幸喜衙门上下俱是相好，却未打着。后来见了包三公子，将我吊在马棚，这一顿马鞭子打的却不轻。还是应了另改公馆，孝敬银两，方将我放出来。小老儿一时无法，因此脱逃，意欲到京寻找一个亲戚，不想投亲不着，只落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衣服典当已尽，看看不能糊口，将来难免饿死，作定他乡之鬼呀！”说罢，痛哭。赵爷听至此，又是心疼赵庆，又是气恨包公子，恨不得立刻拿出来这口恶气，因对赵庆道：“老人家，你负此沉冤，何不写个诉呈在上司处分析呢？”

未知赵庆如何答对，下回分解。